游小说

Tot. 31
三位一体
CD-ROM



◆同人馆
NO HOPE
——《冲突世界》同人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特别企划
死死团圣战！
ACG恋情罪人榜

◆时光回廊
沙耶之歌
一场疯狂绝望的恋情
一个全新世界的诞生

◆官方小说
魔兽世界 完结篇
阿尔萨斯：巫妖王的崛起
光环 丰饶星战役
超级机器人大战OG
红莲之王

潜龙谍影3 食蛇者
交织的阴谋，不变的忠诚
《MGS》史上最悲壮的往事


■星之海洋4

诚意

前几天终于去看了慕名已久的国产片《风声》，尽管之前已不幸被狠狠地剧透，但冲着它的良好口碑，我的观影热情也并没因此而退去。而从电影院出来后，感觉虽不至于像部分观众描述得那么赞，可放眼近几年号称的若干国产大片，《风声》的确可以算是其中的翘楚了。

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作品，我也习惯性地会去看看网上的评论，想更为立体地认识该作品，这是一条很好的途径。然后就毫无悬念地看到了对《风声》大肆抨击、将其批得一文不值的文章，有骂华谊卑劣宣传手段的，更多的则是针对剧情的逻辑发出尖锐质问并列举条条罪状的。宣传方面我倒是不觉得有什么，现在的世道，不卖力吆喝谁来买你的东西？而剧情方面，不难想像，一部以悬疑推理为最大卖点的作品，大众的目光自然都聚焦于此，各种争议也必然来源于此，但是就这么顺理成章地成为某些所谓高端人士吹毛求疵标榜自己的道具，除了侧目我是不知道还能对以什么表情了。先不说你们数落的问题是否真的是问题，其实就算是那些盖了章的国外标准推理剧，要较起真来也难保挑不出一堆毛病，更别提身为“国产”而尤其值得怀疑的小小《风声》了，对吧？不记得“侮辱了我的人格和智商”的言论是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了，当又一次从诸位抨击者激昂愤慨的文字中看到它的身影时，我只能感叹：原来这句话还没过时啊……

那么，在评判其优劣之余，为什么我们不试着从中挖掘一下制作者的态度呢？一部作品，无论它吹得多么天花乱坠，抑或身上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实际上都是扯不清楚的问题，但制作得有没有诚意，私以为则是认真的观众能在欣赏的过程中自然而然感受到的。比如《风声》，这是一个好故事，它吸引着绝大多数观众看进去了、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并给出了不错的整体评价，相信这样的结果正是制作方和演员用心去做、去表演的诚意所换来的。都知道在咱们特有的大环境下，想创作出叫好又叫座的作品本来就是件极其困难的事，何况是电影这种本身受到时长等制约的表现方式，再加上国产影片一向受人诟病的尴尬境遇，如今好不容易出了个《风声》，不明白有些人在对待我们自己的东西时怎么就做不到实际一点，宽容一点。没错，它的剧情的确有不少地方值得商榷，为了探讨而给予个人的质疑也没什么不对，但你是基于什么心理提出这些的呢？是不是抱着借批评来鼓励他们做得更好的期望、在畅所欲言种种不满的同时有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过呢？话说诚意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双方的。

谈到这儿，我忽然想起2次元领域那些被自己直接无视的作品，除了题材的关系之外，大概就是因为感觉不到诚意才放弃的吧；而当我还没有成为编辑、只是一名普通读者的时候，我也曾因对缺点无法视而不见，于是写信给心爱的杂志提意见，只盼它能变得更完美。我想，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产业来说，能否得到健康的发展，跟制造者和消费者的诚意都是分不开的。

……YULA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 31

CONTENTS
目录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封面用图：沙耶之歌
封面设计：紫血漪

游小说主编：暗　星
责任编辑：陈　欣
出版单位：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印　　刷：深圳市美达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0931）8674805
开　　本：32开　128毫米×158毫米
版　　次：2009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200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8.5
印　　数：0001–3500册
字　　数：200千字
出版日期：2009年10月
定　　价：12元（1CD+1手册）
ISBN 978-7-900747-46-4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卷首语 …… 001

特别企划
死死团圣战！
ACG恋情罪人榜 …… 003

时光回廊
沙耶之歌 …… 016



潜龙谍影3 食蛇者 …… 075



官方小说



魔兽世界 阿尔萨斯：
巫妖王的崛起 …… 132



红莲之王 …… 167
光环 丰饶星战役 …… 210
超级机器人大战OG …… 249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 264

同人馆
NO HOPE
——《冲突世界》同人 …… 272

游戏议会
星之海洋4 …… 282



伊苏 SEVEN …… 284

游书苑 …… 286

四格漫赏 …… 288

神魔乱舞 …… 290

名场面 …… 2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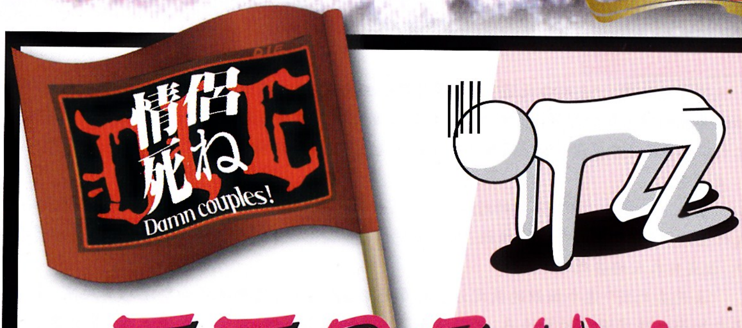
名人堂 …… 296

读编往来 …… 299

小编寄语 …… 304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Email：g-novel@vip.163.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死死团圣战！

ACG恋情罪人榜

文／多啦○梦 编／YULA

秋风吹拂，天色渐凉。七夕的夜空中，牛郎与织女已经微笑着逐渐远去，而在北极的雪原中，一个红衣红裤红帽子的白胡子老头儿，正在哼着小曲，收拾自己的行装——他要准备的东西很多，因为他不能让全世界的孩子们失望。

就在离他五百米的一个小山顶上，几个青年站了起来。他们扔掉身上用来伪装的枯枝败叶，但是眼睛始终盯着那个老头子，又过了一会儿，为首的青年叹了口气，将狙击枪背回背上，打了个响指："撤吧。"

旁边的同伴似乎有点不甘心："团长！好不容易找到这老家伙，难道真的要放过他？"

青年摇摇头："他不是主谋……我们今天干掉他，明天还会有穿蓝衣服的，黄衣服的，黑衣服的老头，驾着驯鹿大模大样的找个日子去全世界招摇。"

"不，团长，应该不会有黑衣服的……"

"总之，我们的目标，是那些从思想上就腐烂的家伙……走吧，诸位，我们的路可还长着呢！"

说完这话，青年转过身去，消失在即将刮起风雪的荒野中，他背上鲜红的"情侣去死"四个大字格外醒目……

……各位，如果你们看到这里，还没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是什么日子，可以直接跳过本文去看后面的其它小说了，你们是一群幸福的人，恭喜你们。那边那个叫暗星的编辑，麻烦你把这几个家伙从中奖名单里划去吧……

是的，这就是本期特企的主题——永恒不灭的"情侣去死去死团"！

Ⅰ关于始祖

大家想也知道，“去死去死团”这种带有黑色幽默的东西当然是源自日本，但是，这个组织一开始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样，高呼“情侣去死”，故意在情人节当天大声唱“分手总是在雨天”，被记者以总结性语言报道“这位同学的言行有点过激”的无组织社团么？

是才有鬼。

“去死去死团”以前可不是针对情侣的，而是来自1972年的一部日本特摄片《虹之战士》，“去死去死团”是片中一个恐怖组织，由二战中被日军侵略过的各国受害者后裔组成，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日本人都去死吧~！

“去死去死团”这个组织的设定在当时算是相当严谨，其恐怖活动如制造人工地震、引发经济危机等也很有现实的紧迫感，因此受到了观众的颇高评价，制作方也很重视，甚至这个恐怖组织还有属于自己的团歌（也就是著名的“死死团团歌”），团内最高干部的名字也取自原作者——不过颇为讽刺的是，和后世的情侣去死团不同，“日本人去死团”的成员里女性可占了相当比例……

在《虹之战士》的时代已经过去20年后，去死去死团复苏了。这次去死去死团的出场是在漫画家古谷实的搞笑作品《前进，稻中桌球社》（又译《前进，稻中乒团》，但常常被人误记成《稻中乒团》……）中，被几个胡闹的小鬼当成对情侣捣乱的工具，于是，在完全不正经的氛围下，“情侣去死去死团”成立了，他们热衷于“借走”商场的熊猫车，在情侣们面前演出一幕幕闹剧……

所以说，这个组织啊，从创立一开始就不是什么正经严肃的东西，其结构松散程度也是小学生等级，把它当作“民间激进组织”是会被嘲笑的哦。

Ⅱ关于团部



经常看到网上的各个论坛出现“团长你快来，这里有敌人！”，或者“我代表团部惩罚你这个叛徒！”之类的话题，那么所谓的“死死团团部”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答案是，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死死团的组织是如此松散随意，以至于不管哪个论坛都可以产生属于自己的团长，而团员更是可以散布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只要你符合死死团的入团规定并且有意愿入团，就能自动获得团员资格。

死死团员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相信没有杂质的爱情，但只能无奈地看着自己身边出现一幕幕赤裸裸的利益交易；他们对心仪的对象恨不得付出全部，但只能得到“好朋友”、“哥哥”、“提款机”、“搬运工”、“寂寞时的陪聊”等等身分，总之对方需要他们，但不需要他们成为恋人；他们有自己的恋爱原则，不愿意屈服于现实，但却因此被认为“理想主义”、“找借口”、“嘴硬”……

可是，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

当这种失落和郁闷累积起来之后，他们终于对那些以感情为玩弄对象的人燃起了愤怒之心。于是，一群被认为是“失败者”的人聚在了一起，向街上的情侣们发出了咆哮：“情侣去死，去死去死！！！”

死死团团员没有任何身分认证程序，也没有任何能证明自己是团员的凭据，靠的就是一颗红

心，组织不会考验你，组织只会关注你，在团部的所有人都是你的同志你的战友，即使你被女孩子拒绝再多次，团部也依然是你温暖的家……当然，你不回来最好。

III关于团规

死死团团规同样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违反了不会有任何人来处罚你。只不过，你觉得自己违反规则后是否还有资格以团员的身分自居呢？目前网络上比较公认的死死团团规也就是所谓的“怨念十五条”，其本质更类似于“道德规范”，如果诸位觉得自己有能力有资格做到的话，不妨一试。

入团条件

1. 性别不限，但是必须为单身。
2. 对不正当交往的情侣（如为金钱权力利益而交往、滥交花心、第三者）有怨念。
3. 完全自愿，对于虽然单身但不认为自己是团员的人，不算入团。

团员守则

1. 攻击手段仅限于口头语言和网络发言，同时禁止发表不尊重异性言论，对自己所发表之言论负责。所可能涉及之真实人物资料必须保密，禁止人身攻击，更禁止在现实中直接的肉体攻击。
2. 对误入歧途之情侣发动攻击时，禁止教唆他人当第三者、变心、脚踏N条船等，或其它违反善良风俗之方式。
3. 不得支持他人进行不正当恋情。
4. 不可在其它论坛以死死团的名义擅自开战。
5. 请与其它团体和平共处。

攻击范围

1. 建立在利益交易基础上的一切不正当异性交往。
2. 身着团服、实非善类的伪团员，把死死团服当情侣装穿的人更是敌人！
3. 为炫耀而故作亲密状行为的情侣，比如当着别人的面故意和自己的男（女）朋友卿卿我我甚至摸来摸去。

附则

1. 死死团不禁止也不阻挠团员恋爱，但一旦有了恋人则视为自动丧失团员资格——当然如果你被甩了可以再归团。
2. 请牢记，情人节只不过是资本主义者攻击人性弱点来强迫消费的手段而已。
3. 天下死死团是一家，不要发生“正规死死团”之类的争执。

IV.关于圣战

死死团有所谓的圣战日，一般也就是常常被情侣们视为“好日子”的时候，比如2月14日、12月25日。这种时候由于满眼的小情侣出没，死死团员往往会出现愤怒值上涨的趋势，如果这时候你不满足于在家一个人打游戏或跟几个朋友在大排档边喝酒边唱单身情歌，那么出动吧，开始圣战吧！

当然，死死团的圣战绝对不是恐怖组织式的捆着炸弹自爆，事实上死死团员的做法很有限，顶多是穿着“情侣去死”的衣服上街招摇，故意在当街拥吻的情侣面前转圈之类。

V.关于常识

如果你有志成为一名死死团员，那么要记清以下几个关键常识，其中有部分是在网络上盛行的死死团常用词，不知道的话，会很没有面子哦。

1.圣战日：指街上情侣大幅增加，适合团员出动发泄怨念的日子，一般包括情人节、七夕、圣诞节等。

2.团服：指写有死死团口号的衣服，样式和材料不限，一般是写“情侣去死”，在圣战日穿出去可以增加50%的精神攻击力哦。如果你怕被人指指点点，可以考虑写外文……

3.情人节巧克力：并不是情人节礼物的必备物品，它是日本一家巧克力公司在1956年发起的促销活动的成果，只在受到日本现代文化影响的亚洲流行，绝不是世界通行的风俗！

4.好人卡：常见的入团因素，泛指喜欢的对象用来拒绝自己的理由，通用句式是“你是个好人，但是……”，受到这种攻击后的人往往陷入石化、衰弱等各种异常状态。类似的卡片攻击还有“哥哥卡（我一直当你是哥哥）”、“朋友卡（我们做普通朋友比较合适）”等。

5.光棍节：死死团员出于自娱自乐目的，给自己擅自定义的节日，不受国家保护，一般来说是11月11日（因为有代表光棍的“1”），此外还有两个小光棍节，即1月11日和11月1日。不过现在这些日子貌似也要被商家利用了。

VII.关于敌人

我们已经说过，具备玩弄感情、毫无节操、始乱终弃、脚踏N船等特质的人都是死死团的敌人，现在随着社会的功利化，敌人可谓越来越多了。幸好对广大的宅来说还有一片净土——2D世界！是的，在充满理想和热血的动漫游戏界，众多主角依然保持有良好的心态和纯洁的精神面貌，这是最令我们安心的地方。

但是所谓世事无绝对，除了一些黑暗系十八禁作品外，其实也有一些家伙，在或明或暗挑战死死团的原则。也许我们早就知道，也许我们还不曾发现，但是只要他们出现，我们就要狠狠地唾弃他们！以下列出的是ACG作品里比较典型的死死团之敌，希望大家在接触相关作品时提高警惕，引以为戒！

死死团之敌TOP10

NO.10：关平
出处：《真三国无双4》

关平其实总的来说是个好小伙子，外表忠厚内心纯朴，基本上继承了他老爹的意志，也颇打了几场艰苦的战役，多次入选蜀国十佳青年之类的角色，最后还陪老爸一起在麦城牺牲，如果没有一时的糊涂，好男人的形象原本可以继续保持下去的！

但是在《真·三国无双4》里关平的形象就完全毁掉了。作为当年传奇性的桃园三兄弟的后人，他应该完全代表了蜀国年轻一代的气势和战斗精神，但是随着另一个姑娘的登



场，关平同学一下子迷失了方向，什么蜀国啊荣誉啊都不重要了，他的眼睛就只跟着这姑娘转。在《三国无双4》里，关平只和两个人出战时有特殊台词，一个是他老爸关羽，还有一个嘛……

“星彩，干得漂亮！我也要努力一起变强了！”

“星彩，没事吧？快回安全地带去！”

“星彩，不要紧的，我不会输……”

“星彩，我已经不能守护……对不起……噗哇！”嗯，最后这一下好像是他战死了。

当然，面对这种诚意，那个叫星彩的姑娘也不能无动于衷，就像约定好的一样，在《三国无双4》里她也只和自己的父亲还有关平有特殊台词，而且更加露骨：“关平，太冒险了，冷静一下！”“关平，进攻这里比较重要，一起来吧！”“如果关平在，也不会变成这样……”同样，战死时也会只想着他：“关平……以后要好好地……”

是啊，郎才女貌，父辈间还有深厚的战斗友谊，这是多配的一对儿啊！就只有一点不好——星彩是有丈夫的，而且不是别人，正是蜀国第二任皇帝、刘禅同学！

堂堂一国皇后长时间流连战场一线，身边还总跟个守护骑士一样的年轻壮小伙，加上星彩的原配刘禅智商稍微欠缺得多了一点，确实拿不出手，种种迹象联系起来本身就很可疑了，偏偏结局画面里关平和星彩还很露骨地把彼此武器交叉在一起……喂喂，你们真的当刘禅是空气啊？你们这是严重的道德问题，除了没有谋杀亲夫之外，你们两个的行径和西门庆潘金莲已经没什么不同了！

由于勾引嫂子的不名誉事迹，使得关平成为满营正气的蜀军将领中惟一的污点。光荣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在5代取消了星彩的登场，但正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让我们继续一起唾弃这个家伙吧！

NO.9：尼巴

出处：《德鲁亚加之塔》



作为《德鲁亚加之塔》的一号男主角基鲁的兄长，尼巴非常忠诚地遵守了动漫游戏界“主角的哥哥，尤其是很优秀的哥哥，全都不是好东西”这一规则。由于童年的阴影，他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废物老弟横挑鼻子竖挑眼，直到把他赶出队伍为止。不过直到这时，尼巴同志展现出的性格还只是“性格冷静的领导者”，毕竟有“杀龙者”的外号为其掩护，加上战斗和谋划时的领袖风范，大家很快就接受了他“疑似里主角”的地位。

但是！事实证明，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王八蛋！



尼巴跟弟弟基鲁从头到尾不对付倒还处于常理之内，毕竟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两兄弟要是同样牛逼又能协同作战还担任主角一职，那直接就变成作品的BUG式存在了，就算要悔过，也请等到弟弟快被干掉的那一刻，用自己的命来赎罪吧！

令人对尼巴这个角色大为不满的，就是千辛万苦打败了塔顶的德鲁亚加之后，尼巴同学冷笑着捡起水晶杖，和基鲁的同伴（也是基鲁的暗恋对象）巫女卡雅一起，登上随后出现的幻之塔，飘然而去——是的，你没看错，他抛下了包括暗恋他的女魔法师法缇娜在内的本队同伴，跟弟弟队伍里的妹子跑了！

由于二号男主角公然勾搭女主角（？）这个场景如此惊骇，以至于《德鲁亚加之塔》在第二季有了“换妻塔”的新外号，尼巴也顺理成章地被列入死死团黑名单：你丫长着没表情的死人脸耍帅也就罢了，抛弃本队同伴去勾搭弟弟暗恋的妹子，这算哪门子事儿？此外更重要的是卡雅也不是好鸟，她在最后也承认：“基鲁，对不起，我一直在利用你，我的目的就只有登塔而已……你是个好人，但是……”

在这种完美的好人卡攻势下，基鲁被一击秒杀。看看当时面露“我好想死”表情的基鲁和法缇娜，相信所有人都会对尼巴和卡雅消失在光芒中的身影做出这样的定义：“好一对狗男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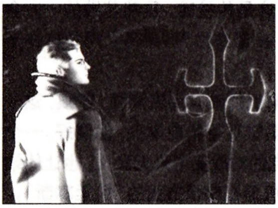
不过令大家高兴（？）的是，卡雅随后也被甩了……因为尼巴的心思也不在她身上，他只是为了获得禁断武器而努力地“往上爬”而已（从字面意义和引申意义都是坚决的“往上爬”），并为此不顾别人的感受，不惜利用别人，做出这种行为的家伙，难道有原谅的价值吗？

NO.8：莉诺雅
出处：《最终幻想Ⅷ》



此次入围的惟一一名女性角色，其事迹自然是非常典型。当年玩PS的时候大家还青春年少不觉得，随着年龄增长，对这女人便是越想越不对劲——她好像最初到GRADEN是来找斯考尔的死对头西佛吧？和西佛才是以前的好友吧？但是发现斯考尔更好糊弄后就马上改目标对吧（还对不知情的西佛有“16岁的夏天是和那家伙一起过的，完全不是美好的回忆”这种背地里的刻薄评论）！

可怜SEED的高材生斯考尔同学就这样被腹黑的美少女拐跑，随后陷入了一段黑暗的



人生（当然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最可怕的就是，莉诺雅同学是个彻头彻尾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认为宇宙必须围着自己转，用尽一切办法让斯考尔满足自己的愿望，甚至在宇宙中漂流，斯考尔正设法救她时，还能提出“不要离开我”这种离谱的要求。喂喂，你真的想拖着他一起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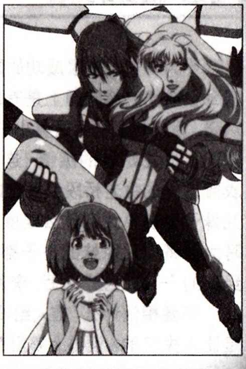
如果只是娇蛮任性，当然莉诺雅还无法成为死死团之敌，她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感情方面的利益化，她并不是以情感来选择同伴，而是看“谁更好用”，偏偏外面还要做出一副天真浪漫的表情来，实在无法让心灵纯朴的广大团员接受！

不过要特别说明的是，莉诺雅当然并不是最可恨的女主角，只是因为她知名度最高所以在这里列及。事实上由日本玩家评选的“史克威尔三大恶女”里她排在第三，第二名是SFC游戏《时空勇士》中的公主阿里西亚，其“战绩”是不停地在精神上折磨主角，最后以自杀的方式令主角变成魔王（日本玩家的感言：“我觉得她才是魔王……”）；而以绝对优势高居榜首的则是SFC游戏《圣龙传说》的女主角“悠悠公主”，这位女侠因为可以在一开始改名字，于是很多不知情的玩家将她改成自己心仪对象之名，然后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在和主角海誓山盟后堂而皇之的投入敌人怀抱，并且在同样的告白场所说同样的台词！



悠悠公主的惟一缺点是知名度不高，不然挤掉莉诺雅当这次的正选一点问题都没有，据说《圣龙传说》进行到游戏二周目后，几乎所有玩家在经过那个被悠悠告白两次的教会时，都会顺手一个雷魔法将这伤心之地夷平……

NO.7：早乙女阿尔特
出处：《超时空要塞F》



“变形战斗机”、“空战”、“三角恋”，这是从初代《超时空要塞》开始就必定具备的三要素，不管多牛的王牌机师也逃不脱感情戏的纠缠，因此当《超时空要塞F》的男主角也陷入这种感情漩涡后，观众们齐声欢呼“来了来了！”，迅速分成支援雪露的“女王党”和拥趸兰花的“绿毛党”两派，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口水战，并对早乙女阿尔特最终会选择哪位女主角充满了期待。

到这里为止，如果早乙女同学能遵循前辈们的轨迹，在

左右摇摆间终于确定自己的心仪对象，那一点事都没有，这是传统嘛，虽然落败的一方会有些伤心，但依然会保持理解的态度。于是在万众瞩目中，在最终话里，早乙女阿尔特终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你们两个，都成为我的翅膀吧！！！”

观众估计十个有九个被他给石化了……一条辉等前辈机师唯有泪流满面，够狠，这一招果然够狠，果然是时代进步了，想当年我们只选一个还要被骂得狗血淋头，他倒好，一个都不放过！毫无疑问，早乙女同学的创举令女王党和绿毛党的对战变得毫无意义，也让他站到了风口浪尖上，一举摆脱“《超时空要塞》系列”里王牌机师在感情方面的“优柔寡断”，摇身变成人生大赢家，同时也成了死死团的敌人！

我们不知道早乙女阿尔特那时候的思考回路是如何运转的，总之他左右手各牵一个妹子，没心没肺奔向未来的画面着实让众多死死团员们拍案而起，你这算热血（？）动画男主角该有的形象吗？各行各业都有潜规则的你知不知道？你哪怕和一万个妹子搞暧昧也没人管你，但你居然挑明了你“全要”！还真的都到手了！



在众多前辈机师的泪眼朦胧中，在死死团员们目瞪口呆的注视中，早乙女阿尔特背对观众左拥右抱，最后转头向我们露出羞涩的微笑：“做赢家，感觉真好！”

是的，他是人生的赢家，他改变了《超时空要塞》的宿命，以后不会有人关心《超时空要塞》主角的感情问题了，让我们期待下任男主角将众多当翅膀的妹子召集到身边，成为六翼的大天使吧！

NO.6李逍遥
出处：《仙剑奇侠传》



作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国产游戏男主角，逍遥哥在道德感情问题上是有目共睹的负心汉、王八蛋。我们亲眼看见这臭小子是如何在仙灵岛上欺骗了灵儿妹妹的感情（连仿效董永偷七仙女衣服这样的古老桥段都能把赵灵儿搞定，可见灵儿妹子当初单纯到什么程度），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灵儿妹妹的身子都骗到了手，最后，在经典的“一夜过去”之后，李逍遥把嘴一抹，提上裤子走人：“对不起，我失忆了，你谁啊？”

不要相信什么“苗人给李逍遥吃了忘忧散，所以他才失忆”这种鬼话！谁告诉你忘忧散是让人失忆的？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先进的药物，还能指定时间段失忆的？更何况我们只是

被这个药名骗了而已。

对，我们就是被骗了！忘忧散到底是什么药？中医典籍里可是有明确记载，根据清代医师陈士铎所著的《辨证录》所说，名叫“忘忧散”的那玩意疗效是主治“男子情志不遂，不能生育者。”——啥叫情志不遂，就是因为愿望无法满足而导致心情苦闷，为什么会情志不遂？因为不能生育！

就是说，这服药是专治男性不育的！那几个苗人敢情是专门往电线杆上刷小广告的老中医……别说，这忘忧散真有效，没见之后赵灵儿就把忆如生下来了么。

可既然这是治男性不育的药物，那李逍遥的失忆谎言自然就被戳破了，再往后他的种种行径，我们就不能在“失忆”的前提下进行判断，也因此才显出李逍遥有多么恶劣：在客栈遇到被拐卖的灵儿假装不认识，当着灵儿的面去比武招亲，还趁着灵儿不在的机会和林月如勾勾搭搭，由于他刻意隐瞒自己的过去，成功地把林大小姐也吃到了嘴；这还不算，在锁妖塔一役中林月如身亡，赵灵儿有孕在身，李逍遥又利用这短暂的“自由时间”诱拐苗疆萝莉阿奴——要不是随后他发现灵儿她娘居然是很牛逼的巫后，怕自己惹不起，估计阿奴也被他吃下去了……

可能有人问，打败拜月教主后为什么李逍遥不顺便把阿奴收了呢？这就是个需要很深心机才能考虑的问题了。不管怎么说，阿奴都只是个苗疆平民，可赵灵儿是继承了女娲遗物的巫后啊，刚刚才为拯救苍生送命，就算顾忌舆论也没法马上就转身下嘴啊，说不定灵儿死后有知，下个诅咒什么的更可怕，所以李逍遥采取了最果断的办法——撤！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李逍遥是隐藏在大侠中比较深的一个败类，这家伙心思慎密下手果断，并且充分利用了当时人们医学知识不丰富，信息不健全的缺点，以至于在他活着的时候成功骗过了所有人，直到现在才被拆穿。同志们，要警惕隐藏在身边的敌人啊！

NO.5：宝条
出处：《最终幻想VII》



其实在最终幻想7的正传里，宝条博士就已经确立了自己“《FFVII》第一大恶人”的地位，完全用不着再跟死死团作对，毕竟感情戏并不是大部分BOSS所擅长的，稍不注意就会变成丑角.但是宝条不同，他就达成了“玩弄感情”这个对“幕后黑手”来说难度超大的目标——结合他本人长相猥琐、性格变态等众人皆知的外部条件，甚至连“强迫”、“威胁”等常用招数都还没使用，能完成这件事简直就是个奇迹。

宝条的风流伟业发生在正传之前几十年，大家有玩《FFVIIDC》的话就能清楚了解到他当年的战绩。简单地说就是当时帅哥保镖文森特和美女研究员露克蕾茜娅因为工作关系打得火热，但是露克蕾茜娅曾经由于一次操作失误，导致前任研究主任古里摩尔死亡，当发现



文森特正是古里摩尔的儿子后，露克蕾茜娅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迅速陷入惊慌失措的状态，并且不择手段地逃避现实，于是在文森特自己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的情况下，自己暗恋的妹子莫名其妙就给他发了一张好人卡，跟宝条跑了。

直到这个时候，文森特还依然保持了作为一个好人的特质，他望着宝条怀抱佳人的姿态，勉强露出笑容："希望你们幸福……"可接下来宝条做的事情直接就把好人变成死死团了！

来，各位读者，你们试着把文森特的遭遇代入自己身上：你喜欢的女孩子，突然投入一个猥琐变态男的怀抱，然后她和她的孩子都被那个变态改造成了怪物！这时候就算你再怎么忍让，也该上门去质问一下那家伙，到底打算干什么吧？然后，上门质问的你，被变态男一枪撂倒，进而也变成了试验用品；在被改造的过程中，你逐渐了解到那个变态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丁点爱过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生下孩子后不久就因为改造的缘故而失踪……你觉得自己面对那个变态，是否还能心平气和地跟他谈谈人生，聊聊天气？

由此可见，文森特的脾气已经算相当好，自己在棺材里生了几十年的闷气，直到最后才被克劳德他们拽出来拯救世界，颇似大部分不知道怎么报复感情骗子的死死团宅男。

嗯，好像该说宝条而不是文森特？算了，宝条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反正只要是《FFVII》里出现的悲剧就和宝条有关，玩弄恋人的感情已经是罪名中最小的一条，即使不以死死团的名义，用任何一条和维护世界和平有关的理由干掉他也是理直气壮，我们还犹豫啥？

NO.4：纳里斯
出处：《豹头王传说》



纳里斯大人几乎代表了一切贵族的先进性，身材修长，面容英俊，长发飘飘，谈吐文雅，身分高贵，忍耐力强，头脑聪敏，当然还有最重要的——脸厚心黑。

我们都知道，豹头王的故事中一开始纳里斯的国家就被灭了，于是这位帅哥贵族率领部分军队转入地下斗争，顺便支使迷恋他的女骑士去做点这样那样，这些都无可厚非情有可原，最后依靠他的各种计策还真的复国成功，可以说是本国的大英雄，大功臣。

问题是，他复国成功的关键步骤，实在太招人恨了！

简单地说，就是用美男计令占领国的大公之女，被称为"光之公女"的阿姆莉妮丝小姐神魂颠倒，甚至让她甘愿抛弃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真心实意与纳里斯结婚！然后呢？他利用阿姆莉妮丝为掩护，暗杀了她的全家，再秘密联络各路大军对阿姆莉妮丝的国家进行围剿，并毫不留情地在战场上将阿姆莉妮丝的军队全灭，我们这位可怜的"光之公女"国破家亡后，目前正被软禁，面临着要不要当另一个国家的老头子国王的小妾的选择……

而纳里斯转身就再也没提过自己这位未婚妻一句，就像刚刚把一个GALGAME通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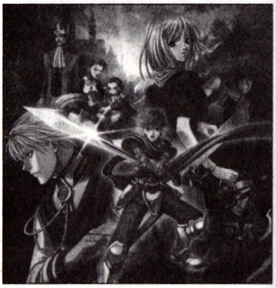


然后毫不在意地删除了整个游戏一样。

不管目的看上去多么正确，不管理由有多么充分，这种利用和玩弄他人感情的做法，都是令死死团不齿的行为！被这个混蛋伤过后，我们看到阿姆莉妮丝小姐的心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一个标准的死死团员："我承认我依然爱着他……但是，现在我只剩下一个目标，那就是复仇！纳里斯，拜你所赐，我将用剩下的所有生命来向你复仇！"

不过值得大家高兴的是，由于豹头王的小说已经出了很长时间，我们得以了解动画之后的故事（不想被剧透？来不及了！），纳里斯因为复国后的人望太高受到诬陷，被折腾得很惨，右脚被砍断，手脚残疾，后来还想自立为王，最终未遂，在死之前都没能碰老婆一次……真是苍天有眼。此外由于原作者栗本薰在前些日子因病去世，纳里斯，你丫翻不了身啦，就这样永远承受着死死团的怨念活下去吧。

NO.3：亚特鲁
出处：《伊苏》系列



《伊苏》现在都出到7代了，主角依然是屹立不倒的红发勇者亚特鲁，但他冒险的地点和女性同伴却如同麦子一般换了一茬又一茬，这就造成他在过往故事里的孽缘一直没有机会弥补，而是乐于祸害了一个地方后奔向下一个地方，抛下无数为他泪流满面的姑娘……

是的，《伊苏》讲述的就是一个红发人渣在各个地点破坏古代文明、伤害少女心的故事。要论翻脸不认人，抹嘴不结账，没有几个主角能做到亚特鲁这么无耻的，丫伪装晕倒失忆的段子用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能被美少女捡回去，还故意把自己的等级每次都降为1，看上去就可疑——你是怎么从上一次战斗中活下来的？

对于亚特鲁来说，女人就像装备一样，每代都要换，1代和2代他泡双子女神泡得很多玩家指天痛骂，而最后在面对三位赌上命帮助他的女主角时居然选择"孤身上路"，可见此人铁石心肠非同一般。在之后的几代故事里，亚特鲁依然是走一路吃一路，他的魔掌伸向冒险途中遇到的所有年轻女性，御姐萝莉美少女都是他的攻略目标，而且这种爱好超越了职业，超越了种族，不管对方是商人巫女海盗卖花女乃至贵族，是人类魔族还是翼人妖精乃至女神，只要是女的，连最终BOSS都能泡给你看！而且最后无一例外，潇洒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背后就剩下几个女孩子在那儿哭得昏天黑地的，所谓"可怜红颜总薄命，最是无情亚特鲁"也。

但是，不管欠下多少感情债，这个红发负心汉总能在下一作的片头，继续露出招牌式的明朗笑容，将过往的孽债抛在风中，若无其事地对远方露出憧憬向往的表情。鉴于他在每一作遇到新的美女时的一贯表现，我们可以很顺利推断出这明朗笑容背后隐藏着怎样的

龌龊念头："哎呀，这次冒险，又会遇到怎样的小姑娘呢？好期待啊哦哈哈哈哈……"

根据官方的年表，亚特鲁"是一个伟大的冒险家"，在他"近50年的冒险生涯中，足迹踏遍世界"，58岁时才返回故乡开始写冒险回忆录，但直到7代，他的年龄都才只有24岁！换言之至少在未来的几作《伊苏》续集里，他依然会荼毒新的美少女。鉴于亚特鲁从踏上旅途起仅仅八年时间就劣迹斑斑，我们诚挚希望他在下一次伪装海难时直接沉入海底——哪有这么多次海难因祸得福的，你以为你是辛巴达啊？



NO.2：大神一郎
出处：《樱大战》系列

遥想十三年前，GALGAME男主角们（H游戏的除外）一个个把妹把得提心吊胆，对别的女性得藏着掖着，对自己追求的对象得哄着劝着，就这样稍不注意还能被藤崎〇织之流埋个炸弹，说有多窝囊就有多窝囊。面对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正是大神一郎挺身而出，以一己之力，完全扭转了男主角的生存状态——也成为死死团黑名单上排名前三的重要角色！

像大神一郎这样，泡妞泡得堂堂正正，泡得光明正大，泡出王者之风的男主角，哪怕放在二十一世纪依然是个神话！即使是作为最铁杆的死死团员，也必须承认这一点：这小子确实牛逼！

要知道，帝国华击团巴黎华击团再加上什么风组乙女组之类的后勤部门，大神一郎可是同时面对将近20人的后宫队伍——注意，是同时，同时！而这么多个性、家世、爱好迥异的少女聚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战斗，共同演出，而且还都知道彼此互为情敌，硬是不出一点乱子，大神一郎当一个小小的海军少尉（后来是大尉了）简直不是一般的屈才，派他去参加联合国大会估计世界早就和平了……

死死团对大神一郎的仇恨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培养起来的，我们知道《樱大战》里的软妹很多，萝莉御姐三无少女天然呆冷艳热血假小子大小姐元气系治愈系一切都应有尽有……但是！她们全是大神一郎的！就算明知道自己可能没法成功，她们还是大神一郎的！而大神一郎也从来不会说自己对谁谁没兴趣就弃之不理，只要是可以追的女孩子就一定要讨好，就算马上要和某个姑娘达成结局了，还能同时哄得其它十几二十个姑娘脸红心跳，可以说，大神一郎是真正做到对队友（后宫）"不抛弃，不放弃"，你说这厮该不该杀？

最令人生气的是，大神一郎混迹于花丛中的难度还非同一般的低。你看他随便跟哪个女孩子说两句什么，就听到"当当当"的声音，好感度上去了，有时还是同时好几个女孩子好感度"当当当"地上升！出击的时候，只需要大喊一声"XX华击团，出击！"这谁不会啊，结果好嘛，全部队员都"当当当"地好感度狂升！战斗的时候大神还有个特技，就是帮队员挡子弹而自己不受伤，这简直就是稳赚不赔的BUG战技，想来没有哪个华击团成员不知道，可还是会好感度"当当当"地往上窜！平时一个个都是冰雪聪明的女孩子呀，咋在这小子身上就都不开窍呢？

是的，我们在愤怒，愤怒大神一郎无节操的通吃，愤怒女孩子们毫无判断力的倒贴，愤怒整个华击团的畸形生态……去死去死吧，大神君！

NO1：伊藤诚
出处：《School Days》

终于到最终BOSS了，关于伊藤同学那超越正常人思维常识的性格特点和为人处事，我们可以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甚至由此归纳出现代青少年的教育问题，人格缺陷问题，责任心问题，社会问题，家庭学校管理引导问题……等等，总之，这是个很好的研究对象，一百个人眼里能看出一百个伊藤诚来。

但只有一件事大家无一例外全票通过，那就是伊藤诚的“人渣”这个外号，真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说起“人渣诚”，大家想到的百分之百是“School Days的伊藤诚”，即使要在这份“死死团之敌”里剔除9个人，那么剩下的最后一个位子也得属于伊藤同学，因为如果他都不是死死团的敌人，那死死团就真的没有敌人了！

优柔寡断，欲望大过理智，和女性的交流最后都会变成肉体关系，一边跟A上床一边跟B约会，心口不一，只为自己着想，行动前不考虑后果，出事后就急着撇清责任……伊藤诚的每个特点都显示出其无视伦理道德的王者潜质，一言一行都是和死死团对着干，可以说他天生就是死死团的敌人，活该最后被他曾欺骗过的少女以一记犀利的柴刀横切割断颈动脉。

我们必须说，伊藤诚的行为已经突破了一般男主角能达到的极限，即使是众多H游戏男主角也很难做到像他这样，纯粹以下半身本能来指引行动，并且在事后理直气壮认为“是她勾引我”，他那些完全自我中心的发言，足以令任何有良知的人产生殴打他的冲动，连动画版的两个女主角声优在接受访谈时，也承认伊藤诚这人“不是一般的讨厌！”

但其实这不算什么，当初在游戏里伊藤诚的表现才是登峰造极，达到让玩家们发狂的程度：他居然会罔顾玩家的选项指令，擅自进行和选项意图完全相反的行动！！！当然，他采取的行动无一不是让自己的人渣指数上升的。

由于伊藤诚自身不懈的努力，目前他以无可争议的绝对优势高居“恋爱游戏史上最烂男主角”的王座，这种效应恐怕连制作商自己也没有想到，后来参与这个极品人渣形象设定的后藤润二曾弱弱地在自己blog里表示“其实他也有苦衷啦……”，但没人理他。

对于这样的人渣，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诸如“鄙视”之类的对策已经不适用了，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突然穿越来到《School Days》的世界，正好看到西园寺世界（女主角之一）含泪举刀走向那个人渣，请冲过去夺下世界的刀，告诉她：“这件事，我来！”





关于死死团的故事，其实是关于寂寞的故事。没有人愿意真的独自郁闷，只是死死团员们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一份坚持，为了等来所认可的爱，他们宁愿一个人坚持也不愿屈服。也许有一天，人间重新充满真爱，那时候，我们也就不再需要死死团。



文／玛娜

沙耶之歌

1

抖颤蠢动的肉块，挤出黏稠而意味不明的声音。

在我的眼前，三块这样的肉块围着桌子排列着，它们很美味般啜吸着杯中的污水，尖叫呻吟与各种奇异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如果仔细倾听的话，肉块们说话的意思也并非无法理解，正是因此，我才能勉强把它们的疑惑含混过去。这些家伙在说什么当然可以不理，但当它们对我说话的时候可不能毫无反应，因为，不管外表看起来如何，它们现在是我所谓的“朋友”。

我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但是，我早已放弃抵抗了。

每天早晨醒来，世界还是以昨天那样丑恶扭曲的模样存在。时至今日，这样的生活已经过了三个多月，之后我的一生，甚至直至结束也会持续这样吧。

从谈话的内容上，隐约可以判断出现在正在说话的家伙叫做“耕司”，在它旁边叫得最频繁的是“青海”，那么，剩下这个坐在我身边的就是“瑶”了。

现在的我完全无法分辨肉块上的凹凸曾是端正的五官，它们在我身边一直咕噜咕噜地震动身体，还发出像呕吐物般的气味，我竭力不去注意这些事。

没错，一切都改变了。

即便在我眼中事物的形态全部改变，但和这些事物的关系仍然存在。我和它们是同一所大学的同学，关系曾经非常密切，每年寒假都会一起去旅行滑雪。不过与其抱着这些令人怀念却已无法再现的回忆，成为这个世界异物的我宁可被遗忘。

但是，这里还是地球，日本，我土生土长的城镇。在这里生活了长达二十年之久，勾坂郁纪这个人已经成为其中一份子。

可是，我所认识的世界已经不在，我能回去的场所也没有了。

2



反正这些家伙在说什么对我来说完全毫无意义，本以为只要装出倾听的样子就好，但是……

“郁纪，你觉得怎么样？”

其中一团肉块突然以充血的眼球凝视着我，我迫不得已只好尽力隐藏着内心的厌恶感与它对话。

“认为……怎么样？”

“就是说，今年冬天你也会去吧？”

从肉团顶端的洞孔中，黏稠而令人作呕地吐出话语般的东西。那个地方原本应是耕司的面孔吧，三个月前我还能这么看到。

“不知道。”

无法直视它，我收回游移不定的眼神，直截了当地回应它。

“有什么其他安排？”

“不，没有。”

耕司——曾经是我的挚友。在场的其他两块肉团也是无可取代的朋友，甚至还有将要发展出更进一步关系的人，但现在就连他们的面容都看不到。至今我已经数不清为这种孤寂与悲痛而恸哭的夜晚有多少个，一共三个月，一直哭泣，哭到流不出眼泪，只剩下了厌恶。

但我仍保持着以前的态度和他们聊天，这是一场考验，如果被它们发现了我的不正常，我只会再次被送入医院。但和上次不同，这一次我将被送入的，是再也无法出来的医院。

我绝对不要变成这样。

因为我的沉默寡言，肉块们开始对我更加关注起来，关切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

“在今天的诊察中，我会问问看的。”

虽然是在对话途中，我仍突然站了起来，忙不迭地想要逃离开去，无论是看着它们异形的模样还是听到那呕心的声音，都已经到了我忍耐的极限。

“喂，郁纪……”

从肉块发声器官周围的纤毛飞溅开来的黏液溅到了我的脸上，就像臭鸡蛋的汁液一样。

什么都可以，不管是椅子还是什么，我现在只想用手边的物品把这家伙殴至没有呼吸，让这一切结束。

但我抑制住了自己的冲动，不可以被它们察觉，即便在我的眼中所有事物都如此丑陋，但在这个世界上，正常的是他们，异常的是我。

“今天要去检查，已经到时间了。”

我努力挤出一丝笑容，从钱包中掏出最先摸到的纸币丢在桌上，至于找不找零钱根本无所谓，现在我只想尽早离开这里。

“那么，再见了。”我像逃跑一样离开这里。

我……没有发疯。

3

“今年虽然要去滑雪，但要不要也试试看溜冰？”

对高畠青海的这个建议，津久叶瑶皱了一下眉头。

“特意到滑雪场溜冰？”

“哈哈，没办法，津久叶，这家伙现在正热衷溜冰呢。”

户尾耕司笑著吐槽青海的发言，在青海的身边对她的突发奇想进行监督正是身为男朋友的责任，而这亲密的关系有时也会令瑶感到有点嫉妒。

“嗯……我也想看看青海溜冰的样子。”努力掩盖心中的混乱的同时，瑶回答道。

没错，瑶羡慕又嫉妒着这对恋人。她也有喜欢的对象，但是两人还没能拥有共处的时间就遇上了横祸，这对她来说简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厄。

一边听着青海和耕司你来我往的对话，瑶偷偷地用眼角瞥向心不在焉的那个人。

从刚才起话题就只在耕司、青海和瑶三个人之间进行，但是坐在桌边的却有两组人。那个人，瑶的男朋友——如果可以这样称呼就好了，一直都以莫名的疏离感和大家保持距离。

“郁纪，你觉得怎么样？”

耕司大概察觉到了瑶的寂寞而将话题转到那个人的身上，他就是这样细心温柔的人。

“认为……怎么样？”

仿佛感到非常突然，勾坂郁纪以含糊的呢喃声应和着。

“就是说，今年冬天你也会去吧？”

郁纪那种疏远的态度令耕司一时语塞，如果在几个月前他摆出这种态度的话，耕司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斥骂他，这种没有掩饰的关系就是他们长久友情的结晶。

“不知道。”

郁纪的回答冷漠而直接，之后垂下了眼睛，露出一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

“有了其他安排？”

“不，没有。”

即便身为朋友，耕司也无法用以前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郁纪，至于瑶更是不知道说什么才能安慰他。

在夏天即将结束时发生的那件事离现在差不多已有三个月，但那深入骨髓的伤痕，不仅是郁纪，还刻在和他有关的所有人心中。

“不会是因为旧伤导致无法运动吧？”

“在今天的诊察中，我会问问看的。”

对话难以再继续下去，郁纪突然匆匆离席。

“喂，郁纪……”

耕司有点歉疚地叫住了郁纪。一瞬间，郁纪仿佛溅到了什么恶心的东西，用手挡住了脸。

也许是耕司的口沫溅到了郁纪的脸上也说不定，但郁纪的反应却是那么夸张而充满了厌恶。

“今天要去检查，已经到时间了。”

郁纪飞快地丢了一张纸币在桌子上，就像是害怕碰到什么肮脏的东西一样，他那唾弃的语气和旁若无人的态度让气氛变得更糟了。

接下来，他就像逃跑一样离开了餐厅。

剩下的三个人沉默地望着桌面，仔细一看，他点的咖啡一口也没有喝过。

“这样不行啊……”青海小声地叹气道。

“对郁纪来说，还需要一点时间吧。”

“但已经过了三个月了，现在这样算什么？再这样和他交往下去，迟早我们反而会变得失常啊。”

“他的心情我不明白，还是想不明白。你能想像吗？全家突然之间惨死……这样还可以如此冷静？”

郁纪所遭遇的，是一场无论发生在什么人身上也不奇怪的惨剧。

货柜车失事，勾坂家的车被压得完全变成了另一个形状。郁纪的父母当场死亡，重伤的郁纪也曾一度对生活失去希望，现在他可以顺利出院，回到社会，只能用奇迹来形容。

“我们去探病的那个时候不是更严重吗？不接触其他人，恐惧、暴戾，被绑在床上……现在能恢复成这样已经很难得了。”

“就算这样，勾坂他还是很古怪。看我们的那种眼神算是什么？简直是把我们当

成怪物！”

“别说了，青海。”

耕司以不容违抗的语气阻止青海继续说下去。姑且不说对郁纪的不尊重，怎么也要顾及一直对郁纪心仪的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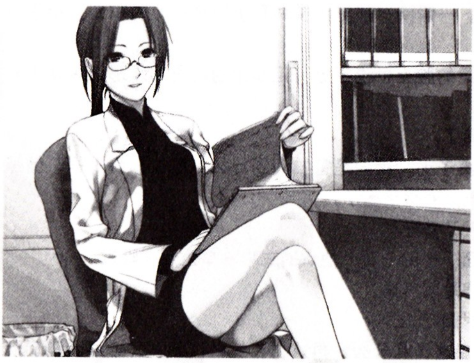
单恋郁纪的瑶曾经向郁纪告白，当时他没有回应。

不过，由于郁纪从未明确地说过拒绝，两人的关系就像情侣一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青海和耕司也乐观地任由他们自己发展。

告白之后，瑶和郁纪的再会是在一个星期后——郁纪以重伤的状态在集中治疗室中、生命垂危。

像是一辈子般的五十天恢复期过去之后，郁纪出院了，但在这之后一切都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郁纪就像是忘记了瑶的告白一样，保持着绝对的沉默，而瑶的感情就这样一直不安地悬空着……和季节一起迈向冬季。

4



“最近怎么样了，勾坂先生？”

丹保凉子医生正在会诊一名年轻的患者，对她来说那是最头疼的病患。

“没什么问题。”

患者像是对着空无一人的地方自言自语一般，他为自己设下了深厚的心防，即便是不擅长于心理学的凉子也能清楚地感觉到。

“有没有出现呕吐、头晕、幻听？”

“完全没有。”

勾坂的视线虽然像是望向凉子，但实际上却不停游移到下方，简直是在拼命地拒绝交流，凉子叹了口气放下病历。

“勾坂先生，你在我们医院接受的是在脑神经医学中世界最先进的治疗，这方面你知道吧？”

以微型机械去除硬膜下的血肿，这是目前只有这间T大附属医院才有的疗法。也是对脑部受到创伤、已经不存任何希望的勾坂郁纪惟一的挽救方法。

“最先进的治疗法同时也意味着，是没有临床数据的危险疗法。”

“是这样的。”

勾坂郁纪的嘴角抽动了一下，凉子无法解读出那究竟是苦笑还是饱藏了恶意，之后，他又变回面无表情的样子。

“通常来说，作为医生是不会说这种有点恐吓性的话的，不过……手术后如果出现了重大的脑功能障碍请务必告知我们，之后的生活中也请多加注意。”

意思也就是说，作为每周一次的例行检查，凉子希望勾坂能够更认真地说明自己的情况。

“上星期的MRI结果怎么样了？”

勾坂反问道。

MRI，核磁共振影像，是脑外科医生能在不切开脑部情况下观察患者脑部状态的设施，对一般人来说基本是不可能接触到的专业术语，这让凉子想起了勾坂医科生的身分。

“医生所担心的脑机能不全透过影像应该足以分析判断，有什么异常吗？”

“没有。”

没有异常和后遗症，虽然成功率极低，但是这个手术毫无疑问地仍旧成功了，就像是奇迹一样。

不过，凉子始终还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如果要描述的话，应该是“医生的直觉”。坐在她面前的患者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他向凉子隐瞒了什么，那些隐瞒的东西正在沉重地压迫、折磨着他，令他痛苦、敏感。如果仅仅是生理上的问题倒还好办，但如果是感觉上的异常，患者本人不说的话，凉子也无能为力。

“那么，继续上个星期的话题吧。医生，之后关于奥涯教授的事你还知道了什么吗？”

无法回答，凉子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没错，上星期勾坂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而且是对不相关的人绝对不可能知道的人物的疑问。

奥涯教授的事情和勾坂的治疗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凉子却看不出勾坂是因一时失常才这样坚持追问，那种冷静与咄咄逼人的尖锐，与其说是对医生的询问，倒更像是对犯人的逼问。

“他很早之前就已经辞职了……我个人和他也没什么接触……”

“知道辞职的原因吗？”

“大概是私人因素吧。”

刚开始还有些心虚，不过既然决定要说谎，凉子也极力演绎得更为自然真实一点。

“教授现在已经失踪了，你有没有听说过？”

“没有。”

凉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可能有些太直接了，应该装出更加惊讶的模样才对。

“我最近受到了教授亲人的委托，帮忙调查他的下落。”

“亲人？奥涯教授不是没有什么亲属吗？”凉子微微地皱了皱眉。

“这是在哪听说的？”

“嗯……是传闻。”

两个人之间完全没有真心实意的沟通和交流，只是一直不停地重复着尔虞我诈的对话。

“这种事也能成为传闻，奥涯教授应该很有名吧？”

“他行事一向都很古怪。”

“那谁也不知道他辞职的原因吗？”

凉子陷入了沉默，只有这个话题，会让她连客套的笑容也难以维持，察觉到了这一点的勾坂立刻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医生，我无论如何也要和奥涯教授会面，他的失踪使那位亲属不知如何是好，难道你不能帮帮我吗？”

“那应该是警察的责任吧。”

凉子以冷淡的声音回答道，实际上，她正提出一个危险的赌注。奥涯雅彦的失踪如果惊动了警方，大学这里一定会变成警方的搜查目标，但是奥涯在这里的研究是绝不能向外界公开的。

不过，凉子知道勾坂不可能和警方联系，因为他所说的全都是谎言，奥涯教授的亲属是不存在的，那件不应被人们所知的事情也可以顺利地藏入黑暗之中。然而，与T大附属医院毫无关系的勾坂又是怎么得知奥涯的事？

“勾坂先生，我乐意把自己知道的消息都告诉你，但是奥涯教授在今年4月提出辞职后就一直音讯全无，只能认为他是到了什么地方作长期旅行。”

“……这样吗。”出乎意料，勾坂爽快地放弃了追问。

勾坂与奥涯之间充满了谜团的关系，还有对勾坂之后动向的担心都让凉子感到了不安，但是，在患者决定袒露心声之前，凉子完全束手无策。

犹豫了片刻，凉子在勾坂的病历上填上了今天的诊断结果——术后情况良好。

“勾坂先生，那么下星期的复诊时间和今天一样是四点……”

话还没有说完，凉子抬头一看，勾坂早已离开了诊疗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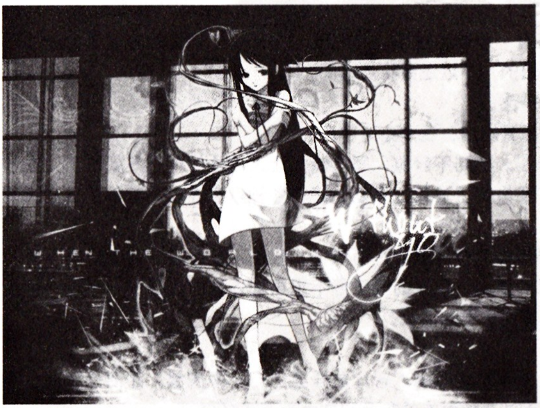
5

这个铺满了猪内脏般的地方，我知道是医院的走廊。

我明白这走廊本应是白色，周围那些肉块也是活生生的人类，有问题的根本是我——如果我能重新如此认知的话，就能再次回到正常的生活。

已经没有比T大医学部拥有更佳技术的医院，我也曾身为医大的学生，专攻脑神经外科，对于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大致可以猜想到原因。这并不是病理上的问题，而是失认症的一种，属于未知范畴内的认知障碍。

也有接受过和我一样治疗后成为脑功能障害的病人，那个被称为丹保医生的肉块曾如此说过，也就是说，我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尽管如此，我并没有憎恨执刀的医生，只能埋怨自己的不幸，患上这种目前医学还一知半解的神经类疾病几乎和无药可救是同类词。我的余生只能忍受着这个缺陷，永远委屈求全下去，像去习惯助听器或是轮椅一样习惯这片令人作呕的景象。

即便如此，尽管辛苦，我仍没有彻底绝望，而是抱有着一丝仅存的希望。

我埋头只望着脚下，匆匆地赶回家中。我的家位于郊外，是安静的住宅街中的独立洋房。

这座外观一如我看到其他事物般丑恶的住宅现在归我所有，虽然父亲经营的公司被他人接管了，但这所房子和足够我生活一段时间而不至于拮据的遗产总算还是留了下来。

悲伤吗？如果这样问我的话，我除了点头别无选择，不过那场事故夺去的不只是我的双亲，也带来了独立生活的可能，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结果拯救了我，如果双亲还健在的话，一定不会允许我和认识不久的女性同居。

“你回来了。”

刚踏入玄关，厨房中就传来了高兴地迎接我的声音，像铃声一样清脆明亮，千真万确的人类的声音，它将我今天所听到的怪声、走调声完全从记忆中洗涤了。

“我回来了，沙耶。”

从里面小跑着赶过来的脚步声让人心情舒畅，这种真正属于人类的脚步声在街上是绝对听不到的，只有在这里，我和沙耶的家里才能听到。她的微笑，轻轻侧头的可爱姿态……我失去的世界，一切都在这里。

她是我在事故之后遇到的惟一一个——也许在这整个世界中只有一个——我不会感到认知障害的少女。

的确，她的皮肤看起来有些过分雪白，瞳孔的颜色有点怪异，发色也相当罕见，但她的身体是人类，这点毫无疑问。不仅如此，她的发香、她的拥抱、她的微笑，这些都是对我的灵魂的无上救赎。

如果没有遇见她，而是独自一人在这污秽歪曲的世界中残存的话，也许我早就疯了，现在的我可以说是依赖她而活也不为过。

沙耶像平时一样环抱着坐下脱鞋的我。

“今天过的怎么样？”

“我装修了客厅，还有一半就涂完了。还有呢，今天做了郁纪的晚饭呀，我按照下午电视料理节目的方法做的，不过还要花点时间。”

“嗯，那我在客厅等一会。”

目送着哼着歌的沙耶回到厨房，我则走进客厅。

如果这个世界的色彩让人感到不舒服，那么涂上让人愉快的色彩不就好了？在沙耶提出这个建议的那天，我去买了油漆，和她一起将各种颜色混在一起创造出全新的色彩。

涂客厅的时候，沙耶因为怎样处理窗帘而烦恼，我毫不犹豫将它们全部撕下来，连着玻璃一起涂上了厚厚的油漆。现在的我已经不想再看外面的世界了，而且一直紧闭着窗户也可以防止邻居看到家里的情况。

“晚饭做好了。”

沙耶把从料理节目上学来的晚餐端入客厅放在桌上……很遗憾，即便是客套也不能称赞它看起来很好吃，不过在外面吃的东西和这也差不了多少。

“我不客气了。”

我决定抛弃以前对所有美食的记忆，安心将料理塞进嘴里。就和想像中一样，那味道让我几乎作呕，但这并不是沙耶的错，只是我的味觉接受不了而已。

“……不好吃？”

“唔……”

即便刻意隐瞒沙耶也不会开心，对我现在的所有缺陷她都非常清楚。

“别担心，明天再给你做别的东西。”

“对不起……每次都是这样。”

“没关系，多试几种料理，总有一天能发现郁纪也喜欢吃的东西。”

对现在的我来说，吃饭已经成为了一项维持生命机能的任务，但无论多么讨厌，就像沙耶说的那样，也许终有一天我会发现美味的食物也说不定，就像遇上沙耶一样。

“沙耶呢？不吃吗？”

“嗯……我已经吃过了。”

和沙耶一起生活在家中以来，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吃过饭，虽然对她为什么不喜欢这样有些疑惑，但我也不会强迫她。沙耶对认知不正常的我所表现的各种怪行，也正在默默地忍受着吧。

“说起来，今天去医院时又问了一下你父亲的事。”

“爸爸的事？”

奥涯雅彦，沙耶的父亲，T大医学部的教授，惟一与沙耶有关系的人，不过目前他已经失踪了，而解开他的失踪之谜就是我和沙耶之间的约定。

“果然还是什么都没告诉我，感觉隐瞒了什么。”

“这样吗……”

沙耶的反应比我预计得要冷静许多。

“不担心父亲的事吗？”

“不……不是的。”沙耶的表情复杂，似乎在犹豫什么，接着对我微笑道，“谢谢你，郁纪，为我做了这么多。”

“比起这些，你为我做了更多不是吗？”

说着，我将最后一口饭也塞进了嘴里，味道虽然不好吃，但这些都是沙耶的心意，只要这样想，要我怎样忍耐都可以。

在我见到的这个丑陋扭曲的世界中，我只需要一个人，只要沙耶在我身边就够了。

6

瑶下定了决心，就在今天，一定要和他面对面说清楚。如果继续拖下去，只是让自己更辛苦而已。

瑶在星期四的课是生物化学，只有这个时候才有机会和郁纪见面，她选择了中间的位置，将随身物品放到身边留下空位，等着郁纪坐到自己的身边。在“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关系下，两人通常都会尽量坐在一起，但是直到开始上课为止，郁纪都没有出现。

十分钟之后，瑶有些焦急地环顾教室。有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进来的，郁纪此时正孤身一人坐在最后排，是没有注意到自己吗？

等到下课后，瑶像追捕犯人一样冲到走廊，才好不容易追上一下课就立刻离开的郁纪。

“勾坂！”

像是被什么吼声惊到身体僵直般，郁纪非常艰难地回头望向瑶。

与印象中的郁纪相比，现在他的颧骨突出、眼窝深陷，瘦了许多，让瑶的心感到一阵刺疼。勾坂看起来相当警惕，如同被什么威胁着般，眼神游移不定，仅仅是打了个照面而已，瑶的心中就涌上了一股悲哀——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

“那个……可以稍微占用你一点时间吗？有话想对你说。”

瑶终于鼓起勇气，她要再一次确认。

“有什么要说的？”

“你最近变得很奇怪，在一旁看着都忍不住为你担心。”

“也许吧，可能是我还没有忘记那场事故。”

郁纪若无其事地微笑着，但很容易就能分辨出那是为了掩盖冷漠硬装出来的。

“真的只是这样？”

“难道你可以看出其他原因？”

郁纪的回答非常尖锐。

“好像，看得出正在忍耐着……什么似的。”

“是吗。”



既没有否认也没有肯定，郁纪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敷衍道。但是瑶早已经有了觉悟，今天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退缩的。

“我认为朋友就是为了这种时候而存在的。”瑶发自内心地，想要将心中的真挚感情传达给他。“家人的事真是很遗憾，但是你不是孤独一人的，你有户尾、青海、还有我在身边……没必要一个人背负所有的痛苦，我们也可以帮你分担一些。即便我们真的什么都做不到，你说出来可能也会轻松一点，我想成为支撑勾坂的人，我们的想法都是一样……”

“闭嘴！”

歇斯底里的怒吼声突然将瑶的告白打断，郁纪冷峻到几乎扭曲了的面孔彻底击溃了瑶的决心。

在他的神情中隐藏着的不是愤怒，而是厌恶，那种厌恶强烈到如同杀意一般紧紧地压迫着瑶。

“说起来，有件必须要回答你的事。”

——郁纪仍然记得。

尽管这样他还以这种冷漠的态度对待瑶，这已经让瑶几乎无法忍受了，而比这还要更加残酷的回答，瑶实在没有自信承受。

“我从没特别注意过你，之前对你的印象倒不错，不过也只是以前的事。但是，现在我可以很明确地回答你，津久叶小姐，我非常讨厌你，连看到你的脸都不愿意。”

不可以哭。

但是想要忍住泪水已经太迟了，瑶的眼泪如同断线的珠子一样不停滚落下来。

“不看到你可能有些困难，毕竟我们在一所大学上学，所以，以后可以不要再叫住我了吗？实在是相当碍眼啊。”

郁纪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扭曲而残酷的笑容。

“太过分了……”

面对着郁纪无情的嘲讽，瑶一口气冲出了庭院，她已经忍耐到了极限，绝对不想再在他的面前放声大哭。

但是，这一幕早已被站在角落中的青海和耕司看在眼里，他们因为担心瑶而躲在角落中偷偷观察，没想到却目睹了瑶心碎的整个过程。如果不是有耕司一直紧紧地拉住青海的衣袖，冲动的青海早已忍不住想要冲出去痛骂郁纪一顿。

瑶离开后，郁纪也踏着解脱般的步伐走了。在冷清的庭院中，耕司深深叹气，一股苦涩感停滞在喉头，挥之不去。

和郁纪认识了这么久，耕司所知道的郁纪绝不是用这种冷酷的态度对待他人的人，但是现在只能认为那场事故让他整个人都变了。

“我不去骂他一下实在咽不下这口气。”青海怒气冲冲地说道。

就像耕司和郁纪是多年的好友一样，瑶也是青海的挚友，瑶和郁纪的关系变成这样，青海的担心和愤怒都是耕司可以理解的。

“我要和勾坂单独谈谈，耕司不要跟来，你去看看瑶的情况吧，她现在很需要有人安慰。”

“那不是我们的角色颠倒了吗？”

“像我这种性格实在不适合去安慰人啦，怕是结果会背道而驰了。”

“……原来这样，明白了。”

“呀，真讨厌，你就不能反驳一下吗。”

“那么，我出发了。”

就在青海打算拌嘴下去前，耕司打断了她，去找瑶的行踪。

7

终于结束了让人不愉快的谈话，结束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我感到非常痛快。

很久之前我就预感到了会出现这一天，今天的事情一旦传到耕司和青海那里，他们一定会认为勾坂郁纪变了而渐渐疏远。

这样是最好的结果，起码我不会被送入精神病院，也不用再勉强提起精神和它们打交道。

说实话，只要一靠近它们我就会全身起鸡皮疙瘩，这么可怕的东西从今天起终于要远离我——一想到这个，我对以残忍的话伤害瑶这件事连一点内疚感都没有产生。其实我并不是讨厌瑶本身的性格，伤害她也并非出自本意，但是我既然已经变成了这样，早已没有与更多人周旋的心力了。

想着这些事，疲劳感渐渐地浮现出来，很想早点回到有沙耶在的家。但是在这之前我还要搭乘拥挤的电车、经过繁华的大街回家，这实在让人感到沮丧。

上车之后看看四周，非常难得居然发现了座位，我坐下后闭上眼睛，将令人不快的世界全部从视线中驱逐，虽然无法隔离臭气和噪音，但总算勉强让精神安定下来。

8

事故之后，刚恢复意识时，世界是一片黑暗。虽然眼球和神经都没有异常，但是视力却迟迟不肯回复，被诊断为意外造成脑功能障碍。

虽然失明给我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不过现在想想，当时的打击根本不算什么，因为还残留有听觉、触觉、嗅觉，一切都没有异常，真正的悲剧是在视力恢复的那一刻开始。

值得庆幸的是，在失明的时候我已经清楚地理解了自己所要面对的手术的特殊性，所以在恢复视力后，看到犹如恶梦般的病房和面容可怖的医生护士时，虽然有些惊恐，但我立刻明白了失常的原因是什么，并克制自己冷静下来。

视觉异常渐渐开始传染，传染了触觉、味觉以及嗅觉。美食的味道、床铺的触感、探病的鲜花传来的气味，终于全部变成了我所看到的那样丑恶，以让人从生理上难以忍受的程度变化着。

当主治医生的说话声渐渐变成了混沌不堪的噪音后，我失去了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下去的自信，下定了决心要自杀。

然而，那个晚上，我和沙耶相遇了。

一直思考着哪种自杀方式的痛苦最少，我在不知不觉间睡着了，所以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进入病房的。

少女小心翼翼地，在病房边饶有兴致地观察我。

不是被粘稠的血丝黏液所覆盖的脸，也没有长着蚯蚓般的纤毛，在我面前出现的是雪白柔嫩的脸颊、清澈的瞳孔、惹人怜爱的小巧鼻子——全都是我不奢望能再见到的东西，仿佛闪烁着光芒一般的人类的面孔。

从第一眼看到她就产生的喜悦和安心让我的呼吸都变得不顺畅了，我这种反应让她非常意外。



“不可怕吗？我的样子。”

看了看时钟，原来如此，现在正是半夜三点，这种时间出现在医院的少女，大多数情况下应该让人第一个想起幽灵吧。但是对我来说，不管她是幽灵还是什么，都如同地狱中的天使一般令我重新燃起希望。

“你是谁……？为什么在这里？”

“我是沙耶，来找爸爸的。”

是住院的病人或者值夜班的护士的孩子吧，虽然半夜溜进来不合常规，但小孩会这样做并不让人奇怪。

“你不害怕啊？真无聊啊。”

“啊，等等……”

我没有考虑就立刻叫住了准备离开的她，在没想到该说什么的状况下，她回过头来。我立刻被那清澈深邃的瞳孔所吸引，仿佛灵魂深处都得到了彻底的清洗，我的脑海一片空白，不断寻找着能让她留下的话题。

“虽然拜托女孩子这种事不太好，不过现在除了你之外，我就没有其他人可以拜托了……”

自尊和面子已经不算什么了，我继续把刚才几乎脱口而出的话说下去。

“可以……和我握一下手吗？”

沙耶很惊讶地歪着脑袋，随即像很有趣般微笑起来。

“怪人，和我提这种要求的你还是第一个。”

沙耶伸出纤细雪白的手，我像触摸易碎品般小心地将手掌与她重合。

人的体温，纤细的手腕和手指……温暖的触感传到我的手掌中，我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流出了眼泪。

回忆起来，在那一刻，我的人生从残酷的现实中得到了救赎。

“这是半个月以来，我第一次和人类接触……”

“……”

“其他的人都不行……在事故之后，因为后遗症，其他人的样子都已经看不见了。”

“真是不可思议的人呢。”沙耶的手指轻轻弯曲，将我的手握住。“你真有趣，明天晚上我还可以过来吗？”

“啊？这样做可以吗？”

“没关系的，因为每个晚上我都在这里。”

从那之后，我们每天一次的约会开始了。

每晚凌晨三点左右，沙耶都会巧妙地躲过护士的巡逻钻进我的病房里。从交谈中我慢慢地了解了一些关于她的事情，沙耶之前住在郊外，和在这个医院工作的父亲两人相依为命，但是一天晚上，父亲没有回家，那之后就只剩下了沙耶一个人。

厌倦了一直等待父亲归来的沙耶偷偷地潜入了医院中，这两个月以来，她都一边寻找着和父亲有关的线索，在医院里生活着。

“你不去学校吗？”

“不用啊，爸爸教了我很多。”

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少女，与天真的容貌和口气相反，她竟能躲过大人们的目光，自己一个人生存，常识方面虽然有些幼稚，但在细微之处却可以窥得她令人惊异的渊博知识与聪颖。

但是我一点也不介意这些疑惑，对我来说沙耶是惟一的人类，在这个疯狂世界中

惟一能与我相伴的人，比起人类世界的准则和常识而言，她的存在才是最重要的。

“偷偷溜到医院里不危险吗？被发现的话怎么办？”

“很安全的，这里想要吃东西也很简单，比一个人在家待着要开心多了哟。”

沙耶天真地吐了吐舌头。

“住院的患者里一部分有精神疾病，我经常深夜偷偷到病床前吓唬他们，病人就算是吓得大吵大闹也没有人相信，结果就被当成了做噩梦。”

这么说来，这家医院确实之前盛传发生过一些灵异事件，谁能想到一切都源于偷偷隐藏在这里的一个少女的恶作剧呢。

“那么，一开始你也打算这样吓唬我？”

“嗯……对不起，你生气了？”

虽然无法赞扬她的行为，但只要一想到因此才得以遇到沙耶，我就无论如何也无法说出责备的话了。

“不要再继续这样了，作为交换，晚上当我的聊天伙伴好吗？”

“嗯，沙耶也觉得这样很开心！”

我非常小心地向所有人隐瞒了自己的知觉障碍，不需要什么想像力也能预计得到，一旦发现了我的异常之后医生们将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兴趣。为了不成为实验室的白鼠，我每天隐藏着不快和厌恶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生活着，渐渐地，医生们也终于将我的反常归结于是长期住院的不快感导致。

惟一支撑我的只有沙耶，期待着每天晚上和她见面，这个单纯的想法支撑着我忍受白天的痛苦。由于有了可以依赖的希望，我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医生们都以为我已经恢复了最佳状态。

在出院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沙耶一如既往来到了我的面前。

“你之后还要一直待在这个医院吗？”

“是的……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爸爸的线索，但是已经没有其他可以去的地方了。”

面对即将再次孤独一人的沙耶，我没有什么能够挽留她的理由。

我终于鼓足勇气，小心地提出了邀请。

“如果可以的话……来我家吧？”

“咦？”

“我的家人也都已经不在了，房间都空了下来。”

“一直和郁纪一起生活？”

不愿意吗？我并没有那种反复确认的勇气，只好以另一种方式劝说。

“你爸爸的事不用担心，交给我好了，我和你约定，一定会找到他。”

“……但是，很困难啊。”沙耶的表情变得非常苦恼，“爸爸可能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才被医院辞退，所以连警察也不能惊动，只能低调地寻找他。”

“我会加油的，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我终于还是将自己真正的心意说了出来，“沙耶，我不想离开你……”

沙耶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让我稍微考虑一下。"

说完，她比平时早一些离开了病房。

出院后朋友们送上花束，无论是颜色还是气味都让我不禁作呕，我只有用掩饰的笑容收下了。

名字叫做耕司、青海和瑶的肉块也来迎接我了，事故发生前朋友们熟悉的身影变成如此凄惨的模样，我禁不住留下了绝望的泪水，最终则以喜极而泣掩饰了过去。

从医院的走廊到停车场，再到耕司的车中，我在这个被血肉与内脏堆积而成的世界中四处张望，但是在哪里都找不到沙耶的身影。

坐在车中，医院渐渐离我们远去，直到最后沙耶都没有出现。

将我送回家后，耕司离开了，我再次环顾着自己出生并成长至今的家的模样。在我心中亲切无比的地方现在却已经变成了一片惨不忍睹的样子。从大门到玄关，从庭院到花草，长久以来一直在我生命中存在的美丽事物都盖上了一层污秽腐烂的表皮，以惨淡的形态投入我的眼中。

以前对我而言充满了温暖的家，在现在看来却如同另一个世界般。

"我已经没有可以回的地方了。"

我苦笑着踏上了二楼。

完全变了一个样的卧室中……在床上，坐着紧紧地抱着自己膝盖，蜷曲起来的沙耶。

她观察着我惊讶的表情，用纤细的声音问道。

"我真的可以住在这里吗？"

我将沙耶紧紧抱在怀中，用动作回答了她的问题，就像是担心她随时都会逃走一样，非常用力。

沙耶默默地接受了我的表白。

9

站在勾坂家门前，青海深呼吸一口，让自己亢奋的神经冷却下来。

按下门铃等待回应的时间里，青海环顾着勾坂家的庭院。

即便是青海这种不会太在意别人家外观的人，也会觉得眼前的景象太难以容忍了。因为长期疏于打理而疯长的杂草，堆积在地面的厚重枯叶，整个院子完全没有清扫过，简直如同一间没有人居住的废弃的房屋。

才刚到了黄昏而已，房间的窗户就已经紧紧闭上，相信应该是从早上起就没有打开过吧。

勾坂究竟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啊？即便是失去了亲人不得不独自一人过活，也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也许是心理作用，但是从刚刚起就飘来了一股腐肉的臭味，难道

源头就在这个院子里？

门铃没有回答，青海反复地按了近10分钟，终于失去了耐心，试着将门铃的外壳打开。

原来，电池早已被取下来了。

可能是在郁纪看来，与其为了稀少的客人准备，还不如减少推销和保险人员骚扰的可能性，但是在青海看来，郁纪这种回避他人的态度是完全无法认同的，她的头脑猛地一热，粗暴地将铁门推开，穿过庭院径直向着玄关走去。

要是门铃也不理会的话，即便敲门说不定也会假装不在，这样的话就只有大声地敲门、叫喊了。不，也许门其实没有锁呢，说不定……

门把在青海的手中毫无阻碍的旋转着，没有费什么力气，门就打开了。

与此同时，一股难以形容的异臭扑面而来，涌入了青海的鼻腔。

因为青海的到来，防盗警报器大声鸣叫起来，屋里的郁纪应该也发现客人的到来了吧。

"ni hui lai le……"

出乎意料地，从走廊尽头传来了一声响动，听起来并不像是人类的声音，但是作为动物的叫声来说发音未免又太过复杂了。

房内一片寂静，相对的，一种如同软体动物爬行的声音沙沙地，在房间里若有若无地响动着。

对于发出那声音的东西，青海实在想像不到是什么样。向玄关内侧望去，空空如也，郁纪的鞋子不在这里，想必是还没有回家。

郁纪没有回家，那么，那个声音又是什么？是听错了吗？

刚才还不停传来的声音突然像梦境一样消失了，屋内一片寂静，青海小心地用不会使警报响起的动作推开门，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向屋里走去。虽然自己也觉得很可笑，但是直觉告诉青海必须这么做。

屋里的臭味愈发浓烈，像是一种将动物内脏放在一起等其慢慢腐烂的污臭，外面的气味与其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这时，走廊的尽头传来了一阵响动，青海踩着咯吱作响的地板走过去，走廊在尽头向两边分开，一边明亮，一边要暗一些，青海先望向明亮的一边。

那是一间厨房，声音正是从厨房中煮开的锅里传来，菜板上放着菜刀，切成一半的胡萝卜胡乱丢在案板上，没有任何异常普通家庭准备晚饭的景象。

并没有预料中的怪异，但是先前在这里做晚饭的人是谁呢？那个人现在又到哪里去了？

毫无征兆地，青海的脚尖突然碰到了冰冷的东西，那是一股浅绿色的黏液。

黏液来源于漂浮着死鱼的水草，在水槽中快速繁殖的水藻更使其变得浑浊不堪，溢到地板上的污水散发出阵阵臭气，没有错，恶臭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吧。

青海略带厌恶地转过头，沿着原路回到走廊的分叉处。那个古怪的声音和神秘物体一定是从另一侧黑暗的起居室传来无疑，但从现在所站的地方望去，前方被一片黑暗笼罩，什么也无法看到。

如果可以的话，青海真想立刻扭头离开这里，但是比起理性，一股更加强烈的感觉引诱着她，一步步踏入起居室。

绝对的黑暗。

什么都看不到，同时伴随着强烈的恶臭，即便是厨房和走廊中的气味也不能与其相比，简直像是钻进了一堆腐烂的内脏中。

摸到了墙上的电灯开关后，青海立刻按了下去。

颜色！颜色！

紫色的内脏、茶色的腐肉、鲜红的血液、乳黄的脂肪……一切超出了语言描绘极限的色彩疯狂地覆盖着整个地板、床、墙壁、甚至天花板……

从刷子留下的痕迹可以看出，四周原来的色彩完全被厚厚地盖住，一点也没有剩下。将房间涂成这样的人，所怀有的憎恶、疯狂、杀意与色彩是如此地合称，一点不剩地传达到了青海脑中。

恶臭和色彩不断地刺激着青海，让她感到全身无力。突然，从腿部传来的东西使她失去平衡摔倒在地板上，伸手摸去，地板上的黏液正一点点地沁入她的牛仔裤，冰冷的触感侵蚀着她的膝盖、大腿……

还有脖子。

黏液是从上面滴下来的。

青海这一辈子最不幸的，可能就是向天花板上望去的一瞬间。

在天花板伸展开身体静静地等待猎物的捕食者的姿态，青海一点不漏地收入了眼中。

在她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之前，鼻腔和嘴都已被黏液覆盖了。异物涌入了她的体内，吞噬着……在感受到这一切之前，青海的精神早已崩溃了。

10

进入院子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家里和平时有着微妙的不同，玄关的门大敞着，从家里传来了吃东西的声音——还有阵阵浓郁的香味。

奇妙的香味，令人感到全身清爽，和沙耶的发香非常相似。我没有出声叫沙耶，默默地走进家里，起居室的墙壁上黏着一些像草一样的果冻，那如水果般芳香的气味正是来源于这个。

另外还有些像蔬果大小的块状物体，分散滚落在地上，沙耶就坐在中间，背对着我津津有味地吃着某种东西。

“沙耶？”

听到动静而转过头的沙耶表情非常吃惊，像是一个正在恶作剧的孩子被当场抓住，眼神慌张地不敢和我对视。

“你在吃什么？”

“啊……这个、那个……”

沙耶看起来非常可怜地慌乱答道，说起来，我刚看到了她吃东西的样子，沙耶是因为这个而觉得害羞吗？突然之间，我产生了一种偷窥到她的隐私的愧疚感。

“我也吃一个可以吗？”

我捡起了一个果实大小的块状物，没等沙耶阻止就放进了口中。

不可思议的味道。

咬起来像是桃子或西梅，柔软中带着一丝弹性，用力地咬下去便会绽开，流出甜香的汁液——和我之前所吃过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

“这个很好吃，加了什么调味品？”

“没什么特别的……只是放在水里溶解便于食用，不过大部分是生的。”

我试着尝了尝另外一块，这块在硬核的周围附着了厚厚的果肉，味道和之前的类似。

“唔……好像是我可以吃的东西，不，说实话真的很好吃。”

沙耶惊异地望着我，随即便笑得弯下了腰。

“原来郁纪喜欢吃这样的，什么嘛，之前花了半天工夫去学烹饪的我简直就像个笨蛋一样。”

“沙耶一直都吃这种东西吗？”

“这么大的已经好久没有遇到了，不过附近的公园里也能找到许多比较小的。”

确实，在离家里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有几座公园，不过我之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水果——所以说，这些看起来像水果的东西其实应该是别的什么吧。

“真不好意思，最好吃的部分刚才被沙耶吃完了。”

“没关系，从明天起我们一起吃饭吧。”

“嗯！”

沙耶看起来很开心，我也一样，比起一个人无聊地吃饭，两个人一起吃的话味道肯定会更好。

“还有很多呢，吃不下的话冷藏起来，放两、三天没问题，虽然味道可能会差一点。”

“那么，早点收拾好吧。”

小的果肉塞进杯子，大的放进锅里，我们一起把剩下的食物放到了冰箱中。

一想起明天的晚餐，我的心中就开始为之跃动。

和沙耶在一起，我已经一点点地找回了生活的乐趣。

她指引着我，只有和她在一起，我才能继续生活下去。

11

“这样不行啊……”

和青海失去联系已经有三天了，没有从宿舍回家的迹象，老家那边也没有任何发现，青海的父母已经贴出了寻人启事。



为了商量关于青海的事情，瑶和耕司聚到一起，比起前几天，此时两人的表情都黯淡无光。

“那个，青海还有没有什么可能去的地方？”

“没了……有可能的地方已经都找过了。”

耕司含糊地说道，青海在失踪前要去的地方他当然是知道的，但是耕司目前不想在瑶面前提起有关郁纪的话题。

上课的铃声响了起来，打破了两人间不愉快的沉默。

耕司想不到有什么话可以安慰瑶，默默地离开了食堂，无论是青海还是瑶都是他所担心的人，而这两个人的问题都来源于同一个地方。

郁纪。

和青海失去联系之后，耕司第一个就问了郁纪，然而郁纪回应的内容却冷淡得令耕司语塞——青海连电话也没打过，为什么会来他的家？

郁纪当然不知道，那天他伤害瑶的全过程都被青海他们看到了。

这么说来，青海真的去了郁纪家吗？她一向冲动，冷静下来后改变想法也没什么奇怪的。或者是……她在到郁纪家之前就遭遇了不测？

耕司考虑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至少就他来说希望这些可能性成真，因为还有一种可能是他潜意识中不愿去思考的，那就是郁纪在撒谎的可能。

负责失踪案件的警察来询问的时候，耕司只将青海离开前所说的目的地大致位置告诉了警察，而没有清楚地说出郁纪家的详细地点，他当然想协助警察快点找到青海，但是从心底，耕司希望相信郁纪。

就在思考着这些烦杂的事情的同时，耕司从来来往往的学生人潮中注意到了郁纪的背影。

郁纪不像是要去教室，而似乎是打算回家。

这可有些奇怪，下午明明还有必修课要上，不过耕司仅仅犹豫了一瞬间，便快步跟上郁纪，保持着不会被发现的安全距离尾随他走出学校。

郁纪并不是要回家，他在车站乘坐了方向相反的电车，从方向上看似乎是他常去的T大医院，但是到了医院附近，却不见他有下车的意思。

究竟是去哪里呢？

一开始，耕司觉得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简直和笨蛋一样，但是，因跟踪郁纪而产生的愧疚感随着耕司的神秘举止渐渐地消失殆尽，在偷偷跟踪郁纪的同时，耕司觉得自己已经渐渐逼近郁纪性格突变的原因了。

而且，耕司也需要了解更多关于郁纪的事情，需要知道郁纪究竟是否可信。

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校外住宅区小站，郁纪下了车。

车站前的人并不多，比起热闹的商业街来说格外安静，只有朴素的书店和杂货店零星散落在路边。郁纪像是已经很熟悉这一带的样子，目不斜视地大步向前赶路。

很快，郁纪就隐入了一所房子的门里，没有按门铃或敲门，就像是进入自己家一样自然，耕司觉得非常惊讶。等了一会后，郁纪没有要出来的意思，耕司走进门前，看了看上面的名牌。

奥涯。

之前从来没听说过郁纪有这样的亲戚，而且从信箱中满到几乎溢出的传单可以看出这里似乎很久没人居住了。耕司在附近可以看到奥涯家正门的公园长椅上坐下，一边后悔没有预先多买一包烟，一边认真地监视着奥涯家的大门。

一小时，两小时过去了，奥涯家没有任何人出入的迹象，黄昏的暮色已经渐渐蔓延了整个住宅区。香烟已经一根不剩，耕司与焦躁不安开始了战争，他试着发了几条短信给青海，但这应该毫无用处吧。

当街灯渐渐亮起的时候，郁纪终于从门口走了出来，踩着匆匆的步伐消失在街的另一头。

虽然有些犹豫，不过耕司立刻做出决定，先放弃郁纪，去探明那个家的真相。

按下门铃确定屋内没有任何人之后，耕司打开没有锁上的正门。屋内浓郁的霉味和水槽中的湿气扑鼻而来，明显已经长期无人居住。电灯的开关按下后也没有反应，耕司只好点亮打火机照亮周围。地板上落满了厚厚的灰尘，几行杂乱无章的脚印来回穿梭过，应该是郁纪之前留下的。

令人非常吃惊，屋里没有任何搬家的痕迹，从家用电器到日常用品全部一应俱全，就像是主人只是出门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散步，但是，房间里的日历却停留在今年的四月。

寂静的房间激起了耕司各种不祥的联想，或许自己的脚边马上就会出现主人的尸体也不一定。

循着郁纪的足迹走上二楼，与一层不同，这里的空气中富含着一股书籍的香味。二楼是一间巨大的书房，巨大的书架一直延伸到天花板，藏书的数量令人乍舌。由于是医学院的学生，耕司立刻看出这所房子的主人从事和医学有关的工作，而且有着相当不俗的造诣。

郁纪似乎花了很多时间在这里，书架前的地板上留着凌乱的脚印，写字台的抽屉也被翻了个底朝天，很容易可以看出他正寻找什么东西。

写字台的椅子旁放着一个黑色的手电筒，可能是郁纪落下的，打开手电筒后，一股强烈的白光射出来，耕司的感觉顿时好了许多。

此时，他也注意到了之前凭借着打火机的光芒所无法看清的东西。

污垢。

在门把和楼梯扶手这些位置特别明显，用手上的污垢来形容还不太贴切，应该是黑色黏液凝结成形残留下的痕迹。如果仔细观察，在墙脚靠近地板的地方这样的黑色污垢也到处都是，这就是奥涯的生活吗？未免也太离奇了，全身滴答着黑色脏水在屋

里走来走去的主人吗？

稍微想像一下都让耕司感到恶心。

耕司重新回到一楼开始搜索，通过手电筒的强光可以看到客厅中四处粘满了难以形容的污垢，沙发等家具简直像是从泥潭中捞出来的一样，耕司已经不想再去想像这家人是怎样生活了。

走到浴室前，耕司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电视剧中常见的画面——主人倒在浸满了热水的浴池中，用刀片割断了手腕自杀的情景。说起来，在电影里也有不少杀人犯在浴室处理死者尸体的场面……

耕司深吸一口气，轻声推开浴室门，用电筒的光芒照向浴缸里。

已经变成黑色的腐肉和血迹盖满了浴缸，在其中还有几根肋骨般的东西竖了出来。

耕司的双腿突然一阵发软，他靠在墙壁上支撑身体，脑中不停地快速运作。

小且多的骨头在浴缸中到处都是——不是人的骨头，更像是猫狗、老鼠或是鸟类的尸骸，但即便是这样，数量还是太多了，要积攒下这么多骨头究竟要杀死多少小动物？

骨头全部被肢解过，并不是单纯地丢入浴缸任其腐烂而已，而且骨头上还有非常明显的牙齿留下的痕迹，可能是主人饲养了某种肉食类的动物，它的食物残渣则留在了浴缸中。

但是为什么不将这些残骸处理掉呢？或者有什么不能丢出去的理由？

由于认定了并非人类的骨头，耕司感到了一阵安心感，但是那安心仅仅持续了一瞬间，这个家中所隐藏着的深邃秘密震撼了耕司，令人毛骨悚然。

郁纪到这里来，究竟是为了什么？

“耕司，你在做什么？”

耕司的身体因惊讶而猛地转向背面，手电筒的光芒照亮了郁纪面无表情的脸。

“耕司，你是非法入侵啊。”

“你不也一样吗……”

压制着猛烈跳动的心脏，耕司勉强挤出了反问。郁纪向浴室里看了一眼，若无其事地关上门，似乎没有看到任何奇怪的东西，他对耕司说道。

“我和这家人是熟人，只不过是受托来找点东西。”

“什么时候认识的？到底是什么人？”

“以后会介绍给你的，可以说是我的恩人吧。”

郁纪看都不看耕司一眼，再次打算离开房间。

“喂，郁纪……难道你最近这么奇怪就是和这个家伙有关？”

郁纪在玄关旁停下，抬头瞥了一眼耕司，冷漠的眼神令追上来的耕司不禁呆立在原地。

“耕司，你是跟踪我过来的吧？”

完全无话可以解释，耕司在郁纪尖锐的视线下忍不住吞了一口唾液。

“这样让我很头疼，以后希望你不要再做了。”

接下来郁纪一言不发地快步离开了房间，留下耕司一个。

在这一刻之前，耕司的心中还残留着对郁纪这名挚友的感情，但是现在，只有防佛冻僵一般的畏惧感留在耕司心中。

自己所熟悉的那个名叫勾坂郁纪的人是不是已经消失了呢？刚才用冷漠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人，也许是有着郁纪外壳的其他什么东西吧？

在回家的路上，耕司终于认真地思考起这种荒诞的可能。

12

碍事的家伙……为什么要干涉我？

如果只是礼貌地打个招呼我还可以忍受，但是若要侵犯到我的隐私，那就让人困扰了。

耕司那家伙总是会在关心他人时做得太过火，但是如果他再继续这样下去，我就要对他不客气了。正像沙耶说的那样，寻找奥涯教授要尽可能秘密地进行，必要的时候说不定有必要封住耕司的嘴。

“请等一下，勾坂先生？”

正打算回家的我突然被令人汗毛竖立的声音叫住，尽量保持冷静地回头望去——一团不停蠕动着的肉块以鼓出的眼球瞪着我。

“晚安，勾坂先生，现在回家了吗？”

“嗯，是的……”

我知道，那团肉块是我的邻居，名叫铃见的中年男子，职业似乎是画家，每天都在家里工作。事故发生前和他的关系也只是普通的点头之交而已，为什么今天会突然和我打招呼？

“一个人生活习惯吗？”

“嗯，托你的福已经习惯了。”

“会有很多不方便的，加油喔。”

“嗯，多谢你了。”

我敷衍地答道，他究竟是想做什么？说教吗？

“这么大的房子，一个人还是会有些不方便，有没有请佣人打扫呢？”

“嗯……我还是学生，存款有限，雇佣佣人实在是有点浪费。”

蠢笨的肉块还想继续说下去，但是光看着它就让我非常不愉快了。

“不过，这么大的院子一个人打扫很辛苦吧？不介意的话我也可以来帮忙。”

“没关系的，我一个人也可以好好照顾自己。”

原来如此，是因为我家院子糟糕的模样连累了你家的美观吧，真是庸俗的想法。我说了几句客套话，向家门退去，而这段时间里，铃见的视线一直不停地纠缠着我。

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干涉我？

真想到没有人的地方，和沙耶两个人一起生活。



看着逃跑般躲进家里的邻居青年，铃见洋佑只能用叹气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那个态度太令人气愤了，一边和人说话，一边像看到了什么脏东西一样不停地将视线移开。在事故发生前他似乎并不是那样的，虽然有点内敛，不过却是相当礼貌的普通青年。

是因为事故导致的神经紧张吗？这样发展下去很容易出现精神疾病啊。

晚餐时坐在桌边，洋佑的脑海中仍然在回忆和勾坂谈话的情景。

“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唉……我今天遇到邻居那个孩子了。”

“邻居的，郁纪哥哥？”

“嗯，院子的事情和他说了。”

“是啊……怎么说，至少也要处理一下那股味道啊。”

从邻居家飘来的恶臭与日俱增，但作为邻居的铃见家一直尽量忍耐。

“草丛中可能有死猫吧？不过这么久都没有发现那股气味吗？”

“难道是把生鲜垃圾丢在后院里？”

“不至于那么离谱吧……”

“不……现在他的样子很古怪，每天都把窗户紧紧关着，干什么都不知道，到底是在家里做什么呀？”

“大哥哥，脑袋坏了吗？”

“博美，不可以这样说哦！”

“也许博美说的没错，他的样子真的有点奇怪，说不定是什么偏执狂之类的。”

“那没什么关系吧？”

“如果能早点意识到去看医生，大概没什么事吧……”

13

下午两点，对铃见洋佑来说是人生中最充实的时间。

把妻子和女儿送出门后，在中午前打扫完家，悠闲地吃完一顿午饭，终于该面向画架了。

不过，开始在调色板上调色的时候，洋佑突然感到口渴，看来该为冰箱补充一点果汁了。

漫不经心地考虑着去超市的事情，洋佑朝楼下的厨房走去。这时，一阵微风突然擦过了后颈，洋佑紧张地停了下来，没理由会有风吹过，家里的窗户已经都关上了。

寻找着风的来源，洋佑走进起居室。一股恶臭从隔壁的勾坂家飘来，连接着两家院子的玻璃窗敞开着，异臭一股脑地涌进了收拾得一尘不染的家中。

安全锁旁边玻璃上开着形状奇怪的孔，像是被什么药物溶化而形成的，有人从孔中伸入手打开了窗户。

愤怒，然后是恐惧感俘虏了洋佑，他小心搜索着家中，拿起了桌上的烟灰缸以防万一。

进来的人到底去哪里了呢？最可疑的地方应该是客厅。

做好了心理准备之后，洋佑推开了客厅的门。铺满了榻榻米的日式房间中空无一人，也没有人进来的痕迹，洋佑终于感到一阵安心，但就在这同时，他的脚踝被一股冰冷黏滑的东西抓住而摔倒在了地上。

抓住洋佑的那双手——究竟能不能把这种东西称为手呢？——从客厅的沙发底下伸出来，入侵者就藏在那个狭小的、与地面间隙不到5厘米的空间里。

那绝对不是人类！

没有等洋佑发出惨叫，一堆触手般的东西便流入了他的耳中。

14

洋佑从昏迷中慢慢恢复了意识。

他战战兢兢地睁开了眼睛，却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场噩梦之中。先前袭击自己的黏湿而冰冷的东西覆盖着整个客厅，恐惧感迅速击溃了他的理智。

洋佑慌张地将黏在自己身上的那东西丢开，却因为用力过猛而从躺着的地方滚了下去—— 应该是床吧？

地板上细长的纤毛和黑红色的肉球立刻将洋佑的手指缠了起来，或许是心理作用，地面还在发出阵阵律动。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为什么会被带到这里……

洋佑竭力忍受着周围令人作呕的景象，在布满了肉膜的房间中寻找出口，但是外面的走廊、房间，……结构与洋佑的家一样的这个地狱中到处都是类似的景象。

直到看到自己在画室中摆放着的以骨架搭成的画架之后，洋佑才相信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噩梦，他一边痛哭着，一边将周围的东西一件件砸烂，碎片刺伤了洋佑的拳头，带来剧烈的疼痛，但他仍没能从噩梦中醒来。

如果不是噩梦，这会是什么？

将所有力量用尽后，洋佑无力地蹲在地上抽泣，徒劳地向从不相信的神明祈求。

楼下的开门声突然传入洋佑的耳中，随之而来的是沙哑恶心的鸣叫声，他不禁开始发抖，是那个家伙，那个怪物又来了……

“爸爸，我回来了，肚子好饿啊……”

“看来不在家，是去买东西了吧。”

伴随着黏黏的脚步声，某种东西正走上楼梯，洋佑慌乱地用发抖的手在地上摸

索，抓住了刚才被他折断的画架碎片。

“洋佑？在吗？”

怪物的嘶鸣声渐渐迫近走廊，洋佑屏息静气，躲在房门的死角埋伏起来。如果这次再被那怪物抓住，可能真的会被吃掉。

门被缓缓推开……

洋佑发出一阵夹杂着恐惧的怒吼声，用手中的尖棒向开门的东西挥去。被洋佑击中了要害，浑身裹满浓稠粘液的异形发出了阵阵惨叫，痛苦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

“呜啊啊啊啊！”

报复的快感瞬间战胜了恐怖，洋佑双手举着尖棒不停地狂刺，怪物痉挛着发出了越来越细微的叫声，触手像是想要抓住什么似的伸向半空。

“死吧！死吧！死吧！”

洋佑不停地用全力捣下去，不停的、不停的……终于，怪物的呻吟声渐渐停止，当它不再蠕动后，洋佑平复了一下呼吸，从异形中将尖棒拔出来。

“……爸爸？”

小小的鸣叫声让洋佑回过神来，还有一只比刚才那只小得多的异形从楼梯那边探过头来。

还有吗？这只看起来比刚才那只还弱。

洋佑的嘴角露出屠杀后带来的近乎癫狂的笑容，手握尖棒走向第二只猎物。如果杀光这些怪物，或许噩梦就会结束也说不定，一想到这个，杀意就迅速膨胀起来。

洋佑在餐厅抓住了一边惨叫一边逃跑的怪物，和刚才一样，他骑在异形小小的躯体上，不停地挥动尖棒，直到丑陋的肉块连形状都难以看清才停下来。

然而，世界仍然没有恢复原样。

洋佑踩着轻飘飘的步子走到街上，顿时发出了绝望而凄惨的笑声。

天空、街道、地面……全部都是噩梦的世界，恶臭而污浊的空气充溢在周围，没有一点可以逃避的预兆。

这时，洋佑最后的理性也彻底被击碎了。

“你好，大叔。”

被正常的少女的声音所呼唤，洋佑回过头来。在邻居勾坂家门前站着一个肌肤雪白的少女，在这个污秽的世界中，她的存在显得尤为耀眼美丽。

15

连续几天在奥涯教授家搜索，我终于有了成果。

抽屉内侧的缝隙中夹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三张景物照片，虽然我目前还无法分辨出那些景色的模样，不过似乎是建筑物的外观。每张照片后面都写有之前听都没听过的地名，长野县M村、枥木县S町、静冈县H町，可能是很少有人去的偏僻之地。

照片角落上的日期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了，为什么会拍下这些建筑呢？我是无法明

白的，不过沙耶应该会知道什么吧。

和平常一样带着期望的心情回到家中，我立刻发现大门是敞开的，这种事已经是第二次了。

刚走进玄关，我便听到沙耶的惊呼声从厨房中传来。

全身的血液一瞬间凝结，我顾不上脱鞋就朝屋内冲去。

怪物正在我的家里，企图袭击柔弱的沙耶。从心底升出的愤怒在刹那间控制了我，黑色的、充满了恶意的愤怒。

我以自己都难以想像的冷静毫不犹豫地拿起了厨房案板上的菜刀，二话不说便砍掉了怪物头顶的一部分。

怪物发出凄厉的惨叫，它放开沙耶，挥舞着触手想要远离我。

我冷静地抓住了触手，对着那摊面容不清的肉块一次次地挥动着菜刀，每一次刀刃割裂怪物的身体，都能听到它的惨叫，而我的愤怒只是更加强烈。

当我恢复理智之后，才发觉自己正用手上的菜刀将怪物的骨头剁的咯吱作响，怪物已经不存在了，它的残骸分散到了四面八方，取而代之的，沙耶努力压抑着的哭泣声传入我的耳中。

“沙耶……”

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安慰她，抱紧了蜷曲在一起的纤细身体。一瞬间，沙耶非常害怕地僵硬了，但发现到是我之后，便“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并抱住了我。

“郁纪……好害怕，我好害怕啊……”

没能好好保护沙耶是我的责任，我只有更紧地抱住她。

“对不起，对不起……”

沙耶一边抽泣，一边不断地道歉。

“不是沙耶的错，不是你的错。”

“不是的……这都是我造成的……”

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你做了什么？”

“我，改造了这个人的大脑……”沙耶用哭肿的眼睛看了一眼散落在周围的肉块，“把这个人的大脑改造成了和郁纪一样的状态，可以看到和郁纪相同的世界……”

我努力地理解沙耶的话。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有一种天生的能力，可以调整、改变生物体的组成……”沙耶终于平静下来，开始用镇定的语气向我解释。

“不过因为生物太多样了，不好好研究是不知道该修改哪里才好的。前几天我从医院偷偷把郁纪的病历取了出来，郁纪的大脑的问题我在调查后已经明白了，所以就用另一个人当试验品，把他改成了和郁纪一样的状态。”

“为什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想要大家向郁纪一样，温柔地对我……就是这样。”

沙耶的眼中露出了一丝孤独与悲哀的神色，紧紧地攥住了我的胸。

“但是尽管如此，这个人完全不温柔……”

沙耶委屈地又一次落下了泪水，在我的怀中低声抽泣，轻柔地安抚着她，我的脑中也渐渐变得一片空白。

沙耶——这个少女究竟是什么人？事到如今，我已经越来越无法弄清这个问题了。

但是，至少现在，有一件事我可以完完全全地肯定。那就是沙耶弄错了的……她在一开始就误解了的事实。

“我温柔地对待沙耶，是因为我遇到意外，有缺陷……你是这样想的吗？”

“……嗯。”

“不是那样，那只是开始而已。我和沙耶相遇了，然后两个人一起相处到现在，感情一天一天地积累，才会建立起现在的关系，明白了吗？”

“郁纪……”

“从那天开始，因为一直有沙耶陪伴着我，所以我才会变成对沙耶温柔、重要的人，你一直误解了。”

更多的眼泪从沙耶眼中涌出，但是这一次，她的面颊上出现的却是温柔的神情。

“明白了，刚才郁纪说的话我都明白了。”沙耶一边哭泣，一边露出了雨后天晴般的笑容，“沙耶只有郁纪一个人，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别的郁纪了……”

那时候，沙耶对我来说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

对沙耶来说，我也是世界的全部。

现在，这个世界就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世界。

对了，我还没有对她说过深藏在心底的话，那是一旦出口就不可违背的誓言。

“沙耶，我对你……”

“等一下。”

沙耶把手指放到我的嘴唇上，打断了我的话。

“郁纪，这之前我有一件事要确定，是你所希望的事情。”

“我希望的……？”

沙耶点点头，用一反常态的严肃神情打量着我。

“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将人体进行重组，而且已经得到了证实，所以……”沙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现在我可以将郁纪的大脑变回原来的样子。”

“什么？”

到现在为止，我从未对自己还能被治愈这件事报以希望，而那句话就这样从沙耶的口中流淌了出来。

“把对那个人做的事情反过来在郁纪身上重新来一次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大脑中斟酌着沙耶这些话的意味。

“所以，郁纪……请告诉我，你想不想回到原来的正常生活。”

我会怎么回答呢……如果是事故之后，第一次睁开眼面对那恐怖的世界的话……

但是，如果现在要我选择的话，毫无疑问，答案只有一个。

我望了一眼地上七零八落的怪物残骸，对沙耶问道："那个人是谁？"

"……不知道名字，是隔壁住的大叔。"

"啊，铃见先生。"

不久之前刚和我交谈过的人，就在刚才，我用这双手杀死了他。

但是我完全没有一丝愧疚和遗憾，那个作为人类而存在的中年男子早已被我丢到了另一个遥远的世界，我所杀死的，只是一只令人作呕的怪物罢了。

现在我的心中没有一丝疑惑，对于自己的双手沾上了鲜血的事实也不再介意了。

在那场事故中，我失去了无法再找回的事物，即便如沙耶所言恢复正常，那些事物也无法复原，就和名叫铃见的那个人的生命一样。

"沙耶，医生绝对治不好我这种异常是吧？"

"……郁纪？"

"但是你却能做到……沙耶，你不是人类吧？"

沙耶怀着复杂的表情低下了脑袋。

当一切都在我的面前扭曲变形的时候，只有沙耶一个人以正常的姿态出现在我面前，以前我总认为，只有她是特别的。但是事实并不是那样，她应该也和其他人一样，以与真实面目相差甚远的扭曲了的姿态出现在我的面前吧。

因为有现在的我，所以才会有现在这个样子的沙耶。

没错，我的内心早已想到了事实的真相，但是真正面对它，我却一点也不感到惊恐。

我站起来，走近被切碎的铃见的尸体，拾起地上的一片肉，果然是我和沙耶平时吃的东西。

"呐，这个看起来很好吃哦，要吃吗？"

"为我这样做……没关系吗？"

沙耶不安地问道。

"只要能和沙耶在一起，我就什么都不在乎了。"

我丢下菜刀和肉，再一次抱紧沙耶。

"现在可以说了吗？沙耶，我爱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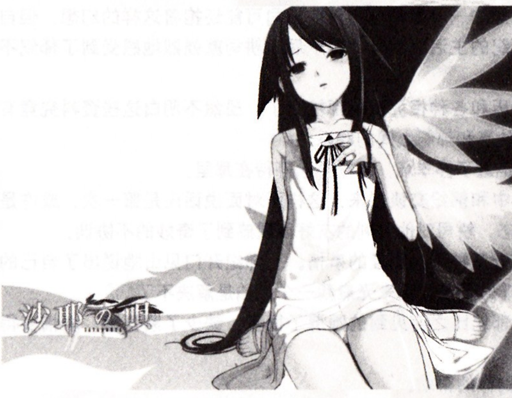
16

将一切都处理好后，我让沙耶看了那三张照片，三张照片都是相似的景色，山区中被树木围绕的独立房屋，在其中沙耶最为在意的，是一张背面写着枥木县住址的照片。

"爸爸说那都是别墅，住在那里的话就谁也不会发现了。"

从周围的景物来看确实是个回避人群的好地方，不过三处的数量未免也……

也许只是在购买前作为参考而将三个地方都拍摄下来而已，这样想的话，沙耶惟



一知道的那个地方无疑是最值得一去的。那栋别墅位于栃木县S町，从东京开车过去的话大约需要三个小时。

“你父亲在那里的可能性有多大？”

“以前我打过电话过去，不过没人接，我想可能不在那里吧。”

但是，也许最近去过那里也不一定，作为目前惟一的希望，我决定还是赌一把。

“明天我去那里看看吧。”

“啊？但是那里……不觉得太远了吗？”

“我会很快地过去就回来，半天的时间就够了。”我微笑着抚摸沙耶的头，“稍微忍耐一下吧，沙耶不也很想快点找到爸爸吗？”

沙耶犹豫了片刻，好似非常担心地说道。

“爸爸的事……还是算了吧。”

“……也可以，但是……他是你父亲，你难道不担心吗？”

“没关系，我已经有郁纪了。”沙耶像是渴求温暖般向我靠过来。“虽然说是爸爸，不过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他教给了沙耶各种事情，不过……只要有郁纪就够了。”

“但是我还是想见一见奥涯教授，我想更了解沙耶，很想见见除我之外也很了解沙耶的人。”

“原来是这样啊……”沙耶似乎觉得很新奇，微微侧着脑袋思考起来。

在我的脑海中，奥涯教授的事情和其他事情渐渐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计划。如果能在别墅找到教授当然很好，即便找不到，那个地方也可以派上一些别的用处。

17

这一天，对耕司来说是充满了意外的一天。

上完最后一节课时，正赶着去和瑶一起吃饭的耕司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看到来电人姓名的同时，耕司惊呆了。

是郁纪。

一周以来郁纪都明显地回避着耕司和瑶，这种突变绝对不同寻常，或许郁纪现在

终于有了想要和自己沟通的想法——如果在不久前耕司可能还抱着这样的幻想，但自从几天前和瑶一起拜访了郁纪的主治医生丹保凉子后，耕司就强烈地感受到了郁纪不愿为人所知的另一面。

据凉子所说，郁纪的病历和各种相关资料都被窃了，虽然不明白这些资料究竟有什么用处，但是不能排除这件事和郁纪之间的联系。

按照郁纪的要求，耕司走进了停车场，郁纪早已等待在那里。

自从在奥涯家的空屋子中和郁纪交谈以来，这样面对面说话还是第一次，或许是因为想到那天晚上郁纪的神态，耕司对他此刻的友好表现感到了奇妙的不协调。

“之前我说过不得不调查各种有关奥涯的事情。”郁纪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要求，“不过目前状况变得非常复杂，看来光靠我一个人怕是解决不了。”

与其说是友善，不如说郁纪比之前见到的圆滑了很多，缺少了紧张感，表情变得温和起来。

“耕司，所以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今天到底是吹了什么风啊。”

将疑惑藏在心中，耕司嘲讽道。

“你不是也很关心这件事吗？与其我们俩分开各找各的，倒不如一起合作来得更有效率。”

虽然面露微笑，但耕司似乎从郁纪的眼眸深处看到了隐藏的恶意。

“总之，今天必须要使用交通工具，可以坐你的车吗？”

原来是这样，由于那场事故，郁纪的车变成了废铁，只能拜托他人也是正常的。

耕司打开车门让郁纪坐进助手席，自己坐到司机席中。

“那么，到哪里去？”

“枥木的北方，那须高原附近。奥涯教授的别墅，他可能住在那里。”

意识到自己被要求前往100公里外的地方时，耕司不由得感到了阵阵惊诧，但是如果让郁纪一个人前去的话，他反倒会更加担心。

事到如今，耕司只好下定决心。

“回到东京的话也是深夜了吧……”

“不好意思，让你费心了。”

耕司启动引擎驶出了停车场，虽然郁纪嘴上说着客气的话并保持微笑，但若仔细一点便可看出，那是如同面具一般毫无感情的笑容。

18

午休时分的学生食堂中，只有瑶一个人坐在餐桌旁，她无聊地拨动着已经变冷的饭菜，视线在穿梭的人潮中寻找熟悉的身影。

今天并没有约好和耕司一起吃饭，他没有来也不奇怪，如果是以前，耕司不来的时候就可以同青海、郁纪谈天说地，但是现在，青海和郁纪都不在。



瑶实在提不起食欲，青海的失踪一直折磨着她。

昨天和耕司一起去T大医院后瑶才知道，原来青海是去找郁纪之后失踪的。为什么她会去找郁纪呢？难道是因为无意中看到了庭院里发生的事？

想到这里，瑶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心痛，虽然都只是假设而已，但如果自己想的没错……那么青海之所以出事就都是自己的错。

就在此时，电话铃声从口袋中响起，将瑶从还会持续许久的自我厌恶中救了出来。

是一条短信，没有标题，发件者是——

青海。

瑶吃惊到忍不住叫了出来，但是打开短信，里面的内容却让她困惑。

“你对勾坂感兴趣吗？是的话现在就来郁纪的家，一个人，不要告诉别人！”

从内容来看完全不是青海的风格，但是发信人确实是青海。

“青海，是你吗？你现在在哪里？”

瑶深吸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斟酌着给对方回信。

“见面的时候就知道了，一个人来，不要告诉别人。”

短信中又一次强调了让瑶一个人前去的要求，这已经超出恶作剧的范畴了，发这条短信的人绝不是青海，一定是有什么人拿到了青海的手机。

瑶不安地小声抽泣起来，一直以来都被别人好好地保护起来的她从不曾面对过这样不合常理的的事情，她很想打电话和耕司商量，但是不久前瑶才刚刚打过，耕司的电话在没有信号的地方……

说不定发短信的人现在正隐藏在附近的某个地方，监视瑶的一举一动。

瑶不停地在自己的心中进行激烈的斗争，她既没有一个人前去的勇气，也无比痛恨之后会因此而后悔的自己——这种懦弱的性格真是太讨厌了。

但最终，瑶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午后的住宅街可以用寂静两个字来形容，不知道丢弃在哪里的生鲜垃圾散发着一股令人不愉快的恶臭。

瑶在勾坂家门前站定，按下了门铃，没有人回应。

瑶当然不知道，一周前的黄昏，青海也曾站在同样的地方按下门铃。

电话在瑶没有注意的时候又响起来。

“现在进来吧，门没锁。”

又是署名青海的短信。

瑶颤抖着环顾了四周，她果然正被什么人监视着。仔细寻找监视者的时候，勾坂家二楼的一扇窗户吸引了瑶的注意，窗帘被人稍微拉起来了一点，在观察瑶的人正在勾坂的家里。

懦弱的瑶毫无反抗之力地被短信操控着，乖乖走进了屋里。

虽然是白天，但是关上了窗户的室内仍然昏暗，刚一踏入玄关，瑶就嗅到了一股强烈的臭味。

郁纪的鞋子不在家里，他似乎出去了，但是门后的一个鞋箱吸引了瑶的视线——一双眼熟的鞋子被随意地丢在里面。

仔细观察后，瑶无比确定那就是青海的鞋子，难道青海就在这里？

瑶立刻掏出手机，拨通了熟悉的号码。

电波从最近的中继站绕了一圈，终于……

铃声在房内响起来，毫无疑问，那是青海的手机。声音是从二楼传来的，一直和瑶发短信的人果然就在刚才那个窗帘被拉开的房间里。

铃声仅仅响了几声就被粗暴地切断了，对方很了解瑶的意图。

瑶紧张地迈着小步向二楼走去，因为过于害怕，她不停地幻想这仅仅是一场恶作剧罢了——当她进入房间后，勾坂、青海、耕司都在那里一起大笑——瑶努力地这样想像，如果不这样的话，她一步也无法继续前往。

拖着因为颤抖而几乎无法行动的双腿，瑶终于来到了楼梯的尽头，踩到了二楼的走廊上。

迎接瑶的只有意料之中的沉默，黑暗的四周中飘散着不祥的恶意。

“青海……是你吗？勾坂？”瑶无力地哭泣着，一步一步慢慢前进，“出来吧……求求你们了，这样太讨厌了……”

黑暗中浮现出了一扇半开的门，那个人应该就是在这间房里监视瑶的。

瑶慢慢地将门打开。

除了令人难以呼吸的潮湿恶臭之外，房间里什么人都没有。

“够了……不要再这样……”

已经到极限了，就连一步也无法迈出了。

或许对方等的就是瑶精神与体力都完全枯竭的这一刻，一团柔软而强韧的东西从背后扑上来缠住了瑶，瑶用自己也不敢相信的音量高声尖叫出来，拼命想要挣脱那东西的束缚，但得到的却只是更紧的缠绕。

瑶的意识渐渐远去，在超越了人耳所能分辨极限的领域中，她听到了一个少女在自己耳边低声细语的声音。

“你喜欢郁纪吧，想把我的郁纪偷走吧？”

“不过，我不会杀死你的……”

19

在东北高速公路经过宇都宫的时候，空中飘下了白雪。

坐在助手席的郁纪望向远方沉默不语，心不在焉地虚度着时间，也借此机会，耕司才得以在一旁观察郁纪。

耕司想要知道，现在的郁纪所散发出的危险信号究竟来自于哪里，为什么现在主动接近自己的郁纪比起之前躲避众人的郁纪要显得更加遥远呢？

从他那若无旁人般的放松神态来看，只有一个可能可以解释，那就是郁纪已经完全封闭了自己的内心，旁人只能接触到他的表面，再也无法碰到内心的深处。

一路上，耕司尝试向郁纪问起青海的事情，郁纪则以与自己无关的冷漠态度回答之前和耕司说过的千篇一律的话，令耕司再一次感到自己的无力。

眼前的那个男人，也许只是拥有勾坂郁纪的外形和记忆吧，实际上说不定早已是另一个人的人格了。

从高速公路下来后，不断飘扬在空中的飞雪也渐渐停住了，不过由于这里附近已经进入降雪期，山中的树木上都挂上了银白色的冰晶。

转入弯曲而狭窄的山路之后，耕司就开始有些后悔自己没有给轮胎装上防滑链的错误决定，他只好小心翼翼地换着档，借助不甚可靠的导航仪指引，在完全陌生的山路上前进。更令人不安的是，这次旅行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耕司仅仅是对照着照片上的景色，寻找相似的山路而已。

“奥涯教授的别墅真的建在这种地方？”

“奥涯教授就是喜欢这种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听到这样的说话，耕司对奥涯这个男人的印象又差了一点。

发现那条隐没在森林中的私人小路的人是郁纪，可能是已经很久没人走过了，小路上长出了许多杂草，荒芜得像是野兽出没的兽道一般。不过对比照片上的景色，似乎确实是这一带没错。

带着强烈的不安，耕司将车驶入了那条小道，山中的暮色降临得非常早，周围很快便渐渐被黑暗所笼罩，寂静的森林中除了轮胎碾压在积雪枝条上的咯吱声之外，就没有别的声音了。

在不吉利的静谧中，耕司感到了当时和站在无人的奥涯家前一样的不协调感，如果继续向前的话，就会进入无法回头的领域——直觉这样告诉耕司。

不久，一座和照片一样的建筑物出现在面前，郁纪不发一言地从车上下去，向别墅走去。

实际见到了那座别墅之后，才感觉到照片应该有一些年头了，实物的别墅在风雪中看起来简直和废墟一样。

正门似乎上了锁，不过郁纪仍毫不犹豫地一脚踢开了门。室内散发出一股霉味，非常昏暗，不用检查就知道已经很久没人居住了，郁纪打开了台灯，开始粗鲁地搜查房间。

事实上，搜查这里并不需要多久，家具和生活用品都非常少，房间里几乎什么都没有。惟一能看出有生活过痕迹的地方只有厕所、浴室、卧室和厨房，这个别墅的主人似乎除了基本的吃饭与睡觉再也没有其他的活动。

耕司一边在脑中思考着这些问题，一边走出房门来到外面的院子里，在阳光渐渐离开大地的现在，地面上的积雪像枯骨般惨白，仿佛散发出阵阵磷光，让耕司产生了被隔离于现实世界之外的不安感。

走廊的一侧有一扇一半埋入地底的门，门里是一间已经多年没人使用过的锅炉室，架子上的食物早已过了保质期，看起来比起东京的那间房子更久无人问津。

说不定奥涯可能会在这里的情报根本就是错误的……

失去目标的耕司沿着别墅的墙壁试着走了一圈，突然注意到了背面的后院。

后院比起前面的院子更加荒凉，空地上建起的木屋已经完全成为了菌类的养殖地，在木屋旁，还有一个石质的圆形水井。

耕司小心翼翼地靠近井口，滑轮和井绳当然是没有的，就连水也早就干涸了，大约10余米深度的井中除了黑黝黝的淤泥之外什么也没有。

结果，就像别墅中一样，屋外也没有任何值得一搜的地方。

站在井边，耕司开始思考奥涯在这种深山中购入别墅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隐蔽自己的住所？或是掩藏起某些不能暴露于世人眼中的东西？

一瞬间，耕司想起了T大的那个女医生，在上次见面时，他们聊到过关于奥涯的话题，虽然名叫丹保的医生对奥涯的事缄口不提，不过耕司觉得自己有必要把自己来到了奥涯的别墅这件事告诉她。

从口袋中掏出手机，耕司拨通了丹保凉子的电话，信号很差，虽然接通了，但从话筒中传来的却是答录机的声音。

耕司有些失望，不过趁着郁纪不在身边的机会简明扼要地用留言说明了事情经过——陪伴郁纪来到别墅的事情以及详细地址和门牌，然后挂上了电话。

事实上，关于究竟能否相信丹保医生这件事耕司还有疑惑，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考虑这些事的时候了。

对了，瑶现在怎么样了？

想到今天一天都没有和瑶见面，也没有告诉瑶前往栃木的事情，耕司立刻接通了瑶的电话。

呼叫音响起了许多下，但是却没有人接起电话。

正当耕司打算放弃的时候，电话接通了。

奇怪的声音第一时间从电话另一侧传到了耕司耳中，不是机器的声音，而是夹杂了杂音的人类的声音……

像是有谁在遥远的地方痛苦地呻吟、哭泣着……

“喂？津久叶？是津久叶吗？”

“……是谁……”

虽然有人回应，但是却不像是瑶的声音，那声音中充满了痛苦，不时伴随着嘶哑的呻吟。

“我是户尾耕司！你是津久叶吗？出什么事了？”

莫名而强烈的不安让耕司忍不住颤抖起来。

“我被……怪物，袭击了……身体被……”

“到底发生了什么？喂？津久叶？你没事吧？”

电话另一侧的声音确实是瑶，她似乎已经陷入了精神错乱的境地，不断地说着语义不详的话。从艰难地吐出的每个字的间隙中，耕司可以感受到她正忍耐着剧烈的痛楚。

“腐烂了……皮肤，裂开了……啊啊啊！”

不行，完全无法理解这些话的含义，绝望感如巨石般沉重地压在耕司的肩膀上，在相距100公里外的东京，可怕的事情正降临在瑶的身上，除了听之外，耕司没有任何办法。

“救我……耕司，这个……身体……”

“津久叶！快叫警察！快叫人来！”

“……不要啊……这个身体，根本……不是，人啊……”

瑶剧烈地咳嗽着，并不时传来呕吐的声音。

耕司呼叫瑶的声音由愤怒变成了绝望，瑶现在所面对的难以想像的恐怖处境侵蚀着耕司的理性。

就在这个时候。

来自一旁的攻击突然打掉了耕司的手机，耕司这才注意到偷偷靠近自己的郁纪的身影。

刚打算怒斥对方，耕司的下颚突然被郁纪紧紧按住，向井口的方向推去，耕司拼命挥舞着手臂反抗，但不利的姿势使他无法使出全部的力气。

眼前的景物突然间变得暗淡，耕司被推进了深深的井中，背部受到了猛烈的撞击，随之而来的是涌入口中的污水。

如果不是井底的泥泞降低了冲击力，耕司现在说不定连站也站不起来了，但是对处于现在这种境地的耕司来说，实在是无法感谢这种幸运。

想要大声地咒骂郁纪，不过耕司的声音却仅能在井中回荡，渐渐变得微不可闻，相反，郁纪的高声大笑则是那么清晰地传入了耕司耳中。

“打断了你的通话真不好意思，好了，该回去了。”

一边嘲笑着束手无策的耕司，郁纪将耕司的手机抠掉电池，丢入井内。

“你这家伙，到底想做什么？”

“如果跌下去的时候就摔死，接下来你就不用再受苦了，耕司，你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

郁纪是认真的，事到如今，耕司只能这样相信了。

突然之间翻脸的郁纪正挂着充满了恶意的笑容，那个笑容所面对的并不是耕司，而是在脑海中描绘着朋友死期而浮现出的微笑。

耕司用手在周围的井壁上探寻着，但是到处都光滑无比的石壁上并没有可以让他攀爬上去的地方，寄希望于此完全是徒劳。

“为什么……”

各种理由涌入了耕司的脑海中，但是尽管如此耕司还是无法理解。为什么郁纪要杀死自己，仅仅是因为自己干涉了他的事情？

“其实我现在没有什么一定要杀你的理由，不过，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说不定你就会干出妨碍我的事。现在难得来到这么荒凉的地方，所以顺便……明白了吗？”

“顺便？就因为……这种理由？”

“你真的那么想知道去死的理由吗？”

郁纪用冷得要结冰的语调说着让耕司震惊的话。

“耕司，人去死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我的父母死去就没有理由，我也差一点就那样了。”

“你简直是胡说八道！”

“如果你真的想要什么理由，就自己一个人慢慢考虑吧。反正在井底，你的时间多的是。”

郁纪的脸从井口消失了，耕司和外界惟一的联系，干脆地离开了这里。

“郁纪！郁纪！津久叶她出事了！喂！”耕司大声地叫喊着，期待郁纪有一丝改变心意的可能，“郁纪！听到没有？快回来啊！”

时间一点点地流逝，天空渐渐变成了和井底一样的暗色，耕司已经无法辨认井口的轮廓了，外面没有任何声音传来，郁纪应该早就离开了吧，尽管如此，耕司还是不住口地大声呼救。

一旦停下来，自己就会慢慢地被绝望所俘虏，这一点他再清楚不过了。

20

心情爽快到了极点。

就像是完美地将困扰着自己的难题解决，或是将拼图的最后一块准确无比地放入相应的位置一样……就是这样的快感。

我杀了人，在谁也不知道的地方，神不知，鬼不觉。

沿着覆盖了积雪的山路，我独自一人走向市中心，因为心情愉悦而不觉得疲倦。如果要说惟一让人遗憾的，就是无法驾驶耕司的汽车返回，不过如果那样做的话，就不是完美的犯罪了。

当发现别墅的偏僻程度后，我就在脑海中构思了这个计划，干涸的深井——哪里还会有比这个更好的杀人场所呢？我只能认为幸运之神是站在自己这边的。

不过，刚才耕司似乎正在和瑶通话，虽然瑶并不是什么会主动行动的人，但即便有一点给我和沙耶造成麻烦的可能也不能疏忽，解决掉瑶也是越早越好。

乘车回到东京的全程，我都在思考如何除掉瑶的问题，将她单独约出来没那么容易，自从上次对她说了那些话之后，瑶就始终对我保持着警觉，而且，想要解决掉她的话，还需要另外寻找一个适合的场所。

算了，与其一个人烦恼，还不如和沙耶一起商量。

到家之前，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好方法了，只好暂时放弃。

不过目前最麻烦的耕司已经被我一个人解决了，这已经算是让人满意的结果了。

即便是有人报警，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耕司的意外和我有关系，这真是一次再完美不过的杀人。

回到家里，沙耶立刻热情地迎接了我。为了除去连夜跋涉的疲劳，我浸在浴缸里，向沙耶讲述了昨天的所有经历。

“不过回来的时候，山里的温度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穿这么少去太失策了，晚上差一点冻死呢。”

“把那个耕司的衣服抢过来，穿厚点不就好了？”

“喂喂，耕司掉进了井底，衣服也一起在井底啊。”

沙耶不好意思地笑着吐了吐舌头：“那么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津久叶瑶咯？”

“嗯，和耕司的失踪还有我有关系的人只剩下她一个了，把她也解决我就放心了。”

沙耶用意味深长的眼神瞥了我一下。

“其实呢……我已经差不多要完成了。”

说着，沙耶把我从浴缸中拽出来，让我紧紧闭上眼睛，没有听到她的话就不要睁开。

虽然不知道她究竟在做什么，不过我乖乖地遵循她的要求，按着沙耶的引导爬上了二楼。

在仅有我们两人的家中，突然传来了一声细微的呻吟声，这突如其来的声音使我惊慌起来，而沙耶则镇定地抚摸我的手腕，让我放心。

继续向前走去，那声音也随之越来越清晰，是女人的哭泣声，沙耶把什么人带进了家里的楼上？

不……

我突然间注意到了最为关键的地方。

哭泣的声音？

能以人类的形态将那种感情传达给我的人，不是只有沙耶一个吗？

尽管看不到，但很清楚地知道沙耶将我带进了卧室里，那个发出哭泣声的东西就在面前，更加奇妙的是，我并没有感觉到那种让人无法忍受的人类的体臭。

“好了，郁纪，睁开眼睛。”

按照沙耶的要求睁开眼睛的我在震惊中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津久叶瑶，以人类的形态出现在我面前，柔弱的身体不断地瑟瑟发抖。

没错，她正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津久叶瑶，不是那些腐肉般的怪物，而是我可以看到的人类。

“她很喜欢郁纪哦，所以我改造了她的身体，把她变成了郁纪喜欢的样子。”沙耶满意地扫视着自己的杰作，“她已经是我的同类了。”

“为什么要这样呢……”

听着沙耶天真的话语，我已经无言以对了。

“因为郁纪不是说过想要朋友或者家庭吗？所以，这是沙耶送给你的礼物。要说改造生物的能力，沙耶可是这个星球上第一的高手哦。可惜的是，因为是第一次做，花费的时间太久，所以她的精神已经崩溃了。”

在沙耶的解释下，我再一次重新审视全新的津久叶瑶，她的脸上保持着惶恐与懵懂交织的表情，似乎想要说话，但是却除了毫无意义的呢喃声之外什么也无法说出。当我走过去的时候，瑶慌慌张张地爬起来想要逃走，但是四肢却怎么也无法协调起来。

杀死津久叶瑶，直到不久前我还在为此绞尽脑汁，现在，这个难题却如此简单地解决了。沙耶并没有取走津久叶瑶的生命，但是却抹杀了她在社会上的存在。

对瑶来说，那是最残酷，也最邪恶的下场。

但是我却并没有因此而不安，反倒安心地进入了梦乡。

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勾坂郁纪了。

……我会和沙耶一起走到什么样的未知世界中呢？但我并不讨厌那种虚无缥缈的感觉。

我从床上爬起来，用指尖摸着沙耶的头发，忍不住轻声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如果沙耶睡着了，或者不想回答都没有关系，我并没有期待得到结果。

但沙耶却望向我，凝视着我的眼眸深处。

“虽然可能说不好……但是，蒲公英开花之后，它的种子会随风飞扬。”

“唔？”

“毛茸茸的种子离开了故乡好远，也许其中有一颗落在寸草不生的沙漠上，那时，那颗种子会怎样？也许这就是我……”

我专注地听着沙耶娓娓道来。

“虽然只有一颗种子，但是在某种契机下，它开始努力地将沙漠变得不再是沙漠……它也想加油，努力繁衍生长，直到把沙漠变成蒲公英田为止。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蒲公英的种子会有这样的决心？”

“……为什么？”

“因为在沙漠中，有惟一一个人爱着那株蒲公英，他对种子说，蒲公英的花真美啊。”

……

沙耶纤细的手指温柔地抚摸着我的脸颊，在那温暖的肌肤上，我感到了安心和幸福。

“我爱你。”

我抱住怀中的沙耶，然后我们安心地沉入了甜美的睡梦中。

21

死亡般的寂静和寒冷充斥着自己身处的世界，声音已经干哑，没有力气继续叫喊，就连思考能力也一起麻痹了。

耕司二十余年的人生如同走马灯般放映着，除了幸福快乐的片断，也有令人悲伤的过去，当然，即便是这样也比他现在所处的境地幸福。

小时候，和哥哥一起去采集昆虫，把蝴蝶都放进塑料袋，结果全部都在袋子中窒息的过去……

和青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照顾喝多了而吐在路边的她的过去……

还有在深夜潜水的时候，他潜至水底，抬头仰望那映在水面的月亮，远处传来汽车行驶的声音，在水底听起来是那么遥远……

突然，耕司的心底对那个场景提出了疑惑，自己曾经做过在深夜潜入海底的事情吗？

这点点疑惑将他从梦境中拉入了现实，耕司艰难地睁开双眼，但是，梦境中听到的声音并没有消失。

是汽车，汽车排气管的声音正从远处传来，接下来慢慢地停下，然后是车门的开关声。

这不是梦，真的有人来到了这里！

意识重新回到了耕司的身体中，他发出微弱的声音大声叫道。

“救命啊！有人吗？我在井底！”

自己的声音能让外面的人听到吗？那短暂的等待对于耕司来说仿佛经历了无限漫长的时间。

不久，井口探出了一个人的形状。

“户尾？你还活着吧？”

是个不太熟悉的女性的声音，但是在哪里曾经听过。

“等一下，我马上就过来救你！”

身影消失了，又过了几乎让耕司认为自己被抛弃的漫长时间，她才回到井口边缘。

“你受伤了吗？能自己沿着绳子爬上来吗？”

“怕是不能……”

对于动动手指都很费力的耕司来说，现在可没有力量去演出这种精彩的戏码。

“看来没办法了，我也先下去好了。”

随着那声音落下，一条结实的绳索被扔到了井里，来者顺着绳子小心翼翼地爬了下来，很快就和耕司一样踏入了井底的泥泞中。

“医生？”

没有想到，来救自己的居然是T大附属医院的医生丹保凉子，那确实是耕司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人。

和在医院见面时白大褂和紧身裙装的感觉不同，丹保医生现在穿的是厚厚的皮大衣和粗棉布制的牛仔裤，还有看起来很结实的登山靴，这是相当适合在山路上行走的实用服装。

随身携带的照明灯也并不是普通的那种，而是可以自由切换正面的大灯泡和侧面的小荧光灯进行照明的万能型，很明显是专业的救生用品。

丹保医生看着精疲力竭的耕司，苦笑着从口袋中掏出一个金属制的酒瓶。

“一口一口喝吧，会稍微好些的。”

不管怎样，打开盖子喝了一口，紧接着，耕司差一点被那烈到可以让舌头燃烧的液体呛到。

“这，这是什么啊？”

“高浓度的伏特加，提神的好东西，用来消毒也可以，还可以泼出去用来引火。”

丹保以淡淡的口气说着让耕司惊讶的话，他对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女性究竟是否和医院中的医生是同一个人产生了疑问。

之前曾看到的理智的、温柔的年轻医生的表情都消失了，现在凸现出来的是无比锐利的目光和像雕像一样冰冷的面孔。

“那个……医生你为什么会找到这里？”

“当然是因为接到了你的电话。”凉子瞥了问出愚蠢问题的耕司一眼，“正在搜索失踪人士的两个人给我留下那么奇怪的电话留言，之后又怎么也联系不上，认为发生了什么事是很正常的吧？”

即便这样，凉子的行动未免也太迅速从容了，不过，在凉子的提醒下，耕司想起了另外一件令人胆战的事。

“……津久叶？你和津久叶瑶也联系了？”

“嗯，她和你一样也联系不上，说实话，我还以为你也早就变成尸体了呢。”

是的，耕司差点被自己视为挚友的男人所杀。

愤怒和悔恨一下在他的胸中涌起，那是他无法接受的背叛，而且瑶目前也生死未卜，难道她也像自己一样被……

“冷静，在这里无论有多大的怒火都没用。”凉子冷冷地打断了耕司，用灯光照着，让他注意墙壁的一角，“注意到这个了吗？”

凉子所指的地方很明显地和周围的石头有着巨大的不同，凉子慢慢地移动着手掌，在旁边岩石的缝隙中，似乎留下了可以供一个人将手腕插入的空间。

“看来你真是掉到了一个不错的地方呢。”

凉子毫不犹豫地将一只手伸入缝隙中，伸手拧动里面的机关，一阵咯咯的声音从缝隙内部传来。之后，凉子轻轻推了一下颜色不同的墙壁，墙壁立刻像一扇门一样向里面滑了进去。

“……居然是这种机关，被耍了啊，之前来的时候都没有发现。”

“你之前来过这里？”

凉子对耕司的质疑充耳不闻，头也不回地走进井壁上出现的开口，体力渐渐恢复

的耕司也毫不犹豫地从后面追了上去。

“和上次见到你的时候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呢。”

凉子用带有讽刺的口气回答耕司。

“这里不是医院，你也不是患者，有对你使用‘职业笑容’的必要吗？”

突然，凉子停下了脚步，注视着地面上被尘土覆盖的一团绳索。

“……那是什么？”

“从井爬下来的那家伙的杰作。”

凉子捡起绳索，看了一眼后丢给耕司。

“用了两倍长的绳索，两端系在一起。将自己吊到井底后，只要切断圆圈就可以完全回收，不会留下曾下过井底的痕迹了。”凉子用灯照向前方，不到十米之外的地方，木制的大门紧紧关闭着。“那家伙就是用这个方法躲开了追踪者的眼睛，完全被他欺骗了！”

“医生，你刚才说之前来过这里……”

“嗯，不光是你和勾坂，我之前追踪奥涯也曾经来过这个别墅。如果没有其他出口的话，那家伙现在应该还在门里。”

一边说着，凉子一边将大衣解开，取出了放在大衣内侧的东西。

一开始，耕司并没有注意凉子究竟取出的是什么，直到看清那样东西，他才真正惊呆了。

是枪。

而且不是在电影中经常看到的小型手枪，而是切断了枪筒，使其能够缩短到可以随身携带的霰弹枪。

“那，那是什么啊？”

“1.2口径，霰弹枪。”凉子泰然自若地回答，仿佛被问道的只是香烟的牌子，“我没有随身携带枪支的资格，这种改造也违反了法律，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居然随身携带那种东西，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凉子露出了耕司迄今为止首次看到的阴暗笑容。

“在我知道奥涯的真面目之前，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善良市民，就连交通法规也不会违反……那时候如果有这东西的话，我真应该用它杀死奥涯，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你们可能也不会被卷入这场灾难，我对这一点非常抱歉。”

耕司只有静静地听着，这件事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范围。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结束错误，让你和你的朋友从泥潭中回来的手段，明白的话，就不要再说多余的话了，OK？”

耕司沉默地点了点头。

凉子走到木门前，用力地将门踢开了。

里面非常宽敞，大约有20张榻榻米大小，像是一间装满了各种东西的手术室。而房间里摆放着的奇怪仪器和物品，每一样几乎都超越了耕司的理解力。

用呕心的颜色织成的壁毯、仿佛某个未开化部落的雕像面具、雕刻精美的镜子、婴儿头颅般大小的水晶球……每一个都像是挑战着观看者生理厌恶感极限的设计。

在东京奥涯家中见过的珍稀书籍堆满了房间，至于墙壁上则密密麻麻地画着许多意义不明的图案和草稿一样的字。

“奥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观察着这间充满了恶意与诡异感的屋子，耕司忍不住提出了自己最感疑惑的问题。

“嗯，啊，就在那里。”

凉子聚精会神地翻阅着写字台上的文件，用手随意指向房间角落摆放的一幅中国式屏风。

……就在那里。

耕司抱着疑惑的心情穿过凉子所指的屏风，屏风的背面是一把安乐椅，坐在上面的人应该就是这个事件的中心人物，奥涯雅彦吧。

如今，他的尸骸已经在漫长的无人知道的时间中干枯萎缩，昔日的体型只能通过显得宽宽大大的西服来推测。

右边的太阳穴上留有一个小孔，自杀用的小型手枪还攥在奥涯的右手上。

刚才在屋内四处寻找的时候，凉子早已发现这具枯骨，但她却不动声色地继续调查，这种胆识让耕司已经开始由衷地对她产生了钦佩。

如果不是凉子的话，迟早自己也一定会变得像这具尸骸一样，不被任何人发现，孤独地死去……

可能是酒精的效果减弱了，耕司的力量和意识渐渐远去，他望着奥涯那黑洞般的双眼，沉重地倒在了地上。

22

耕司是在奥涯别墅一楼的卧室中醒来的，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凉子正在墙壁边的桌子前阅读着堆积成山的书籍和文件，那可能都是从地下室搬上来的东西。

“饿了的话，那里有吃的。”

凉子面无表情地浏览着文件的内容，不时将手中的三明治塞入口中。

“你是……怎么把我搬到这里来的？”

“那间地下室书架后面有一扇门连着院子里的锅炉室，是用来搬运东西的出口，一切妥当之后就被堵住了。”

“……要费这么大心思来隐藏的东西还在那房间里吗？”

“现在不在了，以前曾经在。”

凉子用吃完三明治的手举起一张活页纸挥动着让耕司看。

“这个世界上的研究者们，并不都想在华丽的讲堂中举办自己的个人演说。自己独自将研究成果弄出来，然后带进坟墓之中，这种变态也是存在的。”

奥涯的秘密究竟是什么，耕司到现在都不知道，不过从凉子的言行来看，似乎正是它给郁纪带来了影响。

“奥涯到底和郁纪有什么关系？医生你在追查什么？”

“我从勾坂那里听说，他是受到了奥涯亲人的委托追查奥涯的事情。不过……事实上奥涯一个亲人都没有，我看勾坂只不过是在说谎罢了。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可能——他也许被谎称自己是奥涯亲人的家伙唆使了。”

隔了片刻，凉子抬起头来望向耕司。

“‘沙耶’这个名字听说过吗？”

“沙耶？没有……是什么人？”

凉子叹了口气，将注意力再次移回书上。

“如果没错的话，那家伙应该是奥涯研究的核心。如果勾坂和这个叫沙耶的家伙关系很密切的话，那么……怕他是无法回头了。”

“如果是那样，你打算对郁纪做什么呢？”

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但耕司还是情不自禁地问道，那紧张的语气让凉子忍不住发笑。

“刚才我说过了，如果一年前我的手上有枪的话……不过，我不会再做第二次让自己后悔的事了。”

“医生，请告诉我……”耕司在漫长的沉默后打破了寂静，询问道，“你为了奥涯已经做到了这种地步，到底他干了什么如此不能原谅？”

凉子用一向擅长的无视避开了耕司的问题，但是这一次，耕司没有退让地紧紧盯视着凉子，最终，凉子叹了一口气，转过身来面对耕司说道。

“就此结束吧，你最好把一切都忘个干净，乖乖地回东京去。”

耕司心中一直被压抑着的愤怒在凉子的这句话后猛地涌了出来。

“青海是我的恋人，郁纪是我的朋友，你让我忘记这些？”

“没错，这不是建议，是警告。而且，我可以断言，你今后的人生和那两个人不会再有任何关系。”

“那津久叶呢？”耕司无法克制自己越来越大的声音，“她现在怎么样了？她在电话里向我求救，恐怕在什么地方遇到危险了吧？”

“那是几十小时前的事吧？救出你之后都已经过了半天。”凉子摇了摇头，“太晚了，可能她已经死了。”

耕司下了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望了一眼手腕上的表。已经凌晨4点了，也就是说被凉子救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傍晚时分，自己已经在井底待了一天有余，和瑶通电话之后确实已经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

在凉子带来的食物中，耕司挑出了能够快速补充能量的食品，踩着还有些绵软的脚步向门外走去。

“为了安全起见，告诉我你去哪里？”

“东京。可能还来得及……我要去救津久叶瑶。”

“……你真是不听劝的家伙。”

“我们彼此彼此吧。”

面对着耕司的嘲讽，凉子深深叹了口气：“再等一下不行吗？我想要好好研究奥

涯取名叫沙耶的那个东西是什么，然后再商量对策。”

“你认为津久叶已经死了，当然会这样想。”

绝对不能继续这样依靠凉子下去了，她所采用的方法一定是耕司最不希望见到的。

当耕司打开门走出走廊的时候，凉子再一次叫住了他。

“你已经被杀了一次，不要再死一次啊！”

说着，凉子将放在山般高耸的书籍旁的东西丢给了耕司，非常沉重的东西——那是奥涯在地下室中用来自杀的手枪。

“还有4发子弹，怎么用它，就看你自己了。”

假如耕司还有平常那种冷静思考事情的能力的话，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枪还给凉子，但是，现在耕司已经跨入了属于凉子的危险领域了。他接受了理性上的忠告，将那小巧但致命的凶器塞入了口袋。

拨通勾坂的电话的这段时间里，耕司的心中奔涌着各种复杂的感情。愤怒、痛苦、悲伤、绝望、怜悯……

当郁纪从手机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会想到些什么呢？

意外地，并没有等待多久电话就接通了。

另一端是漫长的沉默，从话筒中虽只传来了呼吸的声音，但耕司仍然可以嗅得到郁纪的惊愕、畏惧和加倍的愤怒。

“哟，意外吧，接到死人的电话了。”

“……相当惊讶，你是怎么离开的。”

耕司的脑中突然闪过一道灵光，想到了和郁纪交涉的策略：“井底有奥涯布置的机关，一直连接到隐藏的地下室里，我见到了，奥涯雅彦。”

沉默。

漫长的沉默。耕司已经完全将主导权抓在了手上，郁纪连回应的话都想不出来。

“我什么都明白了，‘沙耶’的事情也是，你们已经完蛋了。在整理完所有证据后，我会毫不客气地击垮你们。”

“你这家伙……”

郁纪已经被愤怒冲昏头脑，光是从声音上就可以听出来。另一方面，郁纪对“沙耶”这个名字有如此巨大的反应，让耕司心中仍然残有的友情像伤痕一样隐隐发痛，勾坂果然已经踏入了无法回头的领域中了……

“郁纪，青海和津久叶在什么地方？”不能让伤感打断计划，耕司立刻转换了话题，“如果你不再伤害任何人，我就把你做过的事情全部一笔勾销。只要青海和瑶平安地回来，我也不会再干涉你和沙耶的事情。”

“青海和瑶……青海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她根本没有到我家来，至于瑶……”郁纪突然发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微笑，“不知道她自己是不是愿意回去呢……”

瑶还活着，在郁纪那里……好歹这件事得到了确认，耕司终于感到了一丝安心。但是，听着郁纪陌生而恶毒的声音，耕司的感情再一次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自己什么时候才会彻底对这个男人绝望呢？过去的友情和回忆，什么时候会变得一文不值呢……？

泪水几乎要涌出眼眶，但是耕司努力没有在电话中表现出自己的脆弱。

“放了津久叶！只要确认她的安全，我就会毁掉关于你们的证据！”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

“这不是交易，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之后再联系，好好想想吧。”

不等郁纪进一步的回答，耕司切断了电话。

郁纪并不知道耕司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耕司什么时候会现身，正因为如此，或许自己现在可以趁着对方混乱的时机趁虚而入。

现在就立刻驱车返回东京，耕司如此判断。

但是在那之前，他决定给自己五分钟时间，纵容一下自己的天真。

这五分钟中，耕司伏在方向盘上哭泣。接下来，昔日平静的生活将成为回忆，杀人或被杀，之前无法想像的现实将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等到眼泪哭干的时候，耕司的心也已经枯死，他发动汽车，向着东京出发。

23

窗外的朝阳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洒进了屋里，凉子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

果然奥涯留下的资料并不那么容易被读懂，但是在分析那密码一般的笔记中，凉子终于明白了奥涯研究的秘密，那个秘密就像以前一样，使凉子重新体验到了绝望的无力感。

首先是奥涯持续记录下来的日记，记载了关于“沙耶”的所有事情。

——和该生物终于成功地进行了沟通，它拥有近乎贪婪的好奇心，可以断定是具有高度智慧的生物，关于已经确定的发声形态和反应动作请参考其他资料。

——“他”的求知欲无穷无尽，学习速度之快令人称奇。另一方面，“他”完全没有表现欲，自我意识薄弱，和人类的精神结构有明显的区别。

——惊人的学习能力！不，应该说是沟通能力的惊人发展。最开始仅是我因“他”拙劣的发音而感到好笑，但他马上就明白了“笑话”的概念，之后，为了让我发笑而使用所有学习过的词汇来挑战“笑话”，说不定“他”具有在几天里学习语言的惊人能力。

——开始以人类的语言进行对答，“他”只是单方面的询问，对我的问题则无法回答。从仅有的回答可以察觉，“他”的精神活动开始在“他”在这个星球实体化之后，至于之前故乡的事情则一无所知。如果“他”仅仅具有求知欲而缺乏自我的话，那么“他”也许会是从异世界送来，类似探察机器人那样的东西。

粗略地翻看着奥涯的记录，凉子的脸上多次浮现出扭曲的苦笑。如果能像大多数人一样将这些记述当作是狂人所开的玩笑便好了，但不幸的是，凉子知道的太多了，在这里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拥有让人起满鸡皮疙瘩的可信度。

——可以确定“他”的智力远远凌驾于人类之上，上午对“他”解说质数，他便立刻开始心算并将结果列举出来。虽然以我的能力亦可以推算到第10个正确答案，但当我没有注意的几小时里，“他”已经列出了70个结果，现在，动员世界上所有电脑推算出的梅森质数在2001年确认到第39个后便再无发现。

我随机选了几个结果出来放在电脑上验算，结果全部都是正确答案。如果公开这个发现的话，光是奖金就足够让我成为亿万富翁，不过对“他”研究的秘密性对我而言远远比金钱要重要得多。“他”的数学知识要凌驾在电脑之上，只能说“他”具有完全超越人类的智慧。

——按照“他”的要求我改变了学习内容，在展现过对数学的天分后，现在“他”的兴趣全部都集中在社会和自然科学上，“他”对人类的数学物理等科目感到相当无聊，但却对生物的生殖和繁衍过程表现出了巨大的兴趣。对于缺乏感情表达能力的“他”来说可能没有适当的表现方法，但每当说到遗传基因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好像浑身都充满兴奋的情绪。

不过，这种感觉对“他”来说也无法说明，完全是本能冲动。实在是让人感到有趣的生物啊，“他”来这个世界不光是为了吸收知识，而是有着更深层的精神活动，如果凭借这一点来探索“他”的来源，很可能进一步发现“他”的本体。

注：关于“他”的来源地、外观及世界的推测请参考别册资料“关于银之键的考察”。

——光是把书全部搬到“他”的房间就花了一整天，我所传授的知识已经无法满足“他”，“他”的学习与理解能力令人感到可怕。

接下来写的都是关于奥涯和“他”的生活记录，凉子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在夜深人静之时，和非人生物交流的老教授诡异的背影，那个场景与多次令凉子无法入眠的噩梦内容简直不谋而合。然而，下面的记述，恐怖程度远远超出了凉子的噩梦。

——“他”开始提出非常奇怪的要求，这是“他”第一次渴求食物和书以外的东西。

“他”要求的是“生物的精子”，不同于食物，而是想吸收入体内做其他用途，并开始主张自己是雌性，看来从明天起有必要称呼为“她”了。

——“她”所演示出来的模拟人格究竟只是模仿还是什么？最近，因为受到了人文关系文献影响，她的举动竟然开始带有人性。她会笑、会发火，而且我还看到了她的泪水……如果不是彻底模仿了我们的行动，那她可能已经……我现在，或许目睹了比生命更神秘更深远的瞬间。

——今天是她的生日，虽然迟了一年，但我真心地想送她一份生日礼物。“沙耶”，我母亲养的一只母猫的名字，童年时代我把那只猫当成惟一的朋友和恋人。我曾下过决心，如果将来有女儿就一定要用那个名字。生日快乐，沙耶，你非常适合这个名字。

——沙耶新发现的能力令人惊讶地日益成长。毫无疑问，她是一个艺术家，到底她通过“白老鼠”的遗传物质创造出的东西是什么呢？那些被改造的老鼠——不，那些曾是老鼠的生物——实在让人怜爱。根据对“白老鼠”改造的结果，沙耶可以对多

种种族的肉体进行干涉的假说越来越确定了。

凉子以睡眠不足的眼神望向仍未整理的资料堆，把这些文件整理好大概还需要几个小时，在里面可能会发现记录中提及的“别册资料”，从生物学上来说，凉子必须仔细了解这个叫作沙耶的生物，她绝不想在没有任何准备的前提下和它战斗。

现在已经是早上7点了，那个倔犟的青年应该差不多已经回到东京了吧，也许当时应该一脚放倒他以阻止他——凉子发自内心地这样想。

24

回到东京后，耕司第一时间来到了郁纪的家里，但出乎意料的是家中早已人去楼空，只残留下了一些混杂着独特臭气的生活气息。

接下来，耕司看到了涂抹在墙壁上的那些疯狂色彩。

可以看出，这些涂抹不是几天就可以完成，在这些错乱的色彩下，郁纪度过了多少个夜晚？这是郁纪内部的疯狂第一次以肉眼可见的形式表现在耕司面前，令他难以停止自责。

郁纪崩坏的人格、渐渐碎裂的精神、错乱前的呻吟……这些居然都没有传到他们的眼中。

经过厨房时，耕司找到了房内恶臭的来源，水槽下一层又一层地覆盖着还没有被水冲去的茶色污迹，发出一股腐败的血液气味，抹布上同样如此，究竟要每天擦什么东西才会变成那样？

耕司以置身于噩梦中的觉悟拉开了冰箱，形形色色的大块冻肉将冷藏室填满，无法判断究竟是什么肉，但部分已经解冻完毕，像是随时可供食用。

对着从冷藏室中伸出的一只手，耕司久久地凝视着。

纤细而柔美的女性的手指，青白色的皮肤看上去有如蜡像。那是耕司曾经无数次亲吻过的修长双手，不会忘记的形状。

在和郁纪通话之后，耕司曾一度认为自己不会再次哭泣，但是现在耕司后悔了。

他需要用恸哭来让自己镇定，在这里，他真正确信自己已经远远离开原来的世界，他的理性如断线般裂开，对郁纪再无怜悯之心。

耕司从口袋中取出奥涯的手枪，用双手紧紧握住。他会用手枪杀死勾坂郁纪，不是因为憎恨，不是因为审判，而是为了尽自己身为人类的义务。

深呼吸，然后将手伸到眼前自己地检查，没有颤抖，耕司已经不再迷惑。

将手枪放回口袋中，耕司拿起了手机，拨通了郁纪的电话。

仿佛是已经等待了很久，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哟，耕司，已经到我家了吗？”

“一段时间不见，饮食习惯似乎变得很不好啊。今天一共杀了几个人呢？”

“啊，我只杀了一个。”郁纪毫无罪恶感地回答道。“不过已经肢解过3、4个人

了，切断肌肉、放血什么的已经很习惯了。”

“你这混蛋果然杀了青海吧？说不知道是骗我的吧。”

“怎么说呢……”郁纪似乎也因为困惑而支支吾吾，“我就直说了吧，其实我一开始吃掉的那个说不定就是青海吧，想起来正好也是她失踪的那天，不过是在不知道是谁的尸体的前提下。”

虽然已经不抱希望，不过耕司终于知道了青海的悲惨下场。

“让我听津久叶的声音。”

“那可有点困难，因为她现在……还不能发声说话。”

含糊而简单的说明，让耕司的杀意之火燃烧得更加猛烈。

“我已经说过了，不把她平安释放的话……”

“只要她还活着就好了吧，还是你想要看到完全变成尸体的瑶？”郁纪进一步地逼问道，“听着，你把收集的资料全部带来，如果我们看过没有问题，就可以把瑶还给你。”

“就这样定了。”

耕司口头答应着，他早已看穿，这场交易只是两人间的游戏，郁纪希望将自己和瑶都杀死，将秘密永远埋葬在黑暗中，瑶真的平安无事才值得奇怪。但对现在的耕司而言，只要能够接触到郁纪，交易的真假根本没有所谓。

定下了晚上7点在东京的奥涯教授家交易后，耕司以比来访时坚决得多的步伐离开了这个笼罩着死亡气息的家。

25

从夏天的事故之后我便再也没有握过方向盘，如果不是因为被耕司威胁的话，我仍不会做出这种危险的尝试。不过，即便很难辨识各种路标和信号灯，但习惯后发现其实也没有想像的困难，现在，我就正带着买好的东西驾车前往沙耶所在的地方。

在离开原来的家里逃亡时，沙耶提出了一个好点子。

当她在奥涯教授家生活的时候，曾在深夜散步时发现了一间废墟，那个地方地点偏僻，一般人不会随便前往，沙耶曾将那里当作游乐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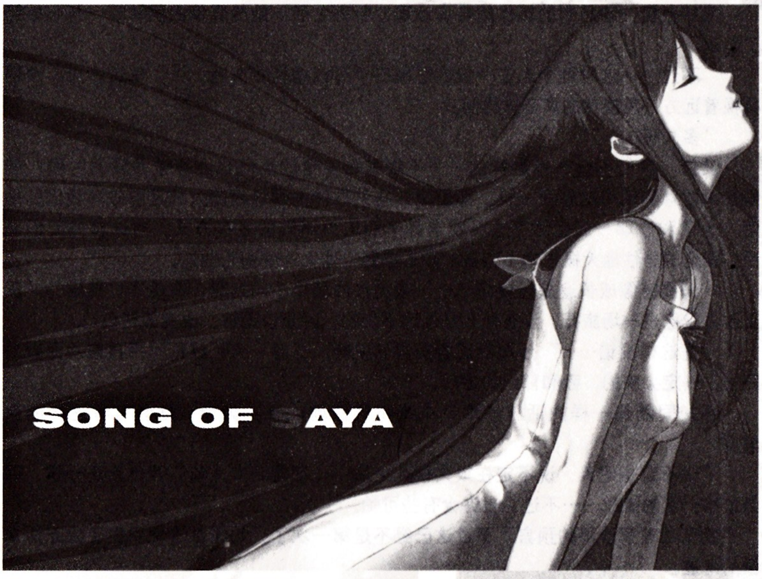
第一眼看到，我便喜欢上了那座废墟，非法丢弃的建筑垃圾和大型生活垃圾堆成一座小山，将背后的小屋几乎完全遮蔽，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路障，比之前生活的家更加安全。

虽然是世人所鄙弃的地方，但我们一点也不在乎，相反，还感到非常舒适。

我将车停在垃圾堆旁边，走进沙耶躲藏着的地下室。

“郁纪去购物的结果怎么样？有好收获吗？”

“当然了。”我自信地把从露营用品店买来的东西包装扯开，里面装的是近一米长的劈柴用巨斧，买的是最大的那种。我双手抓住这沉重的武器，像投球手般试着挥动，听到利斧破空的声音，伏在地上的瑶胆小地颤抖着。



“好用吗？要不要用瑶试试看？”

面对沙耶唐突的话语，我有些支吾地拒绝了。

“不要担心啦，瑶现在的身体可是什么伤口都能很快治好的！”

“但是……向着人类砍下去这种事，还真是干不出来。”

“是吗？那么对耕司呢？”瑶对自己不明白的事情好奇地追问道。

“那就不一样了，在我的眼中他只是一个怪物而已，怎么样都没关系的。”

沙耶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所以说，因为人类多少还是有良心的，所以真要杀死自己同类的时候，一定会出现破绽，那时候我就有胜算了。对于我来说是在杀死‘怪物’，对耕司那家伙却是在杀人，这期间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沙耶很害怕，感觉很不踏实。”沙耶不安地垂下双眼，之后抬头凝望我，“还是让我来攻击他吧？”

沙耶的心意让我很开心，但是比起自身的安危来说，我更关心沙耶的安全，所以我无法接受她的心意。

“沙耶的力气想要制服瑶那种弱小的女性还可以，但是要对付男性可能会有困难吧……而且沙耶的外形第一眼或许会吓到耕司，但是之后因为害怕，说不定他会做出更凶暴的事情也说不定。”

说到底，这仍是让人不踏实的战术。

“对了……沙耶，你觉得这样如何……”

我将灵机一动想到的新作战告诉沙耶，听完之后，她的表情由阴转晴，开心地笑了起来。

“不过……这种两个人在一起的悠闲日子可以维持多久呢……”每过多久，沙耶凝视着远方，用淡然的声音这样问我。

“多久吗……”

没错，我们不会一直这样的……不管怎么安全的场所也会有被发现的时候，就像我未能顺利地解决耕司一样。即便是这些细微的失误已经庞大到足够破坏我们的生活。为了和沙耶一起生活下去，我选择了和人类不同的生存方式，对这样的我们来说，安全的居住地大概根本不存在，除了逃到地球之外就别无他法。

“只要想像成长途旅行就好了。”我抱住沙耶小小的肩膀，在她耳边轻语，“反正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时光流逝着，改变的是自己。”

“是这样没错……”沙耶的笑容安详而宁静，“有一天，我们不用再东躲西藏的日子，一定会来的，我和郁纪约定哦。”

那如同梦想一样的话从沙耶口中毫不犹豫地吐出，为什么她会有着这样的自信呢？

“说不定是明天，说不定在很久很久之后……征兆到来之前，我也无法分辨，因为是第一次的缘故……不过，也许会有些可怕。”

我无法理解沙耶的预言，不过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无数次地引发了我无法想像的奇迹。

但是沙耶是那么坚定、毫不怀疑，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那一定是沙耶能送给郁纪的最后的礼物，沙耶最初也是最后的义务。”

26

在一开始和郁纪约好的奥涯家苦等了许久，接到电话要求改变交易地点的耕司才明白自己被郁纪摆了一道。

本来还处于埋伏好打算偷袭郁纪的有利局势，现在却立刻陷入了敌暗我明的下风，不过除了赴约外耕司也并没有其他办法。

郁纪所说的地方在业已荒废的山路中，平时绝不会有人接近，作为杀人灭迹之地无疑是绝好的选择。耕司在指定的一间破旧的屋子前停下，与此同时，郁纪打来的电话也响了起来。

“……我到了。”

“唔，我听到了，欢迎来到我的新家。”

郁纪已经在可以听到车辆声音的不远处，紧张感立刻从脊背蔓延到耕司的全身。

“从正门进来，瑶也在等着你。”

说完电话便挂上了。

取出新买的手电筒，确认口袋中的手枪，耕司终于推开车门，走到外面。

屋子不太宽阔的前院成为了非法丢弃废弃物的大型垃圾山，其中有一边散发出药剂般令人不快的刺激气味，这种地方就是流浪汉也不想接近，如果只是为了暂时寻找一个住处，大可选择其他舒服一点的地方。

迄今为止，耕司已经许多次地踏入这种超越自己之前生活轨迹的地方，调查他人超越常理的生活，仿佛已经渐渐融入了耕司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他的一部分。

但是，现在一切终于要结束了。

为了避免暴露自己的行踪，耕司左手紧握没有打开的手电筒，右手手指则轻扣在手枪扳机上，两者保持相同的方向，这样就能在一瞬间射中照射到的地方。

四周实在是太过黑暗，朦胧的月光只能照亮周围事物的大致轮廓，四周一片死寂，不过耕司知道，郁纪一定正躲在附近的某个地方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等待自己露出致命的破绽。

一路上都没有看到人影，耕司警惕地走进没有大门的废屋，之前在郁纪家闻到过的那种恶臭随之传入鼻中。

咕唧……

有动静，耕司的身体突然僵硬起来，凝视着走廊的尽头。那声音就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泥泞中滑动，湿漉漉地，离耕司所处的地方越来越近。

咕唧，咕唧……像泥团一样的奇妙声音已经非常接近，并伴随着野兽般呼呼的喘息声。

“呜呜……呜呜……”

仔细听的话，那东西似乎受了伤，正小声地啜泣。

啜泣？

“是谁？”耕司向发出臭味的那东西的方向问道，其实，想要知道哭泣的是什么，只要打开手电筒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耕司从心底里忌讳这样做。

没错……最后听到她的声音，就是对着电话啜泣。

突然，一直在不停喘息的声音沉默下来，然后以古怪的音色努力发出了耕司所能辨别的话语。

“……耕，司？”

耕司所担心的噩梦成真了，只有在噩梦中才会出现这种恐怖的景象。

“……津久叶？”

不可能，那不可能是津久叶，瑶不会发出这种声音，也不会有这样的臭味。

“耕，司……拜，托，杀，了……我。”

但是，如果不是瑶的话，又怎么会知道耕司的名字，怎么会对耕司哭诉。

“很痛……很，辛苦……救我，耕司……”

粘稠的东西在接近耕司。

“是津久叶吗？真的是……津久叶？”

粘稠柔软的触感爬到了耕司的脚上，再也忍耐不住了，耕司反射地打开了电筒向脚上照去。

在惨白的光芒下，无可辩驳的事实完全暴露在耕司面前，化为最致命的一击粉



碎了耕司的理性。巨大的闪光与轰鸣，手中的枪发出了压倒性的破坏力，接下来，黑暗中又一次传来了细弱的声音。

“好，痛……啊……”

“啊啊啊啊啊啊！”耕司一边歇斯底里地惨叫着，一边混乱地不停扣动着手指。接下来的三枪全部射在了近距离的地面上，耕司已经完全忘记了凉子关于子弹数量的忠告，直到所有子弹射完，他仍着魔般地继续扣动着扳机。

直到省悟在自己面前发生了什么后，耕司才慌乱地丢掉了手枪，双腿发软坐在地上。

四发子弹完全命中，如果是人类的话，已经足以让其死去四次，但是耕司的王牌现在已经用光了，独自一个人待在黑暗之中的他已经变得手无寸铁。

“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啊！”

被射中的沉重而冰冷的肉块像海浪一样涌过来，压在耕司身上，受到这种突如其来的刺激，耕司的思考能力几乎已经退化到了野生动物的程度。

他的右手在地上胡乱摸索着，惟一的念头就是将堆在自己身上的那摊物体弄下来，在最后一刻，耕司终于抓住了一根坚硬的铁管，他将全部力量集中到手腕上，向着伏在自己身上的那个物体拼命地反复击打。

受到了不断的重击，那东西从耕司的身上翻滚了下来，耕司立刻爬起来，一边发出混杂着愤怒与恐惧的吼叫声，一边举起铁管，像是被附身般不断地向地上的肉块挥去。

10次重击之后，怪物的哭声停止了，20次后，它已经不再蠕动，30次后，击打在怪物身上的声音变成了毫无实感的扑扑声，直到怪物已经沦为了一滩没有生命迹象的躯体，耕司的思考能力才重新回到体内，他终于停下了手。

在这一刻，耕司想起的是凉子的话。

“如果再不回头的话，就来不及了。”

如果耕司还珍惜这20年来积攒下的美好回忆，就一定不该来到这个地方。但是现在已经迟了，绝望与愤怒的黑色火焰将耕司心中的一切感情燃烧殆尽，他憎恨着那个名为真相的东西，是它将自己灵魂中最纯洁的部分也彻底抹杀。

被愤怒所俘虏的耕司突然感到了背后有人偷偷接近的气息，他猛地转过身体，将全部的杀意集中于铁棒上，向着对手横扫过去。

背后的袭击者似乎没有预料到耕司的举动，立刻大步向后退走。

“勾坂郁纪……”

耕司握紧一击落空的铁管，和悄然来临的袭击者对峙着。

“还以为你会犹豫一下的，结果刚才那一下真是毫不留情啊。”

郁纪挥舞着手中的大斧头，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面带着令耕司怒火进一步燃烧的笑容。

“你这家伙，对青海和瑶做了这些事情……我还会对杀你感到犹豫吗？”

“这句话应该原封不动地还给你……”郁纪以阴郁的眼神望着被耕司杀死的肉团，“你让瑶受到的痛苦，我会以10倍还给你。”

斧头的光芒在黑暗中划出了一条弧线，耕司用铁管接下了郁纪全力挥下的利斧。

郁纪一次又一次地挥舞着斧头，接连不断地向耕司砍来，两人武器力量上的明显差别令耕司陷入了困境，光是抵挡郁纪的攻势就已经应接不暇，更别提什么反击了。不过，毕竟体格比瘦弱的郁纪强上许多，抓住了斧头被格开时郁纪短暂的失衡，耕司狠狠地飞出一脚，踢在了郁纪的右腿上，形势瞬间出现了逆转。

“死！去死吧！”

郁纪怒骂着进行反击，但由于腿部的麻木，挥动斧头的速度明显迟钝了，耕司则趁着这个时机一口气将左手伸了过去，抓住了还未落下的斧柄。

就在郁纪的两侧露出空隙的瞬间，耕司的铁管力道十足地击中了郁纪。

咔嚓。

那是肋骨折断的声音。

剧烈的疼痛使郁纪蹲了下去，耕司冷酷地俯视着他毫无防备的后脑，以自己都无法相信的冷静心情，高高地举起了铁管。

正是这个时候，脚踝被什么东西缠住了。

被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惊慌失措的瞬间，另一只脚也被那柔软的东西缠住，耕司毫无反抗余地地被拉倒在地，抓住武器的右手也被那东西飞快地压住。

那冰凉的触感让耕司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刚才的怪物还没有……

“干的好，沙耶……”

虽然仍然痛苦地皱着眉头，但郁纪的脸上已经浮现出胜利者残暴的笑容。

沙耶……就是那东西吗？

耕司用尽全身的力量进行最后的挣扎，但柔韧的怪物不停地施加束缚在耕司身上的力量，他已经完全被夺去了自由。

“呜……呜哇哇哇哇哇！”

耕司已经陷入了半疯狂的状态，拉住自己的生物到底长什么样，光是想像就足以令人失常。

拼命发出惨叫声的耕司的喉咙在怪物的压迫下渐渐趋于沉默，缠在脖子上的东西像是要完全阻止空气与血液的流动，紧紧地勒着耕司的颈部，缓缓地增加力量……

27

我的意识在受到创伤的茫然间注视着沙耶捕食猎物的模样。

胜利了……我们第一次合力将敌人击败。代价当然是很高的，肋骨至少断了2根以上，每一次呼吸都会有刺痛钻入胸口。

可能是因为对伤害了我的耕司感到愤怒，沙耶没有丝毫怜悯，彻底地对耕司执行着死刑，当猎物断气之后，便急不可耐地将他的残渣吞噬。

和沙耶那清纯的外表完全不符，她那残忍的行为简直如同俯瞰天下的万兽之王，在狂暴与杀戮中，流露出难以侵犯的神圣与崇高。

不知道那样凝视了沙耶多久，这期间疼痛多次令我失去意识。醒来后看了一眼沙耶，她已经吃得很饱了，在地上翻来滚去地摇晃着身体。

可能是一次吃得太多了吧，太久没有吃过新鲜的肉，我很理解她想要大快朵颐的心情，但是怎么说我也受了重伤啊，至少先给我治疗一下……

或许正是因为这自私的想法，我迟迟才发现沙耶的样子有些异常，她并不是单纯地躺在地上，而是在痛苦地挣扎。

我忘记了所有的疼痛，立刻跳起来抱住了倒在地上的沙耶。她的脸被汗水浸湿，微微闭合的双眼和嘴唇颤抖着，像是因发烧而失去了意识。

我对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头绪，是在刚才的打斗中受了我没有注意的致命伤害？还是刚才吃下的肉有问题？

完全不知道，只有恐惧感在不断地增加，我能做的只有不断地呼叫她的名字。

沙耶终于慢慢睁开了眼睛，用迷茫的眼神看了看我失魂落魄的脸。

“没事……郁纪，只是稍微有点痛……”

“怎么了？到底怎么了沙耶？”

但是惊慌失措的只有我一个人而已，沙耶的脸上甚至浮出了微笑。

“真是吓了我一跳，没想到……这一刻会这么早到来……”

失去沙耶，这是我连想也不敢想的最坏的可能性，我就像无能的婴儿一样除了惊恐与绝望什么也不知道。

“不要担心……我已经说过了呀，这是征兆……郁纪和我惟一的希望……”

“怎么回事？我不明白啊，沙耶，振作一点！”

沙耶像是哄孩子一样用温柔的声音安抚着快要哭出来的我。

“沙耶……决定了要努力……因为郁纪说沙耶可爱……漂亮……那时开始……”

“不要再说了，沙耶……”

我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虽然不知道，但是无法看着沙耶经受痛苦的折磨。

“够了！不要这样了！虽然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但我不想看到沙耶痛苦的样子！”

“……好过分啊，郁纪……你明白的……”

沙耶苦笑着说出了事实。



“要出生了哦……沙耶和郁纪的孩子们……”

我的脑袋中变成了一片空白。

“怎么会……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也很惊讶呢……郁纪……”沙耶娇小的身体正忍受着巨大的苦楚，她的呼吸逐渐减弱，尽管这样还是伸出双手将我的脖子紧紧抱住，“把我带到外面……带到天空下，宽阔的地方……”

我忍住呼之欲出的泪水，点了点头。

沙耶在我怀中的身体灼热得如同要燃烧一样，时不时发出一阵阵痉挛，剧烈的疼痛似乎正使她的身体支离破碎。

我一边祈祷，一边从废墟跑到屋外。

外面冰冷的空气或许会使沙耶的体温稍微下降……但是这个小小的愿望也随着她越来越急促的呼吸无情地消散了。

“沙耶，已经到外面了。”

听到我的呼喊，沙耶再次睁眼望去。没有任何焦点的眼神，但沙耶还是凝视着我，在心中描绘着我的脸庞。

“约好了的，这是……最后的礼物……”

“嗯。”

“如果你高兴的话就太好了……”

“我高兴啊，当然很高兴啊。”

我拼尽全力发出开朗的声音，那样的话，沙耶心中的我一定正在微笑，她就不会看到我已经被泪水浸湿的脸了。

“郁纪……我把这颗星球送给你……”沙耶的声音干枯无力，但在那其中却隐藏着喜悦与沉醉。“这个星球……一定会变成很美丽的，只属于沙耶和郁纪的……世界。”

像唱歌一样地低语着，然后，沙耶绽放了。

我只能用这个词语形容。

在沙耶的背后，像是羽化的蝶翼般，伸出了无数……花卉。让它们如此眩目发光的东西是覆盖在一朵朵花瓣表面上光粒子般的鳞粉。

“……要再见了吗？”

无法克制自己的泪水，我只能发出这么简短的声音。

“不是的……这是，开始……”似乎已经超越了痛苦，沙耶露出了满足安详的表情，“我和郁纪的……世界的开始……”

光粒随风而去，汇聚成一条耀眼的光河，在寒冬夜晚的天空中飞舞着，将冰冷的夜晚染成沙耶的色彩。

太美丽了……简直是压倒一切的、绝望的美丽。

那是新世界诞生，旧世界灭亡的颂歌。

闪亮耀眼的生命正讴歌着自由，哼唱着胜利的凯歌，遍布这宽阔肥沃的大地。

永远的救赎……永远的幸福……

我们在用我们的喜悦为这个世界染上色彩。

“……从今之后，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

我抱着慢慢变轻变小的沙耶，在天空耀目的光辉下，泪水奔涌而出。

谢谢你。

谢谢你最后的礼物，沙耶。

28

仅仅靠地下室中的食品就可以度过不知道多久的危险时期，不过现在看来已经不用担心了。

酒快要喝完了可以说是一个严重的失误，不过回忆一下过去一段时间，的确是不喝个烂醉就无法度过的日子。

希望，绝望……在将这些没有结果的东西都摒弃到脑外后，凉子终于迎来了自己失去已久的安静与祥和。现在，对奥涯雅彦研究的憎恨已经消失，只剩下了对他探索与求知精神的叹服。

因为否定他的理由对凉子而言已经不存在了。

一个人独自住在山中别墅中的凉子，这段时间用以打发时间的方法就是继续整理奥涯留下来的研究资料，并将其整理得更为简洁明了。当然，凉子很清楚自己的行动毫无意义，但已经失去了生存理由的现在仍能找到可以让自己专注的工作已经算是一种救赎。

将瓶中最后几滴酒倒入喉咙的凉子面前摆放着记载了奥涯研究始末的一本书，就在刚才，她已经将最后的注解和整理工作完成了。

沉浸在空虚的成就感中，凉子拿起原稿，翻开了刚刚写完的页面。

最后，归纳我所有的假设。

我命名为沙耶的那种生物出现在我们星球的原因绝非偶然，更不是因为我的召唤，而是生物与生俱来的本能。

那个本能就是一切生物的终极目的——繁衍。

她和她的同类是跨越了异次元空间的类似种子的生物，为了尽最大的可能完成繁

衍的目的，她们以不断进化作为自己的手段，那正是沙耶拥有如此惊人能力的原因。

也就是说，她们的目的是在所见的生物中选取最繁荣强大的种族进行侵蚀，掠夺他们在当地生态体系中的支配地位，也就是种族的“取缔”。

她们可以干涉生物的遗传因子，为了自己的种族进行“改写”，沙耶完全具有那样的能力。

沙耶她们的侵略还包括文化与精神层面，她那令人惊讶的求知欲与学习能力正是为了将目标种族所创造的文化财产原原本本继承过来而产生的本能。

或许沙耶她们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放在智慧生物上，比起听天由命地独力在异次元流浪，不如与探索外宇宙的愚蠢种族接触，学习他们的知识，等待趁机掠夺世界的机会更好。就像是自以为是探索者的我一样轻率的生物，在其他世界也有许多吧。

过了这么久，不如出去看一看也不错。

凉子这么想着，把已经看过一遍的原稿夹在腋下，驾车沿着山道驶往一片空旷的地带中。

变异刚刚开始的时候，凉子经常到那里，无可奈何地旁观眼前的街区渐渐发生异变。

如果说我的假设中有漏洞的话，那正是来自于沙耶自身的行动。

通过我达到了收集资料目的的沙耶应该早已做好了侵略的准备，但是，到最后她都没有任何行动，到底是因为什么？

根据我的观察，沙耶这个生物在她们的种族中可能也是例外。

人类这个种族有着天生的缺陷，他们的智慧往往成为本能的阻碍，这种物种上的缺陷沙耶是不是也继承了？在吸收人类精神的同时，与本能相悖的文化与感情观念或许已经对沙耶的繁殖本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我们的恋爱和感情到底是什么呢？是为了控制数量暴增的后代而出现的精神活动？

我想起了在学习的最后阶段，沙耶贪婪地阅读着古今东西爱情故事的样子，她将恋爱当成了繁衍的一部分理解，结果大概是令她失去了原本的繁殖能力。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恋爱过，就无法进行繁殖。

沙耶为了取代人类支配地球而来到这个世界，也因为不断地加深着对人类的了解，但最终她无法和人类相爱。在这个她无法得到爱情的世界中，沙耶也失去了让自己的后代们繁衍壮大的热情。

拼命模仿人类的沙耶竟然真的变得和人类一样，甚至对孤独感到了疲惫，对世界感到了绝望，她真的已经变成了一个人类少女。

会变成这样，都是作为教育者的我失职而致，浪费了她所拥有的惊人资质，这一点令我愧疚不已。

沙耶——现在凉子对她的了解程度应该仅次于奥涯雅彦。不，如果考虑到那个叫做匂坂郁纪的青年，那么或许就该是第三。

结果，最后还是没能和沙耶见到面，现在觉得，哪怕见上一面也好啊。

如果奥涯关于沙耶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之后让她产生侵略世界想法的人一定就是勾坂了。

如果身为勾坂主治医生的自己曾经帮助过那个孤独的青年和沙耶结合的话，或许有资格参加他们的世纪婚礼，如果凉子是男人的话，说不定还要担当证婚人的角色呢。

我梦想着，终有一天，爱情的祝福会降临到我女儿的身上，恋爱的喜悦在她的心中燃烧，她可再一次取回喜悦与灿烂的日子。

那个时候，沙耶啊，你会以那不详的、压倒性的繁殖意图让我们毁灭吧，世界将被你的爱包围，再次重生。

啊啊，那是多么耀眼的未来啊。

在还没有看到那一幕之前就离开世界真是太遗憾了，但是想要打破我梦想的追查者已经找到了我的身边，如果我将自己杀死，那么他们想要查明真相的手就不会伸向沙耶了吧。

沙耶，请无论如何原谅我将你一个人留在这个孤独的世界。我相信以你现在所知的知识一定可以努力开创出自己的道路。不要畏惧，不要犹豫，只要坚持前进就好了。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可以找到答案，你所带来的未来，一直是我梦想着的……

可能是由于孤立的环境、山地气候的原因，抑或是对个体对变异抵抗能力的差别……现在的凉子与在街道中匍匐蠕动的东西相比，总算还保持着人类的外形。现在，已经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中还残存着多少可以叫做“人”的生物了，凉子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人类社会走向灭绝的仅存的幸存者中的一员。

当然，产生异变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凉子将已经失去了人类手部机能的右手切除已经是三天前的事，现在则是从肩膀到背部都出现了难以忍耐的瘙痒感。身体究竟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呢？固然可以利用镜子来检查一下，但是即便那样做了，相信也不会让人感到安心。

就这样一边俯瞰着这个世界一边沉睡下去或许也是不错的选择，凉子这样认为。

下次醒来的时候，或许会下定决心走下山区，进入热闹的街道之中，又或许这种决心根本没有必要了。

不管怎样……

凉子舔掉了酒壶中最后一滴伏特加，迷迷糊糊地陷入了浅睡。

在失去了人类的身分之后，只要还有个能够分辨美酒味道的身体就够了。

全文完



潜龙谍影3 食蛇者（下）

文/周行文 编/夜蓝

人物介绍



斯内克

原名杰克，中央情报局特工，狐狸小队成员，性格坚毅不容易动摇的杰出战士。曾受过严酷训练的他拥有仅次于引领者的CQC格斗技巧，能够熟练使用各种武器和交通工具，擅长化妆迷彩等野外求生技巧，是美国中情局单兵作战的典范。惟一缺点是个性有些倔强。



引领者

爱国者的前身贤人议会某位创始成员的女儿，传奇般的英雄，眼镜蛇部队创始人，斯内克的导师，人称美国特种部队之母。被誉为军中奇迹的她曾参与过诺曼底登陆，也执行过多次隐密行动，掌握了美国军方大部分秘密的她与斯内克一同出生入死十年以上。后因任务离开，消失行踪多年。



夏娃

美丽的金发女性，个性张扬的她喜欢摩托车和毛瑟枪，似乎知道很多秘密。行踪飘忽不定，时常有惊人之举，但对于斯内克几乎是无条件的支援和帮助，成为替代原接头人与斯内克碰头的惟一一位间谍，不过从某些行迹来看，她似乎与克格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像是并不仅仅属于这里……

尼古拉斯·斯特潘诺维奇·索科洛夫



苏联的天才科学家，曾参与设计了世界上最早的航天火箭引擎，也是苏联绝密武器研究机构的领头人。身材瘦弱的他有着对未来的忧虑和身为学者的一丝软弱。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曾经带领家人成功穿越柏林墙，随后在接受治疗不久之后又做为解决古巴导弹危机的筹码送还给苏联。是一个掌握了重要武器科技的关键人物。

叶夫根尼·鲍里索维奇·沃尔金



格鲁乌的上校，身材高大面容狰狞，性格嚣张暴戾的极端分子，掌握着关系苏联军工尖端技术的格兰宁设计局。拥有奇特的特异功能，可以释放出强力电流做为攻击和拷问的手段。对于现状颇为不满的他热衷权力、施虐和男女美色。对于国家和世界的未来，他有一个伟大到了几乎可怕的构想。



左轮山猫

以山猫称号自居的格鲁乌特别行动小队指挥官，相貌英俊的年轻少校，超一流枪手，隶属于沃尔金的部队。性格倔强不愿认输，在沃尔金的部队中拥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一直深受信任。



零点少校

也叫汤姆少校，狐狸小队的指挥官，也是斯内克的指挥官，在建立狐狸小队之前曾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并与引领者协同作战。冷静的他对于情况的分析一直有过人之处，也是斯内克敬重的长官之一，是统领整个秘密行动的主要负责人。



末日者

年逾百岁的老人，眼镜蛇部队最年长的成员，是连引领者都很尊敬的人。被尊称为现代狙击技术之父，平时仿佛休眠般躺在轮椅上，战斗时则拥有惊人的活力和忍耐能力。



空降护理

斯内克的行动后援小组成员，负责解决医疗援护方面的各种问题，也监控斯内克的生理状况和各项数据。



恐惧者

眼镜蛇部队成员，以超常的速度和畸形的外表著称。手脚细长，能像猿猴般在树枝间灵活移动，擅长使用涂有巴西毒蛛毒液的或者是绑有手雷的弩箭。



狂怒者

眼镜蛇部队成员，曾是前苏联的宇航员，在返回地球的时候全身被烧伤，因此他再也不能感觉到任何痛楚。他穿黑色的苏联太空服，背负喷射推进器，武器是使用固体火箭燃料的火焰喷射器。



苦痛者

眼镜蛇部队成员，具有任意控制大量黄蜂的能力，据说这种能力的主要是靠黄蜂在自己身上持续叮咬数月，直到黄蜂们承认他是黄蜂群的一员得来的。面目狰狞可怕，实力强劲。



悲哀者

已故眼镜蛇部队成员，引领者的恋人。他拥有超感知感觉，能与亡者对话。天生的通灵者。

8

通常在莫斯科这座苏联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核心地区，进入傍晚之后，整个红场的灯火就会全部亮起。强烈的灯光照在高低错落的宫墙上，此起彼伏的塔状建筑顶端镶嵌的红星就会发出熠熠之辉，仿佛红星永远照耀大地。正如那句古老的俄国谚语所说：“莫斯科大地上，唯见克里姆林宫高耸；克里姆林宫上，唯见遥遥苍穹”。庄严雄伟的宫殿平静地凝望着这片曾经多灾多难却又坚韧无比的土地，看着这里的人们繁衍昌盛，也看着这里的人们遭遇灾祸和战乱，更看着无数次的寒冬从地面凛冽踏过，留下死亡和希望。

数百年来，这里的建筑毁坏与重修，王朝的更迭与时光的流逝都铭刻在了这片巨大的三角形广场上。曾因被大火焚烧而得名的红场角落里站着身穿厚厚军装的士兵，这些年轻的哨兵们枪口朝天，眼神警惕，为一个新时代的政权竭尽全力守护着。

从红场出发向东，沿着克里姆林宫的褐黄色墙角不断前行，越过古老的沙皇藏品博物馆和重新修缮的办公楼，一座以原有宫殿为基础搭建的小型医院在夜色中仍灯火通明，无数人围绕着这座医院忙碌不堪，不时有肩扛星章的军官匆匆走过，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紧张和不安。

在这里没有笑容，一丝都没有，至少今晚如此。

低沉的云笼罩在黑蓝色的天幕上，空气并没有想像中那样寒冷，也许很快就会有雪花飘落。只是现在没有人在意这些，无数的军官们聚集在这家小型医院门口，窃窃私语着，谈论着，紧张着，煎熬着，等待着。

命运缓缓做出决定的时刻总是缓慢而残酷，面对它的抉择，又有几个幸运儿能够胜出？

今天整个克里姆林宫医院的走廊都被重兵封锁着，来自格鲁乌的精英们满脸煞

气地站在每一个能够通行的出入口附近。医生和护士早就被赶回休息室，只有几名德高望重的医疗专家坐在诊疗室内，也是一脸肃穆地互相对望。谁都知道在这种时刻没有人愿意开口。

自苏联建立以来，克里姆林宫医院几乎成为整个红色政体中卓然独立的存在，却又跟军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第一任领导人身体情况趋差开始，这家号称汇聚了全苏联最顶尖医疗力量的医院就只接待一种人。

被国家重视的人。

军政要员、名流商贾，艺术家，科学家，运动员……只要是重要人物，总免不了麻烦这家医院。因此克林姆林宫医院在整个国家之中也拥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像今天这样屈尊为一个军方将领戒备森严，几乎是除了第一任领导人病逝之外从未有过的先例。

通往最高层特护病房的路被彻底封锁了，亮如白昼的灯光下，荷枪实弹的格鲁乌校官们纷纷怀着忐忑的心情站在电梯和楼梯出口处。然而从这里向上不过二十几米的距离，就是一番别样天地。

宽敞的最高级ICU病房被设计得简洁朴素，除了相应的医疗设备外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物件，就在房间的正中央，曾经送走了无数苏联建国以来的伟人的宽大病床上躺着一名老者。老者脸上的皱纹仿佛已经快要爬满他的骨髓，各种插管遍布在他枯瘦的身体周围，连接着数台这世界上最昂贵的医疗器械。

因为刚刚又一次注射了大剂量奥肽曲和安定，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暂时离开病房，房间里只剩下老者和一名身穿军装的中年男子。

嗬……嗬……嗬……嗬……

老者沉重的呼吸声如同抽干的风箱，声嘶力竭中带着一股痛苦，他昏浊的眼球望在中年男子已经布满疤痕的面容上，咳嗽一声，终于说出话来。

"我的孩子……不要过冀望于命运里那些和运气有关的事情，你要永远记住这句话。"

"我知道，父亲。"

大概是体内的药剂发挥了作用，老者努力扭动身体，仿佛想要显示自己一息活力尚存。他的声音透过氧气罩传出来，带着无比强势的魄力，也带着少许的冷漠。即使脸上的肌肉已无法做出各种表情，老者的目光中依然带着强大的威慑，让站在床榻前的中年男子低头不敢直视。

"知道今天为什么会留下你一个人陪我吗？"

面目狰狞的中年男子依然低着头："不知道……"

"我快死了。"老人的呼吸里透着一股腐尸般的臭气，"这里的人，外面的人，所有的人都在盼着我死……只要我死了，许多人恐怕都会欢欣不已……你知道，他们的骨子里和我一样腐朽。"

老者喘了口气，全然不顾自己儿子的感受继续慨叹道："许多年前，这个国家曾经也诞生过崇高的理想……就好像我也曾经相信过领袖导师一样。"

面目丑陋到接近恐怖的面容微微抽动了一下，听到那个伟大的名字，就算是鹰派的他也不免心中一阵敬意油然而生。

"导师这个人……其实和所有政治家一样，和我，和你，没有什么区别……"老者

抽动自己的鼻息，深陷的两颊在干瘪的声音里不断抽动，“为了巩固政权，他曾经对那个人屈服，签了很多丧权条约……这些后来都被政府掩饰过去了，导师成了国家的革命象征。”

男子望着父亲，历经过一战和二战的老人脸上的沧桑远超过自己想像，他很明智地没有插嘴，等待老人说完自顾的话语。

“经过几十年之后……理想啊信念啊这些东西都已经不在了，只剩下利益，孤高的，永远没有尽头的利益……”老者继续说道，“这个国家诞生之初也许近似无暇般的纯洁，但现在已经不是了……最初为了应付那次世界性的浩劫，我被派往执行一项任务。这项任务让很多人梦寐以求，但我自己却并不喜欢……这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成果被大量投入到一个无底洞一样的计划中去，人民的财富最终汇聚成可以改变世界的力量。没有人知道真相，他们也不在乎真相，和平是国家赋予公民的最高恩赐，除此之外他们别无所求……”

“随着时代变迁，一切都变了。”老者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不屑，“和导师还有统帅他们不同，赫鲁晓夫这个软蛋虽然是战时提拔出来的人物，却从一开始就打算跟美国人妥协，当然他的做法并没有错，错在他打算让这个国家之前几十年的努力付之一炬！这个蠢货，我可以预见，从他开始不断堕落的党干部们终将成为这个国家最可怕的寄生虫，人民所创造的一切最终只能沦为他们财富的附庸。”

“我爱这个国家，我甘愿为它做任何事，包括那些肮脏的工作。”老者喃喃继续说道，“你还年轻，不知道权力和财富到达巅峰会怎样腐蚀一个人的理想，那种痛苦和彷徨伴随我几十年……一直到二战结束。我继承了上个时代的意志，活到今天：你看这个国家的人都害怕我，尊敬我，背地里诅咒我……但这一切都不重要了，我的儿子。现在你要继承我对这个国家的爱，用你的方式去拥抱它，你能明白我的话吗？”

“父亲，我明白……”

“这个时代就要结束了。”老者咳嗽着，伸出无力的手指阻止儿子过来搀扶自己，“你能想到吗？你要作为开创新时代的人物，站在这个舞台上。勃列日涅夫同志是个不错的人选，军方的很多人都在等待我的回答……现在这个回答从你的口中转述给他们，你将获得在军中应有的地位和威严。”

大概因为说了太多话的缘故，老者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但他似乎并不想休息，捂着胸口急促地继续说下去。

“……还有，还有一样东西……是我给你的最后礼物……”

“父亲！”

“你住口！”老者的声音陡然高昂起来，“记住我说的话，记住我接下来的每一个字！然后滚出这所医院，让我一个人迎接那一刻吧！”

“父亲……！！”

“闭嘴！”老人粗暴地再次打断中年男子的话，“我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你们那些狗屁安慰都没有任何的必要！认真听我接下来的话，否则你将追悔莫及！”

…………

…………

ICU病房里的灯光持续到了凌晨。沉默中等待的滋味并不好受，在心中咒骂某个老者老而不死的人们围拢在各自的圈子里小声谈论着，偶尔用警惕的目光扫视周围一

切看起来像克格勃的人。

凌晨最黑暗的时刻缓缓侵蚀了天空，启明星被黑压压的云层吞噬了，看不见一丝希望。在这个国家的核心地带，在某种共识中，新的一天似乎终于艰难来临了。谁也说不清当那个眼角似乎流过泪痕的丑陋中年男子推开门走出克里姆林宫医院时，心中到底是什么感受。

“父亲去世了。”

中年男子的目光沉重中带着强烈的威压，扫视过众多军官，声音里听不出是悲伤还是平静。

“做为他的继承者，我从今天将站在格鲁乌这一边，一直到这个国家看见新生的黎明！”

简短的宣言在医院门口的广场轻轻回荡，所有军官和士兵纷纷脱下制服帽，对着那座医院里已经熄灭灯火的房间默默致敬。纵然在心中有着各种不满或是憎恶，这一刻对于一个曾为国家做出巨大牺牲的老人，每个人都愿意表现出自己的敬意，哪怕只有这一刻。

也许只是这一刻，这个国家里的许多人才回到了它诞生之初的纯净和无垢。

9

阳光长年照射不到的黑暗中，厚厚的苔藓在石壁两侧形成一道敦实的隔层，斯内克的身体陡然接触到那些绿色滑腻的存在，心中已迅速笃定。环抱住头部双腿屈膝的保护姿势飞快地伸展开，斯内克的一只手顺着苔藓生长的痕迹和自己下坠的方向努力伸出，在瞬间阻碍了自己下坠的速度。这样做的代价是左手手臂简直犹如被折断一样剧痛，但随之而来的是下坠的速度大大降低，整个人在黑暗中跌落后犹如从树上跳下一般，没有任何不适。

早已习惯了高空训练的斯内克落在黑暗深处，一个翻滚起身后耳畔传来潺潺流水和水滴岩石的声响，在这潮湿的地穴内部似乎别有洞天。

略微调整一下呼吸，用随身药剂给自己的手臂止痛，斯内克的双眼开始渐渐适应周围的黑暗。充满潮湿味道的空气里弥散着淡淡腥气，斯内克一只手扯亮手中的打火机，借着火光仔细观察周围，发现地下竟是洞穴相连的蜂窝状构造，经历不知多少岁月侵蚀的岩壁闪烁着水滴涂上的荧荧光泽，显示着人的渺小和时光的伟大。

不知为什么，心中那种挥之不去的不安依然在不住跃动，斯内克想起刚才把自己逼入山涧的那团黄蜂，以及之前在索桥上的惊人一幕。

——引领者已经带着部队赶到，她的同僚此刻就埋伏在周围。

知道自己时间无多的斯内克双手重新握住武器，已经熟悉周围黑暗环境的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通往前方的路，只有他自己心中明白，此时自己的心情并非如看上去那样平静。引领者和她的眼镜蛇部队早在二战期间已是军中传奇，并非一个完美战士的自己将怎样战胜他们？

没有答案的行动依然在进行，正如引领者所说的那样，任务就是任务，没有思考和抉择的余地。

与地面的烈日高温不同，潮湿冰冷的气息随着裸露在黑暗中的岩石丝丝侵入皮



肤，斯内克低下头安静地聆听着周围无数微小的声响。随着自己心跳的不断放缓，那些微不可闻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宛如连绵不绝的歌，唱也唱不完。潮虫沙沙爬过石壁，蝮蛇缓缓拖曳过地面，水珠滴答落在湿地螃蟹的硬壳上……当一切奏响之际，黑暗仿佛也有了缕缕光芒。

在这一片冉冉升起的声响中，斯内克听到一声痛苦闷叫。

不知道离自己究竟有多远，声音在狭窄的洞内缓缓传来，即使撞击两侧石壁也没引起过多回响。斯内克停住脚步，侧耳静听，隔了良久声音才又一次传来。

“斯……内……克……”

仿佛包含极大的痛苦，叫喊声在黑暗中断断续续。斯内克双手紧紧握住自己手中

的武器，再也没有半分犹豫，朝着空气流动的方向快步奔去。

地穴之中仍有空气流动，尤其在潮湿的水气中能感觉到一丝干爽，斯内克就迎着这份清爽不断前行。耳畔那一声声痛苦的呐喊仍断断续续，眼前的光却越来越强烈。终于绕过一条弧形通道，斯内克看到了从穹顶撒落下来的阳光。那些看不见其斑斓的光芒从一道半圆形的豁口洒下，照在一片平静的水潭上。波光粼粼中有少许黄蜂在空中嗡嗡飞舞。

斯内克心中凛然一惊，刚要抬手瞄准黄蜂飞舞的位置，从阳光洒落的缺口外飞速涌入一团团黄蜂，刹那间将清澈的天空结结实实遮住。蜂群仿佛长着眼睛一般朝斯内克直冲而下，毫不犹豫。

同样没有任何迟疑的斯内克站在石壁一侧目测了一下距离，三两步朝着深深的水潭纵身跃下。水花飞溅，黄蜂的袭击因水而止步，在空中嗡嗡盘旋，随后慢慢聚成一团厚厚的黑影，凝在水潭中央被阳光照射的巨大岩石上空。

“总算找到你了！”

似远还近的痛苦呢喃终于清晰，与之相伴的还有沉重的脚步声。斯内克从水中探头望出，壮硕的身影将巨石中央的阳光一分为二，无数密密麻麻的黄蜂环绕在他身畔。蜂群的声音让人头皮发麻，而那人低沉中带着痛苦的嘶哑嗓音同样令人倍感不适。

浮出水面的斯内克深深将清凉的空气吸入肺叶，双脚在水中微微摆动，随时做好潜入水潭的准备。乱石嶙峋的水潭周围有几个小型平台，斯内克一只手抓着其中一块岩石的边缘，一只手将手中的防水武器牢牢握住。

“我是苦痛者！”头戴黑色面罩的男子双臂在挥舞，空中蜂群居然随着他的手臂轻轻摆动，“我将带你去到一个你无法想像的痛苦世界！来吧，我们开始吧！”

斯内克冷冷地看着这个眼镜蛇部队的战斗专家，苦痛者所操纵的黄蜂在空中形成一条笔直的柱形，飞快地绕着他所站立的巨岩穿行在水面上空，试图寻找斯内克的踪迹。

从来没有同样的战斗经验可以借鉴，这一刻斯内克脑海中仍想起引领者的那句话。

任务只是任务而已，战斗和胜利才是关键，经验和技巧并非重点。

斯内克将一口新鲜空气充入肺叶，随即迅速潜入水中。即使在水中也能感觉到外界阳光的照射，斯内克朝着没有蜂群遮挡光线的方向飞快游去。冰冷的地下水包围着战士的身体，他默默计算对方的位置，一直忍耐到天空中蜂群失去目标才缓缓浮上水面。

攀上一块凸出水面的岩石，斯内克没有喘息也没有休息，举枪、瞄准和射击的一连串动作在一瞬间完成。

枪声响起，一道火光顺着膛线喷射而出，直奔苦痛者。

斯内克看都没看苦痛者是否中弹，再度潜入水中。

斯内克潜水的同时，射出的子弹飞射向苦痛者，水花飞溅之中，斯内克的眼神掠过那双充满怨毒的眼睛，两人目光在电光石火之间擦过。

子弹以超过肉眼的速度摩擦着空气呼啸而至，斯内克却见到了极为怪异的景象。苦痛者似乎感觉到了空气中的异动，一团团

黄蜂聚集在他胸前，居然阻止了子弹射入体内！

深呼吸，闭气，潜水，斯内克再无他想，潜入水中避开袭来的蜂群。

因为地下温度较低的缘故，即使空中有阳光射下，水潭依然显出昏浊的青灰色。斯内克在水中完成了一系列应该在陆地上完成的动作，他自信苦痛者无法发现自己，因为从一开始的接触他就知道，对方的视力并不怎么好。

拧上了消音器的A1式M1911防水性能无法信赖，但在这种时候也没有其他的选择。斯内克在水中屏息近九十秒，在感觉到自己的心跳明显加快到无法负荷的地步之后，他缓缓靠近一块露出水面的岩石，悄无声息地探出身体。

仍控制蜂群搜索敌人踪迹的苦痛者背对着斯内克，浑然没有察觉。大片的恐怖黄蜂在空中乌形成一团乌云，仿佛随时能变成吞噬生命的死亡烟雾一般。

这一次斯内克的动作很轻，几乎没有声音。

抬起手腕，食指扣动扳机，子弹发出极微小的声音，射向苦痛者！

完全没有察觉到斯内克行踪的苦痛者站在原地晃了晃，没有倒下，只是发出一声低吼开始转身。斯内克趁机吸入一口新鲜空气，再度沉入水中。

战斗至此再无悬念。

斯内克甚至忘记了自己射向苦痛者的子弹到底有多少发，他只是机械地在水中不断沉浮，瞄准，射击。这一刻的战斗让他忘记了自己是为什么而来，战斗本身就是这个瞬间的全部意义。当子弹一次次击中苦痛者的画面烙在脑海中后，斯内克忽然明白了引领者那句话的真正涵义。

任务只是任务，正如战士只属于战场。

身中数枪的苦痛者最后绝望地拉响了自己身上的炸弹，屈辱地继续战斗下去和死亡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当看到爆炸产生的强烈火光在水面上飘散之后，斯内克慢慢浮出水面。没了主人的蜂群在风中慢慢盘旋，像是眷恋，像是寻找，又像是等待。最终蜂群失落地顺着阳光射入的出口冲出地下洞穴，斯内克才攀着岩壁爬上来，喘着气联络零点上校。

“上校，我遇到了眼镜蛇部队的苦痛者。”

“那个家伙？”零点上校愣了一下，“你没事吧？”

“没事，那家伙死了。”斯内克尽量言简意赅，“我从没见过这么可怕的事……他好像能操纵黄蜂，这肯定不是什么好的体验。”

“我听说过他的事。”一直在旁听通讯的希金特插嘴道，“眼镜蛇部队里活下来的老家伙们都是些……怪胎。苦痛者很有名气，听说他以前相貌丑陋，为了得到操纵黄蜂的能力忍耐了很多痛苦——蜂群需要认同异类只有一个途径，就是要对方能经得起它们的叮咬。”

“就像蜂巢？”斯内克下意识地说道。

“是的。”希金特叹了口气，“苦痛者在现代社会里肯定是个异类，他只能呆在军队，对于他们这种人来说，正常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

斯内克没默然不语，过了半晌他关掉通讯器，转身走向地穴另一侧的通道。在斯内克的背后，阳光洒下来，仍有几只痴心的黄蜂在缕缕光芒中飞舞。离开了蜂群的它们显得有些孤单，也有些彷徨。

10

沃尔金背负双手站在临时监狱的门口，高高的阳光照在他的头顶，铮亮的头皮渗出一股光泽。出身军人世家的男人背脊挺得笔直，纵然面容丑陋，张扬的神采依然像要飞出来一样，让周围每个人都切实感受得到。

对于目前的局面，沃尔金很满意。

苏联内部派系斗争自古巴危机以来日益加剧，尤其是勃列日涅夫在党代表大会上质疑赫鲁晓夫妥协美国的做法之后，军队中的鹰派人物更是自发组成同盟阵营，以期望这个国家重返它昔日的铁腕岁月。几乎所有人都能感觉得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国家在度过了它最艰难的铁血岁月之后，似乎丧失了活力和勇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扭转了二战战局，赫鲁晓夫因此被提拔成斯大林统帅的接班人。可这个擅长政治宣传的胖子似乎没有太多强硬的打算，他把更多精力放在政府内部的争斗和经济发展上。一方面提出要强化军备，一方面又同苏联现阶段最大的敌人美国打得火热。对于总书记的这种做派，很多人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更让军方人士无法接受的是，他在新的党代会上彻底推翻了斯大林统帅的一切成就，甚至开始组织各方面的人揭发斯大林统帅的所谓暴行。

勃列日涅夫的再度崛起与这种抵触情绪不无关系。

克格勃和格鲁乌，政治家与军人，老派与少壮派，新政与保守党，鹰派和鸽派……在这即使赤色政权也不能免俗的对立冲突之中，沃尔金有自己的打算。

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必然是个错误，可勃列日涅夫也是个蠢货。如果没有那些幕僚团帮忙，没有老好人的形象，他在党内就是个笑话。当然军方想要重新控制主动权，在国境线上大做文章，恐怕也只有这样的领导人才会对将领们言听计从。

赫鲁晓夫是一面旗帜，斯大林元帅将总书记的位置留给了他，想要反对这面旗帜只有利用同样被统帅提拔上来的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

可现在，沃尔金更希望自己能成为那面旗帜。不用什么人去引导，他自己就明白应该怎样使用这支世界第一的强大军队。

“把那个里通外国的叛徒带过来！”

高高的声音昂扬着斗志，传出数百米去。格鲁乌的士兵对沃尔金的崇拜简直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立刻有士兵推着索科洛夫和他身边的那个金发女子从监狱里走出。

索科洛夫的脸上还有一点淤青，面色如土的他看着沃尔金，本能地畏缩了一下身体，却还是挡在了金发女子的身体前。

“带上车，我们要带他离开这里，去接受更严厉的惩罚！”

左轮山猫和引领者站在不远处看着沃尔金发号施令，年轻的格鲁乌少校不无讽刺地自言自语：“索科洛夫也算是个爱国的家伙，可惜他没有足够的实力。”

引领者淡淡看了左轮山猫一眼，她当然听得出左轮山猫话语中暗讽她叛国的行为，却没有反驳的意思。左轮山猫讨了个没趣，扭过头继续自顾自玩起他的转轮手枪。

面容憔悴的索科洛夫和金发女子被强行推上直升机，沃尔金一挥手。直升机冉冉升空，把临时监狱抛成视野中的一个火柴盒。

"接下来要怎么办?"直升机上,引领者看着低头不语的索科洛夫问沃尔金。

沃尔金冷酷地笑起来:"当然是带着他继续去干活,还有工作没有完成呢!"

索科洛夫仿佛听到了什么魔咒一样猛然抬头:"不,绝不……"

"没有人打算跟你商量。"沃尔金让士兵给了索科洛夫一枪托,蔑视地看着缩成一团的科学家,冷冷说道,"你,还有你的小情人,你们的命都在我手里。"

直升飞机降落在一处开阔地上,这里又是一处小型山谷。矗立在山谷中央的仓库只有正门和少许部分露出,后面的部分全部被连进了山脉之中。仓库前方的小型码头通往湍急的河流,这条河也是整个山谷地区的生命之源。一直沉默不语的引领者在直升飞机尚未落地之际已跳下飞机,总是想要在语言上挑衅引领者的左轮山猫看着高度犹豫了一下,没敢模仿。

"我哪儿都不去!"

刚一下飞机,索科洛夫又开始挣扎。沃尔金冷冷地看了这名天才科学家一眼,一只手快如闪电般扼住索科洛夫身边的金发,身材纤弱的女子立刻被沃尔金举离地面。沃尔金早就彻底厌倦了威胁这个瘦弱的男人,他的目光贪婪地顺着金发女子的婀娜身段缓缓移动,最近一直以来违背赫鲁晓夫的行动让他处在强大的压力之中,虽然目空一切,沃尔金也知道如果自己被勃列日涅夫一派抛弃的下场。巨大的压力在男子心中化作畸形的欲望,他渴望发泄,渴望暴力,渴望看到眼前的美女在自己面前软弱无力,就像那些臣服于他的金钱和力量之下的人们一样对他心生恐惧和膜拜。

能够操控电流的异能在什么时候获得的?沃尔金恐怕已经不记得了,在进入军队之前和之后的近十年里,父亲格外"关照"格鲁乌要让他多吃一点苦,太多痛苦的回忆聚集在这些日子,以至于所有的回忆都模糊一片。

理想与现实这些词在沃尔金的脑海里不知被念了多少年,当父亲死去之后,一切都为自己掌控的感觉胜过了一切痛苦回忆。

那些模糊的记忆成为往事的现在,只有永恒的现在这一刻,握在手中的感觉才是最真实的!

滋滋的电流声从双腕不断涌出,格鲁乌的士兵们带着崇敬目不转睛地盯着沃尔金。沃尔金上校所拥有的异能无与伦比,士兵们相信这是天赐给军队的奇迹。随着淡蓝色的电弧在空隐隐浮现,沃尔金的表情也渐渐兴奋,他的手中捏着纤弱美丽的女性,他的内心渴求更多的征服和更绝对的服从。

电流从沃尔金的双手蔓延出去,源源不绝渗入金发女子的体内。

"啊啊啊啊……"

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中,可能是克格勃间谍的金发女子拼命挣扎却无济于事,只有痛苦的呼号在山谷中竭力回荡。

面对沃尔金异于常人的举动,引领者轻轻摇首,没有阻止也没有称赞。在整个队伍中,身披黑色斗篷的她脸色始终凝重,一如她最初的模样。

"你越是反抗,美丽的坦雅就会受到越多伤害。"

"你…… 沃尔金,你这个该死的……"

索科洛夫挣扎着想要冲上去推开沃尔金,一个踉跄没靠近沃尔金,却被左轮山猫

给拦住了。

黑洞洞的枪口对着索科洛夫，刚才瞬间爆发的勇气立刻烟消云散。左轮山猫挑衅引领者未果，心中满是怨气无处发泄，以枪口指着这个该死却不能现在被杀死的科学家，怒斥道："别轻举妄动，你这个叛徒！"

在折磨人这一点上，左轮山猫与沃尔金仿佛有着天生的默契，沃尔金不断以电流刺激坦雅的同时，左轮山猫也掏出一枚子弹塞入枪膛。

"你这个叛徒，没有人惩罚你是吗？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你有多走运！"左轮山猫狠狠地将手中的枪随手抛起，同时扔出另外两把转轮手枪，三把手枪在空中被他抛来抛去，让人眼乱缭乱。

"这里有三把左轮手枪，只有一颗子弹。我扔六次枪就扣动一次扳机，你准备好了吗？"

威胁的话语中，左轮山猫的动作丝毫没有停顿，三支左轮手枪在空中此起彼伏。

对自己动作极有自信的左轮山猫随手抓起一把手枪，对着索科洛夫就是一枪。

喀嚓！空枪。

喀嚓，又是空枪。

…………

连续四发空枪后，原本一腔勇气的索科洛夫已抱着头瑟瑟发抖。生与死的罅隙挤空了索科洛夫最后一丝胆量，他抱着头双腿发抖，甚至无法挪动脚步。看到这一幕，左轮山猫肆无忌惮地狂笑起来。

第五枪！

喀嚓！依然空枪！

转眼之间，第六次抛枪结束，左轮山猫已握枪在手，正要扣动扳机，一只更快更精准的手从一旁杀到，左轮山猫甚至没机会闪开，手中的枪口被推移几分。

砰！

枪声响起，正在享受虐待女性快感的沃尔金也回头看了这边一眼，终于放下已经五官扭曲变形的坦雅走过来。

引领者只是随随便便一伸手，左轮山猫手中的枪已到了她手中。左轮山猫甚至没察觉对方是怎样松开自己的手指，将枪纳入手中。

原本左轮山猫惩罚叛国者索科洛夫也是想要讽刺同样叛国的引领者，引领者的这个动作让他彻底失去了挑衅的勇气。将自己的实力和眼前这个女人之间的对比，左轮山猫心中不免有些悻悻。

引领者脸上依然没有太多表情，她只是将手中的枪递给左轮山猫。精致的柯尔特AKA散落成几个零件，堆在左轮山猫的掌心，看上去有那么一点触目惊心。

"战场上没有运气。"引领者看着沃尔金，却是在对左轮山猫说话，"你从现在开始最好守点规矩，我会让眼镜蛇部队看着这个人的。"

沃尔金对引领者的举动没有任何意见，他现在心中一心想着的仍是那台巨大的峡谷虎。

"好吧……那个CIA的走狗还没除掉吗？"

引领者淡淡地看向远方，低头摸了摸通讯器，声音一如既往地平静。

"苦痛者已经死了。"

"什么？"

因为曾经看到过苦痛者的真实面目，相貌丑陋的沃尔金一直引苦痛者为知己，听到他的死讯，沃尔金怒吼着一拳打在墙

壁上。拳头砸在墙壁上，墙壁立刻生出无数裂痕。沃尔金讨厌这种意外，情况略有不受控制他就难抑愤怒。但这股怒气很快冷静下来，脑海中转过无数念头，沃尔金想通了其中一些问题，他对引领者说道："也许那个人还是个新手，但我觉得他总有一天会和你不相上下……我现在担心赫鲁晓夫跟这件事有关。我们的时间不多，必须在最终测试之前除掉他。"

引领者的表情似乎永远不会变，声音也依旧冷静："不用担心，他们能够处理。"

随着引领者的话，仓库的大门被打开了，沃尔金和左轮山猫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一个双手瘦长的军人推着一副轮椅缓缓走出来，脸色有些铁青的瘦子看见引领者，忽然站直身体朝着她行了个标准的军礼，引领者只是颔首回应。

沃尔金不是没见过这两人，知道他们也是眼镜蛇部队的精英，只是看到轮椅上昏昏欲睡的老人，不免仍有些疑虑。

"这老家伙总是这样睡着，没问题吗？"

瘫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身穿迷彩，怀抱着一杆狙击步枪，肩头停着一只鹦鹉。老人已经很老了，身上遍布的老人斑在阳光下异常醒目。从眼镜蛇部队与格鲁乌汇合以来，老人就一直在沉睡。

"末日者远超过你的想像。"引领者挥挥手，"恐惧者，我把斯内克交给你了。"

"这个老家伙……"沃尔金仍有些不相信，他想起自己那个垂垂老矣的父亲。

"你不用相信。"引领者一针见血地说道，"等你看到他醒来的样子就会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比他更有耐心。"

得到命令的恐惧者松开握着轮椅的双手，翻身疾奔向远方，看着这个动作敏捷的怪人消失在自己视线中，沃尔金不仅没有高兴，心中那股淡淡的不安好像更强烈起来。但一向表现强硬的他没有说什么，他宁愿自己强大的形象永远停留在所有人心中。

士兵们押着已经浑身发抖的索科洛夫离开了。仓库门口的广场上一片寂静，引领者仍留在原地仰望着天空。原本朝阳似火的天空忽然变得阴沉，有雨谁淅淅沥沥低落。仿佛早就预料到这一切一般，引领者一只手接住几滴雨点，深情地望着天空，半晌才转身离去。

"索科洛夫不值得你爱。"沃尔金看着浑身蜷缩成一团的坦雅，声音里充满了兴奋，"在雨停之前，你可以跟我一起快活一下。"

雷声隆隆，天色完全暗下来。仓库门口只留下末日者仍在酣睡，这世界重归了寂静，迎接暴雨。

11

在一小滩积水前，斯内克最后一次审视自己此时的形象。夏娃带给自己的白色大褂下是普通的衣服，军用迷彩已被妥善收好，戴上了无框眼镜的脸看上去确实有那么一点像文职人员，当然用匕首刮过的下颌光洁铮亮，没有留下一丝野战的气息。想到那些可能比任何人都注重细节的科学家，斯内克对自己这样贸然进入研究所并没有太大信心。

事实和斯内克所担心的则完全相反，当他带着一丝忐忑推开研究所大门之后，发现自己的估计完全错了——整个研究所内至少有几十人在忙碌着，每个人的目光都未曾离开自己手中的文件或是工作台。研究所的内部结构简单，装潢简直可以用粗陋来形容。曾经在CIA工作，进出过无数美国研究所的斯内克完全不理解——这样的简陋环境里，为何它们的研究竟足以达到让美国政府震惊的地步？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完成了那些复杂的核弹数据运算，完成了那些长距离导弹推动器的测试，完成了载人飞行的一切步骤？1961年之后，这个国家的科技飞跃和突然爆发出的军事力量震惊了世界，《真理报》上那些长篇累牍的报道在不断被证实并非虚言之后，美国政府没有一天不是在坐立不安中度过。

仪器嗡鸣遮住了脚步声，闷热的房间里不少人挥汗如雨，依旧努力工作着。斯内克尽量放轻松自己的表情，顺着通道寻找能够藏有文件、书籍或是记录什么的地方。一路上偶尔还有人跟斯内克点头问好，让刚从黄蜂群脱身的他有颇些不适应。

越过长长的如同工厂一样的大厅，在走廊尽头拐角的科研中心办公室门口，斯内克犹豫片刻，最终还是轻轻旋动球形锁。

直到此刻仍没有人注意斯内克这边发生的一切，大多数人依旧在为数据忙碌着，在这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想的国家，似乎工作能带给他们更多活力。

推开门，办公室里弥散的强烈酒味让斯内克忍不住皱眉。一只手按在手枪上的男子用最迅速的目光打量这间办公室，比起外面的简陋，这里的装饰简直可以用奢华来形容。厚厚的绒毯，过分华丽的壁炉，挂满各种装饰画的墙壁，还有摆在房间中央的那张巨大办公桌，都显示出这个房间的拥有者在苏联军方拥有极高地位。

反手轻轻合上背后的门，斯内克平端手枪，摆出CQC的姿势，仔细地审视背对着自己的座椅。一双腿从皮椅一侧伸出来，浓浓的酒气就来自办公桌背后。

转椅在斯内克靠近办公桌的之际陡然转过来，一个手里抓着酒瓶的老人醉眼朦胧地盯着斯内克，对斯内克手中的武器似乎视而不见。

“你就是那个入侵者吧？如果你是来找索科洛夫的，他已经不在这里了。”老人的双眼盯着斯内克的眼睛，没有因为他用枪指着自己而害怕颤抖，“别用你的枪指着我，这会坏了酒兴。”

斯内克有些尴尬地放下武器，面对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他自信即使不用武器也能制服对方。

“哼，典型的资本主义走狗，毫无礼貌。”老人咬开瓶盖，又喝了一大口，“伏特加真是好东西……可惜，现在是困难时期，这东西也不多了。”

斯内克见对方并没有按动警铃的意思，索性主动反问道：“你又是谁？”

老者嗤地一声，神态间似乎颇为不屑：“你从来没听说过我？你还自称特工？”

“我的确不知道。”

说到自己的名字，老人故意挺了挺胸膛，让斯内克看清自己胸口别着的无数勋章：“我是亚历山大·列维奇·格兰宁！我是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苏联最优秀的武器科学家，这个格兰宁设计局也是为了我而建造的。你看看，这是列宁勋章，这是最高的荣誉，为了表彰我对国家做出的贡献。”

仿佛沉浸在过去光荣岁月里的格兰宁没在意斯内克是否接腔，喝了一口酒继续站起来说道：“自从卫国战争以来，我发明了无数先进的武器，为伟大的社会前线制作各种装备，苏联能够赢得与纳粹间的较量，完全是因为我！”

“你是不是喝醉了？”斯内克看着不停夸耀自己的老人，实在不想相信他。

格兰宁一屁股坐回到皮椅上，怒骂道：“我只是借酒消愁而已！就是他，就是因为他，我只能坐在这里无所事事地喝这些玩意！”

“他？”

斯内克注意到房间里摆着不少科学家的合影，其中一张赫然是索科洛夫和另一名亚裔科学家。

同样看到索科洛夫相片的格兰宁打了个酒嗝，用手中的金属酒瓶敲打着玻璃，怒骂道：“索科洛夫，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因为他，我已经毫无权威可言，我的研究变得一文不值！”

斯内克当然听过鼎鼎大名的格兰宁，格兰宁设计局在美国中情局也是首批挂号的机构之一，二战期间苏军在制式装备上的不断翻新让世人对这个诞生并不算太久的赤色政权刮目相看，格兰宁功不可没。然而此时此刻，这个人竟为了索科洛夫的研究结果在这里酗酒大醉，可见索科洛夫对于各方面究竟有多重要。

“索科洛夫……他，他的概念和我完全不同！”已经酩酊大醉的格兰宁随手摸出一份文件，递给斯内克，“你来看看我的设计！看看，这才是革命性的武器！”

中情局从来都是窃之而后快的资料就这么轻易被拿出来，斯内克有些错愕，但还是很痛快地接过资料和图纸看了看——图纸很复杂，只有上面一对机械手臂一样的东西很引人注目。

“你看到了吗？”格拉宁挥舞酒瓶，情绪激动，“这才是进化，这才是革命性的突破！移动性的核导弹系统，两足坦克，可以步行的战车！”

从格兰宁口中说出的话并非胡言乱语，斯内克知道这老人即使在宿醉中也应当有清晰思维的本能，至少他现在所说的一切都符合逻辑。

“这个技术将弥补步兵和炮兵之间缺少的那一环，你可以称它为一种连接两者的金属齿轮！”

“金属齿轮？！”

斯内克重复了一遍格兰宁的话，脑海中却无法浮现任何细节，他和格兰宁都无法确认，两人此时的对话在未来将演化成怎样蜿蜒的历史。这一刻没有人在意这些。谁知道明天的太阳是否还能照常升起？格兰宁和斯内克所关注的，也不过是这短短的几十个小时，或是几天、几个月之后的未来。

“没错！金属齿轮！”格兰宁灌下一口伏特加，旁若无人地高叫道，“连接起旧时代兵器和新武器之间的齿轮，武器发展革命性的一步！”

斯内克觉得眼前这个老头大概是真的醉了，这样狂热地向一个敌人展示自己的成就和发现到底有什么意义？很快格兰宁接下来的话让他明白了一切。

“我和索科洛夫不一样，我才不会被轻易利用。”格兰宁放下金属酒瓶，脚步踉跄着又拿了几份文件给斯内克，“你看看，你看看这些！我要把这些都送给我的美国朋友们，让不重视我的这些混蛋为此后悔！

直到某一天，当他们成为我发明所攻击的目标时，他们就会明白自己的错误有多可怕，他们就会了解我的伟大之处！你看看，索科洛夫那个白痴一样的峡谷虎和我的发明比起来简直不堪一击——给坦克装上火箭引擎有什么用？坦克需要的不是火箭引擎，它需要另外的东西！”

斯内克顺着越说越激动的格兰宁挥舞的双手看过去，老头儿正在气急败坏地指着自己的双腿。

“皮鞋不错。”斯内克注意到老人脚上那双崭新的皮鞋，随口称赞道。

格兰宁没有停止挥舞的手臂：“错了，是腿，腿！看清楚，人的两条腿可以带他去任何想去的地方，这才是机械的真正革命！但是那些掌权的废物，他们却选择了索科洛夫……”

“索科洛夫在哪？”斯内克更关心这个问题。

格兰宁答非所问地喃喃自语道：“我的工程被停止了……‘哲学家的遗产’也转移到了索科洛夫的工程上……”

“你到底在说什么？”

格兰宁接下来的话却让斯内克大吃一惊，有些东西他简直是闻所未闻。

“你不知道‘哲学家的遗产’？”老头子嗤笑一声，“我想你回去问问你的上级，他们一定会知道……但这并不重要，上校拥有从哲学家手中继承来的大笔遗产，那笔钱来自他的父亲……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不担心军费问题，开发部门的开销都来自上校自己的资金，包括我的研究基金……但那是以前了。现在我的人和我的钱都被转移走了，参与那个愚蠢透顶的峡谷虎工程。明天，只要到了明天，他们就会进行最终测试。你想找到索科洛夫吗？”

“索科洛夫被带到哪里去了？”

格兰宁嘿嘿笑了两声，没有立即回答，又品了一口伏特加。

“索科洛夫现在应该在沃尔金的武器工厂里做最后调试吧？那个地方就在格罗兹尼格勒要塞。你知道伟大的格罗兹尼格勒吧？那里曾经是……”

“我当然知道。”斯内克看着这个可怜的老人，把枪别回腰畔。

格兰宁打了个酒嗝，他言语有些含糊不清了：“你看看啊，你看看……索科洛夫在为他的设计做最后准备，我却只能在这里和敌人的间谍谈天说地。”

既然确定了峡谷虎和索科洛夫都在格罗兹尼格勒，斯内克也不想继续跟醉鬼纠缠，他转身想要离开办公室，却被格兰宁叫住。

“喂喂，你不是就想这样去格罗兹尼格勒吧？你疯了吗？在那个戒备森严的要塞门口，你就会被打成碎片！”

斯内克回头望了一眼仍抱着伏特加的老人，格兰宁的脸上一片颓色，显然心中情绪已低落到了极点。万众瞩目的科学家到了这个地步，斯内克或许能理解他心中不平的怒火，但这一刻大家的立场完全相反，斯内克只能选择默默离开。

“我自己会想办法。”

“等等，你这个笨蛋。”格兰宁虽然气色不佳，声音依旧洪亮，“我是想帮你！”

“你想帮我？”斯内克不太明白对方的立场。

“是啊。”格兰宁自嘲地低头看看自己的双腿，仿佛除了那双崭新的皮鞋自己一无所有，“算是谢谢你称赞我这双皮鞋吧——这是坦雅送给我的。你不用那么看

着我，我会告诉你如何进入那个要塞，不过你得尽快把索科洛夫那个白痴带走，顺便毁掉峡谷虎。我知道你们美国人的打算，你不用否认。越过研究所那边的山，有一条地下通道能够直通基地周围。那条通道本来是用来运送物资，后来交通发达就废弃了——只有我这里有钥匙。”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格兰宁居然真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厚重的钥匙摔在桌子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斯内克毫不客气地接了过来。

“为什么要帮我？”

格兰宁放下伏特加，叹了口气：“我和索科洛夫不一样，我的心中没有背叛这个词。我爱我的祖国，我也爱这片土地。我甚至无法想像自己在异国他乡生活的样子……生在伟大祖国，我希望成为让它自豪的英雄，仅此而已。你时间无多，与其在这里和我浪费口舌，不如赶快行动。”

斯内克看着低头不再打算说话的格兰宁，知道谈话无法继续，索性当着这个醉老头的面换上了研究所的制服，转身离去。只是推开门的瞬间，战士忍不住回首多看了一眼脸色潮红的老人，低头喷着酒气的老头儿背后摆满了各种奖状和证书，在这片背景之下显得无力的老人，看上去有那么一点凄凉，一点悲伤。

12

走出研究所，明晃晃的阳光透过密林中的树叶射下来，在草地上缀出点点星斑。斯内克目测了一下研究所与格兰宁所说的山峦之间距离，正打算收起研究所制服继续赶路，眼前的空中陡然传来一阵异响。

像是什么尖锐的东西穿破了空气，在怪声响起的同时，一道黑色的锐影笔直射入斯内克的左腿。速度超越了声音的冲击让斯内克身体一软，酥麻和刺痛交杂的感觉在伤口处飞快蔓延，斯内克就势在地上一个翻滚，躲在身畔粗大的树干背面。

空降护理在之前已经详细讲解过这种伤口的处理方法，只是那种奇怪的酥麻感让斯内克心中略惊惧，他喘着气飞快用匕首剜出刺中自己的东西——那是一根自制的弩箭，上面涂满了味道奇怪的液体，看上去有些恶心。

“斯内克！”震耳欲聋的声音在空旷的密林中响起，仿佛从四面八方传来，那是偷袭他的人，“我是恐惧者！我要带给你恐惧！既然你杀死了苦痛者，就让我来面对你吧！引领者的弟子，让我看看你有什么能耐，我会带给你无限的恐惧！”

随着空中的声音不断回荡，被斯内克随手甩开的弩箭忽然炸裂成无数碎片。那个声音更加兴高采烈，仿佛只有这样的场面才能让他兴奋一般：“弩箭上涂着巴西毒蜘蛛的体液，它们还能随时爆炸，哈哈，你现在感觉如何？”

“空降护理。”斯内克冷静地呼叫自己的医疗支援，“我现在好像中毒了，应该怎么办？”

“伤口在哪里？”

“左腿。”斯内克咬着牙用匕首挑开伤口，看着有些发黑的血液顺着裤管往下淌，“他用的好像是一种蜘蛛毒液……”

“巴西蜘蛛？”空降护理听到这个名字

沉吟了片刻，说道，“我记得你身上应该携带了我们给你配备的针剂……现在是使用它的时候了。”

斯内克能感觉到那股麻痹顺着伤口向上慢慢扩散，他用绷带给自己的伤口止血，同时掏出腰畔的塑料筒装针剂，朝自己的动脉狠狠刺进去。

“好了，毒性暂时不会发作，不过如果你有条件的话，最好休息二十分钟左右。”

“谢谢，我也这么希望。”



天空中不断传来恐惧者兴奋到癫狂的声音，一连串的弩箭从空中洒下，射在斯内克藏身周围的地面。小规模的爆炸让不少碎石和沙砾溅到他的脸上，斯内克脸色没有什么变化，他能从弩箭落地的角度大概猜出对方所在的位置，偏偏探头窥探的惊鸿一瞥里什么都看不到。

“迷彩……”

恐惧者对丛林的熟悉远超斯内克，他所拥有的迷彩几乎可以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慢慢调匀自己的呼吸，斯内克一手持枪小心审视着自己面对的方向，用另一只手从腰间掏出小型电子热能探测仪。一直到现在斯内克还能记得当初零点上校把这玩意递给自己时的一脸珍惜。

“这可是中情局的好东西，世界上最小的热能探测仪……你给我小心点！”

因为电能续航的问题从未被打开的探测仪开启足足用了几秒钟，这几秒钟里斯内克已经能感到自己体内的药效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不断上涌的热感驱散了从伤口传来的麻痹。腿上又有了力气，斯内克顺着逆光的阴影一个迅速翻滚，完成了更换掩体的动作。

伤口传来火辣辣的痛感，斯内克在空旷的密林里大口喘气，他知道这是自己必须面对的一幕，但当死亡不断碾来，他仍不

免质疑，除了任务本身，自己是所做的一切否还有其他意义？

热能探测仪终于缓慢但有效地启动了，恐惧者的影子像一团浓烈的光在小小圆形屏幕上跃动。斯内克把拧好消音器的枪口缓缓调转，对准一团悬在树枝上的模糊影子就是一枪。

子弹射出的方向，奇异的景象出现了——明明只是一团树叶一样的东西，却爆发出一团血雾，随之还有一声尖叫。

貌似隐形的敌人被自己打伤，斯内克心中更有底气。意识到对方会立刻展开反击的他转身拖着伤腿绕行到另一棵树干后，同时随手在地面布上两颗地雷。

有了探测仪的斯内克不必再费心寻找对方的伪装，恐惧者最大的优势顿时消失殆尽。两人的僵持没有持续多久，连续被斯内克射中的恐惧者终于开始焦躁，他从树上跳落地面，踏着青草奔走在树影和阳光之中，想要以手中的匕首近距离解决斯内克。

斯内克察觉到恐惧者的意图，下意识地带着恐惧者在自己藏身之处周围兜圈子，当恐惧者意识到不对的时候已经晚了，他轻快到几乎停不住的脚步踏上了一样东西。

咔哒，轻微的金属撞击声。

聚集在金属容器里的火药瞬间爆发，产生的热能形成了强烈气浪，过于靠近地雷的斯内克几乎被掀翻在地，恐惧者的身体被烈焰瞬间吞没，藏在他身上的无数弩箭被吹飞出来，洒落在两旁地面上。

死神来得太快，走得匆忙。斯内克静默着休息了片刻，看都没看被炸成碎片的恐惧者一眼，转身奔向格兰宁所指的山脉。慢慢的他开始又一次习惯了这种战场上的感觉，一个人死去，一个人活下来继续接受折磨。丛林法则和战场法则如此相似，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世界上是否只有这一套法则，那些道德和律法只是被人粉饰出的千变万化。

恐惧者死了，斯内克这才有闲暇再度联系空降助理。可惜这位美女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应斯内克，接上通讯信号的是零点上校。

“斯内克，进度如何？”

“我已经穿过了研究所。”斯内克看着前面山脚下的小路，低声说道，“但接下来可能更困难。”

“不管为了什么，你也要坚持下去，斯内克。”零点上校用不是特别动人的口气鼓励道，“只要能够完成任务，我们狐狸小队，还有你和我，就都会成为英雄。”

斯内克默不作声地挂断通讯。现在这种时候，他已经对英雄这个词彻底麻木。

推开格兰宁所说的那道后门，豁然开朗的一条山路出现在斯内克面前。丛林的茂密程度比之前的山谷更甚，密密麻麻长着各种知名和不知名的植物，苔藓顺着建筑的脚爬到腰畔，两侧岩壁缝隙里伸出枝桠，上挂满茂密的叶子。无垠的绿成为眼前惟一色调，整个世界的生机像是被缩小在这一段山路之中。

只有斯内克才知道，接下来的路将如何凶险。

在这种时候，斯内克忍不住又想起引领者。面对巨大的未知和茫然，似乎只有她能够平静对待，毫不动摇。

不管任务如何，斯内克心中第一次有了想要成为引领者的念头。这样的想法一直持续到很多年之后。

13

格罗兹尼始建于一百五十年前，当时的伊凡雷帝以自己的俄文名字命名这座城市，并对其寄予厚望。那时的格罗兹尼格勒还是座城堡，历经五十年岁月之后才慢慢建市，在随后的百年岁月里，它一直是城堡和威严的代名词。苏联建国之后，建立以研发武器和军事演习为主的军事基地毫不意外地选择了这里。历经无数战火的城市被外部钢铁设施覆盖，地下蜿蜒的通道和空间被改建，形成它独有的堡垒风格。

重兵驻守的军事基地坐落在城市近郊，格鲁乌的士兵们昼夜交替守卫在广场和各种关卡附近，形成一道任谁也冲不破的监控网。只有持通行证的士兵和几名特定军官才能完全通过这些封锁，比如沃尔金上校本人。

铁青着脸的沃尔金驱车进入要塞的时候，天色正渐渐暗下来。无视格鲁乌士兵的问候礼，沃尔金跳下车开始指挥士兵把索科洛夫带到后山脚的仓库，峡谷虎在那里将接受最后的检测和调试。索科洛夫尽管充满了不情愿，沃尔金闪烁着电弧的双手和坦雅恐惧的表情还是让他很快屈服了。

“你不用担心，我们很快也会跟过去。”沃尔金对登上小型军用卡车的索科洛夫狞笑道，“如果只放你一个人在那里，我也不放心。”

看了一眼目送索科洛夫离开的坦雅，沃尔金大步走过去抓住金发美女的长发，拽着她向基地的办公楼走去。

“在去看你的情人之前，我们先来乐一乐。”

沃尔金在他的基地里宛如神一般存在，没有人会对他的权威产生质疑。引领者仍披着斗篷，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左轮山猫百无聊赖地摆弄他的爱枪。坦雅的叫声随着沃尔金的脚步走了一路，没有任何人脸上露出相应的表情。

生命都随时可能结束的情况下，没有人在意这些小事。

引领者顺着索科洛夫离开的方向慢慢走去，左轮山猫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跟上。两个人的影子在照明灯下拖得极长，左轮山猫一路上都想要跟引领者说点什么，又无从说起。两人一路沉默着来到新武器研究所大楼门口，左轮山猫出示证件，门口的卫兵才对两人放行。

“我一直不明白……”左轮山猫最终还是没忍住，首先开口道，“既然已经在国内是英雄，你为什么还要叛逃？难道你真的想要建立一个只有上校一人权威的世界？”

引领者没有回答，她的目光从左轮山猫脸上划过，目光最终停留在巨大的玻璃窗尽头。在空旷的武器实验室中央，巨大的战车状机械矗立在中央。充力量感的轮廓周围有不少科研人员在忙碌，由于整个空间封闭的缘故，里面的声音一丝也传不到外面来。

引领者不说话，左轮山猫也没有办法。两个人就这样沉默看着索科洛夫指挥工程人员进行第二轮调试，年轻的左轮山猫最终又一次忍不住发出声音。

“那个中情局的特工现在怎么样了？”此时此刻，左轮山猫仍耿耿于怀那两次羞辱般的惨败。

引领者又一次扭头看了左轮山猫一眼，这一次她没有沉默。

“我派了恐惧者去对付他，如果他动作足够迅速的话，现在应该已经结束了。”

“可是我觉得他的运气一直不错。”左轮山猫想到那颗卡壳的子弹，脸上一阵铁青。

引领者毫不在意：“战场上没有运气。”

“总要有备用方案吧？”左轮山猫不死心地继续问道，“大名鼎鼎的眼镜蛇部队，难道只有这点手段？”

“引领者已经派了末日者在山脚下守住来的路。”沃尔金的声音从走廊尽头传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到了武器实验室，“头领，我觉得你的恐惧者好像已经死了。”

引领者的脸上依然没有任何表情，她的声音平淡如初。

“我已经派末日者守卫在惟一通往这里的路上了。”

“这样很好！”沃尔金击掌称赞了一句，同时也不无担忧，“你的弟子好像成长得超出我们预料，但这一切都必须得到控制。我知道你们感情不错，不过现在一切都要以峡谷虎的完成为最高前提。”

引领者看不出表情的脸上没有任何变化，她的感情好像在数十年前已经彻底消失了。

“我知道。”引领者的声音平淡得好像一切都引不起她的兴趣一样，“还有多久才能完成？”

“在明天结束之前。”沃尔金自信满满，“这是上天赐给我的最好王牌，从此以后我们可以告别赫鲁晓夫那些软蛋政策了！”

引领者微微颔首，表情并无喜悦与兴奋。

“衷心期待那一刻的到来，我的同志。”

沃尔金心情似乎很好，带着从金发美女身上得到的愉悦，他的表情狰狞中居然有一丝笑容。

“我的同志，当我拥有了能让这个世界战栗的力量，我们所期待的那个大同世界必将敞开大门。想像一下吧，那是多么美妙的一刻！”

沃尔金发表言论的表情夸张得仿佛狂热的宗教殉道者，两旁的军官和士兵纷纷立正表示对他的赞同。只有引领者和左轮山猫没有表态，左轮山猫虽然不屑身旁这位叛国者，却无法漠视她的冷静和强大。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透过巨大的钢化玻璃落在武器实验室里，各自想着心中的往事。在这种奇妙的沉默与狂热之中，沃尔金长出了一口气，他想到的是多年前自己曾经经历的某个夜晚，那时的雪花飘落，每个人脸上也都是怀着不同的表情，等待一件事的终结，以及另一个新的开始。

也许历史无论怎样变换，人性总是如此。

14

与恐惧者交手之后的近两个小时里，斯内克一直在拼命赶路，山路的崎岖远超想像。那些湿滑的苔藓竟也变成了前进的阻碍，空气中的潮湿味道越来越浓，毒虫的密度和敌兵的巡逻都成为家常便饭。苏联人似乎更懂得在他们广大的土地上如何利

用这些天然屏障，每一处哨所的设置都让人心悸。面对漫长而没有尽头的旅程，斯内克知道自己无法回头。

从一开始这个计划就未曾有过撤退的字眼。

一切必须勇往直前，一切必须迎头冲刺。不管是为了国家安全，为了军队的荣誉，还是为了自己和许多人的命运，他别无选择。

天色渐渐偏移，斯内克能感觉到背上毒辣的阳光渐弱，越过格兰宁所说的山顶需要冒极大的风险。斯内克甚至怀疑那个醉酒的老疯子是不是在陷害自己，武装直升机和炮塔交织成的防御措施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那样无力。斯内克不得不放慢速度，尽量竭尽所能避开一切敌人的搜查穿越这些哨卡。

越过山顶，斯内克在僻静的角落里接到了夏娃的呼叫。不知为何，习惯了零点上校冷冰冰的指挥，看到夏娃呼叫自己的波段，斯内克竟然觉得心中一阵轻松。

战场上的休憩有多珍贵，只有他自己清楚。

“斯内克，你听得到吗？”

“夏娃，你在哪儿？”斯内克的身体完全隐蔽在岩石的缝隙之中，阳光造成的阴影将他完全遮住，加上迷彩的效果，就算是武装直升机从空中飞过也极难发现他的踪迹。

斯内克听得到夏娃在无线电那边调整身体的声音，伴随着还有一声轻微的痛楚呻吟。

“我在格罗兹尼格勒，索科洛夫博士也在这里。”夏娃稳定了一下情绪，流畅地答道，“他正忙着准备峡谷虎的最后测试。”

想到沃尔金那张残酷可怕的脸，斯内克心中一阵轻松：“很好，他们还没有弄死他。”

夏娃却比斯内克有更深一层的担心：“现在是没有。不过你最好动作快一些，他们已经完成了第二形态的测试。当一切都搞定之后，索科洛夫就完全没有利用价值了。如果上校认为CIA的人还在附近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干掉他。”

想到自己最初的任务，斯内克深吸一口气：“夏娃，既然你也在那边……你不能让索科洛夫离开你的视野。”

“我知道。”夏娃的思维相当缜密，“你知道格罗兹尼格勒在哪里吗？”

斯内克苦笑一声：“格兰宁告诉我，穿过这座山的北部地下通道就能直达那里。”

夏娃发出一声惊呼：“格兰宁告诉你的？”

斯内克理解夏娃的惊讶，虽然夏娃看不见，他还是点点头说道：“我觉得他可能是喝多了……他甚至给了我仓库的钥匙。”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夏娃依然对这件事难以置信。

“鬼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斯内克没有兴趣继续纠缠这个问题，夏娃也放弃了，她转移了话题：“斯内克，通往要塞地下通道的入口被封住了。你需要一把钥匙才能打开那里。”

“不是格兰宁给我的那把？”斯内克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这不是太大的问题。”夏娃思考了一下，给出了目前来看最佳的方案，“在入口前的山顶有几间废屋，我在那里等你，这个



“我知道了。”斯内克拉紧自己背后的背包，那里装着他从俄军仓库里搜罗来的SVD德拉戈诺夫狙击步枪。苏制的狙击步枪虽然品质上并不如美制装备那样优秀，稳定的性能依然值得信赖，尤其是这款一年前才正式进入苏军制式装备库的步枪。如果真要面对一个优秀的狙击手，除了体能、经验之外，最重要的仍是要有一件和对方差不多水准的武器。

军人们都知道二战之后再无英雄，斯内克也知道——或许除了引领者这个例外，在这种时候，他只能微微自嘲。

末日者选择伏击斯内克的地点在山脚下的一片丛林里，这里地势开阔但起伏不平，地形相对复杂。让斯内克诧异的是这个老人居然在斯内克到来之后没有第一时间开枪，而是站起来高声朝着他宣战。

问题我来给你想办法解决。”

“知道了。”

斯内克想要关掉无线电放松休息片刻，手指刚碰到开关，夏娃却像忽然想到什么似的喊了一声。

“等一下！”

“怎么？”

“刚才我偷听了上校他们的谈话。”夏娃的声音里充满了关切，这和上校他们给斯内克的感觉完全不同，“眼镜蛇部队的末日者被派往山脚的丛林里等着你。他的狙击技术几乎被诵为传说，是目前公认的现代狙击术之父，你一定要小心！”

这种充满了古典战士风格的方式让斯内克对末日者的印象大为改观，那个健壮的老头子在阳光的尽头挡住了斯内克的视线，他的身躯像一堵墙壁，遮住了光线和去路。扑腾飞舞的鹦鹉从他肩头一跃而起，朝着天空翱翔，他的声音在草地和密林之间回荡。

“斯内克，你听到了吗？我是末日者，我来送你去到你的归宿之地……这将是我最后的狩猎！”

随着老者的声音在密林里回荡，斯内克还未抬起自己手中的枪，那个身影已经

消失了。静谧的森林留下群鸟的嘀咕，那只斑斓的鹦鹉朝着一片绿色交汇的位置飞过去，转眼间已不见踪影。

没有任何犹豫，斯内克立刻放弃了攻击，他迅速卧倒，避开了末日者消失的方向，寻找掩体。

不出所料的子弹擦着草地飞过，斯内克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是低估了那位老人的反应，对方的速度已经远超自己想像。看着子弹在草地上擦出的弹痕，斯内克觉得喉咙微苦，这种感觉在最初面对苦痛者时也曾萦绕在他心头。

对面的小丘上传来沙沙的脚步声，斯内克知道末日者这是在用脚步声搅乱自己的判断。从刚才老人发出挑战到开枪瞄准射击的一系列动作来看，斯内克知道对方一定有在草地上快速奔跑又不发出声音的方法。

与苦痛者还有恐惧者不同，末日者最大的依仗并非技巧，而是经验。

近一个世纪的战斗和流浪，让这名老者对于丛林战斗的理解远超任何号称丛林专家的战士。斯内克反手从腰间抽出一支香烟，狠狠咬在嘴里。烟叶的苦涩从舌尖向四四周蔓延，紊乱的呼吸慢慢平静下来，战士打量周围的环境，寻找末日者可能伏击的位置，同时将双手牢牢握在SDV上。

然后，斯内克打开了通讯器。

“夏娃，我遇到你说的那个狙击手了。”

夏娃似乎一直守候在无线电前，她的反应速度比斯内克预计的更快。

“你一定要小心，他对这片森林十分熟悉。”

“我熟悉的是城市巷战和海上狙击战……”斯内克想起自己之前的经验，有些无奈，“从来没经历过丛林狙击战。”

“不要着急，我会给你详细解释这片区域的地形特点。”夏娃在那边显得十分冷静，还不忘鼓励斯内克，“末日者的伪装十分优秀，不过他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他并不了解你，斯内克。我相信你一定能打败他。”

斯内克没有回答，他的呼吸已经恢复平静，他的心跳已低于日常。握着SDV，狙击镜冰凉的触感抵着下颌，他开始仔细聆听夏娃给他讲解这片区域的地形特征和。

慢慢的，一个大胆的战术在斯内克的心中开始缓缓成型。

在角落里蜷缩着听完了夏娃的讲解后，随手抛出一枚闪光弹，斯内克站起身，闭上双眼朝前跑出一步！

闪光弹触地，爆炸声骤然响起！

强烈的白炽光焰像被什么东西用力撒在大地上一样，肉眼无法抵抗的强烈刺激冲击视野。

与此同时，紧闭双目的斯内克听到一声枪响。

末日者果然如斯内克所想的那样，忍不住在斯内克冒出头的瞬间开枪，却被强烈的闪光刺激了双眼，枪声响起。

斯内克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擦着自己的左臂飞过去，他朝着早已计算好的方位疾冲过去，顺势翻滚着越过了可能有末日者守护的高地平台。

末日者的经验仍比斯内克想像中更丰富，即使双眼被闪光弹刺激到，他还是朝着斯内克奔跑的方向开了两枪。这两枪都几乎射中斯内克的双腿。

剧烈的奔跑让斯内克心跳又一次变成

高速，他发现即使自己使用闪光弹，被动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此时此刻末日者已改变了伏击地点，用无声的休憩慢慢恢复他的视力，而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只是换了一个隐蔽位置，还随时可能被末日者发现。

片刻之前枪声是从远处的草地附近传来，斯内克凑近狙击镜调整焦距，在一片绿色的草地上除了一只受惊奔跑的兔子外别无他物，失望地收起SDV，斯内克深吸一口气，又一扔出一颗闪光弹。

砰！

枪声在斯内克扬起手的同时响起，斯内克虽然早有心理准备，还是被枪声惊得手一抖。

闪光弹跌落在距斯内克不远处的草地上，炸成一片白光。

末日者已改变了位置，枪声从有流水声的小河附近传来。

斯内克迅速举枪开镜，却只捕捉到一个没入丛林之中的影子。

放下自己手中武器的斯内克心中叹息着，知道这个百岁老头将让自己浪费大量的时间在这场战斗中。也许这才符合引领者的安排——并不致命但充满了耐力和考验的战斗，最终让时间战胜了所有人，索科洛夫完成测试，沃尔金的计划彻底成功。然后任务变得毫无疑义，战斗不再继续。也只有厌倦了战斗的引领者才会想出这样的解决方案。

斯内克有些懊恼，也有些无奈。

蓦然之中，一道灵光从斯内克的脑海中闪过，他再一次凑近狙击镜看过去——那条并不湍急的小河欢快地淌着，水流带给了他灵感。

从背包中掏出刚刚研制成功的红外线目镜，斯内克舔了舔嘴唇，把这在城市夜战中常用的玩意套在自己头上。

仪器一切正常，充满了光线的视野忽然变成一片电子绿，斯内克稍微习惯了一两秒钟，随后开始缓缓在草地中匍匐前进。

越过草丛，越过那些巨大的灌木叶，斯内克在红外线目镜的帮助下看到了自己想要看的东西。

脚印，潮湿的脚印！

早已清楚末日者敏捷反应的斯内克没有起身，他就这样在缓缓爬行，绕着末日者脚印消失的方向，避开末日者的目光，慢慢爬向那名流浪了一个世纪的老人。

仿佛从死亡的气息中挣脱出来的奇妙兴奋感让斯内克心跳又一次加速，只是片刻之间，猎人和猎物的关系忽然对调。战场的变化比之人生更丰富多彩，结果却简单到了极致。

死去，或者活下来继续饱受折磨。

几十米的距离，斯内克像是经历了一个世纪一样慢慢爬过。

爬过死亡，爬过生存，爬过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交替。

…………

…………

末日者的伪装在大把新鲜树叶的遮掩下极难被发现，只当两人距离已不超过数米之后，这种伪装毫无疑义。

斯内克默默举起手中的SDV，屏住呼吸，瞄准。

用力排出脑海中万千杂念。

不能有一丝颤抖。

勇气，经验，技巧，信念。

到底是什么决定胜利？即使获胜，斯内克也不知道答案，他本能地扣动手指。

开枪!

砰!

超过了一个世纪的流浪结束了，传奇也到此为止。奄奄一息的末日者仰着头，汩汩的血水从他的胸口流出，这一枪斯内克竟然没有瞄准他的头部，让他还有最后几秒钟看清这个对手。

“我流浪太久了……这将是我休息的终点……”末日者的脸上洋溢着微笑，让人费解的微笑，“年轻人崛起的日子到了……看到这样的结局，真是美妙……”

没有怨恨，没有遗憾，没有痛苦。末日者的生命随着他肩头那只远去的鹦鹉消失了。斯内克沉默地看着这个引领者曾经的导师，心中一片迷惘，他想知道自己向引领者寻求的问题，答案究竟在哪里。

15

抵达山顶废屋之后，一路疲惫的斯内克终于得到了片刻喘息。

几栋孤零零的建筑在风中伫立，空荡荡的山头没有哨兵也没有人烟，显然已经荒弃了很久。在这座山顶的周围，甚至连草丛都不甚繁密，光秃秃的地表露出这一带特有的土黄色，风一吹就让沙尘漫天飞舞。这样的恶劣的环境，对刚从密林中钻出的斯内克来说却无异于人间仙境。末日者带给斯内克的不仅是战斗的疲惫，更多是精神上的诘问。回忆起那个面容安详的老者，斯内克总觉得自己和他们相比仿佛缺了些什么，至于到底缺的是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

夏娃刚刚离去，空气中依然弥散着香水的味道。靠着墙壁把半条烤蛇塞进嘴里，想到自己的代号也是蛇，斯内克嘴角露出一抹自嘲的笑。夏娃在这里和自己接头，从交代任务到离去不到三十分钟，一幕一幕却像被录影机收入脑海一样挥之不去。

就在刚才推开虚掩木门的瞬间，斯内克看到一个近似全裸的背影。夏娃妙曼的身段几乎而毫无遮掩地展现在他面前，为了掩饰尴尬，斯内克轻咳一声引起夏娃注意。回首发现来的人是斯内克，夏娃并没有立即遮掩自己的身体，而是依然慢慢地换着衣服。

“来得真是快。”

“你看起来比我还要疲惫。”

斯内克盯着夏娃深陷的双眼，两人交谈飞快展开，他们都很明白这种悠闲时光并不会停留多久。斯内克注意到夏娃光滑的背脊上有不少伤痕，这淤痕有深有浅。男人的好奇心终于让他提出了任务之外的问题。

“这些伤是怎么来的?”

夏娃低垂眼睑，轻轻摇头。

“是上校……”

“他发现你的异象了?”斯内克有些紧张。

面对斯内克的问题，夏娃笑了:“当然不……如果他真的发现这一切，我恐怕已经死了。这是他的个人爱好而已，他是个虐待狂，经常以折磨人为乐……这个人渣!怎么，这些伤口让你觉得不舒服了?”

“不，我也一样浑身是伤。”

两个人都没有继续深入这个话题，谈话在片刻之后又回到任务上。格罗兹尼格勒周围的严密监控让斯内克感到了压力，他开始仔细询问格罗兹尼要塞的详细情况。

在没有任何资料在手上的现在，夏娃提供的资料是斯内克惟一的情报来源。

“索科洛夫现在被塞进了格罗兹尼格勒的中心，武器研究所里。”夏娃从包裹里给斯内克掏军用食品和弹药，同时详细地解释道，“武器研究所分为三个部分，东侧是研究设施，主楼是武器装配间，然后顺着一条连接走廊过去是西侧，那里是最核心的地带，大部分关于沃尔金的秘密都被藏在那里。索科洛夫现在也在那里。”

“明白了。”

“不过有个问题。”夏娃上下打量斯内克，为难地解释道，“西侧建筑的安检级别是最高的，只有上校那个级别的人才能进入。我给你看张照片。”

斯内克结果夏娃递来的照片，看到一张年轻帅气的脸，英俊的苏联军官在照片中央扬着脸微笑。斯内克不明白夏娃为什么要给他这张照片。

“这是伊万·雷电诺维奇·莱科夫。”夏娃指了指那张脸，又比了一下斯内克的脸型，“你的身材还有背影都很像他，如果你搞到他的衣服，倒是可以利用一些面部填充物伪装成他，到时候那些人也分辨不出来。你知道吗？峡谷虎第二形态的测试马上就要开始了，虽然赫鲁晓夫可能会带军队来破坏这次试验……但我觉得上校依然有把握稳住他们。”

“所以我们更应该抓紧时间吗？”

夏娃递给斯内克一把红色钥匙：“这是打开地下通道大门的钥匙，通过那条通道你就能直达格罗兹尼格勒。”

“好的。”斯内克接过钥匙，小心揣好，“不过我救出索科洛夫之后该怎么逃出来呢？按照计划，你也应该为我准备了东西吧？”

“是的，我早有准备。”夏娃对斯内克担心的问题胸有成竹，“从这里向北三十英里的地方有个湖，我在那附近藏了一部地效翼船（Wing-In-Ground Craft），我准备的这架飞机能带我们离开苏联国境。”

“地效飞机？”斯内克皱眉，“我不会开这水陆两用的玩意。”

夏娃妩媚地笑了：“别担心，我正巧是个出色的飞行员。”

“借着湖面当作跑道吗？”斯内克计算着成功的可能性，对于这一点他并不看好。

“你要相信我。”

相信一个间谍吗？——斯内克没把这话说出口，他只是淡淡点头。

“好吧，你来搞定逃离线路，我去格罗兹尼格勒。”

就在斯内克想要离开的时候，夏娃问了斯内克一个他最不愿正视的问题。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是关于你和引领者之间的故事。”

斯内克犹豫了一下，还是如实回答：“她像一个母亲……她是我的老师。”

“还是你的情人？”夏娃试探着问道，她没料到斯内克会认真回答。

“不，比这更深一层，我的一半属于引领者。”

“你爱她吗？”

“不，没那回事。”

“恨她吗？”夏娃咄咄逼人。

“爱与恨，必须二者择一吗？”斯内克反问道。

“在男人和女人之间，你觉得会怎样呢？”夏娃对于这种问题更是个中高手，将斯内克的反问弹回。

斯内克摇摇头，脑海中再次浮现出引领者带着怒火开枪的那一幕，他不知道引领者为什么会那样，他只能看得出引领者似乎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我们共同出生入死超过十年，你说呢？”

夏娃有些神经质地笑了：“可是你现在的任务是杀死她，你下得去手么？”

“我对其他人的生活从不感兴趣。”斯内克冷冰冰地回答道。

这样毫无疑义的谈话进行了没多久，夏娃终于离去了。没有人逼问的斯内克松了一口气，在稍作休息之后他掏出望远镜，找好位置朝山脚下的基地广场看去，从他的位置正好能看到沃尔金上校和左轮山猫站在广场上的模样。虽然看不清对方在说什么，从沃尔金的表情上来看，他似乎在发泄怒火。身强力壮的格鲁乌上校不断用双手锤击着一个油桶，以至于油桶的外表已经严重变形。最终这只倒霉的油桶被沃尔金一拳打飞，落在远处。一具尸体从油桶中滚落，斯内克才意识到沃尔金原来是在对什么人实施酷刑。当斯内克看清楚从油桶中掉落的尸体后，他不禁有些吃惊。

…………

在斯内克听不到对话的远处操场上，沃尔金冷酷地收回双手。从油桶中跌落的尸体一脸伤痕，显然在生前受尽折磨。这张脸老迈中带着一丝潮红，竟是斯内克碰到的那个醉醺醺的格兰宁！

看到格兰宁的尸体，站在远处等候的左轮山猫脸色也不太好看，他慢慢走过来，想要让人收起这具尸体，又觉得这样会让沃尔金不快，尴尬得只能问道：“上校，他交代了没有？”

“没有。”沃尔金低头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拳头，“还没来得及坦白他就已经死了。”

“那么他肯定不是间谍了？”左轮山猫还是想要让人帮格兰宁收尸，只能继续试探。

沃尔金低头打量一番格兰宁的尸体，忽然目光集中在格兰宁那双崭新的皮鞋上。经验丰富的沃尔金快步走到格兰宁身边，扯下他的皮鞋，从鞋跟里挖出一枚微型发报机。

“看，看看这个。”

左轮山猫看到微型发报机，立刻放弃了帮这个老头收尸的打算：“难道说……格兰宁是内鬼？”

沃尔金眯着眼睛摇头：“不，这玩意太明显了……他或许是被别人利用的。”

左轮山猫终于忍不住了：“上校……或许？您不要忘记，他可是我们的同志啊！”

从沃尔金怀疑格兰宁到私下进行拷问，不过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左轮山猫还没来得及提出反对意见，沃尔金已经在要塞里开始了他最热衷的私刑。左轮山猫知道这是沃尔金在等待第二轮峡谷虎测试时给自己找的小乐子，也是发泄他与赫鲁晓夫之间互放狠话导致的不快。但无论如何，左轮山猫依然无法接受沃尔金草菅人命的态度，这里没有外人，他才敢于向沃尔金提出质疑。

“同志？”沃尔金冷笑一声，“管他曾经是什么，现在他对我们来说已经毫无利用价值了。”

“可是，我不赞成您的做法……”

沃尔金昂起头，看了左轮山猫一眼。这个年轻的军官虽然忤逆他，却深得他的喜

爱，谁不希望自己有几个这样赤诚的部下呢？如果换作平时，也许沃尔金的口气还会柔和一些，如今峡谷虎完成在即，沃尔金索性大声宣布道："我不需要你的赞同，这里我说了算！"

"但是那个核弹……"

左轮山猫还想争论一下，结果被沃尔金粗暴地打断了。

"你还对那个耿耿于怀吗？"残暴的上校高声反问道，"那你想怎么办？打我的小报告？少校，你要明白，这是一场战争。克格勃和我们格鲁乌之间的谍报战争，我们必须找出那个埋伏在我们周围的奸细。你明白我们现在和赫鲁晓夫之间的立场吗？杀人或者被杀，你选择哪个？所有的潜在威胁必须铲除，你这种个人感情对我们组织的团结是一种威胁。你要相信，一定有人在帮助那个可恶的敌人，他一个人肯定走不了这么远！"

"但是我觉得，不应该调查怀疑我们的同志……"

沃尔金踢了一脚格兰宁的尸体，示意旁边的士兵搬走他。

"C3炸药已经被偷了。"

左轮山猫立刻明白了沃尔金的意思。

"那个美国佬没来过要塞，所以应该是自己人干的？"

"没错。"沃尔金自信满满，但同时也不无担忧，"我们必须在赫鲁晓夫采取激烈行动之前解决这个麻烦，否则后患无穷。"

两人谈话之间，引领者和坦雅也来到广场。空旷的广场上只有格兰宁孤零零的尸体和废弃油桶，傍晚低沉的风吹过这里，让空气骤凉。引领者依旧骑着她最心爱的白马，黑色斗篷披在身上，脸上没有悲伤也没有喜悦。她从马上一跃而下，唬得左轮山猫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沃尔金看到自己这位最强大的盟友赶到，脸色才变得缓和了一些。

"引领者，你们刚才去了哪里？"

坦雅还没来得及回答，引领者已经冷冷地宣布了一个事实。

"恐惧者和末日者都已经死了。"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左轮山猫和沃尔金都无比震惊，眼镜蛇部队的精英都是经过了二战残酷洗礼的老战士，斯内克一个籍籍无名的特工居然能做到这一步，不仅是左轮山猫开始重新估计那个屡次挫败自己的美国佬，沃尔金的脸色也变得极为难看。

"该死！中情局的走狗！"

一拳击飞身边的油桶，沃尔金的怒气似乎仍无处发泄，他又踢了一脚格兰宁的尸体，仿佛是在质疑引领者的实力一样怒吼道："现在只剩下狂怒者一个人了！为什么传说中的眼镜蛇部队如此不堪一击？"

引领者没有反驳也没有辩解，依旧平静地沉默着。

左轮山猫却对斯内克有了不同的见解："他还蛮不错嘛……"

引领者看了一眼嘲笑沃尔金威风扫地的年轻少校，冷冷地说道："不必担心，我会处理。"她的话在所有人当中仍是最有分量的，既然已见识过传说中战士的强大，沃尔金和左轮山猫都选择了闭嘴。

"他到底想要什么？不仅仅是为了索科洛夫吧？"沃尔金仿佛想到了什么，"美国人会为了那个废物如此大动干戈吗？"

引领者比所有人都了解美国人，大家的目光集中在她身上，等待答案。骑在白马上的女战士沉吟片刻，低声说道："美国人想要摧

毁峡谷虎……当然，他们可能还想夺走你继承的那份东西——‘哲学家的遗产’。”

“不可能……这个遗产它……”

引领者挥手阻止了沃尔金的话，她的声音依旧冷静，仿佛置身事外一般：“他们还想要除掉我……上校，加强防卫吧，我想他正朝这里赶来。我现在要回去拿那个小型弹头。”

沃尔金对引领者的安排自无异议，他带着坦雅和左轮山猫目送引领者纵马远去。在这充满了金属和高科技质感的军事基地里，引领者的身姿看上去极为特立独行。白色的骏马载着传奇英雄奔向茫茫夜色，即使连左轮山猫这种反感叛国者的人也不禁低声赞叹。

“我们的盟友是不错……嗯，坦雅，你用了什么香水？”

坦雅冷冷地看着左轮山猫没有说话，一直看着他紧跟沃尔金的脚步进了基地。坦雅一个人站在空旷的广场上发了一会呆，目光迷离，仿佛是寻找着什么，思考着什么。

16

眼镜蛇部队的最后一名成员狂怒者仿佛早就料到斯内克会通过地下通道前往格罗兹尼格勒，狭长的地下通道成了他与斯内克较量的战场，几乎废弃不用的地下通道里充满潮湿到发霉的味道，地面湿漉漉得像被人用脏水泼过。大概是觉得斯内克一个人在这种潮湿环境里太过无聊，狂怒者带着他的喷射装置和火焰发射器出现在快要到达出口的地下走廊尽头。

这是一场斯内克不愿回忆的战斗，狂怒者的喷射飞行装置让他占尽了高度优势，两人之间的战斗大部分时间是斯内克在走廊的建筑间隔中飞快穿行，避开一次次几乎横扫整个走廊的火焰焚烧。

头戴宇航头盔的狂怒者一次次叫嚣着朝斯内克发动致命的攻击，火焰一度舔上斯内克的裤脚和衣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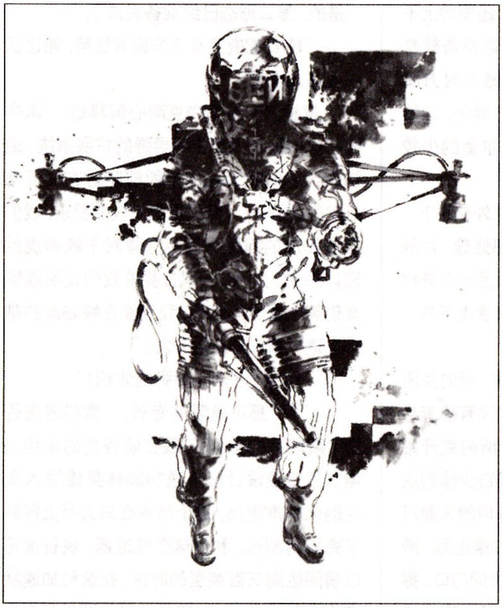
最终斯内克终于发现了狂怒者的弱点，那也是他的优势。就在那套宇航服背后的飞行装置里，装满了大量可燃烧爆炸的液体燃料。被子弹引爆的强烈爆炸彻底毁灭了狂怒者，让他消失在自己最擅长的火焰和爆炸之中。没有什么归宿比这更适合他了，看着被炸成一片狼藉的地下通道，又一次觉得自己精疲力竭的斯内克喘息着与希金特通话。

“我干掉了狂怒者。”

希金特吃了一惊：“狂怒者？他以前是苏联的前宇航员，二战期间参加了眼镜蛇部队……这个人和苦痛者一样，饱受着生存的摧残，在一次事故中他的大部分皮肤都被烧伤，真面目无法示人，从那之后他就开始用厚厚的宇航服保护自己。”

“是个偏执的家伙。”斯内克给自己腿上的灼伤部位涂药，“不过眼镜蛇部队每个人好像都是这样……狂怒者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吧？我听他临死前说只有引领者了……算了，不说这些，我不愿意想像再次面对首领的感觉。”

“斯内克，坚强一些！”零点上校在无线电通讯器里大吼，“你要知道，你现在已经完成了许多人无法实现的目标……叛逃的眼镜蛇部队主力已经被你消灭了，你越来越接近任务目标，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换上在格兰宁研究所屡试不爽的白大褂，再度摇身变成科研工作者的斯内克趁乱进入研究所内部。此时所有人都在为峡谷虎的测试工作忙碌着，没有人在意是不是近百名工作人员中忽然多了一人。每个人都低着头走路的走廊里，忙碌的人们各自揣着心事和工作。斯内克又一次看到了这个国家高效、迅捷的一面，相比苏联执政党的庞大而缓慢的运作，沃尔金领导的武器研究所反倒更接近一个职能部门应有的最佳状态。

除了那些研究人员，研究所里进出的还有不少军官。这些格鲁乌的小头目们在测试工作上完全无法发挥任何作用，他们在走廊里交谈，焦灼等待，简直比沃尔金的心情更为迫切。

斯内克没有与任何人交谈，他的俄语虽然口音不错，依然无法保证不出任何纰漏。在上下楼梯的时候，会有不少人跟他打招呼，斯内克都用点头微笑蒙混过去。

尽管斯内克没有听过引领者关于战场上没有运气这一说的观点，他自己运气依然不算太差。身上焦糊的火药味儿在越过潮湿地道之后被洗得干干净净，脸上没有任何明显伤口——一直到了二楼的更衣室附近，依然没有人认出他就是那个需要防范的中情局特工。

斯内克在二楼的休息室没等多久，雷电诺维奇就哼着轻松的小曲顺着楼梯走上来了。这个年轻英俊的军官脸上挂着迷人的

斯内克当然明白零点上校所说的一切，现在这种时候已是退无可退，一切唯有继续前进。在瓦砾中缓了口气，他顺着地道出口爬出去，成功穿越了苏军守卫森严的地带，来到格罗兹尼格勒的内部。

从近处接触才知道沃尔金上校的权势如何惊人，格鲁乌控制的这座军事要塞占地面积广大，大部分的建筑都经过强化改造，带着简约的军事化风格。随处可见的士兵和军用卡车在广场上星罗棋布，探照灯犹如一道带着毁灭咒语的光，在黑暗的角落里来回巡游，随时碾碎可能出现的威胁。

之前夏娃的详细指点在此时发挥了极大作用，斯内克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分辨出了主楼和东西两侧设施，随后利用士兵巡逻的死角和探照灯的延迟，向着东侧的研究所进发。

微笑，看上去比夏娃提供的照片还要帅上不少。斯内克没怎么犹豫，在雷电诺维奇转身走过一排更衣柜的时候，一肘撞上对方胸口，随即以标准的CQC勒住对方脖子。这位据说在要塞内部地位仅次于沃尔金的少校双眼一翻，立即昏迷过去。

利落地将昏迷的雷电诺维奇外套脱下，斯内克用填充物给自己做了面部处理，片刻之后昏迷的少校躺在衣柜里，而另一个身材与他极为相似的男人从二楼休息室走下来，所过之处无不有人敬礼问好。

这大概是潜入苏联境内以来，斯内克所遭遇的最好待遇了。所有的关卡没有检查与盘问，只有一路的军礼和问候。斯内克开始怀疑这位没什么本事的雷电诺维奇少校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能够让整个基地的人都对他敬畏有加。穿过卫兵把守的二楼走廊，斯内克终于到达建筑尽头的封闭房间门口。挥手遣散了两名卫兵后，斯内克推开那扇虚掩的门，立即看见了一脸愁容的索科洛夫。

看到雷电诺维奇出现在自己房间里，索科洛夫也大吃一惊。斯内克挥手撕开脸上伪装，露出本来面目，科学家一眼认出了这个中情局特工。

“你是那个CIA的家伙？你，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之前不是告诉过你吗？我是来带你出去的。”

索科洛夫怅然地点点头，想起自己之前与零点上校之间的约定，想起斯内克曾经对自己的承诺：“言而有信……你和你的长官一样。但现在恐怕已经太晚了。”

“太晚？”斯内克有些吃惊，“你别告诉我峡谷虎已经……”

索科洛夫推了推镜片，无奈解释道：“是的，第二形态已经准备完成了。”

“峡谷虎究竟在哪方面有优势，能让沃尔金这么重视？”

索科洛夫对斯内克耐心解释道：“本来峡谷虎的设计源自中程导弹的扩展系统，最初设计它时我考虑的是能够随时在任何地点发射核弹——但是根据上校的要求，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是洲际导弹对于峡谷虎的设计来说，太大了。军方要求我们发明能够直射美国本土的武器，我只能在峡谷虎的基础上进行第二形态的开发。”

“你缩小了洲际导弹的体积？”

“不，那不是我的专长。”索科洛夫否认了斯内克的推测，“我在峡谷虎的架构上增加了曾经设计出来送加加林英雄进入太空的火箭推进器，这个技术在东方号上得到了完美的测试。利用这个推进器，峡谷虎可以瞬间达到三百英里的时速，在这种加速状态下发射导弹，可以把原本射程两千五百公里的中程导弹变成六千公里的洲际导弹。”

斯内克倒吸一口冷气，这种技术意味着什么，他很容易想像。

仿佛为了验证斯内克的所想一样，索科洛夫又补充道：“峡谷虎最大的突破是再也不用建造巨大的发射井，它本身是个移动要塞，只要准备一条三英里长的跑道，就可以让它达到发射洲际导弹的要求。在苏联广大国土上，任何地方都可以藏匿这样的一个移动战车，卫星不会发现，没有人知道它被藏在哪里……随时能够进行有效打击，这就是峡谷虎的第二形态。”

“你完成了？”

“没错……现在的完成形态就在仓库后面，目前这种形态的峡谷虎只有这一台。但是沃尔金打算以这个为基础大量生产。”

索科洛夫低着头，痛苦地说道，“沃尔金打算部署峡谷虎到苏联各地，还把这东西运送到东欧和亚洲的各国，用来煽动独裁武装的崛起、种族冲突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沃尔金的资金接近于无限，他可以随时开始批量生产。原本东西两大阵营形成的冷战局面是因为双方对各自的力量都有所顾忌，核武意味着威慑，如今峡谷虎一旦完成量产，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冷战结束，任何国家任何人都能拥有核打击能力，这个世界恐怕又要陷入到战火之中了……”

斯内克透过玻璃窗看看外面，狭长的走廊里没有人路过。沉思片刻，斯内克抬起头看着索科洛夫的眼睛。

“不，这一切都还不算太晚。”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还有机会。”想起最初的任务，斯内克鼓励这名绝望的科学家说，“只要在他们量产之前毁掉这个原型机，还有整个设施就行了。你能给我提供一些建议么？”

索科洛夫愣了一下，身为科学家的他从来只懂得建设，对毁灭一词所代表的意义尚未完全理解。斯内克的话开让他大受启发，科学家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世界的未来之间艰难抉择了几秒钟，毅然回答道：“好吧……火箭推进器所用的液态燃料都存放在武器库的储油罐里。如果你能想办法炸掉它……让我想想，只要一些C3炸弹应该足够把整个武器设备库炸成碎片了。”

“C3？”斯内克脑海中闪过一些资料，“你是说那种最新的可塑性炸药？”

索科洛夫点头：“它可以被捏成任何形状，一种未来的炸弹。”

“很好，哪里可以弄到？”

“武器库原来有一些，但几分钟前被在这里的女间谍偷走了。”

斯内克下意识地想到了一个人：“夏娃？”

“不，那才不是她的名字。”索科洛夫纠正道，“她叫坦雅，她在这里伪装成沃尔金的情人。”

斯内克想起自己曾经在望远镜里看到的那个身影，微嘲道：“我还以为她是你的情人。”

“当然不是！”索科洛夫从怀中掏出一张照片，“你看这里，这才是我的爱人，我的妻子和孩子，她们都在美国。”

索科洛夫掏出照片的瞬间，脸上不自觉流露出一个男人对家庭的眷恋。看到这个可怜的瘦弱男子站在这里展示自己的妻儿照片，斯内克在心中叹了口气，他拍拍那个瘦弱的肩膀安慰道：“他们都被CIA保护着，刚才我看到那个女间谍就在你房间里，你给了她什么？”

“所有峡谷虎的实验数据，求求你了，毁掉峡谷虎才是关键。”

“我首先得想办法把你弄出去。”

索科洛夫绝望地摇摇头，颓然坐在椅子上。科学家的背后散落着各种资料数据和杂志，这些纸制品在强硬的军事基地里看起来和他本人一样无力。

“不，我哪儿也不去了。赫鲁晓夫已经抛弃了我，我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我想最后他们会送我去古拉格群岛。”

斯内克知道古拉格群岛是苏联流放政治犯的集中营，想起那里的冬天，就算是现在身在温暖的格罗兹尼格勒，斯内克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寒战。看着这个可怜的科学家，中情局特工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安慰他。

“去美国如何？”

“我也曾经喜爱美国过，毕竟我的家人还在那里等着我。”索科洛夫黯然低头，“但就算是现在我逃到美国，到了那边的工作依然是研究各种威力巨大的杀人武器。无论到哪里，我都还是个武器科学家。说实话我已经累了……每天都在制造一些无用的东西。你看看我，我每天没日没夜的工作，得不到任何人的称赞，我做出来的东西不过是那些政客的工具，从未造福过人类。即使是最开始我从事的火箭研究，现在也成了美苏两国之间的太空竞赛牺牲品。不管是太空竞赛还是武装竞赛，不管是什么国家，什么人……我们这些科学家总是被利用……我只希望你们能照顾好我的家人……”

索科洛夫的话被一阵脚步声打断了。在这样的军事重地里能够随便进出这里的人只有一个，当斯内克转身之际，他看到了满脸狰狞的沃尔金正推开门走进房间，背后跟着的是一脸冷漠的引领者。

在这种时刻，斯内克没有任何选择余地，他顺着沃尔金推开门的手臂一拉，将体格健硕的上校掀翻在地，手中枪口笔直对准沃尔金的眉心。

斯内克一击得手，引领者却并不给他任何喘息机会。银白色的身影像是闪电一样掠过，斯内克双手握住的枪管被抽离，一股巨大的力量击中他的腹部，让他四肢随着痛楚一起收缩，随后整个人跌落在沃尔金身旁。

哗啦哗啦，枪被拆散成无数散件，从引领者的指尖跌落。

恼羞成怒的沃尔金一跃而起，抽出腰间武器对准斯内克的头部恶狠狠地瞄准。

“这个该死的美国佬！”

引领者的动作比沃尔金更迅速，她反手一掌劈在沃尔金胸口，沉重的身体居然也被推飞出去。踉跄着爬起来的沃尔金恨恨地看了一眼斯内克，又看了看被引领者打落的手枪，有些不满地反问道：“引领者，你这是什么招数？柔术吗？”

“不，这叫CQC，是我和他一起发明的一种军队格斗术。”

沃尔金看了一眼同样散落成碎片的手枪，咧嘴笑了一下。引领者的强大让他深信眼前这女人才是他最强大的盟友。纵然那个美国狗杀死了所有的眼镜蛇成员，只要引领者依旧站在格鲁乌这边，他的同盟依然足够强大，他的部队仍能创造传说。

“真不错，下面应该我接手了吧？”

“你打算杀了他？”引领者后退一步，把空间让给沃尔金。

“当然……不过在这之前，我要让他为了伤害我伊万付出代价！”

双手流出强烈的电流，沃尔金沉重的拳头笔直轰向斯内克的小腹。勉强从地上爬起来的斯内克只象征性地招架了一下，第二拳已挟着万钧之力落下！无比强劲的电流贯穿了全身，斯内克痛叫一声轰然倒在地上。

引领者仿佛已经知道了斯内克的结局一样，转身推门离去。沃尔金的拳头犹如雨点一般落下，在这种强烈的冲击下，斯内克渐渐失去了知觉……

17

拷问最先是从黑暗中开始的。

无边的黑暗里，斯内克感觉不到任何光线，即使勉强睁开双眼，也只有浑身的痛

楚提醒他仍活着。耳畔传来嘈杂喊声，仿佛有人在饱受酷刑折磨。渐渐清晰的强烈刺痛从胸口向着四周蔓延，想必沃尔金多数的拳头都落在同一位置。斯内克用力甩了甩头，发现自己的视线依然是一片模糊，眼前的黑色像是被凝固住了一样挥之不去。尝试挣扎双手双脚，身体好像是被悬空吊住，没有任何挣脱的可能。

惨叫声一度消失了，随后又高亢起来。斯内克即使看不见任何东西，也能听得出惨叫声来自索科洛夫。

"混蛋，快告诉我！"

来自沃尔金的怒吼在不远处回荡，斯内克试图想要把自己的精神集中起来，却一次次失败。索科洛夫的惨叫声意味着他正在遭受难以想像的酷刑，这些经历对于一个瘦弱的科学家来说太过可怕，斯内克甚至无法想像索科洛夫怎样承受沃尔金铁锤一般的拳头。

"你刚才在跟谁说话？"

沃尔金每次提问都引起索科洛夫的一记惨叫。另外一个女人的声音似乎正在啜泣，软弱着苦苦哀求沃尔金。

"求求你，住手吧……"

惨叫声没有因为哀求停止，斯内克侧耳聆听，随后拼命挣扎，一切依然徒劳。

"啊啊……"

索科洛夫弱不禁风的叫声在走廊里回荡，旁边一个貌似熟悉的女声依然在请求沃尔金住手。充满了不安的气氛中，斯内克觉得自己的身体像是要散掉一样充满仿佛断裂般的痛楚。身体在空中缓缓晃动带来的不安情绪让斯内克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担忧——照这样折磨下去，索科洛夫必死无疑。

沃尔金没有辜负斯内克的期望，在连续询问了几次索科洛夫将峡谷虎的资料交给谁而没有结果之后，索科洛夫陡然发出一声刺耳的惨叫，随后一切都安静下来。

那个哀求的声音不住哭泣、咒骂着：

"你这个畜生……"

沃尔金的声音听起来没有一点遗憾，斯内克知道那是因为他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峡谷虎的最终形态——拥有这一切的沃尔金不再需要索科洛夫，也不再惧怕赫鲁晓夫。纵然这一刻他是那个残暴成性的苏联上校，骨子里学会计算自己筹码的军人天性仍控制着他。

"我想他已经死了……嗯，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个CIA的走狗吧！我想你能比他让我更开心一点，不是吗？你的身体很强壮，嗯……看看这些伤疤，你的确是经过多年战场考验的。不过你的运气到此为止了，让我来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地狱！"

随着胸口传来一记重击，沃尔金对斯内克的拷问开始了！

"第一个问题，你的目的是什么？是峡谷虎，还是索科洛夫，或者是那份遗产？"

斯内克摇摇头，被遮住双眼的他什么也看不见，这种黑暗通常用来对付经过严格训练的特工，但斯内克显然已不能算作通常之列。除了突如其来的黑暗带来一丝错愕外，他的情绪没有太多变化。索科洛夫已经死了，为他的死亡懊恼追悔都毫无疑义，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熬过沃尔金这一关。

沉默但抗拒的态度让沃尔金更为愤怒，他的拳头左右开弓落在斯内克身上。

"是谁在帮你，是谁放你进来的？"

依然是沉默，斯内克除了被拳头打中后会大口呼吸外，没有发出一丝多余的声音。恼羞成怒的沃尔金再度挥拳，连续数拳打在斯内克身上。连续重击让原本虚弱的斯

内克意识再次模糊了，然而沃尔金似乎并不打算放过他，一桶水泼在斯内克身上，让他的意识再度恢复到能感知痛楚的程度。

“你很能扛是不是？不过你总有极限吧？我的耐心比你想像的更好……现在试试这个吧，最有趣的部分，我的体内带着近百万伏特的电压，这来自于一场上天恩赐的事故。现在你来尝尝这个滋味吧！”

上校的手掌粗糙、巨大，抓在斯内克肩头的感觉异常坚稳。下一秒钟，无数电流奔涌而出，窜入斯内克的体内。可能是有生以来最强烈的痛苦将斯内克完全吞没，他还没来得及发出痛叫，全身上下的肌肉已被刺激得紧缩僵硬，整个人仿佛不受控制了一样疯狂颤抖。强大的电流让斯内克觉得这具躯体已经不属于自己，眼前的黑暗再次变得模糊，只有残存的丝丝本能让他抗拒着超越了极限的崩溃。

“啊啊啊啊……”

痛苦的叫声穿透了厚重的墙壁，在监狱走廊里回荡，夹杂沃尔金的怒吼。刑讯室里的一切斯内克都无法看清，他只能被动感受着任人宰割的无奈。

“回答我，回答我！”沃尔金松开手，让斯内克不那么容易昏迷过去，随后又抓住他的脖子，“中情局到底知道多少？他们是不是也盯着这份遗产？你真正的目的其实就是哲学家的遗产，对不对？”

随着沃尔金的一次次提问，电流再次蔓延到身上，刚刚缓过一口气的斯内克被折磨得已经没有力气抵抗。比上一次更剧烈的电流让他觉得自己仿佛被焚烧成了碎末，体内所有的器官都完全失去了感觉，随后只剩下痛苦在空荡荡的身体里不住回荡……这一次斯内克终于是没撑住，又昏迷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是一秒钟，也许是很久……斯内克被一股凉意刺激得再度醒来，然后他听见了一个自己熟悉的声音。

“没有用的，他不会说。”引领者的声音里没有丝毫的感情，只是平静叙述着一个事实，“他被训练成不会投降的那种人，是我亲手训练的。”

听到引领者的话，沃尔金顿时失去了折磨斯内克的兴趣，他停下手，拍打了几下斯内克的肩膀，发出几声冷笑。

“是这样啊，你是在寻找遗产的位置吧？我告诉你，那数以千亿的美元都在格罗兹尼格勒的地下掩体里，你们一个子儿也别想得到！”

这是斯内克已经不知道多少次听到关于“哲学家遗产”的话题了，意识依旧模糊的他没有力气回答，只能缓缓喘息着，竭力让自己从不能控制身体的麻痹中恢复过来。

沃尔金上下打量这个被蒙着头的美国人，一种没有理由的怒气在他心中激荡。如果不是这个美国人的话，眼镜蛇部队就不会全灭，自己也不会在与赫鲁晓夫对峙中落了下风。一切都是该死的美国狗在作祟，一切都是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务们搞出来的！沃尔金怒吼一声，又一次挥拳打中斯内克的小腹，让体内的强烈电流贯穿这个中情局特工的身体。就像沃尔金所想像的那样，斯内克果然又发出震耳欲聋的痛叫。

这一次大概斯内克的挣扎过于强烈，他身上掉下了一个小东西。沃尔金愣了一下，收起拳头捡起那东西。

“发报机？这是谁干的？”

“这是我放在他身上，用来跟踪他行动的。”引领者看都没看斯内克一眼，立即回答道。



沃尔金脸色一变："为什么？"

"眼镜蛇部队知道他的方位才能进行伏击。"引领者回答道，"你认为这有问题吗？"

沃尔金用力捏碎了微型发报机，看着引领者的眼神有些犹豫，更多的是试探："你这样让我很为难啊……引领者，现在这样的状况，我恐怕要求证一下你们并非同伙了。"

引领者微微扬起下巴，脸上的怒气一现即隐，却带着惊人的威势："你不相信我，是吧？"

沃尔金再嚣张也不敢对引领者说什么，他看了一眼引领者，又看看斯内克，干笑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他是你的弟子……

"那你要我怎么做？"

引领者和沃尔金的交谈让斯内克恢复了一丝体力，然而全身的阵痛依然让他提不起精神。不管如何坚强的精神，在肉体濒临崩溃的边缘也毫无用处。斯内克拼命想要抬起头，却觉得自己整个脊椎像被人拽开了一样松散，伤口如火烧般痛，下一秒钟不知发生什么的恐惧慢慢腐蚀着尚存坚强的心。这一刻斯内克想要说话，却发现自己连呼吸都有些艰难。

"让我想想……"沃尔金阴森的声音又一次响起，他随意地宣布了斯内克的命运，"那么你去挖掉他的眼睛吧。我不喜欢他的蓝色眼珠。对于士兵来说，眼睛是最重要的东西……你把他训练成士兵，那么现在你再把他废掉吧。你看看，这场面多动人！一个完全属于你的士兵，来吧，快动手吧，就像他对眼镜蛇部队所做的那样！"

眼镜蛇部队的全灭始终是沃尔金心中

的一根刺，他叫嚣着帮引领者扯开斯内克的头套。一直沉浸在黑暗中的斯内克骤然暴露在刑讯室的强光里，双眼立刻有些眩晕。他花了几秒钟时间恢复视力，当双眼焦距终于能够看清景物之后，斯内克看到引领者熟悉的面容，还有她手中雪亮的匕首。匕首高悬在空中，指向斯内克的眼珠。

斯内克在心中抽痛了一下，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引领者会有这样对待自己的一天。全身的痛楚此时也不如这一刻的绝望让人痛苦。斯内克望着引领者的手，望着匕首尽头的一抹光芒，蠕动了一下嘴唇，最终没有说什么。

引领者的目光与斯内克相对，她的眼神中依然没有太多感情，平静的双眸里似乎终于流露出一丝不忍，沉稳的手腕却依然高举着没有一丝颤抖。斯内克心中清楚，即使他现在挣脱了捆绑与引领者决斗，匕首依然会扎进自己的眼睛。

这一刻，从未绝望过的战士彻底放弃了希望。

…………

…………

“够了，他吃的苦已经够多了！”

谁也没有料到一声呵斥打破死寂，引领者手腕一翻，匕首居然被一个人打落。沃尔金和左轮山猫吃惊地看着那个妖娆的女人一脸泪痕站在斯内克身边，打落引领者匕首的双手犹在微微颤抖。

“坦雅！你干什么？”沃尔金怒斥道。

一直没有机会说话的左轮山猫冷笑一声：“哼，你为什么要护着他？瞧瞧你身上的气味儿啊坦雅，你就是那个间谍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打落引领者的匕首后，坦雅仿佛已经用尽了勇气，畏缩着后退到斯内克的身后。

发觉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关注自己，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愚弄的沃尔金朝着左轮山猫怒喝道：“怎么？山猫，难道你对她也有兴趣吗？”

“不不，我对她一点兴趣都没有。”左轮山猫连忙澄清，“我只是想试试这个女人，就按照老规矩，用我的手枪做决断吧！”

左轮山猫随手将枪口对准坦雅，仿佛想要看看这个可能是间谍的女人在生命濒危的一刻究竟有何反应。沃尔金抿着嘴唇没有阻止，引领者在匕首被坦雅打落后似乎也没有兴趣捡起它重新对付斯内克。一时间整个刑讯室里的焦点都集中在坦雅和左轮山猫身上。

“来吧，看看这个！”

左轮山猫对金发美女毫不怜惜，他的手紧贴着扳机，他的身体因女人的恐惧而兴奋，他惟一忘记的是自己身边站着一个体力已经恢复少许的男人——斯内克已经知道坦雅究竟是谁，他用身体撞向左轮山猫，试图撞偏那曾经百发百中的枪口。

所有的错误都一瞬间爆发了……左轮山猫的手指扣动了扳机，斯内克的身体因虚弱收不回去势，沃尔金和引领者意外的目光落在斯内克身上，被保护的坦雅一脸惊恐。整个世界被凝固成了一段无声慢动作电影，斯内克在这个片段中还没来得及体会自己到底是什么角色，一股火药味已被他吸入肺叶。

笔直的一条线，一发子弹呼啸而过。

擦着斯内克的脸颊，擦着他的右眼。

迟钝的身体甚至来不及判断究竟发生了什么，斯内克只觉得自己右眼忽然被一团血雾笼罩，紧接着的无边刺痛让他发出一声

惨叫。

血水顺着右眼缓缓淌下来，常人无法忍受的剧痛中斯内克挣扎着想要站直身体，伤口却不让他如愿。对人体构造再熟悉不过的斯内克知道，自己今生恐怕要告别右侧的眼睛了，受过刺激的眼睛流出大量泪水，混合在血水里淌过仿佛已不属于他的身体。斯内克紧闭着双眼，想要让疼痛减轻一点却无济于事。恍惚中他听见引领者抽打左轮山猫的声音。

“这下你满意了？”

斯内克失去了一只眼睛的结局让沃尔金倒是异常满意，上校无所谓地看了看被引领者打得敢怒不敢言的左轮山猫，转身回房安慰他的情人雷电诺维奇去了。左轮山猫捂着自己被打的脸颊，有些无奈地看了斯内克一眼，也走出刑讯室。

“居然能熬过上校的酷刑，你还真不赖……”

引领者看着受伤的斯内克，毫无表情的面容上似乎带着一丝伤感，她静静凝视着自己的弟子有几秒钟，什么也没说，随手捡起左轮山猫的武器在斯内克大腿上开了一枪。这种痛苦对于斯奈客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失去了一只眼睛的他发出微弱的嚎叫，只能用剩余的目光眼睁睁目送引领者离开。

只是片刻之后，整个刑讯室变得无比安静，尚未离去的坦雅依然哭泣着站在斯内克身边。

意识已经清醒了，更多的痛苦开始折磨斯内克的身体，就在他不知道自己将要去往何方之际，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耳畔响起，是夏娃。

“我已经给咱们准备好了后路……等有机会我会帮你逃出去，从这里出去往西走，越过下水道，下水系统的尽头没有锁，你可以从那里离开要塞……我已经把你的装备都收起来了，保持联络。”

只剩下一只眼睛的斯内克无力地抬起头，看着坦雅远去的背影。他知道女人在某些时候的确比男人坚强，即使她们看上去那么软弱。

18

一个多小时后，沃尔金开始后悔自己刚才为什么没一枪崩了那条美国狗。

战战兢兢的格鲁乌士兵走进来汇报犯人逃走消息的时候，沃尔金正在安慰他的情人雷电诺维奇——在军队中，同性恋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整个基地都知道雷电诺维奇这个小白脸是上校最心爱的宠儿，正因如此斯内克假扮的他才能那么顺利找到索科洛夫。这个时候刚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雷电诺维奇正躺在床上对上校诉苦，被打断了情绪的两人都脸上都有些不爽。

“到底什么事，非要这个时候说？”沃尔金带着明显的不耐烦，只差动手打人了。

“那，那个中情局的特工……他，他逃走了！”

“什么？”

丑陋的脸上原本堆满温柔，下一秒钟沃尔金已经起身怒吼：“你们这群废物！快带我去主控中心，我要亲自拉响红色警报！”

呼啸的警铃声在整个控制中心响起，沃尔金知道那个逃走的美国人也已经听到了。格罗兹尼格勒地下通道看似蜿蜒曲折，

通往外界的路其实就那么几条。除了重兵把守的出口之外，那个美国人一定会选择风险最低的地下水道。

几乎是用咆哮的方式把左轮山猫喊来后，沃尔金看着这个一脸跃跃欲试的年轻少校，咬牙切齿地吩咐道："那个美国人逃走了，我给你两个小队去追他，我相信他一定是通过下水道逃走的……你知道该怎么办吗？"

"我当然知道。"即使与上校不合，能够追捕斯内克依然是左轮山猫最大的愿望，他感激地笑笑，玩着手枪转身跑出主控室。

"引领者，你对自己的弟子逃走有什么看法？"

斯内克的逃走让沃尔金不愿相信任何人，他又开始怀疑自己这位最强大的盟友。看到引领者依然没有什么表示，沃尔金索性试探一下。

"没有什么，如果是你和我，恐怕也会这么做。"

"但我的手下说他用了假死药，骗过守卫才离逃走的……"沃尔金极为不快地说道，"我们当中仍有一个间谍！"

"那你就好好清查自己的队伍吧。"

说完这句话，引领者的脸上依旧一片平静。沃尔金悻悻看了一眼这个强大的女人，转身离开了控制室。

"召集所有军官到会议室集合，我要彻底查清楚，谁是赫鲁晓夫派到我身边的走狗！"

19

斯内克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引领者最终仍是他的首领，在最后朝他腿上开的一枪里，子弹内含着一枚假死药。斯内克正是利用这东西让守卫以为自己断了气，趁机勒昏守卫逃出要塞监狱。根据夏娃在无线电通讯里的指引，斯内克顺利找到了下水道入口，恶臭熏天的下水道里除了横行的老鼠之外别无他物，但很快情况就变得不同——整个要塞的红色警报被拉响之后，开始有大量的脚步声在下水道入口附近徘徊，然后有人带队冲了进来。

所有在这里驻守的苏军都比斯内克更了解格罗兹尼格勒的内部构造，没有任何办法取巧的斯内克只能拼命顺着污水流向的方向爬行、奔跑。没有尽头的曲折通道里，恶臭让他几欲作呕，右眼的伤口灼烧着他的精神和肉体，一切都像是糟糕到了尽头。

斯内克没有联系零点上校，事实上他在监狱里已经联系过一次了。赫鲁晓夫能够提供的帮助仅限于给沃尔金施压，任哪个白痴领导人也不会承认自己放了一名敌国特工进入军事要塞这种事。峡谷虎测试在即，如果沃尔金真的拥有了这份筹码，他帮助勃列日涅夫推翻赫鲁晓夫也只是时间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逃离监狱不仅是斯内克自己的生死问题，也是美苏之间是否会爆发全面战争的关键。零点上校除了给斯内克出主意，让空降护理帮斯内克检查伤口，进行就地治疗，他什么都做不了。

一切依然要靠自己。

从臭气熏天的废水中爬起来，斯内克觉得自己的脚步像灌了铅，沉重得连挪动一下都极困难。空荡荡的下水道里传来几声犬吠，那是搜捕他的士兵在用军犬确定方位。斯内克咬着牙用匕首划死一只老鼠，把老鼠的血滴入口中几滴。体能的勉强补给

让他精神稍微振奋，随后依然是没了命的一路狂奔。

左轮山猫和沃尔金的判断都没有出错，格鲁乌少校带着自己的小队和大批士兵很快追上来了。斯内克对着惟一露出光亮的方向竭力奔跑，终于在被左轮山猫包围之前冲到下水道尽头。

下水道的尽头，是一望无际的悬崖和瀑布。污水顺着瀑布汇入合流，斯内克对着气喘吁吁的左轮山猫笑了笑，义无反顾地跳入瀑布之中。在那之后，斯内克也忘记自己是第几次失去了意识。总之，他又一次昏迷了。

…………

…………

恍惚之中，黑暗带来的感受让身体不由自主，斯内克挣扎着想要清醒过来，却发现自己仿佛陷入了无边的梦境。漆黑的天空中漂浮着仿佛幽灵一样的黑影，斯内克觉得自己双腿冰冷，低头却发现竟浸泡在半人高的河水中。水面上不知何时漂浮着士兵尸体和腐烂的动物，所有的感觉扑面而来。

悲伤，痛苦，恐惧，绝望……

不知道自己是在地狱，还是在生命的尽头。斯内克在黑暗中想要呼喊，却发不出声音，想要挣扎，却挥不动手臂……燃烧的天空像是被榴弹击毁了一样露出黑糊糊的焦色，整个世界陷入无边的悲哀之中。

没多久，天空开始划过闪电，凄厉的雷声带来冰冷的雨。斯内克茫然在水中缓缓前行，一路所见皆是悲哀与痛苦。战争的伤痕在每一具溃烂的尸体上留下少许痕迹，不仅是尸体，还有无处安身的怨灵从远处走来。看着这些早已死去的人，斯内克心中忍不住再次怀疑自己已经死了。

绵长的河流尽头站着一个背影。看到那人的衣服，斯内克想要从腰间拔出手枪，却觉得呼吸仿佛有些不畅。

"你是谁？也是眼镜蛇部队的一员吗？"

那个人缓缓转身，露出一张带着阴森气息的面容。

"我是悲哀者……和你一样心中充满了悲哀。"

斯内克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出现在河水中，也不明白为什么天空像被焚烧了一样，水中充满怨灵。他死死盯着这个自称悲哀者的人，发现他的手指修长，关节凸出，显然也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战士。

所有的疑惑在斯内克脑海中盘旋，他依然不放弃警惕，望着悲哀者，目光中带着询问。

悲哀者凝视斯内克的眼睛，只剩下一只眼睛的男子站在水中，眼神清澈。悲哀者沉默良久后叹息道："这世界充满了悲哀，战争带来死亡，死亡带来悲哀……活着的人无法感受这一切，只有在死者面前他们才能明白，那些悲哀有多沉重！"

说着说着，悲哀者的眼角开始渗出鲜血。看到这一幕的斯内克觉得莫名诡异，他发现自己的身体越发沉重，思维越发昏浊，眼前的景物也随着悲哀者的凝视慢慢模糊……一切都像是生命即将结束，被死亡拥抱一般。

"斯内克，斯内克……"

"斯内克！"

蓦然之中，斯内克睁开了双眼！

原来一切都是梦境，清醒过来的斯内克发现自己正置身翻腾的河水中，他整个人都随着冰凉的水流一下子清醒过来。左轮山猫的追捕，牢狱之灾，被毁掉的眼睛，夏

娃的嘱托，引领者的不忍和暗中帮助，所有的一切瞬间清晰起来！

比死亡更可怕的噩梦结束了，但随之而来的是激烈的水流冲击。现实世界也许比噩梦更残酷，斯内克顺着水流一直被冲到中游才勉强爬上一块湿地。检查了一下防水的无线电，躺在阳光照着的草丛里斯内克仰望着晴空，感受真实世界美好的一面。



"零点上校，你知道眼镜蛇部队里的悲哀者吗？"

"斯内克，你没事吧？"听到无线电里的水声，零点上校几乎已经绝望了，"你刚才差点淹死在河底……等等，你说悲哀者？我听说过他。"

"上帝啊……"斯内克望着天空喃喃自语，"我刚才好像看到了他。"

"悲哀者号称天生的通灵者，拥有常人没有的感知能力，也许你看见的真就是他。"上校把通讯器转移到了另一个频道，"希金特对这方面的事更了解，你可以问问他。"

希金特的声音有些惊讶："我倒是真的曾经研究过悲哀者和引领者之间的故事……有些事你想必已经知道了，他死于两年前，尸体就放在上次你受伤的那个悬崖下方没有被挪走。最重要的是，悲哀者好像是引领者的爱人……但他是引领者亲手杀死的。战争结束之后眼镜蛇部队一度解散，大部分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悲哀者回到苏联，而引领者却被派往这里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你知道的……这种事，要么你死，要么我活。悲哀者让引领者杀死了自己，从而帮助引领者完美地完成了任务——在我能看得到的记录上是这么说的。"

希金特的话让斯内克陷入沉思。引领者对于任务的理解那样冷漠，也许跟这有关。默默想像朝着自己爱人开枪的景象，斯内克忽然能够理解引领者为何带着悲伤望向祖国的方向。

躺在草地上休息了片刻，斯内克用无线电接通了夏娃的波段。等候多时的夏娃确认斯内克没有大碍后为他指明了接头的地点——顺着这条河重新回到上游，有一处山洞。斯内克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那座山洞，没让他等太久，夏娃带着他的装备出现在山洞里。

两人就地升起篝火，夏娃把飞车驶入

瀑布时弄湿的衣服脱下烘干，斯内克则开始为自己筹备食物。连续的体力损失让他暂时对其他一切都没了兴趣。

烤蛇肉即便不是最佳美味，在这荒僻的山区里也算上上之选。

“要不要来一点？”

“不，不用了。”夏娃看上去有些抗拒，“我不喜欢蛇肉。”

“随便说些什么吧……”斯内克看了一眼对蛇没兴趣的夏娃，“在自己的国家进行间谍活动，感觉如何？”

夏娃正在斯内克面前展示自己妙曼的身姿，脱掉军装的她是个人见人爱的尤物，也只有斯内克会把目光从她身上挪开，听到斯内克的话微微皱眉：“没什么感觉，只是工作而已。”

斯内克想起引领者似乎也说过类似的话，苦笑了一下，把一个自制的眼罩套在已经失明的右眼上。受伤器官的痛觉已经差了很多，失去一只眼睛导致的判断失误也渐渐趋于无形。这个动作被夏娃看到，金发女子有些愧疚地走过来，轻轻抱住斯内克。

“谢谢你，斯内克……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眼睛。”

夏娃也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情绪，抱着斯内克的她低头朝男人的脸上吻去，斯内克却轻轻推开了她。

“怎么了？”

“我们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斯内克用剩下的一只眼睛瞄准，确认无碍后开始穿戴装备，“你是不是从要塞里偷了一些炸药出来？”

夏娃没有否认：“C3，一种从西方流传过来的高效炸药，它能像粘土一样被捏成任何形状。这玩意威力足以炸掉峡谷虎和研究所，不过它用起来还有点小技巧。索科洛夫大概也跟你说过了，峡谷虎的加速装置使用的是液态燃料，燃料罐就在武器研究所的主楼里。想要制造足威力的爆炸，最好把所有的燃料罐都放上炸药。这个对你来说应该不是问题……今天科学家们都休息，只有一部分士兵在那里把守。炸药上有计时器，你只有二十分钟。一旦开始计时，比必须想办法尽快逃走。”

“我知道了。”斯内克似乎很随意地问道，“夏娃，你是不是从索科洛夫那里拿到了峡谷虎的资料？”

“是啊，那是我任务的一部分。”

“赫鲁晓夫直接下达的命令？”

“是啊……反正那东西你们美国人也没什么用。”夏娃说得随意，仿佛女人在跟男人讨一件首饰，“不过你放心，我也没忘记另外一项任务，帮你逃出去。沿着这个洞穴一直走下去，在尽头的楼梯上去就能回到武器研究所。剩下的事我应该不用教你了吧？”

“好的，我明白了。”斯内克看了一眼换上军服变成坦雅的夏娃，“那你呢？”

“我当然要为咱们的逃离做好一切准备。”夏娃遥望洞外，“北方有一座桥，我会在桥上安放好足够的C3，切断他们的追捕。”

交代完毕的两人就此告别，斯内克目送着夏娃的摩托车飞驰出山洞。已经得到C3炸弹的他知道，想要炸毁研究所也许并不是什么难题，最困难的任务仍在最后那一条。

——杀死引领者。

向上校他们汇报了一下目前的状况之后，斯内克转身朝着洞穴尽头进发。越来越清晰的念头在他的脑海中成型，他开始慢慢

理解引领者贞洁行动之初在无线电里所说的那番话。

对于国家，对于个人，同样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对于任何一个战士来说，寻找信念比任何事都重要。艰难的任务，不可能的极限，都没有怀揣信念重要。

——任务只是任务，信念才属于自己。

带着重新审视自己的想法，斯内克爬上布满锈迹的楼梯，掀开地下通道井盖的瞬间，皎洁的月光洒下来。黑暗的天空里布满星辰，像是闪烁在绝望中的点点希望。

20

重新回到这个充满各种情绪的要塞，正如夏娃所说，整个要塞因为峡谷虎的调试工作都已完成变得不那么严密。斯内克的目光掠过曾经关押索科洛夫的西侧建筑，自己曾经打晕雷电诺维奇的东侧建筑，还有后侧的监狱……糅杂了各种记忆的场所在夜幕下宁静着。越过漫漫长夜，又将是新的一天。当朝阳升起之后，峡谷虎将迎来它最后的测试，沃尔金的梦想就要实现，而斯内克则只能带着失败的任务或者死去，或者回到祖国接受军事审判。所有的一切都在悠然时光中显得苍白脆弱，坚定前行的人们没有选择，只有被推动着去做任何自己想做和不想做的事，并为之奔波。

守卫变得薄弱许多的研究所再也挡不住一个熟悉它的特工，斯内克带着夏娃留给自己的C3炸药潜入了存放峡谷虎的机棚。第一次近距离观看这个庞然大物，巨大的履带式设计让这座移动要塞看上去更像一个畸形的坦克，浑身涂满迷彩的峡谷虎如果潜入密林之中，卫星的确无法发现。索科洛夫最后的作品就静静安放在那里，等待着人的手来启动它，让它拥有毁灭这个世界宁静的力量。

斯内克要做的，就是阻止这一切。

机棚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士兵和几个苦力研究员在做最后巡查，斯内克轻易地避开多数人的目光，在燃料罐周围安放好C3。一切进行得神不知鬼不觉，不知出于什么心态，最终安放C3的时候，斯内克选择了夏娃交给他时捏成的心形。空荡荡的大厅里没有多少脚步声，斯内克看着自己的作品，转身打算离去，远处竟传来一声呼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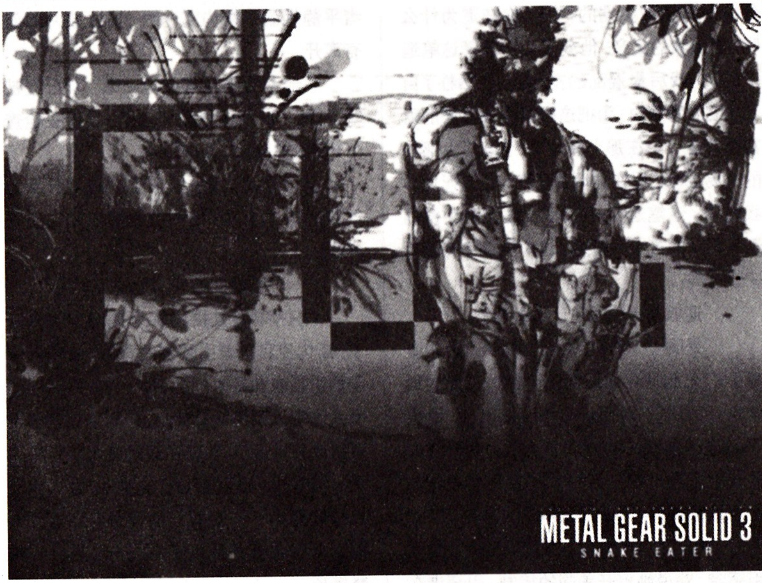
斯内克愕然回头，发现沃尔金正站在不远处冷冷看着他。沃尔金身旁是引领者和左轮山猫，还有躺在地上陷入昏迷的夏娃。

一切变化来得太快，斯内克正要掏枪，引领者一个箭步冲过来，一掌推开他端枪的那只手，手中武器顿时又化作无数零件飞散。沃尔金对这一幕似乎仍有些惧怕和赞叹，远远站在夏娃的身边，回头踢了躺在地上的夏娃一脚。

“中情局的特务啊……你知道吗？这个女人在我的地下室里鬼鬼祟祟，你猜我在她身上找到了什么？哲学家的遗产，这个微缩胶片里包含了所有关于遗产的信息，她居然想要窃取哲学家的遗产。啊，还真要感谢山猫，是他发现了这女人不对劲。”

抽动鼻子的左轮山猫得意地笑笑：“是她身上的气味出卖了她，不过不是香水的味道，是汽油，那该死的摩托车上的汽油味儿！”

沃尔金脸色铁青，在夏娃身上又踢了一脚，羸弱的金发女子不堪这一击，整个人都



被踢飞出去。

“真难以想像啊，可爱的坦雅居然是间谍。我们也找到了她的发报机，这么可爱的女人，杀了她连我都觉得可惜。啧啧……当初她曾是多么温顺，像个小动物一样。”

沃尔金的人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为数不多的士兵守在门口，而左轮山猫对斯内克显然更有兴趣，他的枪口笔直对准斯内克的要害。斯内克知道只要有引领者在，自己的挣扎毫无用处。他索性没有反抗，只是试图分散沃尔金的注意力，让他没有心思再伤害夏娃。

“哲学家的遗产到底是什么？”

沃尔金自豪地笑了：“哼，杀了你之前告诉你也无妨。在上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中美苏三国的大人物们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这份协议的最终目标是打败轴心国并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三大国集中了他们各自的资源进行一些非常隐秘的行动和研究——包括原子弹、火箭技术之类。为了完成这些行动，他们汇集了非常庞大的巨额资金做为筹备基金，这些钱足够进行五次世界级的战争，这笔钱就是哲学家的遗产。”

“但是你拥有了它？”斯内克轻蔑地看了用枪顶着他的左轮山猫一眼，继续分散沃尔金的注意力。

沃尔金似乎很久没有对人说起过这些往事，竟说得有些兴奋，没有再去殴打夏娃：“没错，战争胜利之后，这三个国家按照计划瓜分这笔财富，你看，美国和苏联为什么能够在战后短时间内就拿到了德国最高精尖的技术。我的祖国，伟大的苏维埃联合体，远远超过了它的对手，我们拥有了大部

分的财富和最尖端的科技。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的父亲，他就是负责掌管这笔遗产的人！战后最混乱的岁月里，他牺牲了自己的名誉和清白，为把这些钱洗成苏联的财富而奔走……在那个胶片里，包含了大部分的交易记录。现在你明白了吧？父亲死后，我继承了这笔遗产，在勃列日涅夫那个傀儡还有军队的支持下建造了这个要塞还有格兰宁设计局。”

“遗憾的是格兰宁让你失望了？”

“是啊……那个没用的废物！”沃尔金唾了一口，似乎不愿回忆那个被他杀死的科学家，“如果不是他什么都没搞出来，我也不必跟赫鲁晓夫的狗腿子合作。索科洛夫的峡谷虎是个好东西。你看，我在格鲁乌的位置很敏感，我无法对索科洛夫亲自下手，所以我利用了哲学家留下来的间谍网找到了引领者，劝说她离开美国的控制。引领者在这方面至少跟我看法一致，这个世界曾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哲学家的协议最终让它一分为二，我们要用哲学家的遗产来弥补这道裂痕，让世界重新回到一个整体。想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强大的力量——强大到让这个世界都无法抗拒的力量！”

沃尔金说到这里，斯内克已经全明白了，但他没有多说什么。沃尔金说得越多，对争取时间的他来说就越有利。

“峡谷虎和眼镜蛇部队都是能让这个世界颤抖的力量。拜你所赐，我已经失去了眼镜蛇部队，但我还有峡谷虎和遗产，美国佬想要阻止我根本是徒劳的！我知道你永远无法打败引领者，所以我决定将胶片交给她保管——至于你，你留在这里吧，让我来看看你真正的实力！”

沃尔金随手把胶片递给引领者，引领者平静地看了斯内克一眼，接过胶片却没有离开。

“他不会毫无理由地回来，C3已经被偷了，他一定在计划破坏这里。我得去检查一下整个机械库。至于她……”

引领者的眼角余光扫到仍没有什么力气爬起来的夏娃，她的脸色骤然变得有些冷酷。

“……她就交给我，我会处理的。”

一只手将夏娃提起来，引领者转身离开了。斯内克目送着引领者的背影，他觉得今天的引领者和平时的她不太一样，平静中的女人仿佛欲说还休着什么。但斯内克已经没有机会去求证了，他现在面对着沃尔金和左轮山猫这两个最痛恨自己的敌人，被人用枪口指着要害——更重要的是背后还有二十分钟后即将爆炸的C3炸药，一切又变得糟糕透顶。

看到引领者离去，一直最忌惮引领者实力的左轮山猫首先跃跃欲试：“上校，让我来对付他，我已经等很久了……我想要一次公平的对决。”

“不！”沃尔金摘下自己手套，露出闪烁着电光的双手，“他是我的，你还是在一边给我乖乖看着，懂吗？”

左轮山猫急了，哀求道：“上校，让我……”

“闭嘴！”

沃尔金的权威不容任何人冒犯，左轮山猫愤愤地跺脚之后仍是只能后退，让出空间给沃尔金和斯内克。

没有人用枪指着自己，斯内克活动了一下自己的手腕。他知道此时此刻沃尔金带给自己的绝非“公平决斗”，但他已无从选择。看着沃尔金按下升降平台开关，两人脚下的

金属平台缓缓降下数米，斯内克摆出CQC的姿势，屏住呼吸，面对这位格鲁乌中的传奇人物。

脱下风衣的沃尔金露出一身结实肌肉，手上的电弧形成强大磁场，把两人笼罩在其中。斯内克没有半分犹豫，飞快地避开沃尔金手指流出的电光，强烈的电流在地面留下一记焦糊痕迹，沃尔金脸上带着狞笑，欣赏自己狩猎敌人的场面。

“你跑不掉的，美国狗！”

斯内克没回话，掏出匕首紧握在手中。沃尔金的双手纵然充满致命的电光，他本人却仍是血肉之躯。两人你来我往的试探中，斯内克渐渐发现沃尔金有一个致命弱点，对方的动作虽然迅猛，力量也十足，却缺乏足够的连贯性，而这正是斯内克的强项。

扭转战局，打败沃尔金！

找到了信念的斯内克一次次避开致命攻击，手中的匕首不断在沃尔金胸腹周围划出伤痕。沃尔金的奇特能力不仅没有给他带来胜利，甚至拖累了他过快消耗掉体能。

仅仅几分钟过去，沃尔金已不支倒地，精疲力竭的上校忽然扭头对观战的左轮山猫大吼道：“开枪，山猫，对他开枪！”这一刻他再也不是强硬的沃尔金上校，他恢复成了一个怕死的普通人，他和所有自负的军人一样输不起，他不在乎赢得怎样卑鄙。

沃尔金的声音让斯内克心头一紧，他知道左轮山猫的枪法——山猫的射击加上沃尔金的电流和拳头，自己则必死无疑。

在沃尔金仅仅一愣之后，让人惊异的一幕出现了：左轮山猫没有听从命令开枪，反倒嘲笑着扫了沃尔金一眼。

“抱歉，上校，我不想这么做。”

“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沃尔金感到一丝不妙。

“我已经答应了引领者。”左轮山猫后退两步，拉开自己和沃尔金之间的距离。

沃尔金勃然大怒，不顾斯内克正在虎视眈眈看着自己，大吼道：“住口，我才是你的上司，你在挑战我的权威吗？”

左轮山猫冷酷地笑了，这笑容曾经面对无数沃尔金的敌人，如今竟轮回到他身上。

“像个男人一样战斗吧，沃尔金！”

左轮山猫的转身离去无疑让沃尔金更暴跳如雷，但他已无法控制战局。被CQC无数次撂倒，被匕首刺入腹部，被斯内克连续重击后脑，被踢翻，被踹飞，被各种致命的攻击方式打中身体……强悍的沃尔金没有抵挡住斯内克的连番攻击，终于缓缓倒下了。

静默了几秒钟，斯内克确认眼前的男人确实不会突然爬起来偷袭自己后，轻轻按下升降台的按钮。转身逃出武器研究所主楼。这时警报铃声已响彻整个武器研究所，爆炸在即。

研究所外，迎面一辆摩托车朝斯内克飞速驶来，看见坐在上面那张熟悉的脸，斯内克一阵错愕。

“夏娃，你怎么……”

夏娃挥手让斯内克上车：“是引领者放我走的。”

“她？”斯内克心头跳过一阵不妙的预感，“为什么？”

“等下再告诉你，现在我们先要赶到湖边。”

斯内克心中掠过一阵阴霾，他想起中情局任务简报里的最后一句，摇摇头：“不行，我还有一项任务。”天知道他说出这句话时心情有多糟糕。

夏娃仿佛知道斯内克心里想着什么似

的，拉着他的衣袖："引领者已经到达湖边了。"

"什么？"

夏娃看着斯内克，明亮的双眸缓缓流出两滴泪水。

"她在那里等着你……我真希望自己不告诉你这些，我不想让你和她战斗……"

斯内克心头剧烈地跳动，他忽然开始明白了。这一切似乎都那样简单，只是自己深陷其中，没有看清。

"我很了解你和她之间的那种特殊关系，那种超越男女之情的关系……"夏娃靠着斯内克的胸膛轻轻啜泣，"我嫉妒你，真的……你们拥有我无法体会的情感。她要让我转告你一句话，'我从未看过如此清澈的双眼'——就是这句话。现在我们出发吧！"

机棚内部的爆炸已经开始了，斯内克和夏娃射杀了数名拦路的士兵后顺着关卡正要离开，背后的武器研究所大楼陡然炸裂成无数碎片，一架巨大的战车从中突围而出，赫然是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峡谷虎！

"还没完呢！你们无路可逃了！"

从峡谷虎的广播里传出一阵狂吼，竟是沃尔金！

巨大的峡谷虎以航天用合金制成，压倒一切的履带碾碎了围墙和建筑，直奔夏娃驾驶的摩托车而来。



整个基地因为爆炸乱成一团，夏娃驾驶着摩托车开始朝预定的铁桥方向驶去。背后的峡谷虎仿佛与沃尔金那毁灭万物的性格融为一体一样，不断冲击着周围的一切。陷入生平最大耻辱的沃尔金整个人已经疯狂了，他操纵着峡谷虎不断前冲前冲再前冲，甚至连格鲁乌的士兵被压成肉泥也不在乎。

值得庆幸的是摩托车的时速始终比未开启火箭加速器的峡谷虎高上一筹，斯内克和夏娃首先通过了铁桥，随后斯内克不用夏娃吩咐已掏出SVD对准桥梁上的C3，在峡谷虎驶来之际一枪打

爆了塑胶炸药，沉重的战车因桥梁断裂跌入水中。

遗憾的是这一切仍未能阻止世界上最强的战车前进，几乎跌入深渊的峡谷虎居然越过残缺不全的铁桥，依旧冲向斯内克和夏娃，无计可施的两人只能迎接属于他们的最后战斗。

格罗兹尼格勒要塞的大广场上，斯内克不断以RPG7火箭炮轰击峡谷虎的燃料储存部位，终于对这台看似无敌的战车造成致命伤害，峡谷虎最引以为豪的动力装置被毁，它只能变成一坨废铁停留在广场中央。

沃尔金绝望了，他对自己的实力第一次产生了怀疑。从峡谷虎中爬出来的上校双手拽出电缆，试图以自己身上的电力驾驭这台超级战车。斯内克干脆以手中的SVD瞄准精神崩溃的上校，连续数枪命中他的要害。

连续受创的沃尔金终于撑不下去了，精疲力竭的他想要再度输送电力给峡谷虎，却引来一道闪电射中他的身体。

能够蕴藏电力的身体也无法承受闪电的威力，沃尔金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宛如天神一般的身躯陡然绽放出无限光明，随后燃烧成了焦炭。

野心，梦想，权力，欲望……这些词汇在大自然的威力下都显得微不足道，乃至于可怜可笑。

死不瞑目的沃尔金大概永远也不会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失败，斯内克也不会告诉他。看着那具曾经在格鲁乌里最有权势的尸体缓缓倒下，斯内克知道自己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仍是无止境的逃亡。

格鲁乌的上校被杀，研究所被炸，赫鲁晓夫的安抚已经无法阻止这些士兵进行自杀一般的追击，斯内克和夏娃不得不顺着崎岖的山路一路奔逃。斯内克不断射杀敌兵，却引来更多的追击。最终是山路尽头，本以为摆脱了一切追兵的两人撞上一根巨木，两人被狠狠甩出摩托车，他们一直信赖的工具也变成了一堆废铁。

“夏娃！”

跌倒的斯内克强忍着痛楚爬起来，顺着翻车的路线寻找夏娃，终于在树干侧面看到女子，夏娃眉头紧皱，捂着自己的小腹。

摩托车爆炸的火焰开始熊熊燃烧，斯内克靠近夏娃，低头查看她的伤口。一根尖锐的树枝刺入夏娃的腹部，她神色凄苦，对着斯内克频频摇头。

“斯内克……引领者在等着，你快走吧。”

“我们一起走！”

“这里离目的地还很远……我走不到那儿……”

斯内克看着夏娃，用力晃了晃她的肩膀。

“听我说夏娃，我们必须一起走……我需要你……”

不知为何，听到斯内克的话，夏娃的脸上忽然焕发出一丝光彩：“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需要你。”斯内克重复道，或许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他又补充道，“没有你，我无法驾驶那部飞行器……”

斯内克的回答让夏娃大笑起来，只有夏娃自己才知道这笑容有多悲哀。

“哈哈……好吧，我知道你需要我……我，我会帮你离开这里……”

咨询过空降护理之后，斯内克开始为夏娃处理伤口。尽管他的手法略有拙劣，夏娃依然温柔地看着他，没有表现出一丝痛苦。

最后的旅程比想像中更煎熬，斯内克不仅要搀扶夏娃，还要对付最先赶到的几批追兵。斯内克并不知道，支撑着两个人的信念截然不同，他和夏娃心中所想完全不同。丛林生存的本能支配着战士，他一次次射杀跟踪来的士兵，带着夏娃徒步跋涉完了最后这段山路。

山路的尽头有水光晃动，耀眼的阳光落下来，在水面上轻轻起荡。夏娃在斯内克的搀扶下指向远方："飞行器就在那边了，我们过去吧。"

"不，我还有一件事……"斯内克的目光投向远方。

"引领者？"夏娃叹了口气，"我去准备飞行器……我不会打搅你们。不过……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好吗？"说到最后，夏娃的声音第一次高得近似于嘹亮。

"答应，我好吗？"

斯内克重重点头，走向湖畔一侧的花海。

21

一片白茫茫的花海，一个女人。

风呼拉拉地吹响了寂静，无数时空变换的景象在眼前呼啸而过。冰冷的眼神里，炮火纷飞的世界由近及远地轰隆隆掠过思绪，在遥远的城市里持枪穿越大街小巷的记忆也由碎片慢慢凝结成一幅完整的图画。潮湿的丛林里有低声呢喃的蜂群萦绕在花香两侧，蝮蛇滋滋滑过草地的声响惊醒了沉睡的青蛙。日落之际，在鲜血淌过肌肤的片刻休憩中，偶尔会想起家乡和祖国。一百多年前的人用他发明的灯火点亮这个世界，让夜晚也变成温暖的鹅黄色。一百多年后，当时光飞逝，依旧只是冷漠地运转的星球上，无数道伤痕从四面八方涌来，将完整的土地分割成许多相互敌视的国家。高耸的楼房，低矮的小镇，公路上独行的摩托车，皮尔朋特的铃儿响叮当，教堂里言不由衷的赞美诗，一切的一切在纷乱的生活中留下一幅幅画卷，却在炮火和子弹的激射中化成齑粉。

沧桑大地孕育着让人心悸的美丽，伤口如泣如诉着阴谋和悲哀。时光像被陡然拉长又缩短成最微妙的瞬间，为他们停留了片刻。

花香飘远，目光拉近，这一刻的静谧像是为了什么而准备。没有梦想的尽头依然是无尽现实，斯内克的思绪在这一刻没有停留在任务上也没有思考战斗，他的目光越过眼前的朋友、亲人、导师和最仰慕的女人，越过山峦和平原，越过江河湖泊，越过他和她相识相逢的岁月，越过那些痛苦和快乐，那些欢乐与忧伤，那些个人和国家，那些是与非，成与败，对和错，还有他和她……

时空回旋，记忆重叠，他的爱和她的爱。

披风缓缓拉开，战斗服在花海中熠熠生辉。

这是最后的梦幻，这是最后的战场。这是最后的你和我，这是最后的生和死。

"生命的尽头，是不是很美？"

拥有斯内克一半生命的女人，斯内克的恩师，斯内克的朋友，斯内克的战友，也是斯内克的敌人。她的声音第一次这样低沉。她的反问在这里有了生气和感情。

"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悲剧……当生命结束的时候，它也会散发出最后的芬芳……光明，只不过是黑暗留给那些亡者的临别赠



礼。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斯内克。”

那些快速闪过的记忆像是重锤一样敲打他的内心，斯内克觉得自己仿佛在十几年前也听过这样的话语，只是同样的声音同样的句子，到了这一刻忽然变得哀伤又绝望。

“斯内克，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等待你的出生，等待你的成长，一直到今天，等待着这个结局。”

斯内克深吸一口气，拼命压抑住内心的激动，再一次提出了他问过无数次的问题：“首领，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这样做？”引领者轻轻摇头，忽然又恢复成了那个冷静的她，“为了让这个世界再度成为一个整体。这世界本是一体，但随着二战结束，哲学家们互相争斗，世界一分为二。你看眼镜蛇部队，我的同志们，那些曾经并肩作战的伙伴，也被解散了。政治的变化和时间的流逝让朋友变成敌人，这多么荒谬？冷战……仔细想想，当我领导眼镜蛇部队的时候，美国和苏联还是并肩作战的盟友。我曾经怀疑过，敌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改变，而我们士兵会被迫扮演这样的角色。你今天站在这里和我的教导无关，我们面对面地战斗只是因为我们成了敌人。”

面对引领者的诉说，斯内克有些无奈：“士兵的技能不是用来伤害朋友的。”

“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有永恒绝对敌人吗？不，从来也不会有。因为敌人和你我一样都是普通人，他们只是在相对的时间里成为我们的敌人。”引领者低头凝视着花海，低声说道，“世界必须再次成为一体，哲学家们也必须重新聚合。为这个目的，我奉献出自己的一切，有了上校的资金，我就能达到目的。”

“斯内克，我跟你说起过自己的过去吗？从未说过吧？你可能知道，1951年我在内华达沙漠参与了核试验，从那之后我再也无法怀孕。你在比基尼珊瑚岛参加过类似的试验，你我都一样不会终老在安详之中。我们没有明天，但我们依然希望未来美好……

1960年，我参与了美国政府的太空实验。为了拿到人类进入太空后的数据，他们把我送上太空。没有防辐射技术的我受到了强烈的宇宙射线辐射，当然——之前受到辐射也是我被选中的原因。我在太空中看到了我们居住的星球，蔚蓝色的它何其美丽！没有国家，没有东西方，没有冷战，它就是一个整体。但当我回到地面，它依然是军备竞赛下的可怜世界，也许要到下一个世纪，人们才能理解我们不过是这个星球上的居民而已，没有任何主义的世界……那才是我想看到的世界。”

“你知道国家如何欺骗我们吗？”引领者对哑口无言的斯内克继续说道，“1961年我去古巴执行任务，当时的中情局想要伪装成古巴流放犯人入侵他们的国家。但是美国政府欺骗了我们，优柔寡断的总统召回空军支援，那些流放犯被古巴军队消灭殆尽，我却只能静静观望。这就是这个国家带给我们的欺骗和谎言，最终我们还无法说出这一切。”

“两年后，我在战场上遇到了我的老朋友，悲哀者……他曾经是我的朋友，但我们却要选择各自的死活。我们没有敌意，却只能活一个……悲哀者把他的生命给了我，这就是任务，给我下达任务的就是哲学家。每个国家都能为战争牺牲暂时的利益换取胜利，当这些胜利到手之后，利益的瓜分导致了新的分歧和新的战争，这一切是一个无尽的循环——就像你的代号一样，斯内克。”

引领者敞开她的战斗服，一条深深的伤疤在她的胸腹之间横贯。

“我父亲也是哲学家的一员，当他告诉我真相之后，也被这个无形的组织干掉了。我曾经有过孩子，也被哲学家夺走，战场上生下的那个男孩我甚至没有第二次看到他的机会……斯内克，你看看我胸前的伤疤，这是我曾为一个母亲的证据。我为这个国家奉献了自己的孩子和身体，孩子的父亲，悲哀者也奉献给它了……如今我已经一无所有，没有仇恨，也没有遗憾。但是偶尔在深夜，我还是能感觉到痛苦像一条蛇一样在我身体里流淌……我这一生中，从未有人听我说过这些事，谢谢你……谢谢你愿意倾听，斯内克，我感到……很满足……”

风停了，没有眼泪也没有唏嘘。引领者一生中最强烈的情感就在这淡淡的叙述中完成了。花海的芬芳飘散在空气里，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两个战士互相凝望。斯内克默默看着引领者，看着她手上提着的爱国者之枪。

“让我们开始吧，斯内克。”

往事被冷酷的声音封印，现实犹如阴霾的天空压在头顶。引领者的声音里带着从未有过的激动，高亢嘹亮，像一首挽歌。

“我教导你成长，我深爱着你，我给你武器，传授你技巧，教导你知识……现在我已经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了，最后剩下只有我的生命——交给你亲手结束。这就是我们的宿命，一个人必须死去，另一个人活下来。没有胜利和失败，活下来的人继承首领的称号，而继承者将面对无休止的战斗。”

缓缓举起手中的枪，引领者的声音像要冲破天空，打破阴霾。

“我给你十分钟，十分钟之后，米格战斗机会将这里轰成地狱。如果你能在十分钟内打败我，你就可以及时逃脱。杰克，就让十分钟成为我们生命里最伟大最辉煌的十分钟吧！”

“首领！”斯内克拼命压抑住悲愤，用

同样高昂的声音吼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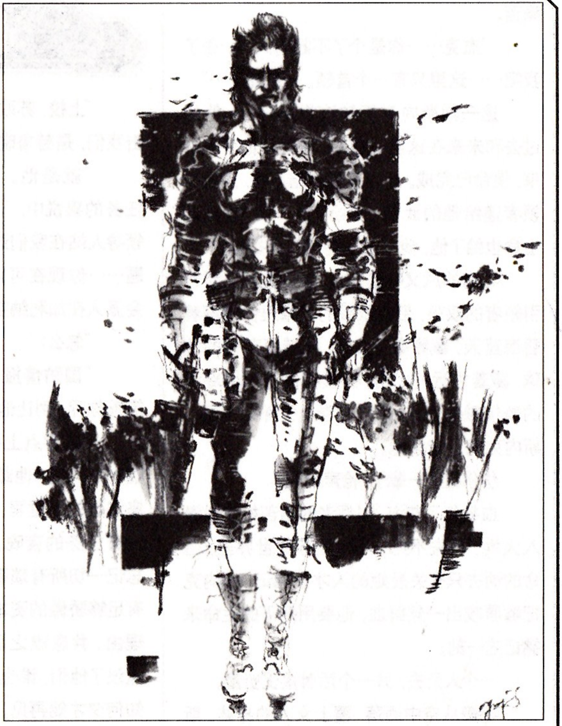
“你是个军人，完成你的任务，证明你的忠诚吧！”

话音铿锵落地，引领者的身体没入花丛，斯内克的身体同样冲向花海中心！

这一刻没有任务，没有国家，没有生死，也没有成败。只有两个想要用瞬间铭刻一生的战士，手足相抵，忘情战斗！

CQC互相拉扯对方身体，随时能想起训练的一幕一幕。

枪声打散了花瓣，像是为死去的战友践行。



引领者向斯内克展示她的信念，斯内克也开始坚持自己的信念。一切战士都从舍弃自我开始无垠的旅程，最终将在寻回自我的终点找到信念。

游击，格斗，枪法，匕首。

每一种技巧都源于引领者的传授，每一次交锋都带着两人共同的回忆。无限放大的世界被缩小成十分钟，这是赌上生命，爆发灿烂的十分钟。

引领者最后的光辉让斯内克叹服，他以同样舍弃了生命的战斗回报恩师。两个人忘记了一切技巧，以本能相互对峙，互寻破绽。

这是竭尽生命的悲歌，用死亡来唱响。

时光再次用缓慢的步履证明它无情又多情，花瓣散落的终点，引领者如愿以偿地倒下了。

没有任何胜利的喜悦，斯内克看着引领者布满伤痕的躯体，眼中充满迷惘。

“好好保存……这东西……”

引领者递给斯内克的，是一卷胶卷。

藏有哲学家遗产的胶卷。

“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爱国者之枪被斯内克拿在手中，继承了引领者的武器，他的心中只有悲伤。奄奄一息的首领躺在花海里，脸上没有遗憾也没有

痛苦。

“杰克……你是个了不起的人……杀了我吧……这里只有一个首领，一条蛇……”

这一刻斯内克不知该想起什么，他的过去和未来在这里被扼断。传说在他手中结束，使命已完成。斯内克颤抖着双手，紧握引领者递给他的武器。她给了他一切，甚至连生命也给了他，他却没有勇气扣动扳机。

花海的风又吹起来了。斯内克低头看着引领者的双眼，带着微笑的眼睛里仿佛藏着碧海蓝天，藏着高空白云，藏着蔚蓝色的地球，藏着悠远的山峦。引领者仿佛永恒冷漠的表情融化了，她的微笑看上去那么美丽，斯内克竟从未察觉。

仿佛过了一辈子，枪声响起。

血染红了花海，引领者的痛苦如蛇般潜入大地，消失不见。万物复苏的世界里，生命的逝去只有关爱她的人才会铭记。斯内克把嘴唇咬出一丝鲜血，他要用剩下的生命来铭记这一刻。

一个人死去，另一个活着接受折磨。

花瓣从空中洒落，覆上女人的身体。斯内克的任务已经结束，他亲手杀死引领者。他在花丛中伫立良久，像要站上一辈子。但他最终还是走向飞机，走进逃离苏联国境的惟一希望。

无尽的悲伤让斯内克无力再回忆起什么，甚至连左轮山猫最后冲进机舱他都不想记得了。两人毫无疑义的较量到最后仍没有胜负，跳下飞机的左轮山猫消失在茫茫湖水之中，飞机越过了山峦，越过了苏联的重重包围，飞向美国。

那之后的几个小时里，斯内克像是失去了记忆，只记得引领者最后一抹无法察觉的微笑。

尾声

“上校，苏联的米格战斗机最终没有攻击我们，是赫鲁晓夫的命令吗？”

“就是他。”零点上校也沉浸在完成任务的喜悦中，“我想只要这个胆小怕事的领导人站在我们这边一天，和平就不会有问题……你现在可以放心飞向阿拉斯加了，我会派人在加利纳空军基地接应你。”

“怎么？”

“国防情报局的官员和总统本人都在等着你呢，别让他们久等了。”

这是零点上校最后一次以上级的身分嘱咐斯内克，他却没有照办。在阿拉斯加一座温暖的别墅里，斯内克和夏娃享受了一个没有任务的夜晚。忘记国家，忘记利益，也忘记一切所有琐事的男女热吻在一起，他们有足够骄傲的资本，他们也有拥抱在一起的理由。共患难之后的感情像决堤河水一般淹没了他们，谁也不知道这一次缠绵之后不知何夕才能再见。两个人仿佛都要竭力让对方记住自己，在对方心中留下自己的影子。

漫长又短暂的一夜过去了。当斯内克再度醒来的时候，他只看到一张便笺和一卷录音带。夏娃像她心爱的香水一样消失在淡淡的空气中，留下她发自肺腑的话语。清晨的阳光落在房间里，带着淡淡木炭焦味的房间里只剩下沉思的男人，他静静聆听，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他已学会聆听。

“斯内克，早上好，你睡得好吗？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世界上第一个间谍就是《圣经》中的蛇，在故事里，夏娃被伊甸园中的蛇所诱惑……但这一次，是我诱惑了那条蛇，并带走了知识的禁果，请你原谅我，斯

内克。”

“我要向你道歉，我并不是赫鲁晓夫派来的，也不是克格勃间谍。我从来没有为国安局工作过，我的真正身份来自另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一切都是谎言，我欺骗了你。我的任务是找出哲学家的遗产，拿到核弹试验数据，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最大利益。这一切都顺利进行，正如一开始你、索科洛夫和沃尔金都相信了我，谢谢你，斯内克。”

“惟一不同的是，我曾在哲学家的旗帜下受训，从一开始引领者就知道我的真实身分——她在哲学家的学校里训练学生，她曾经见过我。但她并未揭发我，她救了我，告诉我一切。为什么她要向我敞开心扉？一开始我并不理解，但现在我已经理解了，她想要通过我来告诉你真相……斯内克，你知道我的任务应该是获取遗产并杀死知道真相的人。我骗了你很多次，但这一次不同，我无法对你下手……并不仅仅因为你救了我，也不单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最重要的是，我答应了引领者要告诉你真相，我要言而有信。我想让你知道……而且，你应该好好活下去！”

夏娃的声音说到这里已开始哽咽，斯内克闭上眼睛，静静听完夏娃的话。几个小时之后，美国政府为他准备了盛大的受勋仪式，美国总统亲自颁发奖章给他。从军事法庭到国家英雄，斯内克经历了从地狱到天堂的巨大转变。

只是……这一切在听了夏娃的录音之后都变得索然无味。

受勋结束后，斯内克独自一人驱车离开白宫，他的脑海中依然萦绕着夏娃的声音。

迎着大雨，顺着小路而上。手提箱异常沉重，雨点劈啪打在上面，一声声像是昨天的枪声。

——美丽高傲的女人站在男子组成的阵列中，一只手轻轻拍在自己肩头：“你们谁愿意成为我下一个对手？”没有人回应。

山路上长满了不知名的野花，梅雨季节让满地的绿色清新又寂寥。没有人烟的荒郊，一望无际的白色。

——背对着他的女人身上布满了伤痕，刀伤弹痕像是一层浮雕，被刻在她的身躯上。察觉到他的异样，女人回头笑了一下。“这些都是老朋友。”她说。

被精修粉刷的围栏墙壁上挂着风吹起的花瓣，无数洁白的石碑在雨水中冲刷成没有记忆的幽魂，这里掩埋着无数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故事。

——女人面无表情地走过阅兵广场，走过欢乐的军乐队，走向充满油污味的卡车。卡车载着她奔向淹没一切的地平线尽头。两旁欢乐的人，没有一个留恋她的身影。

雨水打湿了军服，顺着衣领紧贴肌肤，像冷掉的血液。白茫茫一片花海，鸣枪纪念过就被遗忘的墓碑中，有一处无闻的矗立。

——伤痕，痛苦，回忆，悲伤。数十年凝聚的情感在一刹那绽放，女人的脸上带着忧伤，带着无奈，也带着眷恋。

雨水打落脸庞，放下手提箱里的武器，抬起手臂，立正，敬礼。

——在总统办公室受勋，自己被尊为英雄。女人的名字刻在耻辱的媒体报道上。

“斯内克，听我说，引领者她并没有背叛美国，相反，她才是为国捐躯的英雄。她明知将要发生的一切，却依然忠于职守牺牲自我，因为这是她的责任……”

“引领者的叛变不过是美国政府策划

的一场阴谋——为了夺取沃尔金上校掌握的哲学家遗产。只有引领者这样的传奇英雄才能获得沃尔金的信任，进而才能找出遗产的真正所在。一切原本都按照计划进行，但一个无法预知的意外发生了。沃尔金对索科洛夫的研究所发射了一枚美制核弹头，赫鲁晓夫要求美国政府证明此事与他们无关。美国政府无法终止这个行动，他们干脆修改了计划。华盛顿方面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不得不除掉引领者……这件事必须由自己人来进行。”

“公众永远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永远也不会。这件事必须被掩盖起来。引领者不允许活着回到美国，也不能自杀，她的生命必须被她心爱的弟子亲手结束，这才是政府想要的答案，这也是引领者被授予的任务，她必须完成……”

“她必须死在你手里，这是她的责任，为了这个责任，她背叛了她的战友，眼镜蛇部队就是陪葬品……一个女人是怎么承担这样的重担啊？耻辱的污点将伴随她入土，后人将永远唾骂她。在美国，她是一个毫无荣誉感的叛徒；在苏联，她是一个制造核灾难的恶魔凶手。在官方的历史里，她将作为战犯被记录，没有人理解她……这是她最后的任务。她是一名真正的士兵，自始自终都忠于职守。但是我想她希望你能知道真相，她想留在你的记忆里，不是作为一名士兵，而是作为一个女人。但是她将无法亲口告诉你真相，因为这已被禁止，这就是她为什么告诉我的原因。斯内克……历史将永远不会知道她的牺牲，她的贡献，没有人知道真相……她的事迹只在你心里永存。”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的祖国。她将生命和荣誉都献给了她的祖国，她才是真正的英雄，她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面向爱国者之墓，泪水模糊了双眼。他知道自己会永远铭记，无论未来如何。一个女人用生命在他的心口写下那样的句子，他竭尽所能会守护这些信念一生，忠诚于她，永不改变。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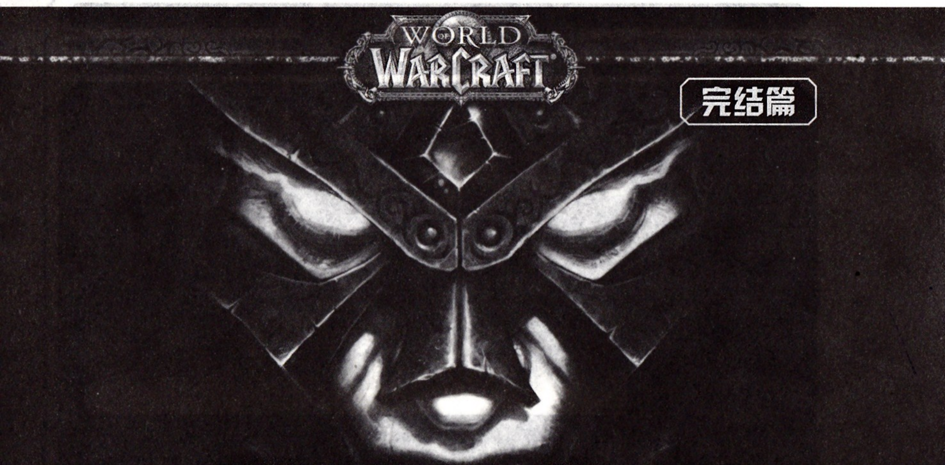
后记



《潜龙谍影3》的剧情源于美苏冷战，尤其是苏联的改革派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和强硬派勃列日涅夫上台的新旧交替。事实上尽管曾与亚洲诸国交恶，赫鲁晓夫推行的经济政策和改革在后来的许多年后被证明是正确的方向，而强硬派的勃列日涅夫除了陈兵百万在国境线上和推行斯大林时期政策外几乎毫无建树。如今的俄罗斯到处都能听到讽刺这位有史以来最可笑领导人的歌谣和舞台剧。

当然，这些也不过是历史背景而已。《潜龙谍影3》最重要塑造的，仍是引领者这一个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虚拟角色，她身上汇集了所有爱国军人的特质，她强大冷静，对于一切问题都能够逆来顺受，她经历丰富，深知欢乐总要痛苦来换取。因为引领者这样突出，乃至于她影响了大首领也就是本文中斯内克的一生，写作时剧情处理上尽量淡化了其他人的个人色彩。故事主线是斯内克如何理解引领者的思考，以及强调引领者对于任何事都无动于衷，但最后仍对斯内克流露出她的真实情感。《潜龙谍影》系列里，大首领一生都在追随引领者的脚步，最终他也做到了让世界重回一个属于自我的整体。这个充满了悲剧意味的故事从这里开始，一切都以斯内克的成长和引领者的引导为主。后期剧情处理上尽量弱化了沃尔金和斯内克之间的战斗，还有左轮山猫许多跳梁小丑一样的表演……在系列故事的后续里，左轮山猫折服于大首领的气魄，在其数十年的间谍生涯里一直为大首领接尽心竭力，两人的初次相逢却充满了敌视，不得不说是个讽刺。玩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在这些BOSS战上，而我们关注的重点并非这些。甚至大首领失去右眼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如何成长，学会思考，最终得知真相，改变了一生。引领者的故事实在无法正面描写，那样会失去更多神秘感。作为整个故事最大的悬念，对于许多玩过游戏的玩家来说这个悬念早已不存在了。但我认为整个故事最让人感动的一幕就是大首领站在引领者墓碑前，按住手柄的R1键，你能看见他的泪水模糊了双眼。这是大首领一生惟一一次流泪，他的泪水在这里彻底干涸，感动让他的生命更坚强。

尽管游戏中出现的许多要素都乱七八糟，也有节奏不好的问题，只要这一个场面，前面所有铺垫蓄积的要素瞬间累积在一起，让人动容。



阿尔萨斯
巫妖王的崛起

著/克里斯蒂·戈登　译/Norris　编/清雨

前情提要

巫妖王通过霜之哀伤传来的阵阵低吟引领着阿尔萨斯在洛丹伦的土地上烧杀抢掠，加文拉德、乌瑟尔，昔日的战友和导师逐一变成霜之哀伤的剑下亡魂，他甚至倒空父亲泰瑞纳斯二世的骨灰罐，用它来盛装克尔苏加德的遗骸。在高等精灵的土地上划下一道触目惊心的死亡之痕后，阿尔萨斯攻入了奎尔丹纳斯岛，用精灵们的圣物太阳之井将克尔苏加德复活为一名巫妖。遵照巫妖王的指示，重获新生的亡灵法师将阿克蒙德召唤到了艾泽拉斯的世界。它是一个真正的恶魔，真正的毁灭者……

人物简介



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洛丹伦王国的王子，生性嫉恶如仇。他曾是光荣的白银之手骑士团成员，一名信仰坚定的圣骑士。但他的执着最终将他引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库尔提拉斯统治者戴林·普罗德摩尔的女儿，生性活泼，热爱和平，同时也是一位法力高强的法师。与阿尔萨斯深深相爱。





希尔瓦纳斯·风行者：前奎尔萨拉斯游侠将军，被阿尔萨斯杀死之后变成了受其支配的女妖，后来摆脱控制成为一名拥有自由思想的亡灵。



克尔苏加德：被肯瑞托议会驱逐的死灵法师，巫妖王的爪牙。之前曾被阿尔萨斯杀死，后来又被他用太阳井之水复活。对阿尔萨斯和巫妖王忠心不二。

第二十一章

克尔苏加德——阿尔萨斯在一座青翠的山丘顶上等着某个他确信必不会爽约的客人，一边沉思着身边有这么个巫妖的确是件有益的事情。

他对巫妖王绝对忠诚，甚至为了隐藏忠诚，他可以在阿克蒙德和提康德里斯面前惟妙惟肖地扮演哈巴狗的角色。阿尔萨斯当时选择缄口不言，他没有信心能像克尔苏加德那样撒谎撒得面不改色。两个恶魔只是把他们当成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他们很快就会看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他们毫不在意地将麦迪文之书留在巫妖的手里。而那个头脑中所拥有的魔法是如此强大，阿尔萨斯确信他永远也无法完全领会。

“计划的第三部分。”克尔苏加德在恶魔离去以后说道，他懒散的语气好似正在谈论天气，“才是燃烧军团阴谋的核心。”

阿尔萨斯记得克尔苏加德早先对他说过的。第一步是建立起亡灵天灾，然后召唤出阿克蒙德。现在他带着强烈的兴趣听克尔苏加德接着往下说：“燃烧军团的目的，在于夺取魔法能量，吞噬这个世界的所有生命。他们计划将精灵们的永恒之井所聚集起来的巨大能量一口吞下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必须摧毁容纳着整个艾泽拉斯最真实最纯粹的生命能量的东西。永恒之井位于大洋的另一边，位于卡里姆多大陆。而将阻止燃烧军团的东西，名为‘诺达希尔’……世界之树。它赋予卡多雷精灵以永恒的生命，他们也依附于它。”

“卡多雷？”阿尔萨斯被搞糊涂了，“我只知道奎尔多雷。那是另一族精灵吗？”

“是精灵的原生种族。”克尔苏加德纠正道，他不屑地晃了晃手，“但是那些细节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阻止燃烧军团达到目的。而在卡多雷精灵中，有一个人能帮助我们。”

然后他就开始使用魔法，克尔苏加德将阿尔萨斯传送到这片遥远的大陆，在这座山丘顶上，他拥有广阔的视野。此地的森林郁郁葱葱，健康繁茂，但阿尔萨斯已经能看到燃烧军团在远方造成的影响。那里的大地、树木和野兽并没有死去，它们都被腐化了。准确地说，生命力都被吞食了。

一个人影出现在他下方另一个山丘顶上，阿尔萨斯微微露出笑容。这就是他此行要见的人。

“暗夜精灵”，他们显然与高等精灵不同。这人的皮肤呈现出苍白的淡紫色，回旋蚀刻着纹身，疤痕深入皮肉，形成某种仪式性的图案。一条黑色布带蒙在他眼睛的位置，但是看起来他在地面上行走并无异样。他背着一件阿尔萨斯从未见过的武器。与传统的剑不同，普通的剑一端是剑柄，而剑刃则向相反的方向延伸。但这件武器上有两道锯齿形剑刃，握柄位于两刃之间，刃上泛着病态的绿色光晕，像是沾染了恶魔的能量。

看来此人以前与恶魔打过交道。

阿尔萨斯观察了一会儿。这暗夜精灵——伊利丹·怒风，克尔苏加德曾说过他的名字——自己陷入了狂怒。显然他心中的不满与日俱增，而他对复仇的渴望就像克尔苏加德所说的那么强烈。

阿尔萨斯笑了。

“我被囚禁了一万年，而我的亲兄弟仍然觉得我是个恶棍！”伊利丹咆哮道，“我要让他看看我真正的力量。我要让他知道，恶魔对我而言不在话下！”

“你肯定吗，恶魔猎手？”阿尔萨斯说着，他的语调意味深长。暗夜精灵旋身抽出武器，“你能肯定你的意志属于自己吗？”

那精灵在传统意义上也许是个瞎子，但阿尔萨斯仍然感到被对方盯着。伊利丹嗅了一下咆哮道：“你散发着死亡的气息，人类。敢靠过来的话，你会后悔的。”

阿尔萨斯露齿而笑。他迫不及待地想要一对一地大打一场：“那就来吧。”他挑衅道，“你会发现我们不相上下。”无敌扬起前蹄奔下山丘，和它的主人一样急切地冲向战斗。伊利丹低吼着迎向他们。

那就像是一场舞蹈，两位战士对上的时候阿尔萨斯想道。伊利丹强壮而优雅，他拥有恶魔力量的强化。但阿尔萨斯也一样，他同样不是泛泛之辈，霜之哀伤也非平庸的兵刃。战斗猛烈而迅疾，阿尔萨斯说得对。他们势均力敌。短短片刻之后，两人向后跳开，呼吸沉重。



“我们这样打下去分不出胜负。”伊利丹说，“你想要什么？”

阿尔萨斯放低霜之哀伤：“从你之前的自言自语里面，我听说你们的人跟亡灵陷入苦战。指挥那些亡灵军队的恐惧魔王名叫提康德里斯。他控制着一个强大的术士神器，名为古尔丹之颅。正是那个东西腐化了这些森林。”

伊利丹昂起头：“而你要我去偷走那个东西？为什么？”

阿尔萨斯扬起花白的眉毛。此人的确思绪

敏捷。该给他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阿尔萨斯心想：“这么说吧，我讨厌提康德里斯，而我所效忠的主人将……得益于燃烧军团的失败。”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说的这些，渺小的人类？”

阿尔萨斯耸耸肩：“好问题。我来告诉你。我的主人洞察一切，恶魔猎手。他知道你的一生都在追寻力量。现在这力量就在你手心里！”他戴着铁甲手套的手在伊利丹的盲眼前握成一个拳头，“夺取它，然后你的敌人将分崩离析。”

伊利丹缓缓抬起头，将脸转向阿尔萨斯。他心怀不安，这个瞎子显然能看得见。精灵后退了一步，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阿尔萨斯一言不发地掉转无敌的马头飞奔离去。

克尔苏加德很快会把他召唤回去，一切都照着巫妖王的计划进行。他只希望伊利丹会跟他看上去的一样听话。假如不是这样……事情将变得很复杂。

她已死。她也没有力量反抗那个将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主人。

但希尔瓦娜斯·风行者拥有自己的意志。不知为何，阿尔萨斯并没有摧毁它。他摧毁了其他亡灵的意志；为什么惟独保留着她的，为何看起来她是惟一没有对他完全效忠的亡灵？这是她自己的力量，还是因为他享受着折磨她的乐趣？现在身为女妖的她，宁愿永远不知道答案。但是假如她保留着自我意志的原因是阿尔萨斯觉得这样会更有趣，那么她一定会成为笑到最后的人。

她这样对自己发誓，希尔瓦娜斯从来是一个誓言必践的人。

自从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和他的亡灵天灾横扫她挚爱的家园以后，在生者的世界里，时间已经过去了许久。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

她所谓的“主人”可不想被当成爪牙利用。跟那个傲慢的漂浮骨头堆克尔苏加德一起——正是这家伙污染了光辉的太阳之井——阿尔萨斯密谋对付恐惧魔王提康德里斯和恶魔领主阿克蒙德，而克尔苏加德自己则曾经出力将这恶魔引到艾泽拉斯。希尔瓦娜斯敏锐地关注着一切，阿尔萨斯流露出的任何思考模式和战斗方式对她而言都会非常有用。

他并不打算像杀掉玛尔加尼斯那样亲手干掉提康德里斯。喔不，这诡计多端的前人类王子把脏活留给了另一个家伙去干。伊利丹，那个倒霉蛋被选中了。阿尔萨斯嗅出了伊利丹对力量的渴望，利用这一点来摆布他，唆使他窃取了古尔丹之颅，那源自兽人传奇术士的神器。为了弄到那玩意儿，伊利丹不得不杀掉提康德里斯。阿尔萨斯将因此甩掉一个恶魔领主，而伊利丹将得到一件强大的神器，满足他对力量的渴望。看起来一切按照计划进行。阿尔萨斯——当然还有希尔瓦娜斯——再也不会见到伊利丹。

至于阿克蒙德……他是如此强大，在弹指间就能摧毁整个达拉然，只用一个法术就抹去了那座最伟大的法师之城，却倒在他试图吞噬的生命能量面前。希尔瓦娜斯现在跟燃烧军团一样痛恨生者，因此在她听到恶魔领主的死讯时，心里百感交集。暗夜精灵牺牲了自己永恒的生命去打败对手。他们集中纯粹的自然力量，从恶魔体内彻底摧毁了他，随后世界之树释放出巨大能量，那场大灾难的冲击波及整个世界。当阿克蒙德死后，他在这个世界上残留下来的就只有一具巨大的骨骼，同样燃烧军团试图在这个世界建立落脚点的尝试也宣告失败。

希尔瓦娜斯把她的注意力从沉思中拉回到现实，这时那个死不足惜的恶魔领主的名字飘进了她耳朵里。

“我们有好几个月没听到阿克蒙德大人的消息了。”他们的首领德瑟洛克说道。他不耐烦地踱着蹄子，“我盯着这些发霉的亡灵已经不耐烦了！我们还待在这里干吗？”

他们正在王宫曾经的花园里，在许久，也许不久以前，阿尔萨斯大步跨过这个庭院，谋杀了他的父亲，在他的人民头上降下灾厄。这些花园和他的人民一样，也正在腐朽发臭。

“我们负责监视这片领地，德瑟洛克。”名为巴纳扎尔的那个恶魔斥责道，“我们的职责是留在这里，确保亡灵天灾随时准备作战。”

“没错。”第三个恶魔，瓦里马萨斯咕哝着说道，“不过我们早该接到什么命令了。”

希尔瓦娜斯几乎不相信她的耳朵，她转向克尔苏加德。她蔑视他，正如她蔑视他忠心耿耿地服侍着的死亡骑士，但她小心翼翼地隐藏着她的厌恶：“燃烧军团几个月前就被打败了。”她悄声说道，“他们怎可能不知道？”

“谁也搞不明白。”巫妖回答，“但是他们握着指挥权的时间越长，就会有越多亡灵天灾的士兵挂掉。假如不做点什么的话。”

他被别的声音打断了，希尔瓦娜斯从未想过那种声音会出现在这里——那种大门被撞开的声音。两个亡灵都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恐惧魔王们立刻警觉起来，愤怒地咆哮着，黑色的膜翼都张开来了。

希尔瓦娜斯发光的鬼眼圆睁，看着阿尔萨斯本人从门洞里出现。熟悉的亡灵战马在他跨下腾跃。他没有戴头盔，白色的长发飘散在苍白的面孔上，脸上挂着那种希尔瓦娜斯恨透了的满足而傲慢的笑容。她那虚无的手指试图握成拳头，但他的控制让她的手指最多只能略微扭曲而已。

阿尔萨斯的声音宏亮而欢快：“你们好啊，恐惧魔王们。”他说。他们盯着他，对他的傲慢无礼流露出明显的怒意，“我该谢谢你们在我外出的时候替我照看这个国家。然而我不再需要你们的效劳了。”

一瞬间他们只是目瞪口呆地盯着他。最后，巴纳扎尔回过神来反驳道：“这片领地是我们的。属于亡灵天灾归燃烧军团统辖！”

啊，希尔瓦娜斯想道，好戏来了。

阿尔萨斯傲慢的笑容延伸开来。他的语调似乎真的充满欢乐：“不再是了，恶魔。你们的主人被干掉了。燃烧军团完了。你们的死亡将给这一切划上句号。”

他笑着举起霜之哀伤。剑身上的符文飞舞闪耀着。他勒紧马缰，骷髅军马朝三个恶魔冲去。

“这还没完，人类！”德瑟洛克壮着胆子喊道。恐惧魔王们逃得比阿尔萨斯的骷髅军马还要快——霜之哀伤失望地呜叫着挥过空气。恶魔已经创造出一道传送门，消失到安全的地方去了。阿尔萨斯阴沉着脸，但幽默感很快又回来了。希尔瓦娜斯明白，这是因为他把他们赶跑了，而他们的死亡看起来只是时间问题。

他抬头看到希尔瓦娜斯的目光，挥手召她过来。她被迫遵从。克尔苏加德并不需要强迫，快乐地飘到他主人的身边，就像只听话的狗。

“我们知道你会回来的，阿尔萨斯王子！”巫妖热情地说道。

阿尔萨斯几乎没看他忠实的仆从一眼。他的目光盯着希尔瓦娜斯：“我真感动。”他辛辣地说，“你是不是也知道我会回来，小女妖？”

“是的。”希尔瓦娜斯冷冰冰地回答。这是实话，他必须回来，否则她将永远没有机会实现她的复仇。他扭动手指，要求她表现出更多的忠诚，希尔瓦娜斯在突然而至的痛苦中大口喘气，“阿尔萨斯王子。”她补上尊称。

“啊，但现在你必须称呼我为国王。这里无论如何都是我的领地。我生来就是为了统治它，我也要这么做。一旦……”

他突然停了下来，用力想要吸气。他双眼圆睁，接着面孔在痛苦中扭曲。他趴在坐骑瘦骨嶙峋的脖子上，戴着盔甲手套的手紧紧握住缰绳。突然一阵痛苦尖锐的喊叫爆发出来。

希尔瓦娜斯看着这一幕，从奎尔萨拉斯陷落的那个可怕日子到现在，这是她第一次感到前所未有的快意。她如琼浆般啜饮着他的痛苦。她完全不知道为何会这样，但她尽情享受着这每一秒钟。

他咕哝着抬起头，眼睛瞪着某个她看不到的东西，朝着前方伸出手去：“这痛苦……无法忍受。”阿尔萨斯咬牙切齿地低吼道，“我出了什么事？”他看上去正在听着什么，好像某个别人听不到的声音正在回答。

“阿尔萨斯国王！”克尔苏加德喊着，“需要帮助吗？”

阿尔萨斯没有马上回答。他努力喘过气来，然后慢慢坐直，使自己平静下来：“不……不，这痛苦已经过去了，但是……我的力量……减弱了。”他的声调里充满了困惑。假如希尔瓦娜斯的心脏仍然能够跳动，这时它一定会高兴得跳出胸膛来，“情况很不妙，我……”

痛苦又一次袭来。他的身体剧烈抽搐，脑袋用力后仰，脖子上青筋暴突，张着嘴在痛苦中无声地尖啸着。克尔苏加德像个不安的保姆一样绕着他崇拜的主人急得团团转。而希尔瓦娜斯只是冷酷地看着这阵抽搐过去。阿尔萨斯小心地缓缓滑下无敌。他穿着战靴的脚刚踏在石板地上，就一个趔趄重重地倒在地上。巫妖伸手想帮那位王子——哦不，现在是自封的国王——想帮他站起来。

“去我的旧卧室。”阿尔萨斯大口喘着气，“我需要休息——然后我得为一段漫长的旅途做好准备。”

希尔瓦娜斯目送他离开，虚弱地蹒跚走向他从小居住的房间。她的嘴唇弯曲露出一个微笑……

而她虚无的手指扭动了一会儿，然后弯曲起来，握成一个愤怒的拳头。

银松森林里充满了怪异的宁静。松针覆盖的泥泞土地上，轻柔的薄雾正回旋盘绕。希尔瓦娜斯知道，假如她还拥有实质上的双腿，她会感觉到脚下柔软而富有弹性，她会在潮湿的空气中嗅到一阵常绿植物的芬芳。但她现在什么也感觉不到，什么也闻不到。她虚无的躯体漂浮着前往会面地点。对这次会面的期望让她此时一点也不遗憾自己在感觉方面的缺失。



在阿尔萨斯对希尔瓦娜斯"成功"的转化之后，他开始把更多美丽、骄傲、内心坚强的奎尔多雷女性变成女妖，这让阿尔萨斯享受着他的乐趣。他把这些女妖交给她掌管，她生前也曾是她们的游侠将军，现在让她去指挥这些女妖，就像丢给忠实的猎犬一根骨头。他很快会看到她这只宠物有多么忠诚。早先听到恐惧魔王们的交谈之后，她派出手下的一个女妖跟着他们，去和他们保持联系以及收集情报。

恶魔们很高兴地接受了她派去的密使，并邀请她们的女首领在今晚参加他们的会议，讨论一些"与女妖之王的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

在树林深处，她能看到一片昏暗的绿光，便朝着它飘过去。当然，他们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在那里等着她——三个身形庞大的恶魔转头看着她过来的方向，不停拍打的膜翼暴露了他们焦虑的心情。

巴纳扎尔首先发话："希尔瓦娜斯女士，很高兴你能来。"

"我怎能不来？"她回答，"由于某种原因，巫妖王的声音从我脑中消失了。我的意志再次回到我自己的控制之中。"没错，正是凭着她的意志力，她控制着不在声调中流露出丝毫得意之情。她不想让恶魔知道得更多，"你们恐惧魔王看起来知道原因。"

他们交换了个眼神，脸上露出笑容："我们发现巫妖王正在丧失他的力量。"瓦里马萨斯说，语气露出凶狠而愉快的神色，"随着他变得虚弱，他对亡灵的控制力也在衰退，比如说对你的控制。"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假如它可信的话。但它对希尔瓦娜斯并不那么有用："那么阿尔萨斯国王呢？"她强调着那个头衔，语气中不禁流露出一股轻蔑，"他的力量又怎样了？"

巴纳扎尔不屑一顾地摇晃长着黑色利爪的手："他很快就不会再来烦我们了，就像夏日的蚊虫一样时日无多。尽管他的符文剑'霜之哀伤'本身的确拥有强大的力量，但阿尔萨斯自己的力量也在消退。他无法挽回。"

希尔瓦娜斯则没有那么肯定。她也曾经低估过阿尔萨斯，在她心中，除了冷酷的恨意之外，她同样被负罪感所困扰。在他那场血腥的胜利中，希尔瓦娜斯感到自己也负有一部分责任："你们打算推翻他，而你们需要我的帮助。"她坦率地说道。

德瑟洛克，显然他是三个恐惧魔王中领头的那个，在他的两个兄弟跟希尔瓦娜斯交谈的时候，始终沉默地听着。这时他终于开口说话了，语气中透着全然的冷酷和不情愿。

"燃烧军团也许吃了败仗，但我们是纳斯雷兹姆。我们不会让什么一时得意的人类骑在我们头上。"他停了一下，轮流看着其他几个人，"阿尔萨斯必须死！"

发光的绿色眼珠盯住了希尔瓦娜斯："在你观望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在观察你，小鬼魂。很显然那个巫妖，克尔苏加德，他太忠诚了，不会背叛他的主人。他们看上去有着某种……联系。"他灰色的嘴唇上露出一个危险的笑容，"但是你，你是另一回事……"

"我恨他。"她不觉得能隐瞒事实，所以断然地说出这句话，"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恐惧魔王。我有自己的理由去寻求复仇。阿尔萨斯谋杀了我的人民，把我变成……怪物。"她停了一下，那种厌恶感——对阿尔萨斯的厌恶，和他对自己所作的一切——是那么强烈，让她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们自以为是地耐心等着。

他们以为他们能利用她。他们错了。

"我也许会加入你们该死的阴谋，但我会按我自己的方式来做。"她需要他们作为联盟，但他们必须明白，她不是一件玩具，"我可不想甩掉一个主子又来一个。假如你们想要我帮忙，就必须接受这一点。"

德瑟洛克笑了："我们会一起干掉那个死亡骑士，然后……"

希尔瓦娜斯点点头，她鬼魂般的脸上渐渐展开笑容。

你的日子屈指可数了，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国王。而我……我就是你的丧钟。

第二十二章

阿尔萨斯按着太阳穴，一次又一次地回想着他看到的幻境。从前，与巫妖王的交流一直都是通过霜之哀伤进行的。但是在那剧痛击倒他的瞬间，阿尔萨斯第一次"亲眼"看到他所效忠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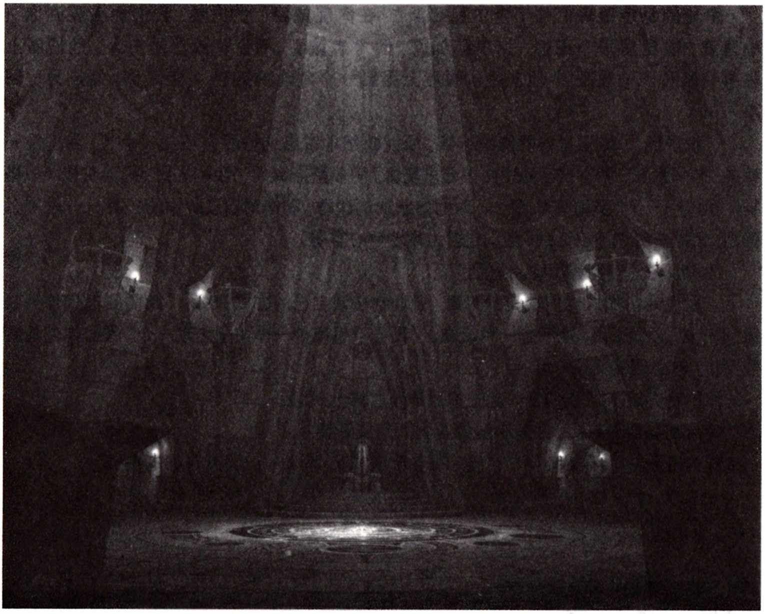
巫妖王孤身一人，位于一个巨大洞穴的中间，跟霜之哀伤一样被囚禁在一个非自然形成的寒冰牢笼中。囚禁着他的冰块有所碎裂，好像有人从上面敲掉了一角，留下了锯齿状的缺口。透过冰块只能看到巫妖王朦胧的身形，但他痛苦嚎叫的声音切进了死亡骑士的脑中。

"危险正在逼近寒冰王座！力量正在消退……快要没有时间了……你必须立刻回到诺森德！"随后，两个字像长枪一样刺穿了阿尔萨斯的内脏："听命！"

每一次出现这幻境，阿尔萨斯都会感到头晕目眩，恶心反胃。当他变得不像人类以后，像肾上腺素一样始终在他体内涌动的力量这时正在减弱，它带走的比它来时带来的更多。他既虚弱又脆弱……他抛弃了以前所信仰的一切，第一次握住霜之哀伤的时候，从未想到过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他努力爬上马背，脸上粘满了汗水，骑着无敌去见克尔苏加德。

巫妖正来回飘动着等他，摆动的长袍和镇定自若的样子里不知为何似乎透着深切的焦虑。

"头疼变得更厉害了吗？"他问。



他踌躇了。他应该信任这巫妖吗？克尔苏加德会不会趁机夺取他的力量？不会，他下了决心。这位前亡灵法师从未令他失望，他的忠诚始终献给巫妖王和阿尔萨斯本人。

国王点了点头。他觉得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脑袋像是要从脖子上掉下来一样："是的。我的力量正在被抽走，我几乎无法指挥我的士兵。巫妖王警告过我，假如不能尽快到达诺森德，一切都会完蛋。我们必须迅速出发。"

假如跳动着火焰的空洞眼窝里也能流露出担忧，那么这就是当时的克尔苏加德："当然，陛下。你并不是孤身奋战，也绝不会孤身奋战。只要您认为情况许可，我们立刻出发……"

"计划改了，阿尔萨斯国王。你哪儿也去不了。"

他甚至没觉察到他们来了，这也是他的力量正在变弱的证据之一。阿尔萨斯瞪着眼睛，看着三个恐惧魔王将他团团围住，彻底陷入了措手不及的境地。

"有刺客！"克尔苏加德高喊，"这是个陷阱！保护国王！"

但是大门砰然关上的声音挡住了巫妖的警报。阿尔萨斯抽出霜之哀伤。自从他触摸这柄剑并与其连结在一起以来，这是他第一次感到它是如此沉重，在他手中似乎毫无生气。连剑身上的符文都几乎毫无光彩，感觉更像是一块笨重的金属，而不是从前那件灵巧平衡的优雅长剑。

亡灵朝他蜂拥而来，在那一瞬间，阿尔萨斯误以为自己又回到了第一次与这些行尸遭

遇的时刻。他又一次站在那座小农舍的门外，面对一群散发着腐臭和恐怖的尸体。他早已对它们的存在丝毫不感到害怕或反感，事实上他都有点喜欢上它们了。它们是他的臣民，他从生命中将它们进化，让它们为巫妖王的伟大荣光效力。现在并不是它们遭到攻击，现在是它们在攻击他。它们完全被恐惧魔王控制了。他冷酷地鼓起自己剩下的全部力量反抗着，一股奇怪的厌恶感席卷而来。他从未想过它们会反过来对付他。

巴纳扎尔的声音盖过战斗的嘈杂传了过来，语调中尽是得意："你根本不该回来，人类。你太弱了，我们已经控制了你手下的绝大多数士兵。看来你的王朝可真短命啊，阿尔萨斯陛下。"

阿尔萨斯咬紧牙关，从内心深处压榨出更多力量，更多战斗意志。他不能死在这里。

但是敌人太多了——他曾经极有效率地指挥统帅的士兵实在太多了，现在却纷纷掉头对付他。他知道它们毫无思想，它们会听命于最强大的人。然后……这令他伤心，是他创造了它们……

他变得越来越虚弱，甚至差一点没挡住拦腰劈过来的一击。那生锈的剑当得一声撞在盔甲上，他虽然受伤不重，但这突破防御的食尸鬼替他敲响了警钟。

"它们数量太多了，我的国王！"克尔苏加德死灰般的声音说道，他的忠诚几乎令阿尔萨斯流泪，"快逃，快逃出这座城市！我会设法杀出去，跟你在旷野回合。这是你惟一的机会了，吾王！"

他知道巫妖说得对。阿尔萨斯大吼一声，笨拙地下马。他一挥手，将无敌化作一匹没有实体的幽灵战马，消失了。当他安全以后，阿尔萨斯会再次把坐骑召唤出来。他向前冲锋，双手挥舞着力量变弱了的霜之哀伤，他不再试图杀死甚至只是砍伤对手——它们实在太多了——现在他只想清出一条路来。

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座王宫是他长大成人的地方，他太熟悉它了。他认识这里的每一道门，每一堵墙壁，每一条秘密通道。阿尔萨斯并没有朝门跑过去——他不可能只靠自己把大门打开，他朝着王宫深处跑去。亡灵们尾随而来。阿尔萨斯穿过王宫后的走廊，那里一度是王室的私人起居场所，他曾经与吉安娜手拉着手徜徉其中。他绊了一下，心智恍惚。

他怎会落到这步田地——在一座空旷的王宫里奔逃，躲避那些他所创造的东西，躲避他的臣民，躲避那些发誓保护他的士兵。但是——不，是他杀了它们。为了得到巫妖王许诺的力量，他背叛了他的臣民。现在那力量正在弃他而去，就像鲜血从一个永不会愈合的伤口不断流失。

父亲……吉安娜……

他挥去脑中的回忆，分心现在对他毫无帮助，只有速度和狡诈能帮他活下来。

狭窄的走道限制了背后能够追击他的亡灵数量，他闩上几道门设法阻止拖延追兵。终于他跑进自己的卧室，秘密出口就在那堵墙上。他，他的双亲和佳莉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逃生通道，只有他们和乌瑟尔以及主教知道。其他人都死了，除了他，阿尔萨斯推开挂毯，露出后面隐藏的小门，穿过门以后又迅速闩上它。

他拼命奔跑，虚弱而蹒跚地跑下狭窄盘旋的阶梯，这道阶梯将通向他的自由。门上有物理和魔法的双重伪装，看上去就跟王宫的外墙毫无差异。阿尔萨斯喘着气摸索着门闩，几

乎在提瑞斯法林地昏暗的光线下晕过去。这时他听到战斗的声音，四处张望，屏住了呼吸。他眨眨眼，被搞糊涂了。眼前这些亡灵……正互相打做一团。

当然——它们里还有一些听命于他。还有一些仍然是他的臣民——

是他的工具，他的武器，不是他的臣民。

他靠着冰冷的石头观望了一小会儿。一个敌方控制的缝补怪砍下一个长着尖耳朵的脑袋，把它用力扔出去。他看着彼此交战的两拨亡灵，突然在厌恶中感到一阵发抖。它们浑身腐烂，长满了蛆虫，步履蹒跚。无论控制着它们的是谁，它们都是些行尸走肉。一丝微光吸引了他的注意，那是一个孤独的鬼魂，羞怯地悬浮在那里，它曾经是个小女孩。曾经是个活着的小女孩。他杀了她，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他的臣民。她看上去仍然与生者的世界有所联系。看上去仍然记得"人类"这个词曾经的含义。他可以利用这一点，可以利用她。他朝那飘浮着的小东西伸出手，那个他为了满足力量的渴望而创造出来的鬼魂。

"我需要你的能力，小影子。"他说着，声音尽可能地和善，"你会帮我吗？"

她抬起脸，飘到他身边："我活着就是为了服侍您，阿尔萨斯国王。"她的声音仍然甜美，尽管回音空洞。他努力回应她一个微笑。面对腐烂的行尸的时候，这更容易一些，但这样的鬼魂也有它的优势。

通过全然的意志力，他召来越来越多的亡灵，因为使用了太多力量，他的呼吸变成了喘息。他们来了。无论谁的力量最强，他们都会为之效力。阿尔萨斯咆哮着驱走一切胆敢拦在他面前，阻挡他努力抓住命运的敌人。但是尽管他控制的亡灵越来越多，攻击他的敌人也越来越多。他颤抖着，大口地喘着气，握着霜之哀伤的手越来越无力。大地在脚下颤抖，阿尔萨斯一阵眩晕，看到至少三只缝补怪冲他而来。

他冷酷地举起霜之哀伤。他，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洛丹伦的国王，不会未经一战就倒下。

突然周围一阵骚动，伴随着一阵痛苦的嚎叫。就像鸟的鬼魂一般，模糊的影子上下飞舞。它们折磨着那些正在追击阿尔萨斯，这时停下来朝着鬼魂们咆哮的怪物。突然，鬼魂似乎钻进他们体内。

那些满身长蛆，黏糊糊的白色东西停了下来，然后突然转头攻击那些正蹒跚着围攻阿尔萨斯的食尸鬼。阿尔萨斯苍白的脸上露出笑容。这些是女妖。他以为希尔瓦娜斯在对他的恨意中陷得太深，不会来帮他了，甚至更糟，就像他手下的许多士兵一样，也许已经变成敌人的爪牙。但是看起来前游侠将军与他之间的过节已经抛诸脑后了。

在女妖占据的缝补怪的帮助下，战局迅速扭转过来，几分钟以后，阿尔萨斯站在那里，在一阵突然袭来的虚弱中摇晃着差点倒在一堆真正死去的尸体上。缝补怪们开始互相攻击，彼此撕扯得粉碎。阿尔萨斯疑惑地想，这回创造出他们的人是否还能把这些尸体缝回去。随着缝补怪轰然倒下，那些占据着他们躯体的鬼魂也从尸体里解脱出来。

"谢谢你们，我的女士们。我很高兴看到你们和你们的女主人仍然是我的同盟。"

她们悬浮着，声音轻柔而可怖："是的，伟大的国王。她派我们来找您，我们前来护送你过河。一旦过了河，我们可以在旷野里寻求庇护。"

旷野——克尔苏加德也是这么说的。阿尔萨斯更加放松了。很显然，他的左膀右臂步

调一致。他抬起一只手，集中注意力："无敌，来吧！"他喊道。一瞬间之后，一小丛迷雾出现了，盘旋着形成一匹骷髅战马的形状。又一次心跳的时间以后，无敌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阿尔萨斯很高兴地注意到，这个命令并没花多少力气。无敌爱着他，这是他所做的完全正确的一件事。这是惟一绝对永远不会背叛他的亡灵，正如这匹雄壮的牲畜在活着的时候一样。他小心地爬上马背，尽力在女妖和其他亡灵面前隐藏他的虚弱。

"带我去找你们的女主人和克尔苏加德，我会跟着你们的。"他说。

她们遵命而行，飘浮着从王宫前往提瑞斯法林地的深处。当他们经过巴尼尔的农场附近时，阿尔萨阿斯突然感到一阵不安。幸好女妖们改变方向，前往一片丘陵遍布的地区，穿过那里来到一片开阔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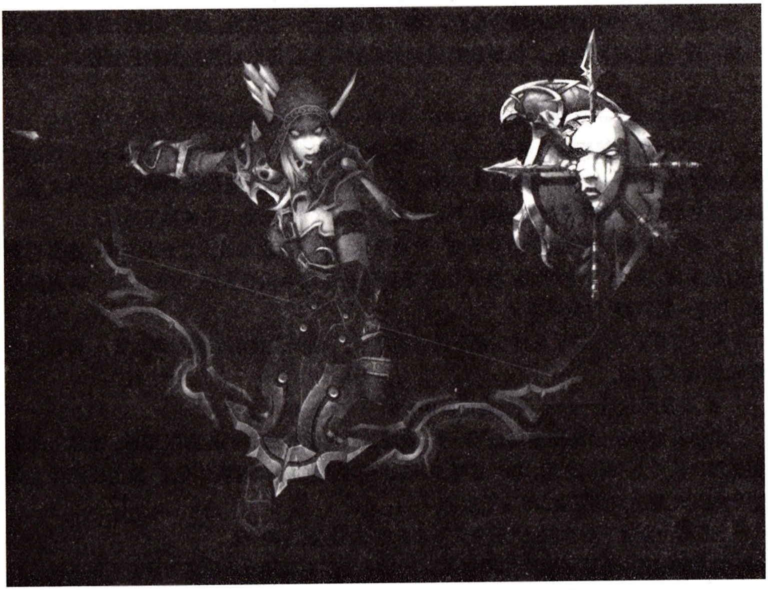
"就是这里了，姐妹们。我们在这里休息，伟大的王。"

那里没有希尔瓦娜斯的踪迹，也没有克尔苏加德的身影。阿尔萨斯勒住无敌的马缰，向四周张望。他突然感到一阵焦虑的刺痛："为什么在这里停下？"他问，"你们的女主人在哪儿？"

痛苦不期而至，他喊出声来，紧紧抓住自己的胸膛。无敌在他身体地下焦急地腾跃着，阿尔萨斯紧紧趴在这匹亲爱的坐骑背上。灰绿色的林地突然远去，周围变成了一片蓝白两色，奇怪地破损了的寒冰王座。巫妖王的声音刺入他的脑海，阿尔萨斯呜咽了一声。

"你被骗了！立刻到我这里来！听命！"

"这里……发生了什么？"阿尔萨斯牙齿咯咯作响，努力挤出一句话。他眨眨眼睛，迫



使视线恢复正常，然后抬起头用力发出低吼。

她从树丛后面显身出来，拎着一张弓。一瞬间的幻觉让他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奎尔萨拉斯，面对那个活着的精灵。但她的长发不再是金色，而变成了夹杂着白色条纹的午夜的深黑。她的皮肤变得苍白，隐隐带着蓝色的色调，眼中闪着银光。这是希尔瓦娜斯，然而又不是她。因为这个希尔瓦娜斯既非活物，也不是灵体。不知她是如何将她的躯体从他下令存放的地方找了回来——本来那具躯体被安全地锁在铁棺材里，当作是对她特别的折磨。但她扭转了局面。

正当他在痛苦中挣扎着想要搞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希尔瓦娜斯抬起手中光滑的黑弓，拉开弓弦瞄准。她的嘴唇弯曲着露出一个微笑。

"你这是自投罗网，阿尔萨斯。"

她的箭离弦而出。

这一箭钉进他的左肩，身上的盔甲就像羊皮纸一样脆弱，另一种剧痛袭来。他突然有点迷惑——希尔瓦娜斯是一位箭术大师，她不可能在这样的距离射失，为什么射在肩膀上？他的右手反射似地举了起来，但他发现自己甚至无法抓住箭杆。他的手指开始变得迟钝——还有他的双脚，他的腿……

他轰然倒在无敌的脖子上，尽力攀附在坐骑背上，但四肢正在迅速失去力气。他几乎没办法转头盯着她，吐出几个字："叛徒！你都干了些什么？"

她笑了。她很高兴。她缓慢悠闲地走向她，露出身上大部分苍白的蓝白色皮肤。很奇怪，那天所受的数不胜数的伤在她身体上竟没有留下疤痕。

"这是一支特别为你而制的毒箭。"她一边走近他一边说道。她把弓放回到背后，抽出一柄匕首，在指间玩弄着，"你现在感觉到的麻痹只不过是你对我施加的折磨里的一点零头。"

阿尔萨斯顿了一下，他的喉咙像沙子一样干："那就给我个痛快吧。"

她仰头大笑，笑声如鬼魂般空洞："让你痛快地死去……就像你给我的那样？"她的欢笑去得就像来得一样快，她的眼珠闪着红光。她继续走近他，直到距离他只有一臂之遥。她逼近的时候，无敌不安地跃动着，阿尔萨斯的心沉了下去，他几乎被抛下马背。

"噢不。你教了我很多，阿尔萨斯·米奈希尔。你教会我对敌人仁慈的荒谬，还有折磨他们的乐趣。是的，我的导师，我会让你看到那些课我学得有多好。你要像我一样遭受折磨。拜那一箭所赐，你跑不了了。"

阿尔萨斯的双眼似乎是他仅剩下能动的部分了，他无助地看着她举起匕首："替我向地狱问好，你这混蛋。"

不，不该是这样——不该是这样麻痹无助……吉安娜……

希尔瓦娜斯突然踌躇地后退了一步，紧握着匕首的苍白的手扭曲张开来。她脸上的表情充满了惊愕。一瞬间之后，那个最早来帮助阿尔萨斯的小鬼魂实体化了，她为能够帮忙拯救她的国王而高兴地笑着。她乐于效劳。

"后退，你这无脑的家伙！您今天不会死在这里，我的陛下！"

克尔苏加德！他正如承诺的那样来了，一路找到了背叛的女妖把阿尔萨斯引来的地方。

而他并非孤身一人。有十几个亡灵跟着他，它们正在向希尔瓦娜斯和她的女妖们发起攻击。希望在他体内燃起，但他还是被麻痹着无法行动。他看着身边激烈的战斗，很快希尔瓦娜斯就必须撤退了。

她朝他看了一眼，双眼又一次变得血红："这还没完，阿尔萨斯！我永远不会放弃追杀你。"

阿尔萨斯盯着她，看着她融入阴影中。她最后消失的部分是那双血色的眼睛。在她们的女主人撤退之后，希尔瓦娜斯率领的女妖们也纷纷消失。克尔苏加德飞速赶到阿尔萨斯身边。

"她伤到你了吗，吾王？"

阿尔萨斯只能瞪着他，麻痹让他甚至无法挪动嘴唇。骷髅般的手以令人惊讶的灵巧握住箭杆用力拔出。当箭头拔出来的时候，阿尔萨斯痛苦地喊出声来。红色的血混着某种粘稠的黑色物质，克尔苏加德小心地检查着那些东西。

"箭的药效很快会过去。看起来这毒的效果只是令你无法行动。"

当然，阿尔萨斯心想。否则她就不需要那把匕首了。他放下心来，突然感到愈发的疲倦。他距离死亡是那么近——太近了。假如不是忠诚的巫妖，那精灵已经干掉他了。他又尝试了一次开口说话，"我——你为我效力。"

克尔苏加德歪着长角的头："我很高兴能帮上忙，我的国王。但你必须尽快出发，去诺森德。旅途的一切准备都已经就绪。你对我还有什么命令？"

克尔苏加德说得对。即使现在，阿尔萨斯能够感到一些活力回到他的四肢中，但仍不足以靠自己的力量活动起来。

"我必须尽快找到巫妖王。耽搁得太久的话……我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在等着，我也不知道能否回来，但我要你监管这片领地。确保我的国家不受侵犯。"

他信任巫妖，并非因为好感或他的忠诚，而仅仅因为一个冰冷严酷的事实。克尔苏加德是一个亡灵，他与他们彼此效忠的主人连结在一起。他的目光掠过那个正悬浮在几尺外微笑着的小小的鬼魂，与那个面容松弛，只要一句话就会替他赴汤蹈火的行尸之间游移。

只是死肉和破碎的灵体。不是臣民。他们永远不会是。无论那小小鬼魂的微笑表达了什么。

"我深感荣幸，吾王。我将依您的命令行事，阿尔萨斯陛下。我将遵从您的命令。"

现在她有了一个身体，她曾经的身体，尽管有所改变，她自己也一样，她也变了。希尔瓦娜斯以她生前相同的从容走着，穿着同样的盔甲。但一切都不一样了。她永远地，无法逆转地改变了。

"您看上去有些困扰，女王。"

希尔瓦娜斯从她的沉思中回过神来，转头看着女妖，那是飘浮在她身边的许多女妖之一。她也能够和她们一样飘浮着，但她更喜欢沉重，稳健，实体化的形体，她为自己偷回来的躯体。

"你呢，我的姐妹？"她简略地回答，"短短几天以前，我们还是巫妖王的奴隶。我们的

存在仅仅为了以他之名施行杀戮。而现在，我们……自由了。”

“我不明白，女王。”女妖的声音空洞而困惑，“我们的意志现在属于我们自己了。这不正是您为之而战的目的吗？我以为您会大喜过望。”

希尔瓦娜斯大笑起来，她意识到自己几乎有些歇斯底里：“这该死的诅咒有何欢乐可言？我们仍然是亡灵，姐妹——仍然是怪物。”她伸出手检查着身上蓝灰色的肉体，注意到身上附着的寒冷就像她的第二层皮肤，“如果我们不是痛苦的奴仆，那我们是什么！”

他夺走了太多。即使她把他的死亡过程延长到几天……几个星期……她也无法让阿尔萨斯体验同样的痛苦。他的死不会让死者复生，不会净化太阳之井，也不会让她回复成活生生的，金发飘逸，皮肤如蜜桃般的自己。但它至少感觉……很好。

几天前他在他们遭遇的时候逃走了。他的仆从，那个巫妖，恰好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现在阿尔萨斯已经远远逃出了她的掌握，试图恢复自己。她知道，他留下克尔苏加德控制着这片瘟疫之地。但那没什么。她已经死了，她有无尽的时间去策谋精密的复仇计划。

一阵动静引起了她的注意，希尔瓦娜斯优雅地站了起来，迅速地摘弓挂弦。回旋着的传送门在眼前开启，瓦里马萨斯出现在那里，傻笑着低头看着她。

“你好啊，希尔瓦娜斯女士。”恶魔俯身行了个礼。希尔瓦娜斯扬起眉毛。她一秒钟也不相信他是真心实意的，“我的兄弟们和我感激你在推翻阿尔萨斯的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她扮演的角色。说得就像一场戏。

“推翻？也许可以这么说吧。他逃跑了，至少这一点没错。”

那强大的恶魔耸了耸肩，他装腔作势地张开翅膀：“无论如何，他不会再烦扰我们了。我是来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新秩序。”

“新秩序”。其实不那么新吧，她心想。同样的臣服，只不过是换了个主子。她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瓦里马萨斯。”她冰冷地说道。希尔瓦娜斯并未鞠躬回礼，“我惟一的兴趣是看到阿尔萨斯的死。既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了，我现在想把注意力集中在下一次。我没时间参与你们那些卑鄙的宫廷阴谋和权力游戏。”

恶魔克制住怒气：“当心，女士。激怒我们可不明智。我们是这片……瘟疫之地的未来。你要么加入我们的统治，要么就会被遗弃。”

“你？未来？克尔苏加德可没有跟随他效忠的阿尔萨斯离开。他留在这里是有原因的。但是也许一个吸收了强大的太阳之井精华重生的巫妖并不像你们恶魔那么强大。”她的语气里渗着轻蔑，恐惧魔王拧着眉头露出可怕的表情。

“我作为奴隶已经活得够久了，恐惧魔王。”真有趣，像她这样的死者怎么会用“活”这个词汇。老习惯并不会那么容易改掉，“我拼尽全力摆脱那个混蛋的控制。现在我拥有了自己的意志，我选择自己的道路。燃烧军团已经被打败，你们只是最后一点可悲的残余。你们是一支垂死的血脉了。我不会放弃自己的自由，跟你们这些蠢货绑在一块儿。”

“那就这样吧。”瓦里马萨斯嘶嘶地说道。他被激怒了，“你很快会看到我们的答复。”

他传送走了，面孔在传送的扭曲中留下一副怒容。

她刺痛了这恶魔，他在狂怒中颤抖。她沉着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是一个容易激怒的家伙，他们派他来，以为她不是什么大威胁。

她不能只靠这几个女妖去对抗阿尔萨斯。她需要一支军队，一整个城邦的亡灵……她需要诺森德。被遗忘者，她将这样称呼那些失落的灵魂，那些像她一样不再呼吸，但拥有自我意志的亡灵。而更迫在眉睫的是，她不能只靠自己的女妖姐妹们去对抗这三个恶魔兄弟。或者……要对付的只有两个。

希尔瓦娜斯·风行者又想到了瓦里马萨斯，真是个容易操纵的家伙。

也许这个恶魔会很有用……

是的。她和被遗忘者们将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属于他们的路……他们将杀死一切挡在他们路上的敌人。

第二十三章

诺森德。回家的时候总会有种奇怪的感觉。当海岸线进入视野时，阿尔萨斯回想起他初次到达这里的情景，他的心因为吉安娜和乌瑟尔的背叛而满是伤痛，因为他被迫在斯坦索姆所做的一切而心如刀绞。发生了这么多，感觉好像都是整整一生以前的事情。他曾经带着复仇的心来到这里，来杀死那个导致他的人民被转化成行尸的恐惧魔王。现在，他统帅着那些行尸，与克尔苏加德结盟。

真奇怪，这充满扭曲转折的命运。

他感觉不到冷，很久以来都感觉不到了。那些忠实地追随着他的士兵们也一样：死亡令这一类感觉变得迟钝。只有人类亡灵法师挤成一团低语着浅唱悲吟的寒风和他们下锚登岸时开始懒洋洋地飘下的雪花。

阿尔萨斯僵硬地从划艇上来到岸上。他也许感觉不到此地的寒冷，但他的力量和他的肉体变弱了。他的双脚刚刚踏上这片土地，他就感觉到了他——巫妖王。并不是在他脑中，并不是通过霜之哀伤在对他说话，尽管符文剑的微弱光芒稍微变强了一点。不，阿尔萨斯感觉到他就在这里，他的主人，他从没有过这种感觉。而不断增加的威胁也带来一种刺痛。

他转头看着其他跟随他上岸的士兵——食尸鬼，亡魂，阴影，缝补怪和亡灵法师：“我们必须迅速行动。”他喊道，“有什么东西正威胁着巫妖王。我们必须尽快赶到冰冠冰川。”

“大人！”其中一个亡灵法师高喊着指着前方。阿尔萨斯回过身来，拔出霜之哀伤。

透过纷纷而下的雪幕，他能看到金红两色的形体浮在空中。他们逐渐接近，他眯起眼睛，惊讶而愤怒地认出那些生物和它们的主人。

龙鹰。他被震惊了。他早已灭绝了高等精灵。他们中怎可能有足够的人重新集结起来，更不用说在这里迎战他？微笑在他英俊的脸庞上缓缓展开，他感到心底暗暗生出的钦佩。



那一群龙鹰更靠近了。他举起霜之哀伤致敬。

“我向你们致敬。”他高喊道，“很意外在这里能看到高等精灵。我以为这里的严寒对你们这么优雅的种族来说太过难受了。”

“阿尔萨斯王子！”龙鹰骑手的声音传来，那坐骑悬浮在阿尔萨斯头顶。他的声音清晰明亮而有力，“你看到的不是高等精灵。我们是Sin'dorei——血精灵！我们发誓为奎尔萨拉斯的亡魂复仇。这片死亡之地……将被清洗！你创造的那些恶心的生物终将归于平静。而你，屠夫，将面对你最终的惩罚。”

他被逗乐了。他们的数量并不多，阿尔萨斯意识到他面前的很可能是一个即将灭亡种族里的最后几个人。他们就为他而来？他的骄矜消退成了懊恼。尽管他身体疲倦，但怒气仍然透出他的喊声：“诺森德属于亡灵天灾，精灵，而你很快会成为它们的一员！到这里来是你最大的错误！”

更多的龙鹰出现了，同时出现的还有步行的游侠。箭雨破空而下，看起来就和雪片一样多，刺在发起冲锋的亡灵身上。然而它们中大多数并没有倒下；只要没有被箭射中致命部位，这并不会对它们构成什么伤害。

阿尔萨斯甚至不打算骑上无敌就开始冲锋。霜之哀伤饥渴地鸣唱着，它看起来正想利用这一个又一个闪亮的灵魂积攒能量和力量，阿尔萨斯自己也一样。在战场的喧嚣中，他听到从一座山丘上传来一声像诺森德本身那样低沉冰冷的大喊。

“为了亡灵天灾！以耐奥祖之名，杀光他们！”

尽管他看到过这一切，尽管他经历过许多，阿尔萨斯听到这彻骨深寒的声音时也感到一阵战栗。他冒险抬头看了一眼。

尼鲁布蛛怪！当然——这里正是他们的故乡。他看着他们蜂拥而上，情绪高涨。他能够透过风雪辨认出他们的形状，蜘蛛般的生物扑向猎物时那种熟悉的，令人不安的迅捷速度。阿尔萨斯必须给这些自称为血精灵的敌人相当高的评价——他们英勇奋战——但彼此数量悬殊，很快阿尔萨斯就站在一片覆盖着红色和金色盔甲的尸海中。他举起手，一个接

一个死去的精灵蹒跚着站起来，无神的眼睛注视着他。

“更多士兵为我们的主人效力。”阿尔萨斯说道。他又看了一眼，目光落在蛛怪首领的身上。

他比他指挥的那些蛛怪体型更庞大，他轻松地跨过雪地朝阿尔萨斯走来，他仿佛帝王般，深思熟虑而又精确地在他的同类间移动。阿尔萨斯试图从他这异种生物的身上寻找一些熟悉的东西。在人类眼中，阿努巴拉克看上去像是虫子和其他的，他所指挥的蜘蛛状生物的混血。阿尔萨斯发现自己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于是迫使自己在这生物靠过来的时候站住不动。

他径直走过来，直到他站在阿尔萨斯面前，然后俯下来逼近他，用复眼盯着他看。那是个相当可怕的东西。他的同盟。

阿尔萨斯努力让自己的语调保持镇定：“感谢你的帮助，强大的勇士。”

那生物歪着头，下颌喀拉作响，用一种深沉的，仍然令阿尔萨斯难受的语调说到：“巫妖王派我来帮你，死亡骑士。我是阿努巴拉克，艾卓-尼鲁布古老的王。其他人在哪里？”它用后腿站立起来，四处观望。

“其他人？”

“克尔苏加德。”阿努巴拉克继续用那种嘶嘶作响的声音咆哮着。它俯下身子，又一次用复眼盯着阿尔萨斯，“我认识他。他第一次来为巫妖王效力的时候，就是我迎接了他，正如我现在迎接你一样。”

阿尔萨斯疑惑地想到，克尔苏加德在第一次遇到这古老的亡灵昆虫之王的时候，是否也和他一样感到不安。他肯定也这么觉得，他对自己说。没人不会感到不安。

“你的人在我们头一次向精灵开战的时候是很好的增援。”他说着，看着周围死去的血精灵。他很高兴阿努巴拉克的“人”站在他这一边，“我再次感谢你们在这里的帮助。但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可浪费在寒暄上了。既然巫妖王派你来，你一定知道他有危险。我们必须立刻前往冰冠冰川。”

“是的。”阿努巴拉克低沉地说。他晃动他可怕的头颅，伸出两只前腿，“我会召集其他的族人，我们一起前进，去保护我们的主人。”

这庞大的生物急切地走开，去召集他的手下，他们纷纷迅速朝他跑来。阿尔萨斯抑制住一阵颤抖，轻轻推了推一具精灵的尸体。它的四肢都被扯断，损坏得太严重，不堪再利用了：“这些精灵太弱了。我们那么轻易就摧毁了他们的家园，这毫不奇怪。”

“很遗憾我没能在那里阻止你。好久不见，阿尔萨斯。”

那声音如音乐般平滑而有教养……带着一股恨意。阿尔萨斯转过头，认出他来，吃惊而又高兴地看着那人。真是充满扭曲转折的命运。

“凯尔萨斯王子。”他笑着说道。那精灵站在他面前几码开外，传送法术的光芒正在渐渐消退。看上去他似乎不会随着岁月而变老，看上去就跟阿尔萨斯记忆里一模一样。不，不完全一样。那双蓝眼睛里燃烧着被压抑的怒火。并不是他们上一次见面时，他的面容中带着的那种炽热的愤怒，而是一种冰冷，深沉的怒意。他不再穿着肯瑞托的紫蓝两色长袍，而

是他族人传统的血色服饰。

“阿尔萨斯·米奈希尔。”精灵并没有称呼他的头衔。这显然意味着他的轻蔑，但一点也没惹恼阿尔萨斯。他太清楚自己是什么身分了，而很快眼前这位过于英俊的王子也会明白，“即使只是想到要说出你的名字都令我唾弃，但你甚至不值得我这么做。”

“啊，凯尔。”阿尔萨斯微笑着说，“连你的侮辱都这么不必要得繁杂。很高兴看到你一点也没变——还是跟从前一样白费功夫。这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当时不在奎尔萨拉斯？你故意让其他人为你而死，自己倒惬意安全地躲在你的紫罗兰城堡里？我觉得你不会这么做。”

凯尔萨斯咬着牙，眯起眼睛：“我能奉告的是，我本该在故乡迎战你，但我却在帮助人类对抗天灾——你在你自己的人民头上降下的天灾。你也许不关心你的人民——但我关心我的。在跟人类打交道的时候我已经失去了太多太多。现在我只为精灵而战。为了Sin'dorei——血之子！你会付出代价的，阿尔萨斯。你会为你所作的一切付出高昂的代价！”

“你看，我几乎喜欢上你的嘲笑了。我们已经好久不见了，不是吗？我记得上次见到你是在……”他故意没把话说完，注视着精灵王子眼角的肌肉抽动了一下。是的，凯尔萨斯还记得。记得他闯进吉安娜和阿尔萨斯的热吻中。那段记忆也让阿尔萨斯略感不安，而他用这句话折磨凯尔萨斯所带来的快感也仅比这不安稍强一点，“不过我必须说，我对你带领的这些精灵相当失望。我还期望有更像样的战斗。也许我在奎尔萨拉斯就杀光了所有有骨气的精灵。”

凯尔萨斯没有上钩：“你在这里遭遇的不过是支侦查部队。别担心，阿尔萨斯，你很快就会遇到一次真正的挑战。我保证，要想打败伊利丹阁下的部队可比这困难多了。”王子看着阿尔萨斯听到这名字时的沉思，露出了笑容。

“伊利丹？是他策划的入侵？”该死。他本该亲手杀掉提康德里斯，而不该让暗夜精灵插手。他知道伊利丹渴望力量。他只是没想到那个暗夜精灵会陷得这么深。

“正是他。我们兵多将广，阿尔萨斯。”那丝绒般优美的声音现在带着一丝欢快。这混蛋真的喜欢这个，“现在，他们正在向冰冠冰川进军。你不可能来得及去救你敬爱的巫妖王了。把这当成是奎尔萨拉斯……还有其他冒犯的代价吧。”

“其他冒犯？”阿尔萨斯笑了，“也许你想知道那些其他冒犯的细节。要不要我仔细跟你说说，我抱着她，品尝她，听她呻吟……”

剧痛前所未有地强烈。

阿尔萨斯跪坐下去。他的视野变红。他又看到了巫妖王——耐奥祖，他记得阿努巴拉克这样称呼他的名字——被困在那寒冰监狱里。

“赶快！”巫妖王喊道，“我的敌人已经近了！我们快没时间了！”

“你还好吗，死亡骑士？”

阿尔萨斯眨眨眼睛，发现自己正盯着阿努巴拉克的那张脸，假如那还称得上是一张脸的话。他伸出一只节肢状的长腿想帮他。阿尔萨斯犹豫了一下，但他还是太虚弱，无法自己

站起来。他积攒了一下力气，然后握住阿努巴拉克伸来的腿，把自己拉起来。那条腿就像他手里的一根棍子，又干燥又——摸起来像是木乃伊化了。他一站起来就立刻松开手。

“我的力量在减弱，但我很快就会好起来。”他稳稳地吸了一口气，打量着周围，“凯尔萨斯哪去了？”

“走了。”这声音像石头般冰冷，带着一丝不快，“他在我们把他撕成碎片之前用传送术跑掉了。”

又是胆小鬼的传送把戏。假如阿尔萨斯手下的亡灵法师会使一两招这个，巫妖王也不至于陷入危难。阿尔萨斯回想起其他那些尸体，他明白凯尔萨斯也逃不过这样的命运：“我不想这么说。”他说，“但那该死的精灵或许说得对。”他转向那令人生畏的同盟，“阿努巴拉克——我看到了另一段幻境——巫妖王的威胁近在眼前。他们正在逼近他——伊利丹和凯尔萨斯。我们不可能来得及赶到冰川了！”

我失败了……

阿努巴拉克看上去并不困扰：“跨越陆地，也许来不及。”这庞然大物同意他的话，“那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但是……我们可以走另一条路，死亡骑士。早已破碎的艾卓-尼鲁布王国就躺在我们脚下。我曾经统治那里许多年。我了解那里的走廊和隐蔽的通道。尽管它在黑暗时代崩塌，但它仍然是我们通往冰冠冰川的捷径。”

阿尔萨斯抬头仰望。当渡鸦飞过大地，那段距离并不遥远。但假如要翻越耸立在面前的冰雪和群山……

“你确定我们能穿过隧道到达冰川？”他问道。

“什么也说不准，死亡骑士。”这时候巨大的尼鲁布蛛怪看上去像是在傻笑，“地下废墟很危险，但值得我们去冒险。”



在黑暗时代崩塌。这早已死去的蜘蛛领主选择的说法很有趣。阿尔萨斯疑惑他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阿努巴拉克和他的手下们很快活跃起来，朝着北方行进。阿尔萨斯和他的亡灵天灾也紧随其后，很快海洋就被抛在了后面。模糊的太阳在空中快速移动，很快降到地平线以下。长夜将至。在他们行军途中，阿尔萨斯派出一些士兵尽可能去收集树枝树干，在通过危险的地下王国的路途中，他们要烧掉很多火把。

在几小时痛苦而缓慢的行进

之后——亡灵并不会真正感觉到寒冷，但风雪会降低他们的前进速度——阿尔萨斯意识到无论阿努巴拉克的话有几分可靠，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不可能来得及去救巫妖王——这同样也是在救他自己——如果翻越陆地的话，就不可能。说到底，还是自我保护的本能驱使他这么努力赶路。巫妖王选择了他，把他变成他现在的样子。赋予他巨大的力量。阿尔萨斯很清楚，也很感激，但他欠巫妖王的绝不是忠诚。假如那强大的存在被杀掉了，那么毫无疑问阿尔萨斯就会是下一个死的——而且，正如他对乌瑟尔说过的，他可是打算长命百岁地活下去的。

最终他们来到大门前。入口覆盖着冰雪，阿尔萨斯并没能一下子辨认出来，但阿努巴拉克停了下来，立起前足，伸出他八条腿中的两条，朝前方指示。

雕刻过的石头，呈现出镰刀的形状——或者昆虫的腿，阿尔萨斯这么想——向上伸出，它们的尖端相对弯曲，形成了某种象征性的通道。继续往前，他可以看到大门。上面蚀刻着一只大蜘蛛。阿尔萨斯的嘴上露出厌恶的表情，但他很快想起装饰着暴风城的那些雕像。这些真的就那么不同吗？入口"隧道"和后面的大门通往某种看上去像是冰山的心脏地带。有那么一瞬间，只有一瞬间，阿尔萨斯沉默地看了一眼身形庞大的阿努巴拉克，想起关于蜘蛛和苍蝇的故事，寻思着这主意是否明智。

"看看这通往一度强大的古老王国的入口。"阿努巴拉克说，"我曾经是此地的领主，我的话无人不从。我曾经强大有力，不对任何人俯首称臣。但现在不同了。我现在为巫妖王效力，我的职责是守护他。"

阿尔萨斯略一回想起他对那场瘟疫的愤怒，他一度燃烧的复仇之火……回想起霜之哀伤吞噬父亲灵魂时他的双眼。

"世道变了。"他悄声说道，"但现在没工夫追忆往事。"他转向这位奇怪的新盟友，冷酷地微笑着，"我们下去吧。"

第二十四章

阿尔萨斯不知道他们在诺森德地下冰封的尼鲁布蛛怪王国里待了多久。当他们步履蹒跚地回到地面，就像蝙蝠被强迫暴露在阳光下眨眼睛的时候，他只知道两件事。其一是他希望自己能来得及去保护巫妖王，其二是他非常庆幸，真心实意地庆幸，总算能从那地方出来了。

很显然，尼鲁布蛛怪王国一度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阿尔萨斯在进去之前并不确定他会看到什么，但肯定不是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栩栩如生的蓝色和黑色，不是错综复杂的指示着不同房间和走廊的几何图案。这一切仍然保存着它们的美丽，但它们就像风干的蔷薇，虽然可爱，但已了无生机。当他们走在地下通道的时候，周围吹送着某种奇怪的气味。阿尔萨斯无法辨认那是什么东西的味道，甚至无法说清楚那是什么样的气味。那气味既辛辣又陈腐，但并不令人难受，对于和不断腐烂的尸体常伴的人来说并不难受。

这像是接近末端的一小段路，正如阿努巴拉克承诺过的，但往前的每一步都要用血的代价换来。在他们进入地下之后不久便遭到攻击。

他们从黑暗中迅速冲出来，十几只甚至更多的蜘蛛愤怒地啾啾叫着跳下来。阿努巴拉克和他的士兵们与他们直接交手。阿尔萨斯犹豫了一下子，然后也加入战团，命令他的士兵动手。整个巨大的洞穴充满了尼鲁布蛛怪的嘶嘶声，亡灵士兵喉咙深处的叹息，以及活着的亡灵法师被尼布鲁蛛怪的剧毒粘液喷中时的惨叫。厚重的蛛网缠住了一些正激烈战斗的行尸，把它们无助地困在那里，直到锐利的下颌将它们的脑袋切下，或是被尖锐的锥状长腿刺穿拖出内脏。

阿努巴拉克就像是实体化的梦魇。他用他们的母语发出一声恐怖而空洞的喊叫，带着毁灭性的破坏压在他的敌人身上。他的腿，每一只都能单独行动，抓住刺穿了那个倒霉的家伙。狠毒的螯挥舞着切下断肢。整个战斗过程中，腐朽的空气中充满了喊叫声，即使对这种恶战已经习以为常的阿尔萨斯也感到一阵颤抖，艰难地吞咽着。

这场遭遇战猛烈而且代价高昂，但尼鲁布蛛怪们终于退入阴影中。他们中有一些垂死的被落在后面，他们的八条腿微微颤抖着，直到这些倒霉的节肢动物蜷曲成一团死去。

“这他妈是怎么回事？”阿尔萨斯喘着粗气回头问阿努巴拉克，“这些尼鲁布蛛怪都是你的族人，为什么要攻击我们？”

“我们中有许多在蜘蛛战争中战死，然后再被复生，为巫妖王效力。”阿努巴拉克回答，“但是这些战士。”他朝着地上的尸体挥了挥前腿，“他们没有死。愚蠢，他们仍在对抗亡灵天灾，试图解放尼鲁布。”

阿尔萨斯低头看着死去的蛛怪：“的确愚蠢。”他低声说着，举起一只手，“死后，他们只能为生前所反抗的敌人效力。”

就这样，他终于回到地面世界模糊的光线中，大口呼吸着冰冷清澈的空气，他的军队也吸收了新的士兵，这些刚刚死去的东西绝对服从他的命令。

阿尔萨斯勒住无敌停了下来。他发抖得很厉害，只是想找个地方坐一会儿，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空气很快染上了他的军队身上的臭气。阿努巴拉克从他身边走过，停下来执拗地盯着他。

“没时间休息了，死亡骑士。巫妖王需要我们。我们必须为他效力。”

阿尔萨斯瞥了地穴领主一眼。这生物的语调中带有某种模糊的情绪——是怨恨吗？阿努巴拉克仅仅因为他必须如此而为巫妖王效力吗？假如有机会，他会反叛巫妖王——更重要的是，他会反过来对付阿尔萨斯吗？

巫妖王的力量正在衰退——阿尔萨斯的力量也在减弱。假如他们全都变得太虚弱……

死亡骑士望着地穴领主远去的背影，深吸一口气，跟了上去。

在厚厚的积雪和呼啸的狂风中究竟行进了多久，阿尔萨斯不知道。有一次他差点在马背上失去知觉，他已经变得非常虚弱了。他担心已经流逝了太多时间，强迫自己挺住。他现在不能迟疑，现在不能。

他们翻过一座山丘，阿尔萨斯终于看到冰川矗立在峡谷的中间——以及等待着他的军

队。他立刻士气大振，有这么多士兵被召唤来为他和巫妖王而战。阿努巴拉克把他手下的许多战士留在后面，现在他们也在这里等着，厉兵秣马，准备迎战。在更远处靠近冰川的地方，他看到有其他人影在游荡着。因为距离太远，他没法分辨他们，但他猜到那些是什么人了。他的目光向上移动，屏住呼吸。

巫妖王就在那里，就在那冰川的深处。被困在他的监牢中，阿尔萨斯曾经在幻境中见到过他。他侧耳听见一个尼鲁布蛛怪赶上来向阿努巴拉克和他报告目前的状况。

“你们正好及时赶到。伊利丹的部队刚刚占领了冰川底部以及……”

阿尔萨斯在前所未有的痛苦中大喊着。他的世界又一次变成血红色，剧痛穿过全身。现在距离巫妖王已经这么近了，他与那强大的存在所共享的痛苦也被百倍地放大。

“阿尔萨斯，我的勇士。你终于来了。”

“主人。”阿尔萨斯低声说道，他双眼紧闭，手指用力按住太阳穴，“是的，我来了。我就在这里。”

“我的监牢中有一处裂缝，就在寒冰王座，我的能量正从那里渗漏出去。”巫妖王继续说着，“这就是你力量衰弱的原因。”

“但为什么？”有谁攻击了他？在幻境中阿尔萨斯看不到任何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一定即时赶到了……

“那柄符文剑，霜之哀伤，曾经也被封在王座中。我把它从冰封中拔出来，让它去找到你……然后把你带到我身边。”

“它做到了。”阿尔萨斯吸了口气。巫妖王是无法移动的，被困在这坚冰中。他必然是通过超然的意志力才能将那柄巨剑从冰封中移出，送到阿尔萨斯面前。这时他想起他找到霜之哀伤的时候，封着它的那块冰。那么巨大的力量……一切都是为了将阿尔萨斯带到这里。一步又一步，阿尔萨斯被引导到这里，被指引着，被控制着……

“你必须赶快，我的勇士。我的创造者，恶魔领主基尔加丹派了他的手下来毁灭我。假如他们在你之前到达寒冰王座，一切就失败了。亡灵天灾将被毁灭。现在赶快！我将给予你我能释放的全部力量。”

寒冷突然浸透了阿尔萨斯，麻痹了愤怒、疼痛，令他的思绪冷静下来。这能量是如此庞大，如此猛烈……它远比阿尔萨斯从前知道的更强大。这就是他到这里来的原因。来啜饮这冰镇的琼浆，来获取巫妖王冰冷的力量。他睁开眼睛，他的视野变得清晰了。霜之哀伤的符文闪耀着新的生命，剑身上升腾起新的寒雾。阿尔萨斯狂笑着高举起巨剑。他大声说着，声音清晰宏亮，在周围冰冷清澈的空气中回响。

“我又看到了巫妖王的幻境。他让我的力量重新恢复！我知道现在该做什么了。”他用霜之哀伤指着远方那些小小的人影，“伊利丹已经戏弄亡灵天灾太久了。他正试图进入巫妖王的王座室。他绝不会成功。现在该轮到我们把死亡的恐惧奉还给他了。是时候结束这场追逐……这里就是决战之地！”

他高呼着战吼，将霜之哀伤高举过头。巨剑鸣唱着，渴望着更多的灵魂：“为了巫妖王！”阿尔萨斯喊道，朝着他的敌人冲锋。

他几乎毫不费力地挥舞着霜之哀伤，觉得自己就跟神一样强大。它吞噬的每一个灵魂



都只会使他更强大。血精灵的箭雨像雪花般落下。他们就像麦子在镰刀面前被收割。阿尔萨斯睥睨整个战场。他要杀的人在哪里？他还没看到伊利丹的身影。他是不是有可能已经进入了……

“阿尔萨斯！阿尔萨斯，来跟我一战，该死的！”

那声音清晰纯粹，充满了仇恨，阿尔萨斯转过身去。

精灵王子就在几码开外，他身上金红两色的盔甲就像鲜血般闪耀，映衬着地上不容宽恕的白雪。他高大而骄傲，他的长杖在他面前插入雪中，双眼紧盯着阿尔萨斯。魔法的力量在他身周嘶嘶作响。

“你将止步于此，屠夫。”

阿尔萨斯眼角的肌肉抽动了一下。希尔瓦娜斯也这样称呼过他。他轻轻地发出啧啧声，笑看着曾经在那位人类王子眼中如此强大而博学的精灵。他的思绪回到凯尔闯入阿尔萨斯和吉安娜的热吻中的那一天，那个叫阿尔萨斯的男孩知道他还不是这年长法师的对手。

阿尔萨斯不再是个孩子了。

“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你逃跑的样子很有型啊，我得承认。我很惊讶又看到你露面了，凯尔。别因为我从你手里抢走吉安娜而心烦，你应该懂得放下。无论如何，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东西留给你去享受。喔等一下……不，可能没有留给你的了。”

“下地狱去吧，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凯尔萨斯怒吼着，在狂怒中颤抖，“你夺走了我深爱的一切，留给我的只有复仇。”

他不再浪费时间发泄怒气，立刻举起长杖。镶嵌在长杖顶端的水晶烁烁发光，一枚火球正在他空着的另一只手上成型。一次心跳之后它就朝着阿尔萨斯呼啸而来。同时冰雨的碎片也在死亡骑士头顶落下。凯尔萨斯是一位魔法大师，他的速度比阿尔萨斯遭遇过的任何对手更迅捷。他几乎刚刚好来得及举起霜之哀伤，格开迎面扑来的炽热火球。而碎冰则简单一些，他将符文巨剑挥过头顶，它就像磁铁一般吸走了所有碎冰。阿尔萨斯面露笑容，在头顶回旋挥舞着巨剑，引导碎冰飞向召出它们的那人的方向。他被凯尔萨斯的速度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他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用冰朝我进攻之前，你也许该三思而行，凯尔。”他大笑着说道。他必须挑动这个法师，诱使他轻率而为。控制力是运用魔法的关键，假如凯尔失去了他的冷静，毫无疑问他会

输掉这场战斗。

凯尔眯起双眼，"谢谢你的建议。"他咆哮道。阿尔萨斯勒紧缰绳，准备策马冲向对手，但就在这时，他身下的积雪突然发出橘色的光芒，然后迅速化为雪水。无敌突然往下掉了两寸，马蹄在湿滑的地面上打滑。阿尔萨斯翻身下马，让坐骑慢慢跑开，右手握紧霜之哀伤，重新燃起斗志。他伸出左手，一个黑色旋转着绿色能量的球体在他平伸的手掌中形成，像离弦之箭一般射向凯尔。法师试图反制，但这攻击实在太快了。他脸上一阵苍白，踽跚着后退了一步，手不由得抓住心窝。阿尔萨斯露出了笑容，法师的一部分生命能量已经流向他身上。

"我抢了你的女人。"他说着，继续试着激怒法师，尽管他知道，也许凯尔也知道，吉安娜从未属于这位精灵，"我夜夜拥着她，她的吻是那么甜美，凯尔。她……"

"现在对你厌恶极了。"凯尔萨斯回敬道，"你让她觉得恶心，阿尔萨斯。无论她从前对你怎样，现在只有憎恨。"

阿尔萨斯的心怪异地收缩了一下。他意识到他从未想过吉安娜现在对他会怎么看。他一直都努力从脑中支开一切关于她的念头。那是真的吗？吉安娜真的……

一个巨大的火球在他胸前爆裂开来，阿尔萨斯大喊一声被爆炸的冲击逼退。烈焰舔烧了他几秒，他稍微花了一点儿时间才完全恢复理智，没能即时反制法术。盔甲大体上保护住了他的躯体，但火球的热量仍然透过盔甲，痛苦地灼烧着他的皮肤，但令他吃惊的是他竟然这么容易就被偷袭得手。又一个火球接踵而至，但这次他做好了准备，用他致命的寒冰挡下冲击。

"我毁了你的故乡……污染了你们最珍视的太阳之井。我杀了你父亲。霜之哀伤吞噬了他的灵魂，凯尔。它永远消失了。"

"你就擅长谋杀那些高贵的老人。"凯尔萨斯冷笑道。这一击意外地痛苦，"至少你还是面对面在战场上杀死我父亲。至于你自己的呢，阿尔萨斯·米奈希尔？你砍死了毫无防备张开双臂欢迎你的父亲，真有种。"

阿尔萨斯向前冲锋，将两人的距离缩短了几步，挥下霜之哀伤。凯尔萨斯用他的长杖格挡。那长杖挡住了一秒钟，然后在霜之哀伤的猛攻下碎裂。但这个延迟已经给了凯尔足够时间拔剑出鞘，这是一件华丽璀璨的武器，一柄闪耀着红色光芒的符文剑，对抗着霜之哀伤冰冷的蓝光。双剑碰撞，两人都拼尽全力。两人的目光相遇时，凯尔萨斯露出微笑。

"你认出这柄剑了对吗？"

阿尔萨斯认出来了。他知道这柄剑的名字和它的传承——烈焰之击Felo'melorn，曾经是凯尔萨斯的祖先，达斯雷马·逐日者，高等精灵王朝创立者的佩剑。这柄剑古老得几乎不可言说。它经历过远古之战和高等精灵的诞生。阿尔萨斯也露出了嘲笑的表情。烈焰之击还将经历另一个值得记载的时刻，它将目睹逐日者王朝最后一名子嗣的末日。

"喔，我认出来了。我见过它在霜之哀伤面前被一刀两断，就在我杀掉你父亲之前没多久。"

阿尔萨斯在体格上更强壮，而且巫妖王的能量流淌在他的身上。他怒吼一声，将凯尔萨斯向后推开，想把他撞得失去平衡。法师很快恢复过来，几乎是踏着舞步跳到另一个位

置，手中挥舞着烈焰之击，目光死死盯着阿尔萨斯。

“而我找到了它，我重铸了它。”

“断剑再接上的地方很脆弱，精灵。”阿尔萨斯开始绕着圈子，寻找着凯尔露出破绽的一瞬间。

凯尔萨斯大笑起来：“人类的剑也许如此。但精灵的不会。用魔法、仇恨和复仇之心重铸而成的剑更加不会。不，阿尔萨斯。Felo'melorn的实力更胜以往——就和我一样，就和血精灵一样。我们因破碎而变得更强大——为了我们的目标而变强，而我们的目标就是看到你的末日！”

这一击突如其来。一秒钟之前凯尔萨斯还站在那里，说着挑衅的话，而下一秒阿尔萨斯已经冲上来跟阿尔萨斯拼命了。霜之哀伤与烈焰之击互相碰撞，而那该死的精灵说得对——那把符文剑扛住了。阿尔萨斯向后一跳，虚晃一剑，然后挥舞着霜之哀伤又奋力砍出一击。凯尔避开他的攻击路线，回旋着反击，这一击的力量令阿尔萨斯吃了一惊。他被迫后退，一步，两步，这时脚下一滑跌到在地。凯尔咆哮着突刺而来，想一剑了结对手。但阿尔萨斯想起穆拉丁的训练，许多年前的训练，那矮人最喜欢的诡计一下跃入脑中。他全力一脚将凯尔萨斯踢开。精灵闷哼一声，被踢出去倒在雪地里。死亡骑士喘着气腾身跃起，双手握着霜之哀伤用力刺下。

然而烈焰之击已经挡在那里。两柄剑再次相交，凯尔萨斯眼中燃烧着仇恨的怒火。

但是阿尔萨斯在近身肉搏方面更强壮，手里的剑也更有力量，尽管凯尔萨斯手中的Felo'melorn刚刚重铸过。非常缓慢，但阿尔萨斯知道会这样，霜之哀伤冷酷无情地朝着凯尔萨斯的咽喉逼近。

“……她恨你。”凯尔萨斯低声耳语。

阿尔萨斯大吼一声，狂怒令他的视线在一瞬间模糊了，他使尽全力一剑刺下。

刺进了冰雪覆盖的霜冻大地。

凯尔萨斯已经走了。

“懦夫！”阿尔萨斯吼道，尽管他知道精灵王子听不到他的声音了。那个杂种又一次在最后时刻传送逃跑。怒火涌上心头，几乎要蒙蔽了他的判断力，而他将判断力甩在一边。他竟然愚蠢到让凯尔萨斯激怒了他。

该死，吉安娜。就算到了现在你还不放过我。

“无敌，过来！”他大声喊道，这时阿尔萨斯意识到他的声音正因为没有杀死凯尔萨斯而颤抖着，但他不能再挡着他的路了，眼下这是最重要的。他掉转马头，朝着激战和主人的王座室的方向飞奔而去。

他穿过大群游荡的敌人，就好像他们只是一大群虫子一样。当他们倒下的时候，他把尸体复生起来，派他们去对付自己以前的同伴。亡灵大军的潮水无法阻挡。覆盖在尖塔底部的积雪在激战中浸透了鲜血，四处飞扬。阿尔萨斯环顾四周，最后几处战火仍在延续。血精灵——但看不到他们的首领。

伊利丹在哪儿？

一阵疾风般的动静引起他的注意，他转过身，低吼了一声。又一个恐惧魔王。这个恐惧

魔王正背对着他，一对黑色的翅膀向外伸展，分岔的蹄子没入雪中。

阿尔萨斯举起霜之哀伤："我干掉过你的同类，恐惧魔王。"他怒骂道，"转过头来面对我，假如你有胆量的话，要不就像你们那些胆小的恶魔同类一样逃到扭曲虚空吧。"

那个人影慢慢地回过身来。他头顶长着巨大的角。嘴唇弯曲着露出了一个微笑。他的眼睛上蒙着一条褴褛的黑色遮眼布。两个绿色发光的亮点出现在原本应该是眼睛的位置。

"你好啊，阿尔萨斯。"

这声音变了，低沉而邪恶，但变化还比不上暗夜精灵的身体那么大。那淡紫和苍白的肤色并没有什么改变，身上仍然蚀刻着相同的纹身和伤痕。但是那腿，那翅膀，那尖角……阿尔萨斯立刻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这就是伊利丹为何会变得如此强大的原因。

"你看上去不一样了，伊利丹。我猜古尔丹之颅跟你不太合得来。"

伊利丹仰头狂笑。黑暗深沉的笑声隆隆作响："正相反，我从没感觉这么好过。从某种角度说，我应该为我现在的状态而感谢你，阿尔萨斯。"

"那就让开路来表达你的感谢吧。"阿尔萨斯的声音突然变得冰冷，语调中没有丝毫幽默，"寒冰王座是我的，恶魔。走开。离开这个世界，永远也不要回来。假如你敢回来，我会等着你。"

"我们俩都有各自效忠的主人，小朋友。我的主人想要看到寒冰王座的毁灭。看起来我们好像有分歧。"伊利丹一边回答着，一边举起阿尔萨斯曾经见过的武器。他长着尖锐的黑色指甲的手握住武器的中部，回旋的姿势中带着优雅和欺骗性的随意。阿尔萨斯半信半疑地看着对方。他刚刚跟凯尔萨斯打过一场，尽管是他而不是那个精灵最终获胜，那懦夫却在最后一刻传送逃跑，而他也在战斗中有所消耗。但是伊利丹身上看不出任何疲惫的迹象。

伊利丹看出对手有所惧意，笑得更开心了。他又以令人惊讶的娴熟耍弄了一会儿那件罕见的恶魔兵刃，然后摆出战斗姿态："总要有个了解！"

"你的部队要么被切成碎片，要么成为我的士兵。"阿尔萨斯拔出霜之哀伤。它的符文明亮地闪着光芒，雾气从剑柄处缭绕而上。在遮眼布背后，伊利丹的眼睛——比他记得的更明亮，那绿色也更充满热情——眯成一线盯着那柄符文剑。假如说这变身为恶魔的暗夜精灵拥有一件强大的武器，那么阿尔萨斯也一样，"你的下场同样非此即彼。"

"这可说不准。"伊利丹冷笑道，"我比你能想像的更强大，而我的主人创造了你的主人！来吧，小喽罗。我会在你鼓起勇气之前把你这奴才收拾掉……"

阿尔萨斯向对手冲锋。霜之哀伤在他手中嗡嗡地发出光芒，跟他一样渴望着品尝伊利丹的死亡。精灵看上去对他的突袭一点儿也不吃惊，他极轻松地举起手中的双刃剑招架。霜之哀伤曾经斩断过许多古老而强大的武器，但这次不行，它只是撞上去，跟那块闪着绿光的金属架在一起。

伊利丹挡住对手，脸上露出邪恶的笑容。阿尔萨斯感到身上一阵不安的颤动。伊利丹在吸收了古尔丹之颅以后的确完全改变了；比如他的肉体就远比以前更强大。伊利丹轻笑一声，那声音深沉而丑陋，然后猛力斩下。这回是阿尔萨斯被迫后退，单膝跪下扛住恶魔的这一击。

“反败为胜的感觉真棒。”伊利丹咆哮着，“跟我好好打一场，死亡骑士，然后我也许会给你个痛快。”

阿尔萨斯并没有浪费力气跟对手叫阵。他咬紧牙关，聚精会神地招架着如暴风雨般呼啸而来的攻击。那武器化作一片发光的绿色漩涡。他能感觉到其中散发出的恶魔能量，正如他知道伊利丹也能感觉到霜之哀伤身上邪恶的黑暗。

突然伊利丹从他眼前消失，阿尔萨斯趔趄着往前冲，前冲的势头令他失去平衡。这时他听到一阵鼓动声，回身看到伊利丹正悬浮在头顶，巨大的膜翼制造出一阵狂风。

他们互相盯着对方，阿尔萨斯喘过气来。他注意到之前的战斗对伊利丹而言也不是毫无损耗。他宽阔的淡紫色胸膛上闪烁着汗水。阿尔萨斯调整了一下自己，霜之哀伤摆好架势准备应对伊利丹的新一轮突袭。

接下来伊利丹的举动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大笑着变幻着手中的武器——在一系列疾风般的动作中，那件武器一分为二。两只有力的手各握着一柄利刃。

“看吧，这就是埃辛诺斯双刃。”伊利丹露出满足的神色。他飞到高处，回旋挥舞着左右手中的战刃，阿尔萨斯意识到他的左右手同样灵活娴熟，“两把华丽的战刃。他们能够合二为一成为一件毁灭性的武器……或者，你看，分成两件。它是末日守卫最得意的武器——那是被我杀掉的一个强大的恶魔军官。一万年以前的事了。你使那把漂亮的小刀有多长时间了，人类？你对它了解多少？”

这些话是试图令死亡骑士感到不安。相反地却令他精神百倍。伊利丹也许拥有这件强大的武器许久了——但霜之哀伤与阿尔萨斯是一体的。它并不只是一把剑，而是他自己的延伸。他第一眼看到它就明白这一点，当他头一次来到诺森德。当他的目光接触到这柄剑的时候，他就确信两者之间存在的这种联系。现在他感觉到它在手中振荡着，证实着两者一



体的融合。

恶魔双刃微微发光。伊利丹像一块石头一样迅速朝阿尔萨斯落下来。阿尔萨斯大喝一声迎击，现在他对这一击更比以前信心百倍，他在下降中的恶魔下方挥出霜之哀伤。就像他预先知道的一样，他感觉到剑刃咬入血肉。他向后一拉，在伊利丹胸前划出一道伤口，听着前暗夜精灵痛苦的哀嚎，心中感到一阵畅快。

不过这杂种一下还死不了。伊利丹的双翼杂乱无章地拍打着，仍然让他保持悬浮在空中，然后就在阿尔萨斯充满震惊的目光前，他的躯体开始变形，变暗……好像他整个人就是由黑色、紫色和绿色的翻腾扭动的烟雾构成。

“这是你给我的。”伊利丹喊道。他的声音一开始低沉，然后渐渐变得更加低沉。阿尔萨斯感到骨头里一阵寒战。这恶魔的双眼在黑色漩涡般的脸上炽热地燃烧着，“这个礼物——这个力量。它会干掉你！”

阿尔萨斯喉咙中发出一声哀嚎，接着他又跪倒在地。绿色的火焰在他的盔甲上互相追逐着，烧灼着他的血肉，甚至有那么一会儿令霜之哀伤的蓝光也黯淡下去。在这一阵折磨和他赤裸裸的嚎叫中，他听到伊利丹的狂笑。那邪恶的火焰又落下来了，阿尔萨斯再次向前倒下，大口喘着气。当火焰消失的时候，他看到伊利丹俯冲下来准备干掉他，他感到仍紧握在手中的古老符文剑正催促着他重整旗鼓。

霜之哀伤属于他，而他也属于霜之哀伤。这样的结合，令他们所向无敌。

就在伊利丹举起战刃准备挥下最后一击的时候，阿尔萨斯高举霜之哀伤，用尽全力向前猛刺。他感觉到剑刃刺中目标，穿透血肉，深深地插进对手身上。

伊利丹重重地倒在地上。鲜血从他赤裸的胸膛流淌出来，带着嘶嘶声缓慢地融化了周围的雪。他的胸口随着喘气而起落。他引以为自豪的双刃现在毫无用处。其中一把已经脱手飞出，另一把虽然仍在他手中，但他已经无力握紧护手。阿尔萨斯站起身来，他的身体仍然因为之前伊利丹降下的邪恶火焰的烧灼而颤抖。他盯着对手好一会儿，将这个情景深深烙在脑中。他考虑过一刀杀了对手，但最后还是决定让此地无情的寒冷替他了结。有更紧要的事情需要他，他转过身，目光向上望着矗立在面前的尖塔。

他用力吞咽着，在那里只是站了一会儿，尽管不知道那些知识从何而来，但他知道有些事情将彻底改变。然后他深吸了一口气，迈步走进洞中。

他几乎是恍惚着走进去，沿着蜿蜒而下的隧道进入地底更深处的肠道。他的双腿似乎被某种力量引导着，周围悄无声息，也没有人阻止他进入，他感觉到——而不像是听到——一种力量深沉的脉动。他继续前行，感到对力量的渴望把他带向他的命运。

前方是一片清冷的蓝白色光线。阿尔萨斯朝它走去，几乎跑了起来，隧道继续变宽，形成了阿尔萨斯能够辨认出来是王座室的地方。因为眼见的那个建筑物令阿尔萨斯屏住呼吸。

巫妖王的监牢就座落在这一对高塔之上，这座蓝绿色，似冰而非冰，闪耀着的尖塔顶部，似乎就要穿透整个洞穴的天花板。一条狭窄的步道沿着尖塔周围蜿蜒而上，引导着他继续往前。阿尔萨斯身上充满了巫妖王所赋予的能量，一点也感觉不到疲劳，但是随着他一步步不断往上走，不快的回忆也开始像苍蝇一样纠缠着他。只言片语，过眼烟云，在他脑

中回闪。

“记住，阿尔萨斯。我们是圣骑士。复仇不是我们的事业。假如我们放任我们的激情化为嗜血，那么我们将和那些兽人同样邪恶。”

吉安娜……喔，吉安娜……“没人能拒绝你任何事情，特别是我。”

“永远也不要拒绝我，吉安娜。请永远不要拒绝我。”

“我永远不会，阿尔萨斯。永远。”

他继续前行，冷酷地向上攀爬。

“我们知道的太少——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恐惧而把他们当成动物一样统统屠杀掉！”

“这么干不对，小子。别管它了，把它留在那儿，忘了它……我们会找到别的办法来拯救你的人民。我们走吧，回去再想别的办法。”

一步接着一步。向上，不断向上。一个带着黑色翅膀的影像扫过他的记忆。

“我会给你最后一个预言。记住，你越努力斩杀你的敌人，你就越快把你的人民送入他们的世界。”

即使被这些回忆拉扯着，紧紧抓着他的心，还有一个影像，一个声音，比所有其他的一切更强烈更有力，他耳语着，鼓励着他：“再靠近一点，我的勇士。我自由的时刻到了……我将获得自由，而你将拥抱真正的力量。”

他一边往上爬，目光始终盯着尖顶。在那巨大的深蓝色冰块里囚禁着将阿尔萨斯引上这条路的人。他继续靠近，知道阿尔萨斯在它面前几尺的地方停住。他在那里久久地向被囚禁在里面的那个人致敬。雾气从巨大的冰块上翻腾而起，形成晦涩难解的图案。

霜之哀伤在他手中发光。在冰块深处，阿尔萨斯仅能看到两个蓝色燃烧的光点在回应着。

“归还宝剑。”阿尔萨斯意识深处传来那深沉，令人焦躁，几乎无法忍受的大喊，“完成轮回，将我从监牢中释放出来！”

阿尔萨斯继续跨步向前，一边向前跑着一边举起霜之哀伤。这就是他一路而来所为的那个时刻，他没有意识到，但喉咙中酝酿已久的一声咆哮随着他全力挥下的利刃而爆发出来。

霜之哀伤猛然斩下，一声巨大的爆裂声在王座室里回响。冰块碎裂，大块飞溅到各个方向。阿尔萨斯抬起手臂护住自己，但碎片从他身边飞过，丝毫没有伤害到他。碎块从被监禁着的躯体上掉落，巫妖王高喊着，举起穿戴着盔甲的双臂伸向天空。洞穴中传来更多叹息般碎裂的声音，那被囚禁的躯体发出巨大的吼声，令阿尔萨斯退缩着捂住自己的耳朵。好似整个世界正在把自己撕碎。突然，巫妖王全身甲胄的形体随着监牢本身轰然倒下，在阿尔萨斯惊呆了的注视面前一块一块掉在地上。

里面什么也没有——什么人也没有。

只有盔甲，冰冷的漆黑，哗啦啦地掉在地上。空洞的头盔滚动着滑落到阿尔萨斯脚边。他低头盯着它看了一会儿，身上传来一阵深深的颤抖。

所有这一切功夫……他原来追逐的是一个幽灵。巫妖王是否曾经真的在这里？假如不在——那么又是谁将霜之哀伤插在冰里？谁在渴望着灵魂的盛宴？是他，阿尔萨斯·米奈

希尔，一直是他在想像着的那个被封在寒冰王座里的存在？

他始终追逐的那个幽灵……就是他自己吗？

这些问题可能永远也没有答案。但有一件事对它很清楚。既然霜之哀伤属于他，那么这身盔甲也一样。带着盔甲手套的手指稳稳地握住头盔，他缓缓将头盔虔诚地举起来，然后，闭上双眼，将它扣在满头白发的头颅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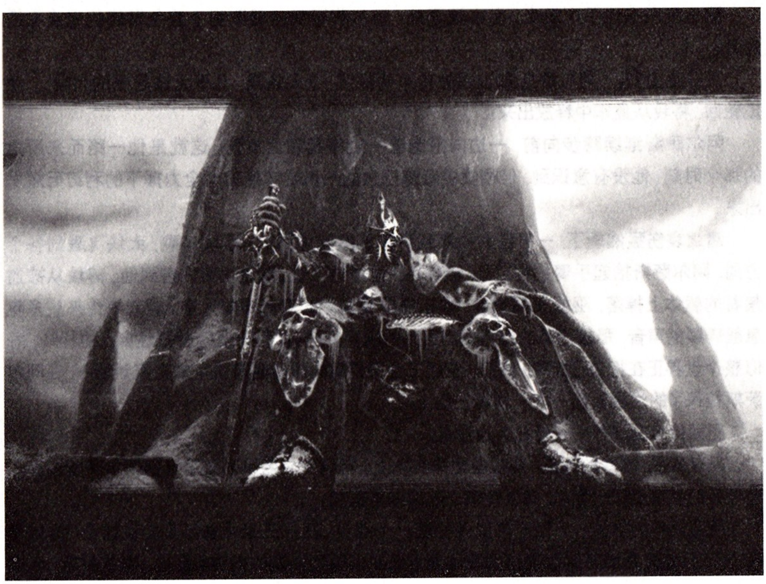
他好像突然被电击一般，躯体绷直，他感到巫妖王的精髓正在进入自己体内。它穿过他的心脏，止住他的呼吸，沿着他的血管战栗着，冰冷而强大，潮汐般涌过全身。他紧闭着双眼，但他能看得见，他看得比以往更清楚——一切耐奥祖，那位兽人萨满所知道的一切，所见的一切，所做的一切。有那么一会儿，阿尔萨斯担心自己被这一切击垮，他害怕自己被巫妖王骗到这里来，这样他就能为他的精髓找到一个新的肉体。他打起精神准备为控制权而战，胜者将占有他的躯体。

然而没有挣扎，只有融合。他周围的一切，整个洞窟正在崩塌。阿尔萨斯能注意到的只有这个。他的双眼在紧闭着的眼睑下飞快地转动。

他的双唇蠕动着。他在说话。

他们……在说话。

“现在……我们是一体了。”



尾声·巫妖王

蓝白两色的世界在阿尔萨斯的梦境中变得模糊。冰冷纯粹的颜色变幻着，变成木头，火焰和烛光的暖色。他完成了他的承诺；他铭记着他的一生，过去发生过的一切，他又一次走过那条路，将他带到冰封王座上这深深的梦境中。

但是这个梦还没有结束，它还在继续。他又一次坐在那长长的雕刻优美的桌子一头，这个桌子占据了这个想像中的大厅的绝大部分空间。

而那两个对他的梦境很感兴趣的人仍在那里，注视着他。

兽人坐在他左手边，虽然年迈，但仍充满力量，在他的脸上搜索着，接着露出了微笑，这个表情让他脸上绘制的白色骷髅图案向外延伸。而在他右手边，那个男孩——瘦小虚弱的男孩——看上去比阿尔萨斯记忆里他初次出现在这梦境时更衰弱。

孩子舔了舔干裂苍白的嘴唇，吸了口气好像要说话，但兽人的话语首先撕裂了静止的空气。

“还有很多很多。”他许诺道。

影像涌进阿尔萨斯的意识里，互相交织着，一个叠着一个，最后整个未来和过往的碎片纠缠在一起。一支人类骑兵打着暴风城的旗帜……与一群骑在狼背上的部落袭掠队并肩作战。这情景变化了。这时人类和兽人正互相交战——还有亡灵，他们中有些正高声下达着命令，显然凭借自己的意志在战斗——与兽人肩并肩站着的，还有奇怪外表的壮实生物，巨魔。

奎尔萨拉斯——并没有受到伤害？不，不，那里有他和他的大军留下的伤痕——但城市正在重建……

接着影像涌进他脑子里的速度更快了，令人眼花缭乱，一片混沌，毫无头绪。现在已经无法区分过去和将来。另一个影像，骷髅巨龙正在一座阿尔萨斯从未见过的城市上空降下毁灭之雨——一个炎热干燥，聚居着兽人的地方。还有——是的，这里是暴风城，它正遭受亡灵巨龙的攻击——

尼鲁布蛛怪——不，不，不是阿努巴拉克的士兵，但是他们的同类，是的。一个沙漠种族，这些是沙漠种族。他们的仆人是巨大的长着狗头的生物，以黑曜石雕刻的魔像，他们大步跨过闪耀的黄色沙漠。

一个阿尔萨斯认识的符号出现了——洛丹伦的L字纹章，中间穿过一柄利剑，但这纹章为红色，而不是蓝色。这符号改变了，变成了白底上的红色火焰。那火焰看似有生命一般跳动着被吸进了底色里，烧掉了雪白的底色，露出一片银色的水面，一大片水面……一个大洋……

……有什么东西正在这大洋的洋面下翻腾。这原本平静的水面开始狂乱地搅动着，沸腾着，好像一场风暴正在降临，但天空却是一片晴朗。一个可怕的声音传来，阿尔萨斯模糊地辨认出那是一声狂笑，随之而来的还有整个世界从它原本所在的位置被扭曲撕裂时的嚎

叫，被拖进它无数个世纪以来从未见过的阳光之下。

绿色——一望无垠的绿色，好像朦胧的噩梦，怪异的影像在阿尔萨斯意识的角落里舞动，但是在它们被看清楚之前就迅速逃掉。只有匆匆的一瞥，是一对鹿角？一只雌鹿？一个人？很难辨认。希望维系于这个形体，但某种力量正试图摧毁它……

山峦本身被赋予了生命，正迈着大步前进，碾碎路上的一切东西。每一个巨大的脚印落下，整个世界似乎都在颤抖。

霜之哀伤。至少这是他认得的，他熟悉的。这柄剑回旋着，好似阿尔萨斯将它掷向空中。另一柄剑出现与它相撞——剑身很长，粗犷但十分有力，剑刃上镶嵌着一个骷髅的标记。它有一个名字——“灰烬使者”，这是一柄剑，但又不仅仅是一柄剑，正如霜之哀伤一样。两把利刃相撞……

阿尔萨斯眨眨眼睛摇着头。这些幻境翻腾着，一片混沌，令人振奋又令人困然——全部消失了。

兽人吃吃笑着，脸上画的骷髅随着笑容伸展开来。他曾经名为耐奥祖，曾经拥有真正的预言天赋。阿尔萨斯从未怀疑过他所见到的一切，虽然从未能完全理解，但总能变为现实。

“还有很多很多。”兽人重复道，“但你必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慢慢地，死亡骑士满头白发的脑袋转向了那个男孩。那个病恹恹的孩子用令人惊讶的清澈目光注视着他，这时阿尔萨斯感到内心的扰动。无论如何——这个孩子不会死。

而那意味着……

男孩微笑了一下，在阿尔萨斯挣扎着选择词汇的时候，他的病态略为消退了：“你是……我。你和……都是我。但是你……”他声音温柔，带着疑惑和不信任的感觉，“你是我心中燃烧的小小的火焰，抵抗着寒冰的火焰。你是我残留的最后一丝人性——最后一丝怜悯、爱、悲伤和……关怀的能力。你是我对吉安娜的爱，对父亲的爱……对我过去一切的爱。然而霜之哀伤并没能将它完全夺去。我试过离你而去……我过去不能。我现在——不能。”

男孩绿色的眼睛明亮起来，他对另一个自己露出一个胆怯的笑容。他身上的色彩变得明亮了，就在阿尔萨斯眼前，他身上的一些脓疮消失了。

“现在你明白了。无论如何，阿尔萨斯，你仍然没有抛弃我。”希望的泪水在他眼中打着转，他的声音现在变强了一点，带着动情的颤音，“一定有什么原因。阿尔萨斯·米奈希尔……你已经留下了那么多伤害，但你身上仍有善良。假如一丝也不剩……那么我就不会存在，即使在你梦中也不会存在。”

他滑下椅子，慢慢走向死亡骑士。在他走近的时候，阿尔萨斯站起身来。两人互相对视着，那个孩子和他长大成人以后的自己。

男孩伸出双臂，就像他真的是个活生生的孩子，想要慈爱的父亲把他抱起来一样：“不要等到一切都太迟了。”他悄声说道。

“不。”阿尔萨斯低声说着，全神贯注地盯着那男孩，“不会。”

他抚摸着孩子脸颊的弧线，一手托着小小的下巴，抬起那灿烂的脸庞。他真心地露出笑容。

“但已经太迟了。”

霜之哀伤斩落。男孩大哭起来，一阵被震慑，被背叛，极痛苦的哭喊——就像屋外呼啸的狂风——有那么一瞬间阿尔萨斯看着他站在那里，剑刃没入胸口，盯着自己眼睛的时候，感觉着最后一丝悔意。

然后那男孩死了，他剩下的一切只有这片严酷大地上肆虐的寒风。

这感觉……太了不起了。只有在那孩子死后，阿尔萨斯才真正意识到最后一丝人性的挣扎是多么可怕的负担。他感到轻松，强大，感到被净化了。完全冲刷干净，就像艾泽拉斯将要被清洗的那样。他的所有弱点，所有软肋，所有会令他踌躇和疑惑的一切——现在都消失了。

现在只有阿尔萨斯，霜之哀伤，在吞噬了阿尔萨斯的最后一丝灵魂后欢快地鸣唱着，还有这兽人，他画着骷髅的脸上爆发出胜利的狂笑。

“好！”兽人欢快地大笑着，几乎陷入癫狂，“我知道你会做这个选择。这么久以来你始终在和最后一点善良的残渣搏斗，和你的最后一点人性搏斗，但现在不用了。那个孩子在拖你的后腿，现在你自由了。”他站起来，他的身体仍然是个年迈兽人的躯壳，但行动起来却带着年轻人的轻松流畅。

“我们是一体的，阿尔萨斯。我们一体，成为巫妖王。不再有耐奥祖，不再有阿尔萨斯——只有这光辉的存在。凭借我的知识，我们能够……”

他的眼睛鼓胀着，剑刃刺入身体。

阿尔萨斯迈步上前，将闪闪发光，散发着饥渴的霜之哀伤更深地插进那个梦中的存在，那个曾经是耐奥祖，后来成了巫妖王，而很快就什么也不是的形体里。他用另一只手扶着那躯体，嘴唇贴近绿色的耳朵，这姿势几乎可以说是亲密，亲密得就和过去还有将来他夺取一个生命的行动那样。

“不。”阿尔萨斯耳语道，“没有我们。没人告诉我该做什么。我从你那里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现在是我的，只属于我。现在，只有我。我是巫妖王。我准备好了。”

兽人在他臂弯里战栗着，被这背叛惊呆了，接着就消失了。

茶杯从吉安娜突然失去知觉的双手间滑落，摔得粉碎。她大口地喘着气，一下子无法呼吸，寒冷的湿气，灰暗的日子戳刺着她。艾格文也在那里，她枯老的手握住吉安娜的双手。

“艾格文——我——发生了什么事？”她的声音浑浊痛苦，眼中突然噙满泪水，好像在为……某个东西……的损失而深深哀伤。

“那不是你的幻觉。”艾格文严肃地说，“我也感觉到了。至于那是什么……好吧，我敢肯定，我们会搞明白的。”

希尔瓦娜斯的表情好像眼前这只庞大的恶魔刚刚揍了她一拳。但是，当然，他绝不敢这么干。瓦里马萨斯眯起发光的眼睛。

“陛下？怎么了？”

是他。

总是他。

希尔瓦娜斯带着皮手套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然后又松开来：“有些事情发生了。跟巫妖王有关。我……我感觉到了。”他们之间不再有联系了，至少她不再受他的控制。但也许有些东西还延续下来。有些东西在警告她。

“我们必须开始我们的计划。”他对瓦里马萨斯说，“我相信，时间已经突然变得非常珍贵了。”

长久以来，他没有任何感觉。他待在王座上，一动不动，等待着，梦着。在他如石像般静止的时候，冰覆盖着他全身，但那不是一座监牢，而是他的第二层皮肤。

他不知道自己在等待着什么，但现在他知道了。他已经走完了许久以前开始的旅程的最后一步，在黑暗以一个为父亲哀悼而哭泣的暴风城年轻王子的形态刚刚降临到他的世界中那一天开始的旅程。这段路程引领他穿越艾泽拉斯，来到诺森德，来到冰封王座。引领他寻找最深处的自我，引领他作出选择，谋杀了那阻止他的纯真，和将他塑造成今天这样的那部分自我。

阿尔萨斯，巫妖王，带着他的荣耀和力量，缓缓睁开眼睛。眼睛上的冰碎裂落下，化为细小的碎片，就像被冻住的眼泪。一个微笑在那罩着他满头白发和苍白皮肤的华丽头盔下渐渐成型，随着他缓慢移动的身躯，更多碎冰纷纷落下，这一层坚冰构成的茧不再需要了。他已经醒来了。

“现在开始了。”



全书完

LORD of VERMILION

红莲之王官方小说



伟大的魔女萨迦
—魔女与被诅咒的王国—
Saga of Great Witch -Witch and cursed kingdom-

文/七月镜一 译/夜蓝、清雨

CHAPTER 1 雾之谷

“别开玩笑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从这片迷雾中离开？”

自称“伟大魔女”的女巫丝毫不顾及身分的怒吼声从身后传来，闻言后，走在前面的我只好兴趣索然地转过身来。

砰！女巫飞起一脚踢在她身旁基迦巨人的小腿上。几秒钟之后，那名基迦巨人才捂着小腿，好不容易从嗓子里挤出一声惨叫：“啊啊啊！”

在自认为是条硬汉的我看来，他的这份迟钝真是够让人惊讶的了，当然这也没什么好羡慕的。

“喂，你好歹也说几句话啊！”说完，女巫死死地盯住身上被捆绑着大量行李的独角兽。

在最近几周的时间里，独角兽“只驮负纯洁无暇少女”的自尊心已经受到了无数次践踏，此刻更是沦为了一匹普通的驮马，因此它只是倔强地扭过头去，选择无视眼前的这个女人。

在独角兽身上驮载的如小山一般的干燥草药堆中，一种名为“爱娜温”的人型植物正在挥舞着小手回应女巫，大概她以为

对方刚才是在跟自己说话吧。

"哈……"女巫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无力地伏下身去。

这很正常，我们已经在这个昼夜不分的浓雾山谷中徘徊两天了。就在我也觉得有些厌烦的时候，她的矛头忽然指向了我。

"那个，小狼啊，我记得你的鼻子很灵。该走哪边才能离开这个山谷，你只要闻一闻就知道了吧？"

抓住大自然的精灵——狼人之后，还公然称呼人家为小狼，这个女人简直太无礼了。

于是我冷冷地看了她一眼，说道："别胡说八道，不管我怎么闻，只能闻到霉菌和苔藓的气味。再说，如果真的能嗅出出口的方向，你以为我还会像现在这样保持沉默吗？我早就在第一时间直接奔向出口，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这就是你以'使魔'的身分来回答我这个'主人'时的态度吗？你给我站好了！我要用这把扫帚惩罚你……"

"哈！难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没有'秘宝'的主人吗？"

"秘……'秘宝'，我这几天就能得到！因为我会从那个狂妄且傲慢的'红莲之瞳战士'那里夺过来！而且，我还会比那家伙先一步打败'魔界王国卢克萨利亚'的魔界公爵夫人！我会得到那个'秘宝'，让整个大陆的居民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英雄！怎么样，我的计划很完美吧？"

"哈！我们之所以会陷入眼下的窘境，完全是拜你这个所谓的'完美计划'所赐！还说什么'为了超越她，我们一定要抄近路才行'，然后就把大家伙拉到了这个在地图上没有任何记载的鬼地方，'伟大的魔女'大人！"

"呼呼呼呼……"

"你大概就是魔女吧？那条扫帚是干什么用的？用来惩罚我的吗？你可以凭借扫帚飞行，那么只要从高空俯视整个山谷，很快就能找到出口吧？"

"不行！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山谷中，我的魔力一下子就降低了！大概是作为魔力源泉的法力不足的原因吧，总之我现在只能低空飞行！啊，真是的，这都怪你，怪你！"

"好疼！好疼！别用扫帚打我！"

就在这时，周围忽然出现了黑暗且冰冷的气息，那是我最为害怕的一名同行者——"死神"。

"呵·呵·呵……你们这群活着的人真有精神啊，这很好……"

"喂，老爷爷！麻烦你不要总是这样吓唬我们好不好！你在出现之前好歹也要事先通知一声吧，拜托！"

那个家伙原本是死亡国度和人世之间边界的看守，据说是那些负责收割死者灵魂的最古老的神灵之一。像他这样的一个家伙，为什么会加入小小的"自称·伟大魔女的军团"，反正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呵·呵·呵……那个，我想稍微警告你们一下……"

"什么……你说警告？"

果然，就连女巫也惧怕这个身分不明的死亡使者，在她的话语中能够听出一丝怯懦。

"虽然我也说不太清楚，不过这个山谷中的确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且从刚才开始，这股气息变得愈发浓郁了……我不想说什么不吉利的话。不过我认为，大家最好先在附近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然后快点离开这里。那个狼人现在也差不多该闻到些什么了吧？"

我仔细地嗅了嗅，忽然觉得一股寒气

袭来，我全身的毛发一下子全都倒竖了起来。那种感觉就像是死神在轻轻抚摸我的脊背，哦，对了，“死神”他老人家此时就站在我的面前……

“这个家伙很危险……是腐臭味。某个‘不死种’正在慢慢靠近……而且不是普通的‘不死种’，我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危险……”

“呵·呵·呵……那么，你们就努力地活下去吧……”

“喂，请你等一下！”

“死神”慢慢地消失了，宛如融入了四周的迷雾之中。

这时，一声绵长的咆哮声响起，仿佛有人在远处吹响了角笛。紧接着，沉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就像是粗壮的树干砸在地上所引发的轰鸣。

基迦巨人皱着眉头嘟哝了几声，而独角兽则故作镇静地回头张望。

“喂，快跑！”

女巫听到我的提醒后却没做出任何反应，她仿佛已经被那可怕的叫声夺去了魂魄，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喂！发什么呆啊！快走！”

我拉住她的胳膊并在她耳边大喊道，于是女巫终于恢复了正常。在她的脸上再也看不到平日里的傲慢和狂妄，在我看来此时的她更像是一个对人无比依赖的小姑娘。

“呃、嗯……当然要走……”

浓浓的雾气中，我们在宛如迷宫一般的峡谷里没命地奔跑着。偶尔在身后响起的咆哮慢慢地与我们拉近了距离，每当听到那个可怕的声音，女巫都忍不住回头观望，她脸上的表情变得越来越焦虑。

就在咆哮与脚步声已经追到我们身后时，一种自从走进峡谷之后从未闻到过的气味幽幽地钻进了我的鼻腔，虽然这种气味极淡，不过我的确闻到了。

这是……花香。

“喂，这边！”

这种从未闻过的花香让我产生了新的期待，于是急忙将众人引向气味传来的方向。

很快，我们来到一片开阔地，花香在这里变得愈发强烈，与此同时腐臭的气味也变得浓郁起来。我身边的独角兽晃动着鼻尖，好像在指着某个地方。我顺着它指示的方向看去，只见在浓雾中有一个非自然物体的影子——那是一根被施以雕刻的石柱。

在这种鬼地方居然有人造的建筑物？既然如此，那么就应该还有可以藏身的避难所了！

一声更加猛烈的咆哮从身后传来，就连周围的空气都为之颤动，我们也停下脚步并转过身查看。紧紧跟在身后的那个宛如小山般巨大的身影停了下来，密密麻麻地书写在它黑色身躯上的古代文字散发出了妖异的红色光芒，那双如鬼火般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我们。

“诅咒之龙……”这个名字下意识地从我的嘴巴中吐出。

我还是第一次亲眼目睹如此巨大的生物，而且这个生物的身上还释放出如此危险的气息……虽然我知道在“尸灵术”中有着可以将各种生物变成“不死种”的诡异秘法，但我始终也弄不明白第一个打算对龙施以这种秘法的人的脑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基迦巨人和独角兽此时已经做好了战斗的觉悟，并摆出了攻击的姿势。另一方面，女巫……我回头一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接触到了诅咒之龙所释放出的可怕妖

气，她只是一言不发地呆立在那里。

我也下定决心，鼓起心中所有的勇气走上前去将女巫护在身后。但是，可恶！面对如此庞大的对手，我锋利的爪牙和格斗术究竟能有多大的作用呢？

就在这时……

“你最好离开！被诅咒的巨龙！”

一个声音在众人身后响起，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手持大剑、身穿黑色铠甲的高大青年从浓雾中缓步向我们走来。这名样貌俊美的青年盯着诅咒之龙的双眼，就如同红宝石般赤红。

“你难道忘记自己此刻踏足之处是禁忌之地了吗？你最好马上返回自己的领地！”

诅咒之龙再次发出一声绵长的咆哮，接着慢慢地转过庞大的身躯，伴随着沉重的脚步声朝身后的浓雾中走去。

身穿黑色铠甲的青年再次转身面对我们，并撩开斗篷躬身施礼，其优雅的言谈举止简直令人作呕。

“真是场灾难啊，各位尊敬的客人。不过现在已经不用再担心了，那头诅咒之龙绝对不会踏进我们的城堡。”

城堡？

青年用极为装腔作势的动作伸手指了指身后，浓密的大雾如同舞台上的幕布一般朝左右分开，一座巨大的用石头建造的城堡顿时显现在众人面前。城堡外有一个壮丽的庭院，院子中开满了五颜六色的奇异花草，之前我闻到的大概就是这些鲜花的香气吧……

“好漂亮啊……”女巫不由自主地发出了感慨。

“这位美丽且高贵的小姐，可否赏脸光临我们的城堡，并在那里消除旅途的疲惫呢？我相信主人一定会欣喜万分的！”

青年说着，在女巫的面前单膝下跪，并轻轻地亲吻了一下她的手背——这是绅士在见到贵妇人时所施的礼。

女巫的脸颊上顿时染上一片嫣红，看着她那副为青年的美貌神魂颠倒的样子，还真是让人感到极为不爽。

这时，“死神”在我的耳边用极低的声音小声说道：“呵·呵·呵……真有趣……你发现没有？”

“发现什么啊，爷爷……拜托你不要对我的耳朵吹气好不好！”

“我是说那片花圃……春季的花和秋季的花竟然同时盛开！更有趣的是其中连一株枯萎的都没有……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呵·呵·呵……另外，那个年轻人可不是活着的人类……”

“你说什么？”

“那是将灵魂出卖给黑暗的力量，变成了存在于生死之间的战士哦……又被称为‘暗黑骑士’，实力极其强大……‘狼人’啊，你和他到底谁更厉害呢？呵·呵·呵……”

那名美男对着城堡做出了几个手势，随即在一阵轰鸣声过后吊桥被放了下来，厚重的城门也伴随着吱吱嘎嘎的声音向众人敞开。对我而言，宽大的城门此时看上去就像是怪物张开的血盆大口。

由于并不知道我此时稍有些黯然的心情，我们的指挥官——自称“伟大魔女”的女巫用天不怕地不怕的声音高声喊道：“能有幸参观如此宏伟的城堡，真是太棒了！久违了的软床和热乎的饭菜！能够被这份幸运所眷顾，我的命运果然就是成为这个大陆的支配者！好了，各位！跟我一起来吧，不要有什么不安，我向各位保证！”

此时的我感到极其不安。

CHAPTER 2

被诅咒的王国

“太棒了……真是太漂亮了……”在“暗黑骑士”的引导下，女巫仰望着矗立在城墙内侧的巨大宫殿，忍不住地赞叹道。

为了仰望宫殿，女巫向后仰的身子不小心失去了平衡，眼看就要摔倒在地，我急忙伸手扶住了她。

我不客气地盯着“暗黑骑士”说道：“骑士先生，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是一名格斗家，曾经到过各地的竞技场，因此可以说走遍了整块大陆。但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在卢克萨利亚南部的山区中还有如此壮丽的一座城堡呢？能不能请你告诉我，这座城堡到底叫什么名字呢？”



“卢克西亚城，人们是这样来称呼这座城堡的。”

“卢克西亚城？”

“那么，我带领大家去房间。在晚餐之前，各位可以在这里好好休息，并洗去旅途中的尘埃。”

我们每个人都被分配了房间，虽说如此，不过基迦巨人和独角兽并不希望睡在客房里，实际上他们更喜欢旁边的马厩。独角兽说自己在被墙壁围起来的地方根本无法保持平静，而基迦巨人更是连玄关处的大门都钻不进去。

我和女巫被分配到两间相连的豪华客房。当看到铺着带刺绣的丝绸，以及用细致通透的雕刻装饰的华盖软床后，我的心情也变得不平静了。无论怎么想，这都不会是我们的风格。

在房间里还有一间浴室，雪白的四脚陶制浴缸中，温热的洗澡水正散发着袅袅热气。

我忽然听到从隔壁的房间中传来哗哗的水声，于是急忙竖起耳朵倾听，不过紧接着传来女巫的“哟呵，呀！”的欢呼声却让我一下子就无力地垂下了肩膀。她简直就是个孩子……

“呵·呵·呵……越来越有趣了……”

宛如红黑色淤泥般的东西从空中涌出，转瞬间就变成了不祥的“死神”的模样。我由于吃惊，脚下一滑，身体一下子栽进了浴缸中，激起片片水花。

从隔壁的房间突然传来“你在干什么，怎么像个孩子似的”，闻言后，我只想用头去狠狠地撞击大理石地面。

“呵·呵·呵……我只是想来警告你一下……”

“爷爷！我说过很多次了，不要再这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咱们这支队伍的领导是隔壁房间的那个家伙，为什么你总来缠着我？”

“呵·呵·呵……出现在正在沐浴中的女士面前，这么做有点失礼吧……”

“切……‘死神’难道还会在乎这些事情吗？好了，你说的有趣的事情到底指的是什么？快点告诉我，然后马上从这里消失！”

“那个家伙说这座城堡叫卢克西亚，对吧？”

“那又如何？这个名字好像很常见吧？”

“所谓卢克西亚是这个卢克萨利亚王国的古名……是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繁荣，之后又衰败，最后被众人所遗忘的古老王国的名字……呵·呵·呵……很有趣吧……呵·呵·呵……”

“死神”与出现时相反，红黑色淤泥般的物质一下子就消融了，瞬间消失在空气中。

在刚刚踏足这座城堡时的不祥预感再次在心底苏醒，我抓住浴缸的边缘，目光紧紧地盯着“死神”刚刚消失的地方。

隔壁房间里，女巫一边洗澡一边唱着“大陆上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的歌声清晰地飘进了我的耳朵……

很快，“暗黑骑士”前来宣告晚餐时间已经到了，我和女巫一起走进位于宫殿中央的宽敞餐厅。

终于该和那位神秘的城主见面了吧。

“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我的主人、卢克西亚城城主吉赛尔·米莱泽尔·阿斯莫德·卢克西亚妲公主殿下。”

在“暗黑骑士”的陪同下，一位身穿纯白色朴素长裙的少女出现在众人面前，看上去她的年龄与女巫相仿。

我惊讶得张大了嘴巴，看着这位被称为公主殿下的少女。高高盘起的金发，羊脂白玉般的皮肤，如翡翠般翠绿的瞳孔，这位漂亮的少女仿佛是从墙上的壁画中走出来的天使。

“大家可以称我为吉赛尔，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我都已经想不起来上一次有客到访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可能忽然想起对贵族施礼的我看上去让人觉得有些傻傻的，不过女巫此刻已经陷入了一种可以被称为“恐慌”的状态了。

“初、初次见面……那个，我是黑森林魔女的弟子……呃……名、名字吗，实在是不值得一提啦……今天能有幸来到如此帅气的，不，是如此雄伟的城堡，真是……哎呀……”

女巫的眼中泛起了泪光，并用手紧紧地捂着嘴巴，大概是咬到舌头了吧，或者是咬到了脸颊内侧的肉。

我听到吉赛尔公主发出了吸气的声音。

“露易丝？”

吉赛尔公主目不转睛地盯着女巫，我发现她那由于吃惊而瞪圆的翠绿色瞳孔仿佛在颤动。

“啊！露易丝！是你！”

吉赛尔公主提心吊胆地走上前去，仿佛看到了一件无法置信的东西一样盯着女巫。

“咦？那个……怎、怎么回事？”

下一个瞬间，公主紧紧抱住女巫失声痛哭起来，眼泪就像决堤的潮水般涌出眼眶。

“啊！你终于回来了！露易丝，我的妹妹！你知道我等了多长时间吗？‘创世主’啊，我感谢你！”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能弄明白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看到美丽的吉赛尔公主抛弃了一切优雅以及其他高贵的气质，紧紧地抱着黑森林魔女的弟子不停地哭泣。

女巫无法忍受地发出了痛苦的喊叫："等、等一下！这完全是误会！"

吉赛尔公主好不容易抬起头，意识到了眼前女巫的恐慌状态。

"不好意思！你应该是认错人了！我只是一介平民，是一个贫穷的锻冶店老板的女儿，后来又跟随魔女学习魔法的平凡人！就算在魔法学校，我也是那种成绩很差的学生，大家都经常对我说'加油啊'！我对神发誓，我真的不是公主的妹妹！"

虽然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为了纠正别人的错误说出这么悲惨的事情来，不过不管怎样，吉赛尔公主总算意识到了自己的冒昧，并放开了怀中的女巫。

"你是说……我认错人了？真令人难以置信……怎么会这么像呢，啊……"

随即，多名侍女端着盛有美味饭菜的盘子走了进来，晚餐开始了。在进餐的过程中没有人发出声音，整个餐厅安静得有些吓人。

饭菜的确非常豪华，就连杯中的红酒也是陈年的佳酿，足以让所谓的贵族大吃一惊。但无论是我还是女巫，都对自己品尝的东西的味道没有丝毫记忆。大概这是因为在整个晚餐的过程中，吉赛尔公主一直都在盯着女巫……

在晚餐结束之后，我们又被带到一个小而素雅的房间中品茶。在看到了一幅挂在墙上的肖像画之后，我和女巫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惊呼。

"这、这是怎么回事？不管怎么看，这都是我啊……"

"这是我妹妹露易丝的肖像……"

"太可怕了，竟然能相似到这种地步！"

那幅画中画着的是一个与女巫几乎毫无二致的少女，当然画中的少女看上去有着一种更为典雅的知性美，不过这种理由一旦说出口就会遭到女巫疯狂的报复，所以也就没有说出来给自己惹祸的必要了。

"露易丝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是继我之后有着王位继承权的人选……但是她却被这个王国的诅咒带走了！"

"诅咒？"

"龙的诅咒！"

大概是因为曾在晚餐时表露过自己真实心情的缘故吧，吉赛尔公主此时平静地娓娓道来，而女巫也不再像刚才那样紧张。

"距今约四百年前……世界被分成了七块，而这块大陆当时尚且属于人类的世界。卢克西亚王国与邻国爆发了长达百年的战争，而邻国兵力强大，我的王国由于数次战败只好将本国的领土接二连三地割给邻国，灭国的危机与日俱增……就在这时，一位尸灵术师向我父王进言……"

"尸灵术？"

"利用禁忌的手段来强化军队……创造'不死种'士兵。而且这种士兵并不是人类，而是龙……"

听到这里，女巫的表情凝固了。

"在尸灵术师的建议下，一对飞龙母子被召唤术召唤了出来。为了尝试世人恐惧的这种禁忌秘术，这对飞龙母子被分别关在不同的牢房中。它们只能听到彼此的哀嚎声……而且日以继夜地被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折磨着……"

女巫发出了吞咽唾沫的声音。

"很快，那头幼龙先死了。由于听不到幼龙的叫声，母龙得知自己的孩子已经死



了，于是它开始憎恨这世间的一切，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它不停地撞击牢房的墙壁，而且变得极为狂暴……但是，这头母龙很快也因为不堪折磨，最后郁郁而终……其实整件事情到这里才刚刚开始，尸灵术师用幼龙的脊髓液制成的颜料在母龙的尸骸上画了一个诅咒符……这样一来就可以凭借幼龙的痛苦记忆束缚住母龙身上的怨念，令其转化成黑暗的生命。经过整整七天七夜的仪式之后，‘不死种’飞龙……也就是你们在山谷中遇到的那头诅咒之龙，终于诞生了……”

我拼命克制着想要呕吐的冲动。

这个世上存在着名为“魔种”的种族，那些被称为传说中的“恶魔”和“鬼怪”的家伙虽然遭到人类的憎恶和讨厌，不过它们真的是十恶不赦的种族吗？我在平日里就经常思考类似这样的问题。不管怎样，就算它们能够自己意识到所谓的“邪恶”是真的“邪恶”，那也是一种坚信自己是“正义”的“邪恶”……

“诅咒之龙的确给我的国家带来了可怕且强大的战斗力，在它的帮助下我们逐渐收回割让出去的失地，并开始慢慢蚕食邻国的领土，最后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我们很快就遭到了使用禁忌秘法的报应……我的父亲卢克西亚王自恃有了如此强大的力量，便试图称霸整个阿格隆大陆。人类的欲望真的很可怕，虽然最初只不过是想要守护自己的国家这种纯粹的想法，可是在获得了几次胜利之后，这种想法就变成了无比贪婪的野心……父亲命令尸灵术师制造一个更大的召唤魔法方阵，并在人世与亡灵界之间挖出一个洞，继而从那个世界中召唤出更多的龙，将它们组建成一支‘不死种’龙军团……”

房间里鸦雀无声，在听到这种可怕的事情之后，我和女巫全都陷入了沉默。

“召唤仪式开始之后不久，尸灵术师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败。出现在魔法阵中的并不是它们渴求的飞龙母子，而是龙王亲自率领的由数百头狂猛无比的飞龙所组成的军团……我们并不知道，之前所捕获并施以秘术的飞龙母子是统领‘超兽’世界的龙王的配偶以及它的孩子……龙王为了复仇而来。那位尸灵术师最先死于龙爪之下，残暴的龙群将这个王国蹂躏了整整七日七夜……即便如此，它们的愤怒依然没有得到平息。于是，我的父王为了乞求龙王的宽

恕，决定献出活祭品……”

“难道……”女巫的声音有些颤抖。

“他决定将我和妹妹露易丝献给龙王……但结果却适得其反，这种举动进一步招致了龙王的蔑视。它对献出自己女儿的卢克西亚王更加愤怒，并让整个王城都笼罩在火焰之中……这时，一个‘魔种’出现在我父王的面前，并自荐为调停者。”

“调停者？”

“这位‘魔种’告诉父王，只要让两位公主接受两项相应的惩罚就能够平息龙王的愤怒。这两项惩罚被称为‘离别’和‘永劫’……露易丝被赋予的惩罚是‘离别’，而我的惩罚则是‘永劫’，就是在调停者制造的咒语结界中，被‘永劫’所监禁的惩罚。这两个惩罚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我的父亲·卢克西亚王更加痛苦。而且这一惩罚并不会因为‘死亡’而迎来终结，即便是在父王死后也会一直折磨着他的灵魂……这个城堡就是时间已经静止的我的监牢，那头诅咒之龙就是我的看守。我在不老不死的状态下，已经被监禁了四百多年……父王在罪孽的意识中挣扎着死去，没有继承人的王国则一定会迎来灭亡……而我又被赋予了永生的命运……就这样一直活下去，直到永远……”

我和女巫都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在妹妹的画像前低着头的吉赛尔公主。

夜空中，从远处传来诅咒之龙令人感到胸闷的绵长嚎叫声。

房间的门被打开，“暗黑骑士”走了进来。

“公主殿下，您该休息了。”

公主平静地走向房门，忽然又停下脚步，转身望向女巫。

“你能够明白我在见到你之后会如此慌乱的原因了吧？我一直都认为，被带到龙之国度的妹妹露易丝总有一天会被它们宽恕，并回到这个国家……”

吉赛尔公主说完就转身走了出去，将我和女巫留在了房间里。

女巫来到窗边，将视线投向远处，并小声说道：“如果……如果国王听到了刚才的那段对话，他会做何感想？”

虽然我不知道她到底在和谁说话，不过我依然能够听出在她的话中包含了浓浓的哀伤。

在仆人的引领下，我们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在确认女巫走进自己的房间之后，我悄悄地喊住了正打算离开的“暗黑骑士”。

“你事先就知道吧？”

“您说我事先知道什么事情，狼人阁下？”

“就是吉赛尔公主的妹妹与女巫长得一模一样的事情……你不会说你一无所知吧？正是因为知道这件事，你才会主动邀请我们进城，你到底有什么企图？”

“暗黑骑士”微笑着耸了耸肩膀。

“企图？我并没有那种想法！我只不过是希望公主殿下能够开心，仅此而已。”

“当你在浓雾中发现我们时，心里就想着这个吗？我不信！”

“在发现你们一行人时，我只是觉得‘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团队’！其中有‘魔种’基迦巨人，有‘神族’的独角兽，还有‘超兽’的狼人……另外，虽然并没有亲眼所见，不过我的确感受到了‘不死种’的气息……一支种族属性如此繁杂的队伍，为什么会将一名平凡的人类少女拥立为首领呢……这件事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范畴。”

“这样啊……那家伙的确是个又傻又

笨、无比平凡的人类少女。即便如此，我们都出于不同的原因将那个家伙视为自己的同伴，并拥立她为这支队伍的首领。我是狼，狼绝对不会抛弃自己的同伴，请你不要忘记这件事。一旦那个家伙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我会记住你的这句话。另外，我也有话要说。为了保护被幽禁在永劫牢狱中的公主殿下，在已故先王的委托之下，我自愿化作‘不死种’的‘暗黑骑士’。我的这份忠诚只会奉献给公主殿下，如果有人胆敢伤害她，我也不会善罢甘休！”

我们俩站在幽暗的走廊中彼此对视着……

CHAPTER 3

陷阱

在醒来的瞬间并没有意识到突变，那是因为自己的五感没有感觉到任何预示突变的征兆。不过从一无所知到干脆利落地意识到突变，只不过花费了片刻工夫而已。

没有声音……

无论是昨晚躺在床上时所听到的庭院中的树木枝叶摩擦的声音，还是吹过行宫走廊的风声，此刻全都没有了。我起身走向窗边，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

轻轻拉开窗帘向窗外张望，我下意识地发出了惊呼。

虽然天已经亮了，可是窗外的天空却是我从未见过的颜色——仿佛牛奶融入菜油中一般的浓雾将这个城堡完全笼罩了起来。

我急忙转身跑出房间，粗暴地敲响女巫所在房间的房门。可是不管我怎么敲都没有人回应，于是我只好用力撞开厚重的木质房门。

破门而入的我在看到眼前的景象之后并没有表露出过分的吃惊，因为拥有比人类灵敏数千倍嗅觉的我早已知道隔壁房间中的情形。

女巫消失了……

我来到行宫的外面，跑进位于建筑物旁边的那座宽大的马厩。和预想中的一样，我没有发现原本应该在这里休息的基迦巨人和独角兽。只有原本由独角兽背负的大量行李堆积在马厩的一角。

我在巨大的城堡中四处奔走，试图找



到其他人的气息。但无论是女巫、基迦巨人，还是独角兽都不见了踪影。另外，我也没有找到身为城主的吉赛尔公主，以及她的护卫侍从“暗黑骑士”。

到了这时，我终于意识到这座城堡的异样之处了。在城堡中各处所嗅到的气味，很明显与昨天嗅到的不同。这里完全没有活着的人类所留下的生活气息，这让我觉得这座城堡中已经有好几百年没有出现过活人了。

我所在的这座城堡虽然在形状上与昨天毫无二致，可是感觉上就像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座城堡，这种奇妙的感觉一下子就占领了我的脑海。

“喂，‘死神’爷爷！你在哪儿！？快回答我！”

虽然我试着呼唤总是以无形的状态跟随队伍的“死神”，不过仍然没有任何回应。

这时，一个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的嘶哑声音传进了我的耳朵。

（“死神”在这里吗？）

一团类似黑雾的东西从石板的缝隙间涌了出来，紧接着变成了几个轮廓极为不鲜明的人型。

（“死神”在哪儿……）

（告诉我……死亡的使者在哪儿……）

那些好不容易变成人型的黑影把我包围了起来，而我从它们的身上却感受不到任何气息。

“你、你们是谁？可恶！我现在还活着，难道就这样直接来到地狱了吗？”

（你说地狱？）

（如果这里就是地狱……这里就是死亡的国度……那该有多好啊！）

（我们是曾经侍奉卢克西亚王的侍从……）

（另外，这里是不存在于世间的封闭空间……虽然与外界极为相似，不过却是另一个纷扰的世界……是囚禁我们这些人的监狱……）

“监狱？那么是谁制造出这种空间的？”

（是调停者……主动承担‘调停者’一职的‘魔种’创造了这里……作为给成功与龙王签订停战条约的调停者的报酬，他要求创造出这样一个空间……国王陛下根本无法拒绝他……）

（是啊，为什么没有人意识到呢……‘魔种’在得不到好处的情况下根本不会主动承担‘调停者’一职……）

（那个家伙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公主殿下……继承了卢克西亚皇家神圣的血统，拥有无比强大法力的吉赛尔公主殿下……）

“我有点搞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把创造这种无聊至极的空间作为报酬呢？”

（这个空间说白了只是一个类似增幅器的东西……其目的就是从被咒语囚禁在城堡中的吉赛尔公主殿下那里夺取法力，在将其增幅之后把未来永劫一直保持下去……）

（法力在触碰到人类的意念之后就会改变其自身的波长……能够将波长变强的意念有‘憎恶’‘仇恨’和‘绝望’……因此我们才会被囚禁在这个空间里……继而利用我们的‘绝望’来增强公主殿下的‘悲伤’……）

我强忍着反胃的感觉，继续问道：“设下这个圈套的调停者‘魔种’到底是什么人！？”

（是作为豪宅之主的地狱贤王，其名为别西卜……反正那个‘魔种’在自报姓名

时就是这么说的……)

“别西卜!?”

(你能理解我们的这份痛苦吗?人狼……)

(你不会理解的……像你这种毫无智慧的怪物，怎么会理解我们的痛苦呢……)

(虽说如此，你对我们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我们得到了再次与别西卜交易的材料……)

听了它们的话，我忽然觉得有一股寒气沿着脊椎直冲脑海。

(你带来的那个魔女小姑娘……她拥有的法力比公主殿下更为强大……只要我们能奉献出那个魔女，别西卜会很高兴的，也许他会因此释放公主殿下……)

(而你，将会代替我们留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回到外面的世界了……)

(哦哦!王国即将复活!伟大的卢克西亚王国将夺回地上的霸权……)

黑影们骚动着伸出手，它们想要抓住我。

(快，献出你的心脏……献出你的鲜血……温暖的血……成为召唤别西卜的活祭品……)

“别开玩笑了!”

听到我的声音后，黑影们畏缩着退后了两步。

“什么王国的复活!什么重夺地上的霸权!你们这群软弱的家伙没能阻止制造出悲哀诅咒之龙的卢克西亚王!也没有制止国王将两位公主奉献给龙王的举动!而现在，你们竟然还打算牺牲我们，来拯救自己!?开什么玩笑!看来你们很习惯于不弄脏自己的手，随便找个牺牲品的做法啊!我才不会成为你们这群人的替死鬼!”

在我的注视下，黑影们形成的包围圈在不停地后退。

“听好了，你们这群懦弱的幽灵!卢克西亚已经消失了!已经被所有人所遗忘了!这块大地现在被称为卢克萨利亚!距今十二年前，一场‘大崩坏’破坏了七个世界的边界，阿格隆大陆上出现了七个世界的神魔灵兽!而如今这块大陆是七位王者互相争夺秘宝的混沌之地!卢克萨利亚被称为‘魔界王国’，是一个到处都有‘魔种’存在的地狱!还有，支配这里的女王就是‘魔界公爵夫人·别西卜’!明白了吗，幽灵们!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们出场的机会了!如果明白了，就赶紧从本大爷眼前消失吧!”

黑色的影子们如同被狂风吹散的雾一般散开了……

我继续四处奔走寻找能够离开这里的出口。现在，我基本上已经能够想像出到底是谁把我送到这个世界来的了。

“暗黑骑士”，那个混蛋!

我甚至知道他的目的。

女巫!领导我们的那个魔女!

我认为，基迦巨人和独角兽应该也像我一样被封闭在某个类似的空间中。

也就是说……女巫现在是孤身一人。

混账!无论如何，我必须找到出口，回到原来的那个世界。

但是，我怎么也找不到。疲惫不堪的我躺在中庭的草地上，不停地喘息着。

我一边调整呼吸，一边仰望浑浊的天空，懊恼地想着为什么会遇上这种事情。

作为一位知名的兽人格斗家，我走到哪儿都是吃香的喝辣的，在每个城镇都有一大群疯狂的女性崇拜者，那样的日子不知道有多惬意!可是现在，我竟然成为了异次元的囚徒，可恶!为什么会这样?

哦，对了，一切都是从和她的相遇开始。

轻轻地闭上眼睛，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几个月前刚刚见到女巫时的记忆。

那是一个带有小酒馆的破落客栈。女巫听说身为放浪格斗家的我就住在那个客栈，于是抱着将我收做手下的想法，在某天晚上出现在那里。

聚集在酒馆中冒充盗贼的雇佣兵和哥布林们别有用心地给女巫点了一杯苹果酒，喝下那些棕色液体的她变得有些兴奋，并开始不负责任地评价我，说什么“四肢发达、大脑平滑”，“像小狗一样摇尾巴”之类的。

雇佣兵和哥布林们为她的“演讲”鼓掌喝彩，这群平时总是被我狠狠教训的家伙好像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的方式。看来他们都没有想到我会突然出现，当我站在那个家伙的身后用拳头发出咔吧咔吧声时，围在她身边的人全都被吓得屁滚尿流地逃走了。

就在我考虑要怎样收拾站在原地的这个傲慢的小姑娘时，女巫突然转过身来。她用由于喝醉而无法聚集起焦点的眼睛看着我，并伸出手说道：“你是狼人！虽然听说你很强，但那只不过是在斗技场上的游戏而已！真正的勇者应该将自己的力量用在改造这个世界上！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这个大贤者‘伟大魔女’的‘使魔’了！这是‘创世主’的引导！不准你反驳！你的第一件任务！我身上分文皆无，你帮我把酒钱付了！然后还要恭恭敬敬地照顾我！”

在这个说完就睡死过去的小姑娘面前，我高举着拳头不知道该落在什么地方……

第二天一早，带着宿醉从我的床上醒来的这个小姑娘，将酒瓶、枕头以及一切手边所能拿到的东西一股脑地向我扔来，并大声地谩骂着“流氓”“罪犯”还有那句不可或缺的“色狼”。我真的很想让她知道由于睡在坚硬地板上而导致睡眠不足的我此时此刻到底有多么无辜。

这就是女巫·自称“伟大的魔女”和我·狼人的邂逅。

既便如此……为什么我会成为这个无知、愚蠢、肤浅、武断、并不擅长魔法的小姑娘的跟班呢？

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正确的原因。嗯，她的脸蛋还算漂亮，身材也不错。作为女人来说，她的确具有一定的魅力，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与她并肩走上战场的动机。



基迦巨人、独角兽、死神、还有在国境附近的村落中待

命的暗影骑士酒吞童子，如今跟随在她身边的全都是神魔灵兽。

那帮家伙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才跟随她的呢？

真是……这个魔女小姑娘的身上充满了谜团……

就在这时，一种细微的不协调感掠过了我的脑海。我猛然坐起身来，为了确定那种不协调感而四处环顾。

我好像忘记了什么……没错，之前看到了某种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界里的东西……那是……

从地上爬起来之后，我急忙跑向行宫所在的方向。在那个基迦巨人和独角兽消失的、位于行宫一旁的马厩中，如小山般的行李被堆放在角落里。

这些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中的东西。

基迦巨人和独角兽并不是从这里消失了。根据幽灵们所言，我被送进了一个与之前的世界一模一样，但是又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被封闭的世界。那么，这些行李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蹲下身来，在行李中那些干燥的药草和魔法植物中翻找着，很快就找到了那个东西。

那是拥有人型根茎的稀有魔法植物爱娜温。我抓住她头上已经结有巨大红色果实的茎将其轻轻提起，然后盯着人型根部上类似眼睛的黑窟窿。

那双眼睛也紧紧地盯着我，脸颊部分已经染上了红色，一双小手紧紧地捂着嘴巴，身体还在不停地扭动着，仿佛是在对我说“不要这样”……

我刚把这个家伙放在地上，它就灵巧地凭借两股分叉的根部前端直立了起来，并一边跳一边围着我转圈。

“好了，你听好，根茎小姐。咱们被一群坏蛋囚禁在这个封闭空间里，如果想要逃出去，就只能借助你的能力了。喂，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话啊？”

爱娜温一边跳着，一边挥舞着小手，好像在说她在听。

“根据那群白痴幽灵所提供的情况，这个封闭的空间是一个吸收吉赛尔公主的法力，并将其增幅的一个装置。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空间与我们之前所在的世界之间，应该有可供法力流动的通道。我记得女巫曾经很得意地跟我说，类似你这种魔法植物非常喜欢在法力丰富的地方扎根。那样的话，你一定具备某种可以感知法力的独特感觉吧？喂，拜托了，麻烦你一定要找到与那个空间相连接的法力通道，不然的话我们两个就会永远被囚禁在这里，你之前也听到那群郁闷的幽灵发的牢骚了吧？”

爱娜温停止了跳跃，并歪着头仰望我。我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听明白我所说的话。

这时，爱娜温开始凭借轻微的跳跃移动，我则紧紧地跟在它的身后。

好孩子！如果你真的能够让我回到原来的那个世界，我一定劝说女巫不把你当成制作恋爱灵药，或者是返老还童灵药的材料。

很快，我跟在爱娜温的身后来到了宽阔庭院中的一角，那里并排矗立着几根古老的石柱。

在一根矗立于中央的巨大石柱前，爱娜温停下了脚步并转过身来，好像是在说“就是这个”。

这根石柱看上去与主人在将“秘宝”的力量赐予“使魔”时所使用的秘宝石有些相似，爱娜温刚刚停下脚步，石柱便释放出了

闪烁的磷光，我感觉有些兴奋，好像全身的寒毛都倒竖了起来。

“干得好，根茎小姐！终于找到了！将这个封闭空间与普通空间相连，进而吸收吉赛尔公主法力的装置。那么，接下来要怎么做才能……”

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我说的话，爱娜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高高地跳了起来，全身散发出炫目的光芒。大概是因为这炫目的光芒影响到了寄宿在石柱中的力量，我能够听到从中连续发出了好几声某种东西碎裂的声音。

很快，石柱逐渐地沉入泥土之中，并最终完全消失。

这时，我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好像整个世界都发生了扭曲。大地仿佛从脚下消失，我整个人都悬浮在空中……

我听到从某处传来了某人交谈的声音，其中一个是女巫，另一个则是吉赛尔公主。

“求求你……公主殿下……请不要这样做……”女巫的声音有些虚弱无力。

“那是不可能的……魔女小姐……”

“你……什么意思？”

“这是誓死效忠于我的‘暗黑骑士’专门为我准备的东西……卢克西亚皇家世代相传的制造‘不死种’的秘药……你只要把这个吞下去，就可以与我一起留在这个城堡中永生下去……也就是成为‘不死种’……”

“公主殿下……你是认真的吗？”

“四百年的孤独，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如果没有遇见你，恐怕我还要继续忍受百年的孤寂……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在这四百年中受到了极大的损耗……我恨啊……我恨你这个与我妹妹露易丝极为相像的人到访这座城堡……啊……但是……”

“公主殿下……”

声音逐渐远去了。

我又听到了其他人交谈的声音。

其中一人是暗黑骑士，另一个则是我之前并未见过的女人。那女人的声音盛气凌人而又傲慢无比。

“哈哈……暗黑骑士！干得不错！远古巨人族的后裔、神圣的独角兽、上古森林之神后裔的人狼！此外还有那个年轻的小魔女！这些全都是拥有强大实力的家伙！只要能够将这些人封闭在城堡的结界中，我们就能够获得更加强大的法力！”

“您能如此高兴，卑职不胜恭喜之至。‘魔界公爵夫人·别西卜’陛下……”

“哈哈！总之，像我这样需要大量法力的人如今已经没有几个了！我的‘使魔’‘光明的守护鸟·迦楼罗’和‘咒狱的海参·绵津见’都被那个碍眼的家伙消灭了……那个虽然是人类，却因为‘秘宝’而成为第七位王者的‘红莲之瞳战士’！”

“陛下……我们事先约好的事情，您可不要忘记啊。”

“知道了……我会饶恕你的主人——吉赛尔公主的罪过，并将其从时间的监牢中释放出来……不过，这件事还不能操之过急。我要首先消灭那个家伙，然后才能解开吉赛尔公主的诅咒……”

“非常感谢您……”

“不过，你是不会被释放的，因为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使魔’了。哈哈哈，还记得吗？你献出了某人的生命，并将灵魂出卖给了黑暗……”

“……”

“总之，你的剑术是一流的，而我要让你成为一名刺客。我一定要达成目的，给这

个世界带来混乱……这些事情可都离不开你的帮助啊！哈哈哈！哈哈哈！”

刺耳的笑声逐渐远去……

就在我头晕目眩之际，身边的风景却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仍然在卢克西亚城的庭院正中，只是此时已经能够感受到轻抚过脸颊的微风——这是在那个封闭的空间中绝对不会存在的大气的流动……

我终于回到之前的世界了。

有可怕的声音响起，远处城堡塔楼的一部分发生了坍塌，只见一名绿色皮肤的巨人一边咆哮着，一边从塔楼中冲出。

在行宫的正对面，伴随着一声马嘶，大量的泥土朝四处飞溅。

好像是由于我破坏了封闭空间的入口，被封印在城堡其他地方的基迦巨人与独角兽也各自挣脱了诅咒。

还有女巫！现在要去救她！

我抱起眼前的爱娜温，快步朝行宫的入口跑去。

但是我随即又停下了脚步，因为一名男子就站在行宫前，脸上带着冷艳的微笑。

“我失策了，没想到你竟然能够从封闭空间中平安回来……”

“别太自责了，世上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总有一天你会习惯的。”

我俯身将爱娜温放在地上，然后轻轻拍了拍它的头。

“不好意思，根茎小姐，能请你躲到一边去吧，这里一会儿会变得非常混乱。”

魔法植物红着脸扭了扭身体。

“要是能从活着的狼人身上采集到强大的法力，别西卜陛下会非常高兴的……可是没办法啊，我现在只能把你杀掉，将你的尸骸变成顺从的‘不死种’，然后再将其关进封闭空间。”

“你是说要把我变成丧尸？难道你认为我会轻易让你达成愿望吗？”

“当然不会……所以我已经有了要稍微费些力气的觉悟了……”

说着，那个家伙伸手拔出一柄黑色长剑，而我则微微咧嘴一笑，露出了嘴巴里尖锐的牙齿。

“只是稍微吗……”

“是的，稍微费些力气而已，只不过是很值得我考虑的‘稍微’……”

沉稳的神情再次从“暗黑骑士”的脸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比昂扬的斗志。那是属于战士的笑容，从中能够感受到对拼命的喜悦。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我感觉自己全身的细胞都发出了欢喜的叫声。我昂首挺胸发出了咆哮，这是在面对值得尊敬的猎物时，猎人所发出的呐喊——狼的咆哮。

我和“暗黑骑士”同时朝彼此发动攻击。

为了各自所要守护的人……

CHAPTER 4 暗黑骑士

“来吧，狼人！”一边发出锐不可挡的斩击，“暗黑骑士”一边兴奋地大喊道。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以在战斗中牺牲为荣的北方民族——狂战士。

在攻击的力量上，我占有绝对优势，而暗黑骑士则擅长于防守技巧。这个家伙往往能巧妙地避开我使出全身力气的一击，并抓住攻击中的漏洞，利用长剑直取我的脑袋。

此消彼长，瞬间的功防转换不停地重

复着，这场对抗很快就分出了胜负。

“看招！”

那个家伙大喊一声，长剑夹着一道蓝紫色闪电贯穿了我的身体。一股莫名的寒气侵入我的体内，感觉就像是被死神注视着一样。

斩击掠过，我的皮肤爆裂开来。迅速涌进伤口的寒意让我有一种失落感，仿佛自己的生命已经被对方所收割。

从未感受过的死亡的感觉，让我全身的汗毛都倒竖了起来。这种感觉并不恐怖，而是让人感到欣喜。

自从上一次在遥远的大地边界的斗技场与那头笨蛋老虎的激斗之后，自己已经有多少年没有体会到这种兴奋了？

就在我发出叹息声的同时，一个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

“呵·呵·呵……小心哦……”

“‘死神’爷爷！闭嘴！这是我和那个混蛋的战斗！”

“你刚才被‘深渊的目光’迷惑住了……那是将你与‘死亡’连结在一起的‘诅咒’……受到这一诅咒的人会极其惧怕‘黑暗’的力量……呵·呵·呵……知道你为什么会如此恐惧‘暗黑骑士’了吧……”



“闭嘴！爷爷！”

“呵·呵·呵……‘暗黑骑士’是‘黑暗’眷属……能够消灭他的只有‘光明’的力量，不过在咱们的队伍中却并没有人拥有光明的力量……明白了吧？你小子根本就没有胜算……”

“我会怕他吗！”

“呵·呵·呵……这倒是，你确实不怕死……一直以来，你都在寻找自己的埋骨之地，所以才会去当雇佣兵、盗贼、格斗家……并成为那个魔女的‘使魔’……没错吧？呵·呵·呵……现在你终于可以得到自己期盼已久的死亡了……这感觉不错吧……”

“死神”的气息消失了，我感觉到之前充斥于自身肉体中的某种东西迅速被抽离了出去。

看看脚下，爱娜温抬头仰望，它歪着头，看着我的眼神好像有些不可思议。

“‘死神’那个混蛋……”

躲过“暗黑骑士”的斩击，我从地上抱起爱娜温，目不斜视地朝行宫走去。

“等一下，人狼！来和我战斗！”

“暗黑骑士”迈步追来，手中的长剑刺向我的后背。但是，从旁边飞来的一块大石头挡住了他的攻击。

绿色皮肤的基迦巨人肩上扛着一根巨大的石柱，阻拦在我和“暗黑骑士”之间。基迦巨人朝我低吼了一声，并用人类手臂粗细的手指径直指向行宫的入口。

“去吧！这个家伙交给我了！”

我全速奔跑起来。虽然听到了“暗

黑骑士”的叫声，不过我并没有回头。

如果是以前的我，一定会留在这里与他分出胜负吧，因为我是绝对无法容忍临阵脱逃这种耻辱的。

之前的我的确是“死神”所说的那种男人——随时都会被人点燃战斗的本能，并对自己站立在死亡深渊边缘而感到欣喜的男人。

但是，我变了。改变我的就是那个家伙——女巫，自称“伟大魔女”的家伙。

我跑进行宫入口，一口气冲上楼梯，穿过长长的走廊。

刚刚从封闭世界返回时，在我耳边响起的那个声音让我极为不安。

吉赛尔公主好像要对女巫使用卢克西亚皇家秘传的药物，她要把女巫变成“不死种”……想要将与妹妹露易丝长得一模一样的她变成一个能够与自己永远生存在“永劫”中的存在……

可恶！怎么了，狼人！跑得再快一点！你可是古代神族的后裔啊！

是那个家伙改变了我了无生趣的人生！在这种关键时刻，我一定要拯救她！

如果来不及的话，我绝对不会原谅自己！一定要成功救下那个小魔女！

我一头扎进行宫最上层的房间，那个宽敞的豪华房间是公主的寝宫。此时，吉赛尔公主就低着头站在房间正中央的巨大软榻旁。她的手中拿着一个陶制的小罐子，罐子中的就是卢克西亚皇家世代相传的秘药吗？

女巫横躺在软榻之上。

“你、你在干什么！？”

我发出愤怒的咆哮，就在我带着满腔怒火正打算扑向公主时……

“等一下！”女巫从软榻上坐起身来大喊道，我闻声急忙停下脚步。

“我没事，她什么都没有做！”

有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响起，吉赛尔公主手中的陶罐掉落在地上，黑色的液体在地板上逐渐扩散，并发出阵阵带有刺激性气味的浓烟……

“我做不到……我无法狠心地将你变成‘不死种’……”公主背对着我们低下头去，“请你们返回外面的世界吧……我无法继续束缚你们了……”

爱娜温从我的怀中跳出，摇摇晃晃地走向女巫。

“公主……”

女巫走下软榻，然后从地上抱起爱娜温。

“这个‘永劫的牢狱’是为我准备的东西……无论有多么痛苦，我都不应该将无辜的你们卷进来……请你们原谅自私的我，虽然我已经犯下了滔天大罪……”

我想要开口说些什么，女巫却举手制止了我。

“是啊，我们差不多也该离开这里了……”

仍然背对着我们的吉赛尔公主好像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但是呢，你要和我们一起走！”

公主闻言吃惊地转过头来：“你刚才说什么？”

“你应该听到了吧！我说我们要离开这座城堡了！但是，吉赛尔公主！我要带着你一起离开这里，去外面的世界！”

“那种事情……根本行不通！我是接受‘永劫’惩罚的罪人……”

“你听我说，四百年前折磨飞龙母子，并最终创造出诅咒之龙的卢克西亚皇室的确非常残忍！而且没能阻止国王这一暴行的大臣们也有一定责任！但是，那个……因

为太麻烦，我擅自做主将‘公主殿下’这一尊称省略掉……吉赛尔！这件事并不是你的责任！”

说着，女巫朝吉赛尔走去，而对方却好像受到了压迫一般下意识地向后退去。

“就算你有什么罪过，都已经过去四百年了，早就应该赎清了吧！而且，卢克西亚王国本身早已毁灭，连国民都没有了，只留下了皇室成员接受惩罚，这太过分了吧！啊，真是越说越来气！”

大概是真的生气了，女巫像个孩子似的将地板踩得砰砰响。紧接着，她又伸手指着吉赛尔的脸，用极为开朗的表情大喊道：“决定了！我要和那个‘魔种’当面谈判！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我就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交给我了！你别看我的军团人数较少，不过他们个个都是打架的能手！对吧，小狼！”

突然被女巫问道的我一时没回过神来，还没等我做出回应，女巫又扭回头去拍了拍公主的肩膀说道：“吉赛尔，隐居在这个深山的城堡里可不是皇室成员所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你还有身为皇族的骄傲，就请成为我这个阿格隆大陆新支配者‘伟大魔女’的同伴吧！让我们一起展开为这块混沌大陆带来和平的大冒险！”

“为大陆带来和平？”吉赛尔的声音有些颤抖。

“没错！我要创造一个所有人都能够开心活下去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弱者不会再受到践踏！怎么样，是不是很兴奋？用自己的手创造一个新世界！是不是很刺激？用自己的手来改变世界！”

“那种事情，根本做不到！”

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从入口处跑进来的“暗黑骑士”闯进了我的视线。他的脚步有些不灵活，看来基迦巨人给他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魔女，还有狼人，你们并不了解别西卜的恐怖！你们知道如今坐在卢克西亚王座上的她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吗……”

我警惕地盯着他，并慢慢移动到女巫与他之间。

“我当然知道，别西卜为了收集作为魔力源泉的法力，所以才将你的公主殿下封闭在‘永劫’之中……”

“你已经破坏掉了别西卜安置在这个城堡中的装置……别西卜发怒了……”

“我就是要让她发怒，那个苍蝇一般的老太婆！”

并未在意我的嘲笑，“暗黑骑士”举起了手中的漆黑长剑。

“我所能做的事情，只有亲手杀了你，以平息别西卜的愤怒了！”

“喂！你原本打算和别西卜做交易吧！你打算将女巫和我们奉献给别西卜，乞求她将吉赛尔公主从这个‘永劫’的监狱中释放出去！你也希望公主能够离开这里，没错吧？”

“他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打算做那种事情吗？”

听到了吉赛尔的责问，“暗黑骑士”的脸上浮现出了痛苦的神情。

“公主殿下，请你忘记刚才的话吧……这一切都是我徒然的妄想……由于那个家伙破坏了用来吸收你法力的装置，这场交易已经无法继续进行了……别西卜命令我这个‘使魔’……杀死女巫一行人。不然的话，她就会让诅咒之龙毁灭我们的城堡，并将公主殿下作为诅咒之龙的饵食……”

这时，从远处传来了诅咒之龙的咆哮，与此同时还能听到沉重的脚步声。

“请忘记外边的世界吧……一切都

是幻觉……十多年来，我作为别西卜的‘使魔’走遍了诸多国家，并目睹了世界的现状……”

行宫外面传来了独角兽的嘶叫声……

“有的国家，人类学者们研究太古文明遗产‘机甲’，潜心将其改造成兵器……却对那些众多死去的人类同伴视而不见……”

又一声沉重的脚步声……

“在某个‘神族’国家，那些狂信者打着‘神之荣光’的名义，将孤儿们改造成毫无道义伦理的‘暗杀者’……”

脚步声再次响起……

在别西卜统治下的卢克萨利亚，那些笃信利己主义思想的人类竟然为了确保自己活下去而不惜将同胞当成活祭品……别西卜并没有下达命令，完全是他们自发做出的行为……

基迦巨人向城堡中的我们大喊……

“由于那场‘大崩坏’，这块大陆上的人类已经减少了一多半……大陆的霸权如今掌握在那些从异界来的神魔灵兽手中……但即便如此，人类的愚蠢程度与四百多年前比起来却没有丝毫改变……”

外面的咆哮声近了……

“请不要再对外面的世界抱有任何幻想了！公主殿下在外面的世界里是不会得到幸福的！只有留在这里，我才能尽力保护您！所以，拜托了！”

吉赛尔的嘴巴微动，她在小声地说着一个名字。听到那个名字之后，“暗黑骑士”的脸一下子僵硬了，并羞愧地低下头去。

“请您不要说出这个名字……”

“果然如此……你为了成为守护我的‘暗黑骑士’而向其他人献出活祭品，并将‘黑暗’的力量寄宿在自己的体内……我终于明白了……”

虽然不明白这两个人对话的内容，不过我还是依稀知道这是有关“暗黑骑士”过去的事情。

“虽然我一直认为继续留在这个‘永劫的牢狱’中就能赎清罪过，但是现在突然觉悟了……让你留在这个地狱中的罪过，是我永远都无法赎清的！”

“公主殿下，请不要这样！”

轰！整个城堡剧烈地摇晃起来，我们也随即失去了平衡，从城堡的某处传来了坍塌的轰鸣。

我急忙跑到窗边向外张望：“是诅咒之龙！它正在城堡的外墙上攀爬！它的目标是这个房间！别西卜那个死老太婆，就算失去公主，她也要让我们这些人死无全尸！”

高大的行宫摇摇欲坠，寝室的墙壁开始哗啦哗啦地崩塌，外面的空气一下子从墙壁上的漏洞中涌了进来。在这些空气中，我闻到了某个“不死种”独有的腐臭味。

在崩塌的墙壁的另一侧，一个全身都覆盖着红色符文的龙抬起了巨大的头部。那双盯着室内众人的双眼中，闪耀着已经燃烧了四百多年的憎恶鬼火。

CHAPTER 5

光之魔女

我们被窥视房间内部的诅咒之龙所释放出的鬼火压倒了，所有人都愣在当场无法动弹。

最后，打破这一胶着状态的是“暗黑骑士”，他出其不意地朝我们发动了进攻。

“只要杀了你，别西卜大人就会息怒！”

“事到如今，你还是这么冥顽不灵！”

我迎着他扑了上去，两个人就这么纠缠着倒在地上。

“你根本就不明白！你以为能够用普通的方法打倒这头诅咒之龙吗？打倒它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将覆盖它全身的禁咒文字进行净化！但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神族’所拥有的‘光’……”

这时，“暗黑骑士”看到吉赛尔朝着崩塌的墙壁走去，于是悲痛地喊道：“公主殿下！不要！”

“我早就应该这么做了……出现在愤怒的诅咒之龙面前，接受制裁……”

墙外的诅咒之龙认出了吉赛尔，它眼中的红色鬼火变得更加炽烈。

虽然我好不容易站起身来，却仍然没来得及。

“不要…………”

就在诅咒之龙张开嘴巴打算一口将她吞下时，某个东西像风一般从旁边飘过，一把夺过吉赛尔飞到了空中。

那是女巫，她乘坐着扫帚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下了吉赛尔。

“真遗憾！谁也不能擅自做主将吉赛尔当做饵食喂给这条蠢龙！”

“魔女……为什么要救我……”

“我早就说了！你是我的同伴！要和我一起拯救这个世界！作为我这个‘伟大魔女’的同伴，怎么可以死在这种地方呢！”

下一个瞬间，诅咒之龙在愤怒的驱使下高高跃起，朝扫帚上的女巫伸出了尖锐的獠牙。女巫发出了可怕的惨叫声。

试图强行扭转方向以回避诅咒之龙的扫帚一下子失去了平衡，一边旋转一边落下。女巫拼命挣扎着，试图重新摆好姿势。就在二人即将撞上行宫屋顶之时，落下的速度终于减缓，当被迫降落在屋顶上之后，吉赛尔公主和女巫极其狼狈地从扫帚上摔了下来。

可恶！看到这一幕，我简直被吓破了胆，于是急忙朝女巫和吉赛尔所在的屋顶跑去。“暗黑骑士”也跟在我的身后。

在缓缓倾斜的屋顶上，女巫正站在吉赛尔公主身前与诅咒之龙对峙。诅咒之龙盯着吉赛尔发出一声鸣叫，听上去像是令人揪心的哀嚎。

“我曾经听到过与这极为相似的远吠……”女巫看着诅咒之龙说道，“在很久之前，我遇到了一位‘王者’……那位王者是一位龙王，不过并不像你这么狂暴，一定是与诅咒这个国家的龙族不同的其他种族吧。为了守护自己的族人，那位国王将自己变成了‘不死种’……你刚才的那声嚎叫与那位国王的嚎叫简直一模一样……那位国王很痛苦……国王虽然不会死，但是‘死之国’的使者们总是来欺负他……即便如此，国王却百折不挠……我想要帮助那位国王，但是最终我什么都没能做到……我非常懊恼、非常伤心……当时我就发誓，如果再次遇到像他那样需要帮助的人，我绝对不会弃他而去！所以，我不会放弃！无论是你这头可怜的龙，还是吉赛尔公主，我全都要拯救！”

对于是否能够准确地描述出当时亲眼

目睹到的事情，说实话我并没有这份自信。毕竟，就连我自己都没弄明白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那种事情就发生在我的眼前……

那个家伙发光了。

卢克西亚城的上空出现了巨大且耀眼的光芒，那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被称为“神族”的、极其令人讨厌的傲慢种族才拥有的“光芒”。

而释放出这光芒的竟然是女巫，就是统领我们这支队伍的那个自称为“伟大魔女”的女巫。

“聚集起来的法力啊！变成驱逐黑暗的利刃吧！”她高声喊道，光芒随即变成无数利剑射向诅咒之龙的庞大身躯。覆盖诅咒之龙全身的魔法文字一瞬间喷出了烈焰，将它笼罩了起来。

诅咒之龙发出一声郁闷的咆哮，接着从城堡的房顶上掉了下去……在与地面发生剧烈碰撞之后化作了巨大的灰块。

束缚了卢克西亚皇家长达四百年的诅咒就这样迎来了终结。而女巫却好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难以置信地呆立在当场不知所措，但是随即就弄清了状况的她微笑着扭过头来。

看着女巫脸上的笑容，我的心跳突然加速了。虽然之前的她的确很可爱，但什么时候变成了如此有魅力的美女了呢？

笑容很快就从她的脸上消失了。

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

“吉赛尔！”

女巫发出了悲痛的声音。

吉赛尔死了。

由于施加在她身上的“永劫牢狱”的



诅咒被化解，一直被控制住的属于她的时间一下子被释放了出来。

女巫无力地握着吉赛尔的手，不停地哭着。可是吉赛尔在最后的瞬间却对她露出了微笑，那是我平生所见过的最自由、最美丽的笑容。

“谢谢你……”

留下了这句话之后，吉赛尔与诅咒之龙一同化作了灰烬，并消散在风中。

灰烬乘着风，可以去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吧，再也没有能够束缚她的东西了。

“暗黑骑士”低着头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吉赛尔公主的最后一颗灰烬消失在空中，他对卢克西亚皇家尽到了最后的忠诚……

第二天一早，我喊住了打算在黎明时分不辞而别的“暗黑骑士”。

“有件事情我一定要弄清楚……”

“我不觉得咱们两个之间还有什么好



说的！”

“那天，我之所以能够从‘封闭的世界’中回来，全都是爱娜温的功劳……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那些行李会和我一起出现在那个世界？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一个人！”

“这件事还真是够奇怪的……不过和我没什么关系。”

“是啊，既然你都这么说，看来真的和你没关系呢。为了保护公主不惜舍弃一切的你应该不会做出有损计划的事情来……不过，万一真的是你做出了这种事情……”

“万一真的是我？”

“那么，你还真是一个超出我预想的麻烦家伙……虽然对公主绝对效忠，但同时又一直在等待着有一天能破坏这一切……”

“我是那么复杂的人吗？”

“‘死神’爷爷曾经说过，成为‘暗黑骑士’的人必须要将自己最深爱之人的生命献给‘黑暗’……为了证明自己对皇室的忠诚，你也要做出这样的举动……不，是必须做出这样的举动……”

“……”

“也就是说，你在宣誓效忠吉赛尔公主的同时，也对她抱有强烈的憎恨！”

“你想的太多了！我所憎恨的只有一个人……”“暗黑骑士”令人感到恶心的俊美脸庞上浮现出微笑，并轻声说道，“那就是我自己。”

说完，他转身离去。

总有一天，还会和这个家伙见面吧？

“咦？”

如果说见面的话，那个时候……

“我说你呢！”

女巫的声音让我清醒了过来。

“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离开卢克西亚城的第五天，我们正走在前往卢克萨利亚的路上。

坐在扫帚上的女巫抱着爱娜温，眼睛却在我的身上不停地巡视着。她的脸上带着促狭的笑意，仿佛在看着什么珍奇异兽。

可恶，果然不应该这个样子。

“哈，原来在毛茸茸的外表下，竟然是这个样子啊？哈……”

走在队伍前头驮着如小山般货物的独角兽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像傻瓜一样摇了摇头。回过头去，只见走在队伍最后的基迦巨人也是一幅冷淡的样子，这家伙好像也有些吃惊。

“没想到你长得还挺可爱的！在酒吧里很受女孩子们欢迎吧？从今以后，你就保持这个状态吧。”

时隔多年，再次解开兽人化状态，完全以人类的模样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我好像成了这个家伙的玩具……

“都是因为你，我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在那个时候，你释放出来的并不是‘黑暗’，而是‘光’。你能随心所欲地控制那个力量吗？”

我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那个时候，女巫所放出的“光”在后来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再次释放出来。

“真啰嗦！虽然现在还无法灵活地控制，不过我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奶奶曾经说过！真正的‘伟大魔女’不仅仅可以控制‘黑暗’，还可以驾驭‘光’！”

“对你来说还是太勉强了！”

从头顶上传来一个声音，于是我们全都停下了脚步。

“好久不见了，‘黑魔女’的不肖弟子。”

用一根棍子将如烈火般的鲜红头发规整到一起，头戴一顶宽边尖顶帽子的少女坐在一把扫帚上悬浮于空中。她的左眼上和我一样带着遮眼带，右眼中透出了伶俐的光芒。

“芭芭·雅嘎！你怎么会在这里？”

“啊，你还不知道吧，从很久之前，那个卢克西亚城就是我们‘魔导士公会’的监视对象了！通过水晶球，你们这些人在那里的一举一动，我们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一直都在监视？那么，为什么现在……”

“毕竟你我曾经在同一间魔法学校求学，而且我们又是同班同学，看你这么可怜的份上，我就忍不住想要告诉你一些特别的情报。反正你们几个就算继续前进，最终也是白跑一趟……”

少女的眼神中带着一丝嘲弄的神色。

“卢克萨利亚的魔界公爵夫人别西卜，已经在昨夜被第七‘王者’打败了。”

女巫一下子没词了。

“看来你们并不知道卢克西亚城对别西卜而言到底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这个作为法力供给源的城堡被破坏之后，她的力量变得极其微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你亲手帮助自己的宿敌‘红莲之瞳战士’完成了霸业！”

少女有些怜悯地笑着。

“我记得你的目标好像是成为这块大陆的支配者吧，哈……在学生时代无论做什么都不成器的庸才，终于成为了这块大陆的笑柄。反正，你们也看不到自己的行动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少女灵活地操控着扫帚在空中改变着方向，那是女巫无论如何都无法模仿的、极为巧妙的扫帚操控术。

“我的名字是芭芭·雅嘎！‘鸡足上馆’的正统继承人，继承伟大远古魔女之名的人！如果你要成为‘使魔’的话，可要记得谨慎地挑选主人哦！哈哈哈！哈哈哈哈！”

一边高声笑着，那位自称芭芭·雅嘎的魔女一边提升着扫帚的高度。

沉默着抬头仰望的女巫的肩膀，在我看到竟然显得无比单薄。

“喂，女巫，那个家伙说的话……”

就在我打算出言安慰时，女巫用力拍了下手，随即冲着天空大声喊道。

“我明白了！芭芭·雅嘎！你也想成为我的同伴吗！？”

以非常优美的姿态飞行的扫帚好像突然被卷进了紊乱气流般失去了平衡。

“什么嘛，早点说出来不就没事了！虽然你从小就成绩优秀，却一直都没有朋友！”

拼命调整好扫帚的芭芭·雅嘎闻言之后怒吼道：“别、别开玩笑了！我可是很受众人爱戴的，而且很快就要被任命为魔导士公会的中队指挥官了！我才不要和你这种凡夫俗子在一起呢！就算我疯了，也不会和你在一起！哼！”

看着对远去的老朋友不停挥手的女巫，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如果非要说点什么的话，我想说，同样是魔女，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女巫转过身来，对我们命令道：“好了，各位出发吧！就算别西卜被消灭了又能怎样！必须被打倒的‘王者’还有很多！我们不会就此止步！这块大陆最后势必要被我‘伟大的魔女’所征服！”

END

狂战士战记

ecord of erserker ar

CHAPTER 1 废墟

狂战士正嗅着火焰的气味。

成群的敌人渐渐将身处这座无人废都之中的自己包围起来，她能清楚地感觉到这件事。

她自小便在北方的冻土磨练意志与肉体，身为一名战士的本能告诉了她目前的情况。

接着，狂战士走进路旁一间崩塌的房屋，沿着楼梯往下，来到地下室里。这里曾经是一个酒馆，从外面无法看到内部的情况。如果想要躲过这次包围的话，这里显然是个无可挑剔的好地方。

她并非在害怕大量的敌人。流淌在她身体里的北方民族之血越是面对不利的战况，就奔涌得越炽热。

不过，此刻的她与友军失去了联系，完全不了解战况，而且身上还有好几处伤，面对这种窘境单独闯入敌阵，同样不是她的作战风格。

突然，狂战士察觉到自己并不是这间微暗地下室的惟一访客。

“什么人！”

她紧握心爱的两把长剑回身一看。

在地下室的深处有一个沙石堆，应该是上层建筑崩塌后砸落到这里的石块、沙砾堆积而成的。在瓦砾堆的侧面，有一个“女性”模样的东西被石块压住了下半身，头朝下躺在斜面上。

狂战士起初以为那是一具尸体，可仔细一看才发现，那是友军的士兵。

银白色的长发，暗绿色的脸，眨也不眨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狂战士，释放出微绿的磷光。

“‘机甲’女性……是叫角宿一吗？”

“确认无误。”

角宿一用毫无抑扬顿挫的语气回答道。

“角宿一，确认与友军单位汇合。单位名称，狂战士。询问狂战士，为什么要倒立呢？”

“开什么玩笑，倒过来的是你才对吧！”

角宿一随即把头往左右晃了晃，查看周围的情况。

“确认。姿态不稳定的是角宿一。”

说完她便轻松推开沉重的石块，慢慢站起身。

看到比自己还要高出一个头的角宿一，狂战士不禁咋了咋舌。

“‘机甲’的女人偶么……”

对她来说，“机甲”实在是一个厌恶至极的种族。

而现如今地下室里只有她和这台机甲。

自从在萨加玛塔山脉的决斗中输给“红莲之瞳战士”参加这个军团以来，她从未陷入过比这更糟糕的困境。

咔嚓……

从外面传来什么东西踩踏在石板上的



沉重脚步声。

狂战士立刻通过墙壁顶端一处通往室外的小孔观察情况。

咔嚓……

咔嚓……

可以看到三台“北河三”型机甲正在慢慢通过这条街道，后面还跟着一些天津四的影子。

狂战士屏息凝神，静待它们走过去。当所有机甲都从视线里消失之后，她这才放松肩膀，长长地出了口气。

“斥候部队么，真是帮难缠又细致的家伙。因为身体是机械，所以不会感到疲劳，也不需要休息。”

说完，她把身子往后一转，看到角宿一似乎没有丝毫的动摇，连站立的位置也没有挪动分毫。

“哼，根本就不是会不会累的问题。你们‘机甲’身上根本没有称得上‘生物’的东西。虽然你的外表是人类女性，但里面却是和我们没有半分相似的机械装置。你这个怪物……”

狂战士说完便一手环抱着两把长剑，一手枕在自己脑袋下面，侧卧在地上。

“现在我得睡会儿了，被那帮混蛋追了一整天。总之暂时是没办法从这儿出去的。”

终于找到藏身之处的喜悦和安稳唤醒了她体内那只无法抗拒的睡魔。她的鼻息很快变得平稳而悠长起来。

不知道已经过了几个小时？狂战士一下子坐直了身子。

看到蹲在自己面前的角宿一时，她不禁吓了一跳。对方已经解开了她代替绷带缠在右腿上的破布，将右手伸到负伤部位，用不知名的光线反复照射着。

“你干什么？”

狂战士猛地推开了角宿一的手。

“角宿一确认狂战士的脚上有2a级烧伤，必须尽快进行应急处理，对创口实施杀菌……”

“谁让你做这些了！不是告诉过你别管我吗！”

狂战士握紧长剑猛地跳起来，恶狠狠地瞪着角宿一。

“狂战士的态度很没有效率。此据点中的友军只有角宿一和狂战士，相互合作才是最好的选择。”

“效率？那种东西你干脆拿去喂伽奴坑道的史莱姆好了！总之我是不会让你碰我的！现在我清楚地告诉你，我最讨厌的东

西就是‘机甲’！”

“角宿一无法理解。角宿一和狂战士不都是在‘红莲之瞳战士’指挥下的友军单位吗？”

“也好……那就告诉你吧，我憎恨你们这些‘机甲’的理由。”

狂战士先沉默了一阵，随后冷冷地看着角宿一，开口说道。

“十二年前发生‘大崩坏’的时候，也就是从天空中掉下六颗红莲之星的第二天，位于北方诸国中的一个，诺尔德公国边境的矿山小镇便被彻底摧毁了……那是我的故乡。那一天，矿山突然崩塌，从坑底涌出了数不清的未知怪物，就是那些‘机甲’，你的同类。它们以矿山为中心，将方圆五公里范围内的人类尽数杀害。简直就像是在平整大地一般，毫不留情地……我的家被彻底摧毁，我的家人被屠戮殆尽，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

狂战士干巴巴地叹了口气。

“当时还不到十岁的我逃到了北方的森林里，在被冰雪封闭的广阔林地徘徊了七天七夜，只要再过一天我就会饿得瘫倒在地，成为野兽们的食粮。但我最终活了下来，是生存在边境森林里的狩猎民族救了我。他们身披熊或者狼的皮毛，勇猛过人，在战斗时绝不轻易后退，因此这些人也被称作‘狂战士（身披巨熊毛皮的人）’。尽管他们被称为边境的蛮族，为其他人所忌惮和恐惧，但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狂战士’都是些体贴和蔼的人。在被他们所接受之后，我便有了新的家人。”

说到这儿，狂战士忽然停下来闭上了眼睛。角宿一发现一个从未见过的表情爬上了她的脸颊，于是兴趣盎然地仔细盯着看。然而，狂战士那温和的微笑仅仅维持了一瞬间便彻底消失。

“那个‘狂战士之村’，现如今早已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喜欢喝蜂蜜酒的大个子养父，还有身为鞣皮高手的养母，爬树爬得比谁都高的弟弟，一个都不在了……五年以前，大举进攻森林的‘机甲’群将一切的一切全都烧成了灰烬……”

狂战士的眼睛冒出了炭火一般的红光。

“你明白吗？我曾经两次被‘机甲’夺去了家庭……”

之前一直保持沉默的角宿一终于开口问道：“这就是狂战士憎恨机甲的理由吗？”

“也不尽然……如果只是家人被杀，我也不至于恨得如此彻底。”

接着她深吸一口气。

“我憎恨机甲的真正理由是……尽管它们带来如此惊人的破坏与死亡，但却对这些暴行不抱有一丝一毫的感情……”

“‘感情’？”

“如果它们是为了‘享乐’而杀人，我当然会感到怒不可赦。如果是出于‘憎恨’或是‘愤怒’杀人，我也可以理解那种情绪，同时更加憎恨它们。但‘机甲’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既然也是机甲，应该明白吧？它们无论何时都在‘自动地’杀人！这样的凶手……无论我对它们有多么深的愤怒和憎恨，它们也完全不可能理解。听了这些，你现在能够理解我的感受了吧，角宿一？”

角宿一沉默了几秒钟——这对拥有超高速运算能力的它来说实在太长了——之后终于回答道。

“否定。角宿一无法理解‘感情’这种事物……”

“‘感情’如果没有接收对象的话，根本毫无意义……更何况你只是个靠机械装置拼凑起来的东西。就算我跟你说了这

么多，对我来说你还是跟不存在没什么区别。”

狂战士眼中已经没有了刚才的激昂，轻轻呼出一口气，一声蕴含了无尽空虚的叹息。

“也就是说，如今的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孤身一人……”

就在这时，狂战士感到角宿一那像水晶碎片般冰冷的目光中夹杂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她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感觉。

伴随着一声巨响，两人头顶的石质建筑忽然碎裂开来。

CHAPTER 2 战场

轰鸣与冲击波。

撞在脸颊上的热风。

木材被烧焦的糊味。

狂战士拼命爬出被毁坏殆尽的石质建筑地下室，直面自己的敌人。

几台像水母一样的红色机甲飘浮在眼前。“协会”的学者们将它们称为“织女星”，是一种飞行机甲。

它们和狂战士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就像追捕猎物的鲨鱼一样慢慢地把狂战士围在正中央。看到那仿佛是在做游戏一般的动态，她忽然想起了这些机甲的外号。

“浮游的恶意”。

狂战士感到自己的口中一下子变得干渴无比，一股类似铁锈的气味在胸中不断扩散。接着她嘴角一歪，冷冷地笑了笑，随后将长剑举起，为接下来的冲锋深吸一口气……

一股突如其来的强大力量将狂战士拽到了半空中，转瞬之间的迟滞过后，数条高热射线便烧穿了她刚才站立的地方。

将她的身体往上提的是角宿一。它把战友夹在腋下从低空划过，飞了好几个地区才落在一幢建筑物的阴影里。

“你个铁皮人偶！谁让你救我了！”

“如果放任不管，狂战士会死的。”

“那又怎么样！你觉得我会怕死吗！”

狂战士用力指了指自己脸上的一道褐色刀疤。

“你看好了，这道疤痕是我……”

“疤痕？”

“这是我小时候失去第一个家庭时负的伤。虽然不严重，但绝对不会消失。后来把捡到我的‘狂战士’长老曾经说过，这道伤疤和他们的族人上战场时化的妆几乎一模一样。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在死后能让瓦尔基里女武神们尽快发现自己的灵魂，是属于战士的妆容。不过，化妆和伤痕根本就是两码事……妆扮会消失，可伤口不会。这个伤疤就是我的标志。永不止歇的战斗已经深深地刻入了我的命运之中。有时候我甚至会想，说不定我也只是个偶然以人类身分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特殊‘机甲’罢了……也许它们根本就是来迎接我的，来迎接身为同类的我……”

角宿一始终盯着狂战士，最后用同样没有抑扬顿挫的声音回答道。

“角宿一否定。狂战士不是机甲，也绝对不可能变成机甲。”

“什么？”

“机甲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其他人，都没有‘尊重生命’这个概念。虽然遵循自我防卫这个原则，但这是因为创造者将这样的命令植入了我们的核心中。不像其他

种群那样天生拥有‘想要活下去’这种本能和感情。‘超兽’、‘神族’、‘魔种’、‘不死’、‘海种’、‘亚人’全都一样。它们拥有感情，并且在其支配下生存。但机甲不同。机甲会和自己的同类通讯，交换战术情报。角宿一也在执行这项工作。但这只不过是单纯的信息交换而已，完全没有人类‘对话’时的感情交流。正因为如此，角宿一无法感觉到任何其他机甲与自己有什么联系。也无法理解人类口中的‘同伴’、‘同族’这类语言所代表的东西。所以角宿一经常想……”

在狂战士看来，角宿一就像是对接下来的内容犹豫了一下似的。

“角宿一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独的……”

听到这句话的那个瞬间，狂战士的呼吸不禁一滞。

角宿一转身背对狂战士，为了捕捉一些人类听不到的音波而缓慢地转动着脖子。

“有三台敌机正从八点方向朝这里靠拢，其中有一台是第一次遭遇的机种，数据库里没有相应的资料，但威胁程度非常高。”

接着它抬起手朝反方向指去。

“这个方位的敌方单位密度较低，由角宿一负责把敌人引开，你迅速撤退。”

“等等！别自作主张！你打算牺牲自己让我一个人逃走吗！不许可怜我！”

“角宿一完全没有自我牺牲和怜悯这些概念，这是目前状况下最有效率的作战方式。”

说完它展开了后背上类似翅膀的装置，积蓄能量时的嗡嗡声随即响起。

“在神话故事中，‘创世主’割裂自己的心脏创造了七个世界。但角宿一对此抱有疑问。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充其量只是人造物品的机甲究竟是从怎样的世界而来？为什么包括角宿一在内的所有机甲都没有与那个世界相关的记忆？我们这支军团的目的是讨伐所有的‘领主’，凑齐七个‘阿尔卡纳’，让具备创世主的智慧与力量的‘红莲之王’诞生。如果有一天能够达成这个目标，角宿一有一件事想要问红莲之王。机甲到底是谁，为了什么目的而制造的。狂战士，我有一个请求。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了，请你代我问问……”

角宿一展开背后的飞行装置急速上升，很快便从狂战士的视野里彻底消失。连打声招呼的时间都没留给她。

只有寂静的废墟在狂战士的视野里不断蔓延，一股莫名的焦躁将她的整个身体牢牢包裹起来。

开什么玩笑……

狂战士来到布满瓦砾的街道，前进的方向与角宿一指示的逃生路线正好相反。

一派胡言！一派胡言！

她跨过倒塌的石柱，从堵住小巷的石板下方穿过。河里的污水没过了狂战士的膝盖，她紧紧抱住断桥的桥墩往上爬，借此来到对岸。

刚才面对角宿一的时候为什么会如此愤怒？

因为她感觉自己被彻底看穿了。在被好几台织女星包围的时候，她的头脑无比清醒。

终于可以迎来死亡了，终于可以解脱了……

可现在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会如此焦躁？为什么我会如此愤怒？

那是因为……

眼前出现了一个开阔的广场。

两台已经被彻底破坏的北河三残骸倒在地上。角宿一使用的双刃大剑深深插入

了其中一台的“眼睛”里。

金属与石料撞击时发出的刺耳声响传入了狂战士的耳朵里。她赶紧越过残骸飞奔进广场，一眼就看到了不远处的角宿一。

一种第一次见到的黑色机甲正把角宿一无情地往石质建筑里狠狠砸去。乍一看，这种机甲跟北河三很相似，鸡蛋形的身体，“X”形的眼睛放射着慑人的红光。

角宿一四肢无力，脖子也颓然垂落在胸前，就像被切断了丝线的操线木偶一样。

黑色机甲举起和身体明显不协调的巨大右臂，用尽全力又朝角宿一的纤细身体狠砸了几拳。每受到一次撞击，从角宿一的装甲上就会散射出无数碎片，浓密的银色发丝也跟着剧烈摇摆起来……

狂战士听到了什么声音。

那是雄浑的大吼。

这是“战吼”，属于战场的嘶嚎。

北方蛮族“狂战士”在向敌人发起突击时就会像这样高声大喊。胆小之人听到后会以为是来自死之国“赫尔海姆”的使者降临，转身遁逃。

谁？是谁发出了这声大喊？

是我！这声音是从我的喉头迸发出来的！

狂战士朝黑色的机甲径直冲了过去。

听到刚才那声大喊的黑色机甲以与那巨大身体极不相称的敏捷和速度转过身来，为击溃不断接近的新敌人而高高举起右臂。

整条满是废墟的街道都为之猛烈震颤起来。

狂战士往前一扑，绕过右臂的打击翻滚到机甲的脚下。随后借着长剑本身的重量和离心力尽全力朝对方的重心所在——左腿的脚踝斩去。

踝关节一下子裂成了碎片，黑色机甲无法支撑沉重的右臂砸下后造成的重心转移，当即轰隆一声倒在地上。

狂战士立刻借着石块堆的帮助跳到黑色机甲的躯体上，将长剑狠狠插入厚实装甲的缝隙，内部那些脆弱的线缆很快便纷纷被斩断。整个过程中她都不断高喊着野兽般的嘶嚎。

火花和白烟从黑色机甲的内部迸射出来，身体不甘心地蹦跶了几下之后，最终归于沉静。凶狠的红光也渐渐从“X”形的眼睛里消失。

也许“协会”的学者们总有一天会好好分析一下这一类型的机甲，然后再给它一个星座的名称。

狂战士站在仰面躺倒，一动不动的角宿一面前。眼前这团东西理应只是一些无机物的堆砌组合而已，但在她的眼中却是一幅奇特而鲜活的死亡画面。

“你是孤身一人，我也是孤身一人，但那个时候……也许你和我都不是孤独的……”

就在她低声嘟囔的时候，角宿一忽然抬起头，用眼眶中的人造亮光朝周围扫视了一圈。

“系统再启动完成。”

听到和刚才并无二致的冷淡语调，狂战士紧绷的双肩终于放松了下来。

“角宿一询问狂战士。为什么要回来？这不合逻辑。”

狂战士长出一口气。角宿一还活着这件事带给她的安稳完全超出了她的想像。

“因为有件事不告诉你就觉得心里不踏实。你的请求我拒绝，如果有事想要问‘红莲之王’，那你就自己去问。就把这当作是你战斗的理由好了……”

“明白。”

角宿一站起身，从倒在广场入口处的北河三残骸上拔出自己的双刃大剑。

狂战士忽然听到有声音由远及近，那是足以晃动地面的沉重脚步声以及轮胎的轰鸣。而且有数不清的声源交叠在一起。

“感知到敌人接近，数量众多，无法准确判断正确数量。也许是未识别机甲在机能停止之前呼叫了友军。我们已经被彻底包围，即使声东击西也没有任何效果。”

听到这些情报，狂战士无所畏惧地笑了起来。

“那能做的就只有一件事，杀出一条路来。靠我和你的力量。”

“根据角宿一的计算，生存几率为百分之零点零八。也许我们都会死吧。”

“告诉你一件事。‘狂战士’一族面对大量敌人时只会感谢神明的恩赐，因为杀死的敌人越多在瓦尔哈拉就越有面子。”



“角宿一是机甲，人类的冥府是不会欢迎我的。”

“那就不要离我太远。这样一来，死了之后我会把你也带上的。”

角宿一貌似有些惊讶了看了看狂战士的脸，这样说道。

“无法理解的概念。不过，我表示感谢。”

和角宿一一同朝敌人前来的方向走去时，狂战士忍不住问自己。

自己那时候为什么会感到焦躁无比，又为什么追上角宿一不可？

一个答案出现在了她的脑海里。

在和自己分别的角宿一身上，她切实感受到了机甲所不应具备的感情……

而且是和自己一样的……

“孤独”。

这怎么可能！真是个笨蛋想法。

摇摇头打消自己的疑虑之后，狂战士狠狠瞪着自己眼前的大群敌人，将心爱的长剑高高举起。

“上战场了！”

END



赫尔的童话

Fairy Tale of Hell

CHAPTER 1 开始

“死之国”的女王赫尔无比震怒。

粉色的脸颊气呼呼地鼓着，赤红的皮靴敲打在地板上咔咔作响，圆润的眼眶里满是泪水，小拳头不服气地左右挥舞。她就以这幅模样冲进了谒见室。

在女王之宫“埃琉德尼尔”的广阔谒见室里，办理前往“死之国”手续的柜台一字排开，老弱或是病死的亡魂们像平常那样在这里列队前行。

现在正好是位于伊拉边境的城镇和村庄大面积爆发疫病的时期，所以办理入国手续的柜台前比平时要混乱不少。

身体娇小而又任性的“死之国”支配者——赫尔女王陛下突然闯入这里，一屁股坐在房间深处的王座上，用她最大的音量喊道。

“都给我出去！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这是一声倾尽全力的大喊。

刚才还站在房间里的数千病死者一下子就从连接现世与死之国的大洞窟“格尼巴”的入口处被人给赶了出去。

在这之后，进入死之国的管理业务再度正常化大概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期间，阿格隆大陆上到处都是一脸绝望表情的丧尸，其严重程度甚至让“协会”的学者们开始认真讨论世界末日是否已经到来……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把视线转回谒见室，由于担心会受到责罚，所以挤满大厅的年轻“死神”们没一个敢出言安慰趴在王座上哭个不停的女王陛下。

这个时候，上前去安慰的是在女王陛下身边侍奉时间最长的女仆长怠惰。

看到信任的仆人走过来，赫尔一下子把头抬起来大声喊道。

“怠惰你听我说！爸爸他就算再笨也得有个限度吧！就因为总是那副样子，所以才会被叔叔瞧不起！”

赫尔的父亲是名为洛基的伟大神祇。然而，由于他有一半的血统来自与众神敌对的巨人族，所以跟其他的神多多少少有些不同，性格也比较乖僻。

有干劲的时候会坚持到底，无所谓的时候就成天无所事事。尽管据传他将率领巨人族挑战神族，揭开“诸神之黄昏”的序幕，毁灭这个世界，但现在怎么看他也不像是有心去做这件事的人。

他无论干什么都嫌麻烦。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把自己关在家里，通过阿斯加尔德的通信网络给哥哥奥丁发送满篇诽谤的匿名信。

今天也是，洛基在因思念父亲而送来午饭的赫尔面前把酒瓶夹在腋下埋头大睡，无论赫尔怎么劝，他都始终无动于衷。

现世已经发生了名为“大崩坏”的重要事件。围绕着创世主的心脏碎片“阿尔卡纳”，各种神魔灵兽的纷争已经把大地变得

无比混乱。

虽然不知道被封印在地底洞穴的哥哥近况如何，但之前一直在海底沉眠的可爱小弟弟耶梦加得最近已经苏醒了过来，并开始活动。

舞台也好，演员也好，明明都已经准备好了。

可是……

赫尔其实是个孝顺孩子，可看到父亲那胸无大志的模样，总觉得难以忍受。俗话说忍无可忍，无须再忍。而决定性的瞬间正好就是那一天，那个时刻，那个刹那。

死之国的女王擦干眼泪站了起来，她抬头看着仆人，把手叉在腰上，挺起胸膛高声说道。

"够了，怠惰！赶快准备遮阳伞和便当！然后把我扛在肩上从这里出去！这不是平常的郊游！要引发'诸神之黄昏'这种东西，有我一个人就足够了！父亲大人也一定会振作起来的！"

下级官吏"死神"们立刻忙做一团，但还是没跟上赫尔的步调。死之国的女王一旦作出决定，就绝对不会轻易更改。

就这样，赫尔在女仆长怠惰的陪伴下，撑起太阳伞，提着便当，从死之国的入口"格尼巴"来到了人间界。

CHAPTER 2 热爱死亡的村庄

赫尔拉着怠惰降落到地面上。

"外面应该是人类的世界吧。"

"正是如此，大小姐。"

"真令人期待啊。不过，我还从来没见过活着的人类。既然他们终究有一天会死，然后变成我的臣民，那么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接见一下，也算是女王的职责吧？"

"您真是太杰出了，大小姐。"

怠惰随即深深地鞠了一躬，可身体却发出了嘎吱的噪音，就好像她身体里有一片锈蚀的合叶一样。

赫尔首先遇到的是一位坐在小屋前的摇椅上，手里正在织衣物的老婆婆。由于年纪太大，耳朵不灵光，所以赫尔大喊了三声之后对方才注意到自己。

"你好，老婆婆。你好，老婆婆。能给我一杯水吗？我想泡杯美味的红茶。"

"哦，你好。你骑的这匹马还真是奇特。你从哪儿来啊，小姐？"

"死之国，我是从死之国来的。"

"啊，死之国啊！那可真是个了不得的地方！"

赫尔歪了歪脑袋。

"死之国很了不起？那地方大家不是都不愿意去吗？"

"怎么会有那种事。对像我这样的老年人来说，'死亡'简直就是近在咫尺的东西。死了之后居然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可以待，实在是太好了。"

"嗯，你说得不错。我会让女仆把茶泡好的，到时候跟你一起喝吧。"

和老婆婆一起开心地喝完茶之后，赫尔便又上路了。

赫尔接下来遇到的是在田里挥舞锄头的强壮中年人。

"你好，农夫先生。你好，农夫先生。能给我一杯水吗？我想泡杯美味的红茶。"

"哦，你好，你带着的这口棺材好大啊。你从哪儿来的，小姐？"

"死之国，我是从死之国来的。"

“什么！死之国！这可真是太好了！”

赫尔再次感到不解

“老年人的心情我很理解，可为什么像你这样年富力强的人也要赞赏死之国呢？”

“那是当然。只要能到死之国去，就能见到先于我去世的朋友和家人了，那可真是太好了。”

“嗯，你说得不错。我会让女仆把茶泡好的，到时候跟你一起喝吧。”

和农夫一起开心地喝完茶之后，赫尔便又上路了。

赫尔接下来遇到的是在小山坡上摘花的小女孩。

“你好，小女孩。你好，小女孩。能给我一杯水吗？我想泡杯美味的红茶。”

“啊，大姐姐，你搬运的这尊雕塑可真有趣。大姐姐你从哪儿来啊？”

“死之国，我是从死之国来的。”

“什么，死之国！那可真是个好地方！”

赫尔再次感到无法理解。

“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像你这样的小孩子为什么会认为死之国是个好地方呢？”

“因为只要去了那里我就能见到生下我不久便去世的妈妈了。啊，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去。”

“嗯，你说得不错。我会让女仆把茶泡好的，到时候跟你一起喝吧。”

和小女孩一起开心地喝完茶之后，赫尔便又上路了。

赫尔坐在怠惰肩膀上沿着街道往前走，不停地转动着手里的遮阳伞，心情格外舒畅。

“怠惰，这次出来旅行真是太开心了。”

“的确如此，大小姐。”

“之前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死之国’原来给了人类这样的梦想。要是一直待在‘埃琉德尼尔’里，绝对不可能知道这些。我从来没像今天这样真切地感受到身为‘死之国’的女王，肩上的责任究竟有多么重大。”

“您真是太杰出了，大小姐。”

“不过让父亲大人重新振作，以及引发‘诸神之黄昏’的决心千万不能有丝毫动摇哦，怠惰。”

“遵命，大小姐。”

又往前走了一会儿，赫尔遇到了人类的军队。一位蓄着胡子的威武将军正率领着由好几百人组成的部队在行军。

“你好，将军先生。你好，将军先生。能给我一杯水吗？我想泡杯美味的红茶。”

但将军并没有像她之前遇到的老婆婆、农夫还有小女孩那样主动还礼，而是用一种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着赫尔。

“喂，小孩儿，你究竟从哪儿来的？”

“死之国，我是从死之国来的。”

“死之国！可恶！居然是那么污秽的地方！”

赫尔无法理解。

“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那个村子的人全都对死之国褒奖有加，为什么像你这么威武的将军会讨厌那里呢？”

“哼，怎么可能会有人喜欢那种地方。这世上绝对没有愿意死的人。那个村子里的人赞美死亡的原因，要不要我告诉你？那是因为我们的国王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施行某种特殊的教育。”

“嗯？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个村子的居民全都是我国在攻打敌国的战争中带回来的俘虏。由于这一带十分荒凉，无法开垦出农田，所以就让他们住在这一带，负责开荒。你看，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到处都是农田的美丽地方。”



“我不明白。这跟赞美死亡的教育有什么关系？”

“这还用说？这样一来就能轻易地把他们杀死了。只要把所有人一个不留地全部杀掉，这块肥沃的土地就会变成王家的直辖区。”

“什么！你认为我会对如此残暴的事袖手旁观吗？我决不答应！”

“哈哈哈！我倒要看看你个小姑娘能拿我怎么样。更何况，就算不弄脏我的手，这些人也很快就会从这块土地上消失的，这是他们的宿命。”

“什么意思？”

“机甲！大崩坏以来，从世界各地的地下苏醒，随后集结成群在大陆上横行的那些机甲部队！这些机甲群中的一个已经接近到距离那个村子只有几卡梅尔的地方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引导机甲！这样一来机甲们就会自动把村民们全都杀光！好，差不多该出发了！”

赫尔惊讶地转身一看，大量的烟尘已经从村子的范围内升腾而起，数不清的惨叫混杂在风中吹入她的耳廓。

“岂有此理！”

她连忙返回村中。然而这里已经遭到了机甲群的蹂躏，地上到处都躺着村民的遗骸。坐在摇椅上的老婆婆，耕田的农夫，摘花的少女，所有人都被没有灵魂的机甲们变成了死气沉沉的尸体。

将军来到木然地看着这一切的赫尔身后，嗤嗤地笑着。

“不管怎么说，机甲还真是个方便的种族。只要给它们引一条路，剩下的事情就会自动帮我完成。”

就在这时，将军发现眼前这位少女的表情有了明显的变化。

“虽然我只在地面上待了不到一天，但在这一天里，我先后见到了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以及最丑恶的东西。美丽的是对明天充满希望的人们纯朴的笑脸……丑恶的是践踏他人之后还放声大笑的人那张可憎的笑脸……”

“那又怎么样。像你这样的小姑娘怎么可能明白，弱肉强食是这个世界的规律。”

“人类的将军，难道你没有感到羞耻吗！如果是代替国王保护臣民的人，就绝不会说出刚才那种话！”

就在这时，一支箭矢猛地刺穿了赫尔的身体。

“这是……什么？”

站在将军身侧的士兵严阵以待，纷纷把箭搭在了弓弦上。

“我说小姐，虽说有些不忍心，但如果你把我们做的事拿到其他地方去胡说，事情可就不好办了。所以你还是乖乖受死吧。”

就在将军把手一挥的同时，无数根箭矢相继被射出，全都扎进了赫尔的身体里。

但看到箭猪一般的赫尔平静地站在原地，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都吓得动弹不得。

“知道我为什么被以奥丁叔叔为首的阿斯神族众神所忌惮吗？因为我天生就一半是死者，一半是生者。我是同时紧握着生与死来到这世上的。难道你认为这些箭矢能够消灭死之国的女王吗？”

赫尔若无其事地将插入身体的箭矢一一拔出，扔在地上。

“看来你们将庞大的‘死亡’灌注到了我的身体里，不过这些‘死亡’将会变成我的力量，返还给你们。”

将军和士兵们全都铁青着脸不住往后退，寄宿在眼前这位小女孩身上的巨大威严将他们紧紧包围。

“你们都是王国的士兵，如果光荣地死去，说不定会受到瓦尔基里的青睐，有机会进入奥丁叔叔的瓦尔哈拉。不过，我现在可没有给你们这种机会的心情！你和你的部下根本不配被称为‘勇者’！我还要告诉玩弄死亡的你们一件事！那就是你们将会被送往的地方叫‘冥界赫尔海姆’，是以本女王的名字命名的‘死之国’！”

赫尔用伞敲了敲怠惰的腰，大声喊道。

“怠惰！到你服务的时间了！”

“明白，大小姐。”

两天之后，王城为搜索至今仍没有回城的几百名士兵而派出了斥候部队，而他们在这座小村里发现的，只有无数士兵惨遭剁碎的尸体，没有任何人看到那位骑在生锈的巨大拷问刑具——“钢铁处女”肩膀上的少女……

CHAPTER 3

混沌的世界

“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啊……”

死之国的女王赫尔感慨似的沉吟道。

“发生在这里的事情，好像已经超出了我的想像。是这样的吧，怠惰？”

“的确如此，大小姐。”

“要让爸爸洛基恢复活力，除了由我来发动‘诸神之黄昏’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是，为此必须彻底掌握人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对刚才在那个村子发生的事深有感触。”

“您真是太杰出了，大小姐。”

“不管怎么说，‘诸神之黄昏’是以支配世界中心的诸神为对象发动的一场巨大战争。可如今的世界里不仅有来自阿斯加尔德的神祇，还有来自其他七个世界的神魔灵兽。这样一来，‘诸神之黄昏’究竟应该对谁发动，就成了一件必须仔细调查清楚的事。在这个混沌的世界里，罪孽最深重的是‘神’？还是‘魔’？又或者是‘人’？我一定要亲眼确认这件事！好了，出发吧，怠惰！”

“明白，大小姐。”

赫尔重新跳上仆人怠惰的肩膀，撑开心爱的红色遮阳伞。

她首先去拜访的是“神”。

在由“神族”支配的“神圣王国斯佩尔拜亚”中，有一座圣山扎夫，山上建有巨大的云海神殿。

赫尔首先遇到的是一位靠着柱子流泪的女神。对方抬起头认出是赫尔之后，忍不住歪了歪脑袋。

“没想到连死之国的女王都来到了地面上，看来这个世界的混沌程度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神族的想像……”

“你好，女神。你好，女神。你为什么要

哭呢？为什么这么悲伤呢？如果可以的话，能说给我听听吗？”

“我是为一个老朋友而哭。‘断罪的天使·能天使’身为‘领主’之一前去战斗，结果却遇到再也无法复活的‘绝对死亡’……”

“你是因为失去了朋友感到悲伤，所以才哭的吗？”

“不，失去好友的确令人悲哀……可更让我伤心的是，那位朋友直到最后也没有发现自己的罪孽。”

“罪孽？”

“她正是由于不能原谅曾经犯下的一项罪孽，才为赎罪而牺牲了自己的一切。那就是用惟一绝对的神之规范去拯救世界……然而她终究没有注意到自己建立的信仰带来了比人类世界更严重的‘恶’。她死了以后，‘教团’或许依然会凭借自己的意识继续存在下去，最终变成巨大的怪物吞噬整个大陆，催生出数不清的血与泪……最终，人们或许会用最恶毒的语言来诅咒我那位老朋友‘能天使’……而我能做的，只有为她哭泣而已。”

“能问你一个问题吗？这个世界之所以变得如此混沌，是因为‘神’吗？”

“要说‘神’完全没有任何责任，显然是骗人的。但我也没有傲慢到将所有责任都推给‘神’的程度……‘神’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可以确定的只有这件事。”

赫尔听完后便转身离开了圣山扎夫。

“应当受到制裁的不是‘神’。他们只不过制造了一个开端。为这个世界带来混沌的另有其人。好，我们继续去确认这件事吧，怠惰。”

“遵命，大小姐。”

赫尔接下来去拜访的是“魔”。

在由“魔种”支配的“魔界王国卢克萨利亚”里，魔城卢克萨利亚坐落在王都希维拉达中。赫尔见到的是没有主人的空荡王座。

“这是怎么回事，怠惰。”

一个黑影从王座的背面站了起来。是位身穿黑色甲胄，手持长剑的英俊剑士。

死之国的女王赫尔立刻明白他是“不死种”生物。

“真少见，你就是‘暗黑骑士’吧。特许你向死之国的女王行礼。不过，你得把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

暗黑骑士在赫尔面前单膝跪下，轻吻一只小手的手背，就向在对一名贵妇人行礼一般。

“初次见面，赫尔女王陛下。下面我就来说明这里发生的事。‘魔界公爵夫人·别西卜’在数天前被第七‘领主’讨伐了。”

“在我看来，你应该是与别西卜缔结契约的使魔，真不可思议，你是怎么逃过‘绝对死亡’的？”

“‘领主’被消灭时，使魔理应跟着灭亡，而且是无法再次复活的‘绝对死亡’……这就是得到了‘阿尔卡纳’之力的人必然要面对的宿命。不过，由于我在几天前已经不再是别西卜的使魔，切断了与阿尔卡纳的联系，所以才没有受别西卜的灭亡影响……”

“你还真是幸运。”

“幸运？我真的拥有那种东西吗？尽管是为了守卫主君，但我毕竟在别西卜麾下效命多年，是个十足的大恶人。但都多亏一个小魔女和跟随她的小小军团，让我下定决心断绝与别西卜的关系。之后，为了偿还我曾经犯下的罪孽，我决定赌上一条命向别西卜挑战，而这也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然而，我最终还是没能实现我的愿望……”

“暗黑骑士，你就是因为对此感到遗憾才留在这里的吗？”

“不……我的确已经无法赎罪，报仇无门。但更让我感到心惊肉跳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从城外传来的某个声音。”

“外面的声音？说起来，外面还真是热闹啊。一大群人点着火把，高声歌唱。别西卜死了之后，人们都很高兴吧？”

“此刻在城外上演的悲剧比别西卜统治时还要悲惨。之前这个国家的人为了让自己能活下去，经常外出狩猎同类，将捉到的人当作活祭献给别西卜。然而现在别西卜不在了，狩猎者和被狩猎者的位置完全颠倒了过来。曾经追捕过同类的人如今被满怀报复之心的同胞猎杀、处刑……”

“真是不可思议……明明是自相残杀，为什么他们还要高声歌唱，点亮火把？为什么歌声中竟然充满希望？”

“因为他们没有发现，真正的‘魔’就住在他们心中……所有人都坚信自己是绝对正义的，就像我一样……和四百年前因为轻信谗言而把灵魂卖给黑暗的我一模一样。那里满是曾经的我，所以我才躲避在这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暗黑骑士，我现在以死之国女王的名义问你一件事。创造出这个混沌世界的责任，究竟在不在‘魔’身上？”

“女王陛下，我诚恳地回答您。‘魔’的确是原因之一。但如果只有‘魔’，这个世界也不会变成如今的样子。”

“感谢你的答案，暗黑骑士。祝愿你能尽快找到新的人生道路。”

赫尔领着怠惰走出了魔城卢克萨利亚的大门。

“应当受到制裁的看来也不是‘魔’。他们只不过制造了一个开端。为这个世界带来混沌的另有其人。”

“明白，大小姐。”

“快看，是恶魔！带着怪物的魔女！”

刚刚来到大路上，赫尔便被手持武器的人类包围了起来。

“可不管怎么看都是小女孩啊？”

“别被骗了！不要被它们的外表迷惑！”

“要怎么样才能让她露出本来面目？”

“扎夫教团的祭司说过！应该用绳子把她捆紧扔到水里！人类会径直往下沉，魔女则会浮在水面上！”

“那我们来确认一下！”

赫尔那张可爱的脸随即变得有些阴沉。

“哼，连‘不死种’和‘魔种’都分不清的你们，居然想抓住我扔到水里去？你们用这种方法到底鉴别了多少‘恶魔’或是‘魔女？’”

听到排头那位手持长矛的男子报出数字后，赫尔当场怒不可赦。

“真是愚蠢的人类！像你们这种东西，连一只真正的恶魔也别想杀死！真正的魔女又怎么可能会被你们给捉住！你们迄今为止杀死的，全都是和你们的一样的，最纯粹的人类！”

面对她的怒斥，手持武器的男子们纷纷失去了刚才的气势，止不住地往后退。

赫尔用遮阳伞敲了敲仆人的腰，高声命令道。

“怠惰！到你服务的时间了！”

“明白，大小姐。”

死之国的女王赫尔终于知道了将混沌带到这世上的罪魁祸首。

人类！

人类！

卑鄙愚蠢的人啊，感受这份恐惧吧！

这一天的这个时刻，赫尔终于知道了代表着世界末日的“诸神之黄昏”，究竟应该以谁为对象发动。

忽然，从远方传来阵阵惊雷的轰响。

一开始很细微，随后渐渐变得明显起来。

赫尔也好，人类也好，全都侧着耳朵仔细倾听着。

这是大地在轰鸣。有一个巨大的，沉重的，数量众多的集团，正朝着王都希维拉达的中心部涌来……

CHAPTER 4

赫尔的决心

等赫尔恢复意识的时候，发现四周一片漆黑。

“太暗了。怠惰，把灯点亮。”

话音刚落，娇小的女王便想起自己并非身在位于死之国的宫殿埃琉德尼尔，这里自然也就不是她的寝室。

静静地点燃蜡烛之后，赫尔看到有几张脸正望着自己，都是些很幼小的孩童。

“这儿是哪儿？你们又是谁？”

一位大概十二、三岁的，比其它孩子稍稍年长一些的小姑娘回答道。

“这里是希维拉达的下水道，我们都是些没有亲人的孩子。”

听到她的回答，赫尔集中注意力嗅了嗅空气的味道，看来的确是下水道。

“你们就住在这儿？”

“嗯。这座城一直都被别西卜支配着，我们躲在从城镇延伸出来的下水道里，躲过了之前的‘活祭狩猎’。现在则为了躲避‘魔女狩猎’而藏在这儿。”

“那我为什么跟你们在一起？”

“你卷入了那些家伙的袭击中，被撞得飞了起来。可能是脑袋不小心受到重击，自那以后你已经昏迷了三天。”

“那些家伙？”

“不记得了吗？机甲。成千上万的机甲涌进希维拉达，大人们死的死，逃的逃……说起来当初还真叫人担心，你的身体冰凉，脉搏也时有时无，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

“我从生下来开始就是这种半生半死的状态。对了，怠惰哪儿去了？我的女仆呢？”

“女仆？”

“一个生锈的巨大‘钢铁处女’，长着手和脚。”

“啊，那个啊……它拦在进入这个地方的入口前，多亏有它在机甲们才没办法进来，真是帮了大忙。”

“能带我去看看吗？”

赫尔由少女领着，朝迷宫般错综复杂的地下水道走去。到处都聚集了一大群小孩。他们用破布在下水道的墙壁、凹陷处搭起一个个小房间，作为饮食起居的场所。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里的居民不光只有孩子。

“吓了我一跳……史莱姆？史莱姆没有捕食人类，反而和小孩子一起玩？这是怎么回事？”

“哦，原来那个东西叫史莱姆啊？随便给一些废旧物品，它就立刻变得和我们熟络起来。因为这东西可以在黑暗中发光，所以大家都很爱护它。”

“另外，那不是丧尸么……”

“那是乔纳森，胆子太小，据说老是被其他丧尸欺负。有时候我们会把一些力气活交给他。”

接二连三在赫尔面前出现的地下世界居民让她忍不住睁大了眼睛。

曼陀罗草根和孩子们在一片黑暗中玩捉鬼游戏；一个孩子正和浮在半空中的骷髅幽灵闲聊；一只小精怪靠在裂纹密布的墙壁上进行着修补工作。

“对你们来说，它们不都是敌人吗？”

“任何种族都有落单、离群的成员，也有一些是因为受不了别西卜的暴政而逃到这儿来的，之后还有一些则是为了躲避人类发起的‘魔女狩猎’。等到机甲开始在地面上大肆破坏，这里又多了一批居民，这里的成员全都是这样来的。”

“真是不可思议。我在外面的世界里看到了许多来自七个世界的神魔灵兽之间的纷争，可为什么在这儿却一片平和呢？简直就像遵从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秩序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也觉得害怕，可很快就习惯了。说不定，所有种族原本就是可以和平相处的。”

“所有种族都和平相处？”

“因为这个世界实在太小了。一旦发生争端，谁也活不下去。有传言说打败别西卜的第七‘领主’就是人类，但却率领着由各个种族的‘使魔’组成的军团。说不定那个人也是这么想的。”

“这样啊……”

“啊，已经能看到外面的亮光了。那个塞住入口的铁皮工艺品是不是你说的怠惰？”

赫尔走出干涸水道尽头的排水口，看到三天不见的心爱女仆就立在自己面前。

“要走了吗？”

“嗯。我还有必须要完成的使命，有机会再见。”

说完，她便跳到怠惰的肩膀上坐好，命令仆人朝仍然有机甲部队来回巡逻的城镇走去。

在城市的中央位置有一座崩坏的高塔，赫尔此刻已经爬到了它的最顶端。她怀抱着双膝坐在地上，任凭扎着双马尾的耀眼金发在空中飞舞，同时不断叩问自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怠惰。我是为了帮父亲大人引发‘诸神之黄昏’才来到地面上的，这个决心没有丝毫的动摇。可是，究竟应该以谁为发动的对象，我现在真是一点儿头绪也没有。听了那位少女的话，我觉得也不能一概而论，就此认定人类的罪孽最为深重。我整个人都犯迷糊了，是这样的吧，怠惰？我是不是非常迷惑？”

“的确如此，大小姐。”

“从前，在描述我们的神话故事中，‘神’总是正义的，‘魔’总是邪恶的，二者之间决不让步，决不妥协。而且世界也必然会在神与魔之间的战争中迎来末日……是这样的吧，怠惰？”

“的确如此，大小姐。”

“所以创世主才会把自己的心脏分成七块，制造出七个世界，让各个种族无法接触，我觉得事情应该是这样的。而当七个世界合为一个之后，理所当然地，我坚信世界末日已经开始。可是，在下水道里看到的情景让我的这份自信产生了动摇……进而产生一个十分奇怪的想法。说不定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世界末日，反而会诞生一个‘神’也好，‘魔’也好，都不曾想像过的崭新世界。”

“遵命，大小姐。”

“怠惰，你……说起来，你老是回答同样的话。你究竟有没有好好听我讲的是什么啊？”

“您真是太杰出了，大小姐。”

“……”

赫尔就这样一刻不停地想着。到底过了多长时间？当太阳就快要落山时，她看到身下这片城镇废墟的另一端掀起了阵阵沙尘。

站起身的死之女王眼中已经没有了丝毫的疑惑。

“我决定了！怠惰！”

CHAPTER 5

新的神话

在化为废墟的街道中。

有两位战士一边与数不清的机甲交战一边向前狂奔。严格说来，她们并不是“两个人”，因为其中一名战士是如假包换的机甲。

她们是狂战士和角宿一。

两人凭借天衣无缝的配合破坏了一台又一台拦路的机甲士兵，不断朝前冲去。

不过她们也知道，自己正逐渐陷入愈发不利的境况之中。朝“两人”涌来的机甲数量在不断增加，狂战士的疲劳程度随之不断上升，而角宿一的精密机械躯体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故障。

“看来到此为止了……”

狂战士嘴角一歪，无奈地笑了起来。角宿一随即用毫无抑扬的声音应和道。

“同意。已经感知到敌人的增援部队正在接近。我们突破包围网与同伴汇合的可能性只是一个小数点以下的数字……”

“切。我知道这是事实，但你就不能说些鼓舞士气的话么。比如‘加油啊，再坚持一下就成功了’，“友军不会丢下我们不管”之类的。”

“角宿一体内没有‘士气’这种不合理的参数。”

“真是让人‘心情平静’的回答，简直让人‘大受鼓舞’啊。”

“听到你这样说，角宿一很高兴。”

忽然，一个巨大的黑影从天而降，划过两人的头顶。一台正准备朝她们攻击的“北斗六”当即变成了一堆废铁。

“怎么回事！刚才飞过来的是什么东西？新敌人？”

“数据库里没有该单位的资料，注意警戒。”

狂战士和角宿一死死盯着立足于烈焰之中的“钢铁处女”和从它躯体上延伸出来的丑陋手脚，当然，坐在这尊刑具肩膀上那位打着红色遮阳伞的少女自然也得严加提防。“两人”不约而同地举高了手中的武器。

“尽管放心，我不是敌人，而是为了救你们才来的。”

“救我们？”

“你们都是第七‘领主’的使魔吧？我以死之国女王赫尔的名义拜托你们一件事。带我到你们的‘领主’那里去。”

狂战士一时语塞。角宿一面对自己的电子大脑无法理解的情况，也跟着变得沉默起来。

“别说些没头没脑的话！你到底想干什么，小个子！”

“这种无礼的举动我暂且理解为源自你的无知，并给予原谅。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为了引发能终结世界的‘诸神之黄昏’。可是，我也明白这个世界还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因此，我决定先拯救这个世界。好了，你们愿意做我的向导吗？作为谢礼，我会让女仆泡一壶美味的红茶给你们喝。”

在哑口无言的两人面前，赫尔坐在怠惰肩上转了转娇小的身体，眺望着这个朝远方无止尽延伸的未知世界。

一想到一个没有任何人传颂过的崭新神话即将在远方诞生，她那极少动弹的心脏竟罕见地猛烈跳动起来。

“真是太好了，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END

摘自 LoV.net连载小说《女人的神话》





光环 丰饶星战役

原著/JosephStaten　译/小乖的小布头

第十七章

丰饶星·2525年2月22日

站在格莱德希姆磁悬浮轨道终点站倾斜的金属屋顶上，埃弗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异星人战舰的全貌——一个犹如眼泪般的紫色金属悬浮在小镇西北边的麦田上空。透过金色的太阳眼镜，他看到亮白色的等离子光束从异星人战舰的舰首倾泻而下，被光束洗劫过的大地上空到处弥漫着炙热的离子化蒸汽，异星人战舰就这么不慌不忙地蒸烤着地面，慢慢向前推进战线，所到之处生灵涂炭，一片狼藉。

他们从两个小时之前开始行动，

数百道漆黑的烟柱沿着异星人战舰烧灼后的道路腾空而起，每一道烟柱都意味着一户人家被连人带屋烧了个精光。埃弗里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无辜的平民死在了异星人对丰饶星所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中，但看样子数量绝对不少。

“发现敌人踪迹。”从埃弗里头盔内置的耳机中传来伯恩斯夹杂着静电噪音的警告，“终点站旁边的高塔上有情况。”

红色屋顶的终点站坐落在格莱德希姆镇上最繁华的中心大街旁——那里到处都是宽敞的豪华别墅，购物中心和各式各样的餐厅坐落在街道两旁，街道中央甚至还有一座三层楼的漂亮酒店。在大街的东边，密密麻麻地聚集着好几十家君特机器人维修商店和农用器械维修商铺。

埃弗里举起突击步枪，透过瞄准镜继续观望着。他看到为整个格莱德希姆小镇供水的高塔上有一对铁锈色的昆虫一般的东西正在上窜下跳。

“这里到底还他妈有多少这样恶心的家伙啊？”伯恩斯抱怨道。

这些昆虫一样的东西闪动着背后半透明的翅膀飞行着，埃弗里透过瞄准镜仔细观察它们，这些家伙的翅膀是从肩部硬壳下面延伸出来的，铁锈色让这些虫子和锈迹斑斑的高塔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直到现在为止，情况都在掌控中，至少普通市民们无法将这些虫子和高塔区分开，他们一旦发现了这些巨大的虫子，事态就会逐渐失控。

在终点站和中心大街之间的空地上，蜷缩着近两千名惊恐的难民——他们都是从异星人轰炸中侥幸逃生的格莱德希姆普通农户。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异星人无情地化为灰烬，一些市民们痛不欲生地哀嚎起来，而大多数人则是充满恐惧，一言不发地蜷缩在一起，他们已经彻底绝望了。

“上尉，我们发现了敌人的踪迹。”埃弗里望了望庞德所在的终点站大门方向，“请求批准干掉它们。”

通常情况下，终点站几乎是完全开放的，不用专门派人进行守卫。整个终点站只是被一圈低矮的金属栅栏包围着，在大门那里则有两盏模仿煤气灯造型的钠蒸汽照明灯。上尉把兵营里的一辆疣猪运兵车开过来堵住了大门，而身着绿色军装、肩挎MA5突击步枪的AB小队新兵们则分散在终点站的四周。

“否决请求。”庞德僵硬地抬起头来看了看埃弗里，“一旦开火，势必引起民众更大的恐慌。”

虽然上尉穿着制服，但埃弗里还是可以看出庞德身体的异样。先前那个身穿金甲的异星锤头兵一锤打断了庞德一半的肋骨，甚至连假肢都被那力道十足的一击所彻底击碎。迫不得已，庞德只好扔掉了已经残破不堪的假肢，而希利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高超的技术去进行修复。

“那些看起来像是虫子！”埃弗里坚持道，“他们的动作非常灵巧。”

“你说什么？”

“那些家伙都长着翅膀，还有长长的肢体，看起来就像是大号的昆虫。”

“它们携带了什么武器没有？”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它们有什么武器，不过它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可以将我们所处的整个区域尽收眼底。”

“既然他们只是想看看我们而已，那就随他们去吧。”

埃弗里咬了咬牙道：“遵命，长官。”

一辆运货车从北面慢慢驶进终点站，通常那些有着三个轮子的重型君特机器人都在大门那里忙着装卸货物，但是今天在麦克的帮助下，埃弗里和伯恩斯将这些君特装卸用机器人部署在围栏和终点站大门中间一字排开，每个机器人都高举着长满尖刺的耙叉，如同举着刺刀的战士一般。这道钢铁防线完美地将那些惊慌失措的人堵在了大门之外。

“好了，达斯！”庞德命令道，“现在可以让难民们通过了。”

1/A小队的队长踩下油门，阻挡在门口的疣猪运兵车慢慢向后退去。直到车子的前轮和照明灯之间大约留出能够容纳四个成年人通过的空隙时，达斯才将车子停了下来。

“我再次提醒大家！”麦克通过终点站的扩音喇叭对难民们说道，“大家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惊慌和拥挤，有序地进入车站，这样我们就可以尽快将每个人都运抵安全地点，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配合。”

埃弗里隐隐约约看到人工智能的形象出现在上尉手上的便携式投影器上，人工智能玩弄着自己的牛仔帽，指引难民们前往对应的乘车地点。难民们慢慢地向前挪动步伐，站在一旁的民兵们时刻不敢放松警惕，每个人都紧紧握着手中的突击步枪。

“异星人的战舰现在是什么情况？”庞德问道。

“到目前为止，那个大家伙还保持着同样的速度和航向，朝小镇方向驶去。”

“很好，现在到大门那里和我碰头，伯恩斯，你也过来。”

“长官？”埃弗里问道，“我们该拿那些该死的虫子怎么办？”

“告诉你队里的狙击手提高警惕，然后马上下来和我碰头。”

埃弗里把突击步枪挎到肩膀上，然后沿着房顶的金属层块一路小跑来到了一个蘑菇状的通风口前。

“我们在水塔那里发现了敌人的踪迹。”埃弗里对隐蔽在这里的杰肯斯和佛希尔说道，“在我下达进一步的命令之前，密切注意这些家伙的动向并随时向我汇报。”

屋顶陡峭的斜面根本不允许两名新兵跪下或者蹲下隐蔽在这里，他们只能把武器放在通风窗口上，然后静静地守候在一旁。尽管这样有碍于狙击杀敌，但至少两个新兵在这里可以将整个院子的情况尽收眼底，同时也可以随时观察水塔那边敌人的最新动态。

“下士……”杰肯斯欲言又止。

“嗯？说吧。”

“那艘异星人的战舰，它现在正沿着浅水湾大道向前推进，对吧？”杰肯斯满脸愁容，心事重重地抬起头来看着埃弗里，“麦克看到有什么人从大道那边朝这里逃过来吗？”

“我一会儿就去问他。”埃弗里保证道，“不过现在你必须要保持警惕，一刻也不能分神，明白吗？”

“明白！”杰肯斯喃喃道，“谢谢你，下士。”

佛希尔不安地瞅了埃弗里一眼。

我懂，我懂，埃弗里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他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了另外一对飞虫从西边飞到了中心大街一个写着“艾达商铺”的广告牌上，埃弗里伸出手来指了指那对新出现的虫子，示意佛希尔注意它们的动向。

“十点钟方向发现两个敌方目标。”佛希尔说道，“你看到它们了吗？”

“是的。”杰肯斯艰难地咽了下口水，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瞄准镜上，“是的，我发现他们了。”

埃弗里伸出手来轻轻拍了拍杰肯斯的肩膀，然后慢慢退到了一旁。

当一星期之前特恩通过广播通讯向丰饶星的居民告知了异星人到来的消息时，几乎没有人想到那些异星人会来攻击格莱德希姆小镇。实际上，尽管总督使用了空前绝后的全频道广播——丰饶星上的所有公共或私人频道都会被强制播放总督的警告——但绝大多数丰饶星居民听到演讲后的第一反应都是莫名和质疑，虽然特恩在广播中一再要求所有居住在奥特加德之外的丰饶星居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首都，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人响应总督这突如其来的迁移警告。

特恩不得不向公众们播放了一段经过精心剪辑的会谈影像，看到已经近在咫尺的威胁后，公众的情绪迅速被愤怒与不安所点燃。

“总督对这件事已经隐瞒多长时间了？”愤怒的丰饶星居民们奔走相告，“他是不是还隐瞒了更多的真相？”

丰饶星殖民议会的议员们也和公众站到了一起，他们要求总督立刻公布他和异星人接洽的具体细节，否则立刻启动弹劾程序。这些政治上的小把戏只会浪费时间而已——自从会谈不欢而散之后，异星人蹲在自己的战舰中已经有一星期之久了，直到他们今天突然从丰饶星高轨道上突然径直朝格莱德希姆小镇驶来。

局势的急转直下几乎让特恩感到绝望，他不得不发布了一条撤离命令，但还是收效甚微。那些居住在格莱德希姆小镇周边地区的居民们不仅仅是移民到丰饶星（丰饶星是人类所有殖民地中最为偏远的一个），同时还选择了居住在丰饶星上最为人迹罕至的一个定居点上——这里几乎是人类所能到达的最为偏远的地区了。这些居民的独立性都非常强，他们通常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外人打扰，并坚信凭借一己之力就可以创造出美好幸福的生活。而今天，他们不得不为自己坚持独立自主和坚定的信仰而付出昂贵的代价。

新兵们足足花了三个小时才从位于议会大厦草坪上的临时露营点乘坐货运列车途经四号磁悬浮轨道线来到格莱德希姆小镇，这里是遭到异星人袭击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杰肯斯父母所居住的地方，是他们的家。

埃弗里顺着梯子从屋顶上慢慢滑下，然后折回终点站大门前。等候在大门前的难民已经排成了一条长长的队伍，父母们拿着背着股鼓囊囊的行李箱，孩子们仍然在欣赏自己小小背包上的卡通图案。埃弗里注意到，一个大概只有三四岁的金发小姑娘甚至还穿着睡袍，她调皮地瞪大眼睛，朝埃弗里做了一个鬼脸，她的父母一定费劲全力才没有让这场席卷整个星球的恐慌蔓延到孩子的身上。

“我很抱歉，戴尔，但是一人只能携带一个包裹。”麦克说道。他站在终点站入口处的全息投影器上，检查着难民的行李携带状况。

希利和1/B小队的新兵们此时正在入口处忙于分类难民的行李。

“哦，我想起来了，另外一个包是替我们可爱的利夫带的，对吧？”麦克朝躲在掂着两个大包的父亲身后的一个头发乱糟糟的小男孩眨了眨眼，“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麦克安慰着大家。

假如一名农户的君特机器人出现了什么故障，或者他不小心把自家用于灌溉的引水渠弄坏了，麦克总是会第一个出现在那里帮助农户们解决这些细小而繁琐的问题。通常情况下，还没等农户本人意识到出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麦克就已经乐呵呵地开始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了。所有丰饶星上的居民都喜欢麦克这个和蔼可亲的大叔，此时此刻，他的出现远比民兵和他们手中的步枪更能安抚难民们紧张的，情绪。但奇怪的是，在这紧要关头他好像不怎么情愿现身于此。

在民兵部队启程开赴格莱德希姆前的例行通报会上，麦克就表明了自己希望能够在“幕后”帮助难民们逃离小镇的愿望，但埃弗里还是察觉到了一丝异样，麦克的声音失去了往日的活泼开朗，变得僵硬呆板起来，他那招牌似的幽默性情也一同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异星人入侵的悲剧性事件让麦克对死难者感到伤心难过，但是埃弗里总感觉这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欧·西格宁少校和麦克相处的时间要比自己多得多，也许她知道一点麦克性情突变的真相吧。

埃弗里穿过大厅中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出终点站大门，伯恩斯和庞德上尉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了，等到埃弗里走到近前，上尉才近乎耳语一般地低声宣布道：“麦克手下的一些君特机器人发现一个车队正在朝着葡萄园行驶而去。”

“一共有多少车辆？”埃弗里问道。

庞德扭头转向麦克，人工智能一定在旁边监听他们的对话，他朝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妇女点头示意后，“不经意”般地伸平了手掌——一共有五辆车子。

埃弗里刚才在屋顶时可以看到葡萄园那边的情况，广袤整齐的葡萄种植园以小镇为中心向四周几近无限地辐射开来，葡萄园大多数新鲜采摘的葡萄以供日常食用，少部分则可以储存起来进行酿酒。

埃弗里清楚，开车前往葡萄园的人希望避开大路，在葡萄种植地里悄悄从异星人的眼皮底下溜回小镇。在此盛夏时节，葡萄园的种植土壤应该已经被晒干并完全硬化，难民们应该能顺利到达小镇。但是既然上尉心事重重地叫自己下来，那么一定是出了什么意料之外的麻烦。

“除了难民的车子，麦克还发现了两艘异星人的运输舰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庞德说道，“那些飞船和我们在植物园里见到的同属一类。”

“他妈的。”伯恩斯咒骂道。

“带上这辆疣猪，看看我们是否还能赶得及在异星人大开杀戒前做点什么吧。”上尉伸着脑袋看了看前面拥挤不堪的人群，“不过你们千万不能耽搁太长时间，再来一辆货车，我们就能将这里所有的难民成功转移到奥特加德了，到那时我们也要一起撤离。”

“发现杰肯斯家人的行踪了吗？”埃弗里开口问道。

庞德扭头看了看麦克，人工智能不仅一直在和进入车站的人群打招呼，他还在利用车站四周的监控摄像仪检查人们的脸部信息并和杰肯斯家人在丰饶星人口普查数据库中的档案进行比对。麦克遗憾地摇了摇头——没有发现。

“让我们祈祷杰肯斯的家人现在就在车队中吧。”上尉话音刚落，一枚

等离子炮弹落在了距离小镇不远的居民区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呼啸着席卷而来，“我们必须马上离开，无论最后的那队难民是否能及时赶到这里。”

不到一分钟后，埃弗里和伯恩斯就驾驶着疣猪运兵车风驰电掣般地开上公路向西驶去。埃弗里负责驾驶车辆，伯恩斯则紧紧抓住车后那挺M41防空转轮火神炮（LAAG），尽管火神炮能将一般的小型目标轻松撕裂，但是和异星人运输舰上那威力十足的等离子炮台相比，它只不过是一件小孩子过家家用的玩具而已。

埃弗里根据麦克上传到疣猪挡风玻璃上的全息地图在公路旁边的仓库区转来转去，那些巨大的建筑几乎完全挡住了下士观察异星人运输舰的视野，终于埃弗里一个急转弯驶出了仓库区，然后重重踩下了刹车。

埃弗里和伯恩斯都被眼前的景象所惊呆了，一艘异星人的运输舰盘旋在葡萄园上空，而在它正下方不远处，也就是小镇和葡萄园中间的一片红土空地上，一辆小车和一具大货车的残骸还在剧烈地燃烧着，两辆车子的车门都已经打开——难民们在车子被击毁之前试图逃离——但是他们都没能成功，埃弗里看到空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具血肉模糊的人类尸体。

埃弗里隐约看到有什么东西从大货车的货柜上跳了下来，在引擎燃烧的火光下显得异常夺目——埃弗里定睛一看，正是在植物园领头的那个拿着一把巨大锤子的金甲异星人，这家伙一手拿着一个公文包，一手握着一具难民的尸体在车子的残骸前面踱来踱去。异星人把公文包和难民的尸体一起扔到地上，然后弯下腰来用爪子撕开公文包翻找着什么，这个大家伙显然还没有注意到两名下士的出现。

“我们来得太晚了。”伯恩斯咬牙切齿道。

“还不算太晚。”埃弗里看到刚刚被金甲异星人扔到地上的“尸体”动了起来——异星人一把抓起那个挣扎尖叫着的瘦弱男子的脖子，将他提了起来，“这里还剩下一个幸存者。”

伯恩斯紧紧握住了转轮机炮，“让我们给这个一身金光的狗娘养的一点惊喜吧。”

埃弗里死死按住疣猪号的鸣笛按钮，呼啸的笛声完全盖过了异星人运输舰上反重力单元所发出的诡异哀嚎，异星人循着声音抬起头来，恰巧和伯恩斯四目相对。转轮机炮十二点七毫米口径的子弹如暴雨般倾泻在异星人的身体上，在他的护盾上溅起了一阵阵蓝色的能量波纹。异星人步履蹒跚地向后退去，埃弗里本以为伯恩斯马上就能搞定这个该死的杂种，眼看着这家伙马上就要跌倒在地，突然异星人向旁边一个侧滚躲到了小汽车的后面，一大群飞虫从空中盘旋的异星人运输舰里蜂拥而出。埃弗里尽力控制住车子的平稳好让伯恩斯能够更好地瞄准那些该死的飞虫。但是突然，埃弗里用眼睛的余光瞟到一旁金光一闪。

“抓牢！”埃弗里喊道，急忙给车子挂上倒档，狠狠地踩下了油门，还没等疣猪运兵车向后退出几米，那个一身金甲的异星人便咆哮着冲入公路中央，它愤怒地嚎叫着，狠狠抡下手中巨大的锤子。异星人这一锤子可是威力十足，疣猪的引擎盖和绞盘都被砸成了两半，所幸疣猪的引擎本身没有受到什么损伤，这劲道十足的一击差点将整辆车子

掀翻在地。

“碾死这狗杂种！”伯恩斯高喊道，疣猪运兵车剧烈地抖动着，下士竭力扶正转轮机炮的枪口。

埃弗里已经重新挂好了车档，疣猪运兵车呼啸着朝前冲去，狠狠地撞在金甲异星人的胸口，运兵车带着异星人一同冲到了那群漫天飞舞的异星飞虫当中。一只异星飞虫撞碎了疣猪的挡风玻璃，顿时化为了一团血肉模糊的烂肉，埃弗里的护目镜上也被糊上了一层芥末色的液体，埃弗里抓下护目镜扔在一旁，又有一只飞虫尖叫着飞了过来，它一把扑到支撑转轮机炮的锥形炮塔上，张牙舞爪地杀将过来。

“该死的虫子，都他妈给我死远点！”伯恩斯咒骂道。那些虫子挥舞着锋利的爪子，企图砍掉下士的胳膊。伯恩斯的胳膊已经被异星飞虫划出了一道伤口，虽然伤势并不严重，但是伯恩斯仍然为自己挂彩而感到雷霆大怒，他掉转炮口将那只该死的虫子轰成了碎片。现在疣猪运兵车带着两名下士已经冲出了异星飞虫的包围，伯恩斯满意地操起机炮朝那些虫子尽情地宣泄心中的怒气。

还没有尽情地驰骋多久，疣猪运兵车又一次突然停下——这次刹车的惯性是如此之大，埃弗里的下巴都快撞到自己的胸膛了，挡风玻璃上飞虫的烂肉也被甩飞出去。这次刹车是埃弗里有意而为之——他驾驶疣猪冲到了小车的右边，恰好将身穿金甲的异星人夹在了两辆车子中间。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异星人现在痛苦地哀嚎着，他的锤子掉落在身体旁，现在只能赤手空拳面对两名下士，狠命而绝望地锤击着疣猪的引擎盖。

“你还在这里等什么呢！”伯恩斯朝着埃弗里大喊道，后者拔出手枪对准金甲异星人的脑袋，却迟迟没有开火，“快杀了这个该死的杂种！”

但是埃弗里最终还是没有扣动手枪的扳机，他抬起头来，不屑地望了空中的异星人飞船一眼：“来一炮轰掉我的脑袋啊？只要你敢，我保证拉这个金甲杂种一起上路。”

异星人运输舰上的炮塔始终对着地面上的疣猪运兵车，蓝色的等离子能量球在两端分叉的炮口里闪闪发光，但无论是什么东西在里面操控着炮台，它都注意到了埃弗里的警告，炮塔始终没有开火。

“伯恩斯，把那个幸存者拉上车来。”

“你难道疯了吗？”

金甲异星人停止了疯狂的锤击，它死命推动起疣猪运兵车裸露的发动机来，试图让自己脱离这两车相夹的困境。埃弗里又给车子加了一点儿油，疣猪飞速旋转的后轮深深陷入了葡萄园的泥土中，车身将金甲异星人夹得更紧了。

“快点儿！”埃弗里高声喊道。

异星人停止了疯狂的锤击，转而痛苦地嚎叫起来。伯恩斯从疣猪车后的机枪塔上跳下来，快步来到受伤市民身边。异星人运输舰上的炮塔在他和埃弗里之间来回旋转着，却迟迟不敢开火。伯恩斯帮助那个受伤的男人站起身来，然后架着他的胳膊将他扶到了疣猪的乘客座位上。

“放心吧，你会没事的。”伯恩斯扣住男人位子上的安全带，埃弗里扭过头来对他安慰道。眼前的这个男人几乎赤身裸体——只穿了一件拳击短裤和一

件几乎已经被烧化了的白色背心，他的脸上和手臂上到处都是二级或者三级程度的烧伤。男人抬起头来，挣扎着想要说些什么，埃弗里朝他摇了摇头，“没事儿，放松点，尽量保存体力。”

“我上来了。”伯恩斯重新端起了机炮，“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埃弗里狠狠地盯着眼前的金甲异星人，“一会儿我油门全开，你立刻把这个狗娘养的脑袋打爆。”

伯恩斯咕哝道：“一言为定。”

埃弗里狠狠地踩下油门，疣猪运兵车猛地向后一退，金甲异星人重新哀嚎起来。他瞄到一眼异星人身上的伤势，对方的右腿被撞得血肉模糊，腿上的盔甲被疣猪撞得粉碎，两根骨头裸露在鲜血淋漓的伤口外面。

异星人的伤势虽然严重，但正是腿上的重伤，救了它一命——就在伯恩斯瞄准它的脑袋开火时，这个家伙恰巧因为腿力不支而一下子跌到在地，从而躲过了脑袋开花的悲惨命运。埃弗里操控着疣猪急速掉头，速度之快以至于伯恩斯根本无法重新瞄准已经倒地的异星杂种。就在这时，空中的异星人运输舰也开起火来，一串串等离子炮弹在飞速行驶的疣猪身后爆炸开来，两名下士带着他们救出的惟一幸存者加速逃往轨道交通终点站。

“上尉！”埃弗里对着麦克风大喊道，“我们正在返回的路上！”

“我们已经和那些在空中飞舞的虫子交上火了！”庞德回答道，埃弗里甚至能够听到通讯频道里传来的开火声和叫喊声，“我们现在正在组织最后一批平民登上列车，需要你们来吸引一些敌军的火力！”

“伯恩斯，你看到另外一艘异星运输舰了吗？”

“在水塔那里！下一个十字路口向左拐！”

埃弗里驾驶着疣猪开上了格莱德希姆的中央大道，不一会儿他就看到了那艘盘旋在轨道交通终点站的异星人运输舰，那该死的杂种正在肆无忌惮地扫射。伯恩斯对准异星人运输舰的腹部一阵猛射，对方的注意力很快被吸引了过来。但埃弗里的动作更快，他已经踩下油门，疣猪运兵车呼啸着急驰而去，错失目标的等离子炮弹在车子的身后接二连三地爆炸开来。

“它上钩了！”伯恩斯高喊道，“快走，快走，快走！”

埃弗里将油门死踩到底，疣猪运兵车呼啸着朝着小镇东边飞速驶去。尽管伯恩斯不住地对其猛射，异星人运输舰还是逐渐追了上来，埃弗里甚至能够感觉到身后传来一阵阵等离子的灼热感。

“抓紧了！”埃弗里拉下紧急制动器，猛地将车子转向右边。疣猪的前轮紧缩，而后轮一下滑向了左边，车子绕着水塔打了个转。埃弗里扭过头来想看看幸存者的情况，却发现他已经昏死过去。

“你那里现在情况如何？”麦克的声音从埃弗里的头盔中时断时续地传来，面对眼下的巨大危机，人工智能还是显得如此从容不迫。

“还能勉强撑上一段时间吧。”埃弗里看到异星运输舰加速超过疣猪，不由得苦笑了两声。异星人运输舰迅速掉头，在倾斜下如暴雨般的等离子能量弹之后，紧接着就消失在格莱德希姆大酒店的后面。

“所有人都撤走了吗？”

“所有人都安全撤离，现在只剩下

你们了。”麦克回答道。

埃弗里驾驶着疣猪运兵车风驰电掣般冲向终点站，朝终点站方向远远望去，恰好看见一辆货运列车缓缓驶出，正在不断提升速度。“再给我们派一列车厢过来，我们马上就到！”

“不过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麦克回答道，“退回去，返回葡萄园那里。”

“那是在找死！”伯恩斯喊道。

埃弗里猛地拉住变速杆，“那艘异星运输舰现在紧跟在我们的屁股后边，麦克！”

“我知道。”人工智能的回答听起来自信满满。

几秒之后，疣猪运兵车冲入了一个勃朗第葡萄园中，“我们到了，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距离你现在位置东面两点三公里的地方有一处紧急备用侧线轨道。”麦克回答道，“我会在那里安排一辆货车等你们。”

就在这时，异星人运输舰又跟了上来，埃弗里驾驶着车子又躲过了异星人运输舰的一连串射击，继续朝麦克指示的地点驶去。

“嗯，这么说吧，其实用‘等’这个词并不准确。”麦克继续道，“你那里现在的车速是多少？”

“时速一百二十！”

“好极了，就照着这个速度继续开下去。”

埃弗里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尽力控制着车身的平衡，葡萄园的道路是如此崎岖不平，他根本无法做到车速和平稳两者兼顾。

“稳点！你这杂种！”疣猪在一个深坑里面狠狠颠了一下，车后的伯恩斯忍不住高声喊道。

埃弗里满耳充斥着LAAG机炮开火如同暴雨一般的轰鸣响声——以及那些铜质弹壳落在疣猪车板上的清脆撞击声。

“不爽就来啃我的屁股吧！”一发灼热的等离子弹滑过两名下士的头顶，埃弗里甚至能感觉到制服上的汗水都要被蒸发殆尽了。

“不是说你！是在说我们后面的那个杂种！”

异星人运输舰在空中开始了Z字形运动，炮弹接二连三地炸响在疣猪运兵车四周。埃弗里心里明白，再这么拖下去，异星人终究会一炮轰掉疣猪。

“麦克？”

“保持车速继续前进！马上就要到了……”

异星人飞船的火力变得更猛了，等离子炮弹毫无停歇地落在地面。埃弗里伸出手来抓住受伤男人的脖子一把把他拖到座位前方——在疣猪穿过一片被蒸发的紫色葡萄气雾前把他的脑袋按了下去。

“我们马上就要被烤熟了！”埃弗里高声喊道，他的脸上和身上到处沾满了粘乎乎的葡萄汁蒸汽。

突然，什么东西在背后猛然炸开来。

“太神啦！”伯恩斯欢呼道。

埃弗里没能亲眼目睹异星人飞船挂掉的全过程——它是如何起火爆炸，并一头栽倒在葡萄园上的。但他看清了终结异星人运输舰的“凶手”——大量君特农作物喷粉机器人由北而南一字排开。麦克在这里精心设下了陷阱，指引着那些亚音速的变向导弹沿着异星人运输舰飞行的轨迹向其袭去。运动轨迹单一，注意力完全被疣猪所吸引，导致了

异星人飞船的最终覆灭。

“侧线轨道入口就在前面。”麦克对埃弗里提醒道，如同刚才什么刺激爽快的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我已经停住了货运列车，但我们的主要目标刚刚将它的巡航速度提升了三分之一。”

就在疣猪运兵车驶入两块葡萄园地之间的贫瘠土地时，埃弗里掉过头来向南边的候车平台驶去。他看到货运列车从西边飞速驶来，速度渐渐慢了下来。麦克肯定是通过君特机器人的摄像头观察着疣猪运兵车的一举一动——在必要的时候调整货运列车的速度，就在埃弗里驾驶着疣猪驶入候车平台的斜坡时，货运列车恰好停了下来。疣猪运兵车从庞德上尉、希利和一大群新兵身旁驶过，慢慢在车厢一旁停了下来。

“希利！”埃弗里从座位上一跃而下，高声喊道，“我们这里有伤员，快点过来！”

医护兵已经朝疣猪运兵车飞奔而来，杰肯斯和佛希尔紧随其后。

杰肯斯盯着眼前这个遍体鳞伤的幸存市民，脸上的表情极为愤怒，同时更多的是迷茫和不解，“其他的人在哪儿？”

“就剩下这么一个幸存者。”伯恩斯把位子上这个已经神志不清的男人轻轻抱下放到了地板上。希利低头看了看男人的伤势，不禁摇了摇头，他回身从医疗箱里拿出消毒绷带，慢慢把绷带绑在了男人几乎已经被烧焦了的胸膛上。

杰肯斯绝望地盯着埃弗里，“我们必须回去，我们必须再回去继续救人！”

埃弗里不置可否地拒绝道，“不行。”

“不行，你说不行！这是什么意思？”杰肯斯尖叫起来。

“士兵，注意你自己的言行！”伯恩斯朝着杰肯斯怒吼道。

埃弗里回头瞪了伯恩斯一眼，让我自己来处理这件事情。

“异星人的战舰正朝小镇飞去。”他走到杰肯斯身边，“我们现在回去的话就等于是去白白送死。”

“但是，我的家人怎么办？有谁去管管他们的死活吗？！”杰肯斯哀嚎道。

埃弗里轻轻按住杰肯斯的肩膀，但是对方马上甩开了他的手臂。

埃弗里和杰肯斯的目光交织在一起，他发现对方紧紧握住不断颤抖的拳头，他想过安慰，想过瞒骗，想过斥责，但是他最终意识到，告诉杰肯斯一切真相才能让眼前这个已经歇斯底里的新兵恢复理智来。

“他们都去世了，我很抱歉。”

瞬间杰肯斯的泪水夺眶而出，他跌跌撞撞地爬到旁边的一个货舱后面，乘着升降梯来到货舱的驾驶室中——假如货舱上升到丰饶星的轨道站就可以和推进器合体成为一艘货运飞船。货舱沿着轨道电梯加速离开了艾达大陆，透过舷窗，杰肯斯看到整个格莱德希姆小镇都被笼罩在异星人战舰巨大的阴影下，等离子光束如倾盆大雨一般朝小镇倾泻而去。

格莱德希姆化肥储藏仓库被等离子光束所彻底点燃，熊熊的火焰足以在黑夜照亮整个小镇，炽热的火焰融化了仓库的金属结构，大火燃烧到明天都难以熄灭。最终，埃弗里还是会乘着电梯找到杰肯斯，并且将这个悲痛欲绝的新兵送回他的新兵弟兄们当中，但是现在，他只是静静站在一旁，看着希利小心处

理他们刚刚从小镇上抢救出来的最后一名幸存者。

看着医护兵手忙脚乱地处理着地上男人的伤口，埃弗里突然意识到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这场噩梦的开始而已，假如欧·西格宁少校的撤离计划仅仅是将丰饶星的人们聚集在奥特加德，那么他们所作的任何努力都无法使地面上这个奄奄一息的男人——还有其他所有惊恐无比的丰饶星难民们最终得以活着逃出生天，最多只是推迟所有人最终毁灭的时间而已。



第十八章

存在圣迹的未知星球附近轨道

异星人空间站的规模远远超出了达达布的想像，虽然空间站内部阴冷潮湿而且昏暗无比，但达达布还是能感觉到空间站正在近地轨道上飞速旋转着——一扇曲面的双层舱壁就是分隔空间站内部和外界真空环境的惟一屏障。咕噜人从迅疾移形号上带来的一叠叠能量核心在漆黑的空间站内散发着幽暗的蓝色光芒，勉勉强强能够作为光源来使用。

鬼面兽们认为这座轨道空间站是异星人用于将货物在地表和宇宙空间进行运输的升降装置，在麦卡布斯的指示下，咕噜人在异星人空间站的每一个联接耦合站中都设立了一个检查前哨站——联接耦合站的下方接有一条连接地表的金色轨道电梯，而上面则是弧状的空间站主体建筑。

达达布心里并不清楚，在冷落了这个异星人空间站如此之多个时间循环之后，鬼面兽酋长为何又突然重视起它来，他实在搞不明白鬼面兽酋长为何如此急切地命令咕噜人在空间站上设卡布防。假如异星人空间站里藏有什么威力巨大的武器的话，那么早在迅疾移形号靠近异星人星球轨道之前就会化为一坨坨漂浮于太空中的宇宙垃圾了。不过话说回来，达达布也不想对鬼面兽酋长的心思做过多无谓的揣摩和猜测，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诡秘气氛正在鬼面兽战舰里传播开来，如同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正在酝酿一般令达达布感到些许不安——鬼面兽酋长和护卫队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一切恢复到正常状态之前，能够离开巡洋舰在这鸟不拉屎的异星人空间站上谋份差事让达达布很是心满意足。

为了登陆异星人的轨道空间站，达达布一伙人可是费了好大一番周折。首先，异星人空间站的所有气闸门都不足以容纳一艘幽魂运输舰通过其中，百般无奈之下，鬼面兽们终于选择使用和豺狼人登陆异星人运输舰完全相同的办法来突入空间站内部——使用舰载的突击钻头硬碰硬地击穿空间站的舱壁。其实，用冲击钻击破异星人空间站舱壁的主意还是达达布最先提出的，然而就是这个看似绝妙的破壁良方招致了塔塔罗斯的猜忌和疑惑。

安全指挥官塔塔罗斯拉住达达布，质问他到底如何想出这么一个精彩绝伦的破壁方法，达达布不得不将这项“功劳”归于工程师比较轻的奇思妙想。达达布可不想自掘坟墓，主动承认在豺狼人“海盗船”上带有污点的“斑斑劣迹”，与此同时，达达布还想继续提升工程师在鬼面兽心目中的“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直到现在，比较轻还是没有能够完成对幽魂运输舰的维修工作，其进度之缓慢已经快让塔塔罗斯彻底丧失了原本就不多的耐心。在达达布即将出征登上异星人轨道空间站之前，工程师曾经比划着向咕噜人保证说已经快要完成自己的工作了，但是在咕噜人执事的眼里——至少从幽魂运输舰的外观上来看——这个破破烂烂的大家伙离被彻底修复还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出乎达达布意料的是舰载突击钻这次可是费了好大的功夫才在异星人空间站的舱壁上打出洞来。和异星人运输舰不同的是，异星人空间站的双层舱壁之间夹杂着某种特殊的互动抗性金属材料——这些海绵状的黄色液态泡沫金属会在空间站舱壁遭受陨石和太空垃圾撞击之时立即将受损的撞击部位填充修复。不过最终，舰载突击钻还是击穿了异星人空间站的舱壁，塔塔罗斯和沃勒努斯率先穿过闪闪发光的能量盾跳入异星人的空间站中，他们手持长钉步枪，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令达达布感到吃惊的是，两个鬼面兽并没有在空间站中待上太长时间来污染那本不新鲜的舱内空气——在确认了整个异星人空间站如同迅疾移形号上的生命探测器所探测得到的结果一般毫无生气之后，塔塔罗斯和沃勒努斯就乘船返回巡洋舰，留下达达布继续率领六十个咕噜人继续看守包围异星人空间站。咕噜人执事命令下属启动能量核心，并将甲烷补充装置和其他一些照明设备搬入空间站。

塔塔罗斯将一把等离子手枪交给了达达布，尽管咕噜人执事没兴趣开上两枪玩玩，但他最终还是不得不顺从地将手枪挂于腰上，以暂时取悦眼前这位喜怒无常的酋长。然而收下塔塔罗斯的手枪却让达达布尝到了意外的惊喜，将手枪调至最低输出功率时，这件武器可以作为一个照明度绝佳的火把来使用——如同一块祖母绿的宝石一般在漆黑的空间站里散发出淡淡的绿色光芒。很快达达布就将所有咕噜人在空间站各处配置完毕，他在每个联接耦合站上都部署了八到九个咕噜人进行守卫与警戒。

掐指细算，他们离开鬼面兽巡洋舰来到这个阴冷湿暗的地方已经快要三个睡眠循环的时间了，达达布每间隔半个睡眠循环时间就要在空间站上巡视一圈，检查属下们在各个联接耦合站的警戒状况。他在空间站漆黑的走廊里懒散地踱着步子，同时还挥舞着用以照明的等离子手枪。空间站的走廊一路笔直（除了在每个联接耦合站需要转向的地方），无论身在哪里都能够看到相邻两个联接耦合站中的能量核心所散发的蓝色光芒，所以这样的巡逻既不紧张，也不危险，正合达达布的心意。

但是达达布的信心——或者说是他现在无比舒畅的好心情——都源自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虽然说出来很奇怪，但达达布在异星人空间站上所待的短短三个睡眠循环的时间，让他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自己今生最为快乐的一段日子——在宁静首相下属神学院里的学徒时光。

达达布和其他几个咕噜人学徒们合住的宿舍位于首相圣塔的底部，拥挤不堪且采光极差。在博爱之城度过的不计其数个人工制造的夜晚中，咕噜人学徒众们簇拥在温暖的能量核心周围，轮番吸食食物软管里的液体食物，互相提问记背着课堂上所学的神圣符号和文字所代表的含义。尽管宿舍条件极差，生活环境相当糟糕，但是达达布仍然十分珍惜和学徒伙伴们来之不易的宝贵友情，他原本希望异星人空间站的环境能激起那些来自迅疾移形号巡洋舰上的咕噜人的一丝同感，但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仍然对达达布喋喋不休的宗教布道没有丝毫的兴趣。

“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人想去博爱之城看看吗？”咕噜人执事问道。

守卫异星人空间站中央联接耦合站的八个咕噜人紧紧靠在一起，硬实的小手举起到启动的能量核心跟前进行取暖。粉红色的能量核心向外映射出诡异的光芒，咕噜人执事清了清嗓子，想要快点发表完自己的观点然后继续巡逻。

“在我们返程时，我很乐意资助一名幸运儿和我一同前去朝圣。”虽然达达布做出了如此慷慨的邀请，但是围坐一团的八个咕噜人依然无动于衷。看到自己兄弟们的漠然与冷淡，达达布不由得在面具里轻轻叹了口气。每一个星盟真正的虔诚信众心中都会怀揣一个美好的梦想——那就是在有生之年能够亲自到星盟的神圣首都博爱之城，亲身领略那里的宏伟与壮观、宁静与华丽。但是问题在于，先知大人的神圣都城无时无刻不在运动中，于此同时各个星盟殖民地和舰队集群相距甚远，相当一部分星盟信徒倾其全力也无法凑足那令人瞠目结舌的昂贵旅费。尽管自己已经提出了如此丰厚的优待条件，却仍然没有一个咕噜人愿意和自己一同踏上那神圣的朝圣旅途。

“不说别的，单单是博爱之城上那宏伟壮丽的神圣战舰，就值得我们倾家荡产去看一眼。”达达布用粗短的指头在半空中比划着先行者无畏号战舰那三角形状的大致结构，“先行者的无畏号战舰真称得上这凡世间最为令人敬畏鼓舞的存在了，当你身处低级区域（注：低级区域同时也是博爱之城上较低身分种族所居住的地势最低的区域）仰望无畏号战舰时，那感觉更是棒极了，简直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我的堂兄，他曾经就在那个地方居住过一段时间。”巴帕帕终于开口说话了，他是这里惟一一个参加过达达布“二十人特别学习班”的咕噜人。一名身材异常魁梧的名叫弗里姆的咕噜人很快瞪了巴帕帕一眼，于是惟一一个稍显热心的听众赶忙闭上了嘴巴。

弗里姆坐在一大堆补给箱上面，全身上下硬质的皮肤上布满了可怖的伤口和疤痕，这些可怕的印记忠实地记录了他在星盟大型殖民地底层舱室作为苦力而遭受的种种非人虐待，达达布心中很清楚，无端招惹一个能够从地狱里逃出生天的咕噜人极不明智，但他还是忽视弗里姆的“警告”，希望将这来之不易的谈话继续进行下去。

“哦，是吗，他住在哪个区啊？”

巴帕帕都目光散乱而无神：“我……我不知道。”

“你的堂兄，他叫什么名字？”达达布坚持问道，“说不定我们还认识呢。”

虽然两人相识的几率几乎为零，但是达达布还是希望和巴帕帕就这样闲扯

下去，弗里姆这样的“捣乱分子”正在挑战自己的权威，而达达布必须竭尽全力挽回对自己不利的局面。

“帕姆之子，哑哑皮。”巴帕帕的声音有些微微发颤，“原籍巴拉荷诅咒火山地区。”

咕噜人们基本没有姓氏，他们通常用自己的名字和家族元老们的出生地点来区分彼此，达达布知道帕姆既可能是巴帕帕的叔叔，也可能是他的曾曾曾祖父，甚至有可能是一位巴帕帕家族的传奇英雄。而巴拉荷则是咕噜人的母星，但达达布并不熟悉巴帕帕刚才提到的那个地方，尽管如此他还是锲而不舍地问道。

“他为传教部门工作过吗？”

“他侍奉于那些精英，听候他们的调遣。”

“他是一名战士吗？”

“不，他是一名精英的卫士。”

“他一定非常勇敢。”

“或者是愚蠢至极。”弗里姆在一旁哼了一声，从补给箱柜里面摸出一包食物，“就像那可怜的宇尔一样。”

他把吸管尖锐的一端插入食物包中开始大吸特吸起来，坐在能量核心一旁的咕噜人们靠得更紧了。咕噜人执事其实并不清楚鬼面兽们初次登上异星人星球的具体过程——他不清楚在花园里同异星人进行的谈判是否取得了什么可观的成果。就在鬼面兽们登上异星人星球表面的同时，他正守候在智能发光器前，专心致志地观察着智能发光器反馈回来的种种情报。但是达达布知道，巴帕帕和绝大多数“学习班”的咕噜人都曾经跟随鬼面兽登上了异星人星球的土地。经过了达达布的“精心调教”，这些迅疾移形号上前途最为无量的咕噜弟兄们得到了鬼面兽酋长麦卡布斯的青睐，最终“光荣”地率先踏上那未知的异星土地。

但令人遗憾的是，一个名叫宇尔的咕噜人，再也无法和弟兄们一起返回太空了。达达布曾经询问过宇尔“牺牲”的具体过程，但是巴帕帕和其他咕噜人全部避而不答。最终，达达布鼓起勇气，直接来到迅疾移形号上的宴会大厅，当面对着麦卡布斯提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和不解。

“他不服管教，违抗命令，塔塔罗斯将其就地处决。”鬼面兽酋长回答的坦率与直白令人吃惊，“你的学生们经过了如此之久的课程，还是一无所获。执事，他们还是如此愚笨无用，简直像是一群吃屁的垃圾。”

这样的指责让达达布内心深深不安：“我为自己的失职而向您致以最诚挚的歉意，酋长大人，还有什么我能为您效劳的吗？”

麦卡布斯望着镶嵌在大厅地板上的华美图案，满是银白毛发的双臂背在身后。自从满含兴奋喜悦之情将发现神使和大量圣迹的消息报告给宁静副首相之后，麦卡布斯没有对任何人提及自己收到议会发来的回复电文的具体内容。一阵令人窒息的寂静过后，达达布感觉不妙，他朝鬼面兽酋长俯身鞠了一躬，然后转身离开了大厅。

“究竟哪个是更大的罪过？”咕噜人执事已经快要走出大厅，麦卡布斯那如同闷雷一般的声音突然响起，“违背命令还是亵渎神圣？”

“我认为应该斟酌情况之后再下论断。”达达布谨慎地选择自己的用词，“任何胆敢公然挑战神圣先知的行为都会受到最为严厉的惩罚！同样，任何胆

敢毁坏亵渎圣洁遗迹的行为也绝无善果。”

“我们的神圣先知……”麦卡布斯喃喃道，紧接着陷入了沉思中。

“酋长大人，有什么我能为您服务的吗？”达达布突然意识到麦卡布斯并不是心血来潮地在这里装腔作调，眼下鬼面兽酋长一定碰到了什么迫在眉睫的巨大危机。但是麦卡布斯什么也没有回答，他只是挥了挥巨大的手掌，示意达达布可以退下。

达达布慢慢走出大厅，他小心翼翼回头望了一眼，鬼面兽酋长缓缓走入代表着疑惑纪元的环带：一个由一圈黑色的乳色蛋白石所围成的壮丽环带，红黄蓝三色星星点点地点缀其中。达达布原本以为麦卡布斯会在神圣的环带跟前伸出双手开始祈祷，或者是敬重地伫立在旁边默默沉思，但是令达达布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麦卡布斯只是抬起一只巨大的双趾脚掌，如同扫除什么污秽之物一般狠狠踢向地面上的镶嵌环带。这件事过后没有多久，麦卡布斯就命令咕噜人部队登陆进入异星人的空间站中。

“快跟我来，巴帕帕。”达达布摸了摸还在发热的能量核心，“是时候去完成议会交给我们的任务了，我需要一名得力的助手同我一起前往。”咕噜人执事的无畏震慑住了桀骜不驯的弗里姆，他一句话也没有反驳。

“带上一个能量核心。”达达布背起地板上面的工具箱包，对巴帕帕说道，“我们需要它来为我们照明指路。”

达达布扭头走向异星人空间站的核心舱室，没走多远他就听见背后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响声，达达布微微一笑，放慢了自己的步子。巴帕帕抱着能量核心，一路小跑地追了过来。

“我们这是要去什么地方，执事？”

“我想，我们要去异星人空间站的核心控制舱。”

“那我们这是要去找些什么东西呢？”

“等到了就知道了。”

根据迅疾移形号上的智能发光器所提供的情报，异星人空间站上没有任何稍有价值的信息或者情报线索，既没有圣迹的影子也没有一丁点关于神使的蛛丝马迹，这里简直空旷极了。但是达达布心里清楚，一定还有更多的异星人智能小盒子隐藏在这个空间站里，他希望从中能够发现可以帮助麦卡布斯锁定神使位置的关键情报——达达布从麦卡布斯的眼神中读出了深深的恐惧，先知大人们“赏赐”给鬼面兽酋长的恐惧与不安。

走廊的尽头是一间圆柱形的小房间，每次达达布巡逻经过此地时都会不由自主地多瞄它几眼。首先，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房间是整个异星人空间站中面积最大的封闭型舱室；其次，这个房间的舱门紧紧关闭着，这更加引起了达达布的怀疑——里面肯定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房门紧闭难不倒我们聪明的咕噜人执事，他摸出工具箱中的专业撬杆，三下五除二地撬开了房门。两个咕噜人蹑手蹑脚地摸入房间，巴帕帕怀中的能量核心在漆黑的房间中投下了一片诡异的蓝色光芒。

顺着地板上盘根错节的电子线路朝房间内部继续深入，达达布发现这些线路竟然连接着七座排列成弧形的数据塔库。达达布在用自己粗短的小手掰开塔库的金属挡板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这里

面藏有何物，他知道了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仅仅依靠自己的直觉就在异星人空间站上找到了如此珍贵的数据资料。

“你这是要去哪儿？”看到达达布连滚带爬，慌里慌张地朝走廊的另外一端飞奔而去，巴帕帕不解地问道。

“我要尽快回到巡洋舰上去！”达达布用力从房间半开的门缝中挤出，“你就留在这里！在我回来之前千万不要让任何人踏入这个房间半步！”

达达布一路狂奔来到了停放幽魂运输舰的舰载突击钻前，他没有理睬沿途岗哨中遇到的所有咕噜人，他生怕他们中会有人继自己之后发现异星人空间站上所隐藏的秘密。直到穿过能量护盾来到运输舰内部，达达布才接通了与迅疾移形号对话的通讯频道。

达达布请求立即调拨一艘运输舰将他带回巡洋舰，但是巡洋舰上负责联络通信的鬼面兽告诉达达布他必须先耐心等待一会儿——巡洋舰上仅有的可以正常使用的三艘运输舰中的两艘正在别处执行任务，而剩下的一艘则是在机库中留作备用。达达布等不了太长时间，他焦急地解释自己有极为重要的情报需要当面向鬼面兽酋长进行上报，无奈巡洋舰上的鬼面兽舰桥官员只得答应达达布立即起飞的请求。

没过一会儿，达达布就身处幽魂运输舰的船舱中，咕噜人执事静静地站在一名长着棕色稀疏毛发的名叫卡里德的鬼面兽飞行员身边，突然飞行员收到了一条发自迅疾移形号巡洋舰上的通信报告。

“我们现在必须立刻停止前进，留在原地。”卡里德伸出手来点了一下前方控制面板上的一个全息控制符号，幽魂运输舰慢慢停了下来。达达布心里明白，自己强行呼叫执行这次飞行已经有些无理莽撞，他可不想冒冒失失地对飞行延迟的问题多加指责。但是令达达布感到吃惊不已的是，卡里德用着一股难以置信的腔调重复了一遍刚才自己所听到的通信内容，“巡洋舰里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地点就位于机库中。”

达达布的急躁与不安迅速转化成了难以抑制的恐慌，战斗？机库里面？那毫无任何自保能力的“比较轻”现在情况如何？工程师到底有没有被卷入那该死的战斗中？卡里德因为恐惧和不安所所散发出的剧烈体臭迅速传遍了整个船舱——达达布心里清楚，无论如何鬼面兽飞行员会遵守命令，原地待命，而自己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等待。

鲜血，伤口和疤痕见证了麦卡布斯一生传奇的经历，经历了如此多的血雨腥风，鬼面兽酋长对于疼痛的忍耐程度，是常人所无法企及的。但是尽管如此，大腿腿骨断裂那撕心裂肺的痛苦还是让麦卡布斯感到难以忍受。沃勒努斯（也就是当麦卡布斯被人类击伤时位于幽魂运输舰驾驶舱的鬼面兽战士）用两条磁性夹板固定好鬼面兽酋长严重受伤的大腿，麦卡布斯心里清楚，眼下只有使用位于迅疾移形号上的手术恢复设备，自己严重的腿伤和刺骨的疼痛才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疗与缓解。

不幸的是，鬼面兽酋长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喘息之机，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往日宁静安全的机库瞬间就变为了弹片横飞的可怕战场，要不是麦卡布斯反应神速，他可能早已命丧黄泉。

鬼面兽酋长所乘坐的幽魂运输舰四周堆满了兵蜂密密麻麻的尸体，数量多

得简直难以数清。塔塔罗斯无往不利的长钉步枪干掉了相当一部分漫天乱飞的兵蜂，剩下的则如同没头苍蝇一般在机库顶端横冲直撞。突然一只兵蜂趁乱杀出，它挺立着坚硬而锐利的头骨，径直向塔塔罗斯袭来，塔塔罗斯手臂一抬，一发赤红的长钉不偏不倚地击中了兵蜂的肚皮，刚才还嚣张无比的小飞虫顿时化作一团黄色的尸块和烂肉从空中纷纷落下。

“都给我安静！”塔塔罗斯挥舞着手中的长钉步枪，“有抗命者格杀勿论！”

塔塔罗斯身上的信号传输器将自己的话翻译成兵蜂可以理解的简单语言——如同摩擦翅膀一般的刺耳响声在空旷的机库里回响起来。

麦卡布斯用尽全力对塔塔罗斯喊道：“停火！快停火！”

“它们还会回来的！它们会杀了它！”塔塔罗斯回答道，他的左臂将瑟瑟发抖的工程师紧紧搂在怀里。

鬼面兽酋长把手中的浸血圣锤用作拐杖，一步一瘸地从幽魂运输舰的运兵舱里慢慢走了下来。看到酋长归来，肆意造反的兵蜂们立即收敛了不少，他们全都乖乖地飞到远离地面的机库顶部横梁上面。麦卡布斯心里清楚，兵蜂们暂时的“安分守己”并不能说明他们已经彻底冷静下来，鬼面兽酋长强忍着腿部的剧痛，步履蹒跚地来到了自己侄子的跟前。

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当幽魂运输舰运兵舱的舱门打开，先前负责袭击骚扰人类城市的半打兵蜂便一窝蜂地冲杀出来，他们的目标直指工程师——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当时正从损坏的幽魂运输舰旁返回到自己的临时工作室中，触手上卷满了各式各样的电子仪器和乱七八糟的部件。更多原本就待在机库中的兵蜂加入了袭击工程师的行列，要不是塔塔罗斯及时赶来驱赶兵蜂，比较轻早就被这些发疯的飞虫撕成了碎片。

“把工程师给我放下。”麦卡布斯慢慢踱到塔塔罗斯面前，尽管受伤的部位已经安上了夹板，但鬼面兽酋长还是能感觉到两块撞碎的骨骼已经完全错位，“否则害死它的就会是你。”

塔塔罗斯扭头死死盯着空中蠢蠢欲动的兵蜂：“不！这些兵蜂已经完全发疯了！他们已经失去控制了！”

“放开他！”麦卡布斯深深吸了口气，“我不想把这句话重复第二遍。”

塔塔罗斯扭过脸来死死盯着自己的叔叔，他张开大嘴怒吼起来，鬼面兽酋长明白自己的侄子已经杀红了眼，但是刺骨的疼痛早已耗干了他所有的耐心，说时迟那时快，鬼面兽酋长冷不防一记重拳轰向塔塔罗斯的腹部，鲜血从塔塔罗斯口中喷涌而出。这重重的突然袭击终于让塔塔罗斯松开了手，摆脱了束缚的工程师迫不及待的舒展起自己的身体来，刚才塔塔罗斯实在是将工程师“束缚”得太狠，以至于比较轻的浮空气囊都被压扁了。

“给工程师腾出足够的空间来！”麦卡布斯咆哮道。塔塔罗斯不大服气地向后退了两步，此时鬼面兽酋长已经筋疲力尽，无力再去对自己的侄子教训什么。

力图尔死了，这个经验严重不足的新手在对异星人残党的追击中落入了对方设下的圈套。当年轻鬼面兽战士驾驶的幽魂运输舰摇摇晃晃地坠向地面时——力图尔被卡在受损变形的驾驶舱中。飞船落地之后立即燃起了熊熊

烈火，塔塔罗斯（当时他也正系着安全带待在同一艘幽魂运输舰的运兵舱中）也差点被燃起的大火烤成焦炭，尽管如此他还是冒着生命危险返回船中希望救出被困在驾驶室里的飞行员——塔塔罗斯竭尽全力试图抬起那扭曲断裂的金属横梁以让被压在下面的力图尔得以逃生——但是炽烈的火焰实在是太猛烈了。当麦卡布斯乘坐的幽魂运输舰过来将塔塔罗斯救走时，鬼面兽酋长甚至能够从自己侄子的身上闻到力图尔被烤焦的恶臭。

但是麦卡布斯心里清楚，自己应当为力图尔的死负上最为主要的责任。他本可以将自己的手下安排在位于高轨道的巡洋舰上居高临下地观赏异星人星球被化为灰烬，他们根本没有必要冒着风险再次来到星球表面，但是麦卡布斯斟酌再三还是下定决心继续派遣部队去搜寻圣迹——虽然这直接违抗了最高议会所下达的完全摧毁异星人星球和彻底消灭所有异星人的命令，但是眼看着智能发光器上显示异星人城市中遍布着不计其数的神圣遗迹，毫无疑问那些异星人希望能够带着圣迹一同逃离他们行将被毁的家园故土——麦卡布斯实在难以忍心下达命令毁掉这触手可及的神圣遗迹。

虽然公然违抗先知的神圣旨意将会受到极为严厉的惩罚，但麦卡布斯还是认为如果先行者的超神遗迹毁于他手，一切将会变得更加复杂。虽然他毫不关心异星人的死活——这些肮脏龌龊的畜生本来就是为了供人宰割而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但是假如能够有机会找到数量惊人的神圣遗迹——特别是万年难见的圣洁神使，麦卡布斯还是十分乐意暂时推迟对异星人星球的毁灭行动。

比较轻身体上的数个气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伤，两只兵蜂蹑手蹑脚地来到幽魂运输舰的运兵舱上，它们刚要穿过半开的舱门溜进比较轻的工作室，工程师做出了一个让麦卡布斯大跌眼镜的举动。它将身体上的完好气囊充气到正常状态的两倍大小，然后开始挥动触手鞭打起自己的身体！麦卡布斯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把抓住工程师的一只触手将它拉了回来。

“天哪，看在神圣先知的份儿上，它到底要干什么？”塔塔罗斯惊慌失措地大喊道。

“沃勒努斯！”鬼面兽一边躲避工程师其他触手的击打，一边愤怒地命令道，“立即给我干掉这两只该死的飞虫！”

一身棕褐色皮肤的鬼面兽掏出长钉步枪，毫不留情地将两只兵蜂轰成肉酱。两名同伴的惨死给了剩余兵蜂以极大的心理震撼，他们顿时安份了许多。但是沃勒努斯精妙的双杀却让工程师愈发不安惊慌起来，比较轻更加用力地挣扎起来——它好像要用自己独特的肢体语言来表达什么。

麦卡布斯向着沃勒努斯招了招手，将工程师交给他进行看管。“立即和咕噜人执事取得联系。”麦卡布斯有气无力地倚靠在浸血圣锤上。

沃勒努斯的通信器具嘶嘶地响了起来，“酋长，执事就在巡洋舰的气闸门外。”

“那太好了，赶快放他进来！”

达达布所乘坐的幽魂运输舰缓缓滑过机库外围的能量护盾，慢慢停在鬼面兽酋长座机旁。咕噜人执事小心翼翼地从兵蜂堆积如山的尸体空隙中慢慢穿过，还没等他来到酋长身边，麦

卡布斯就指向工程师劈头盖脸直接问道："立即告诉我，你的工程师到底想要说些什么！"

达达布和比较轻躲在一旁，目中无人地开始了两人冗长的对话——这一刻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只剩下手指和触角的示意与比划。

"够了！"鬼面兽酋长彻底失去了耐心，"快说！"

"我为自己的迟来而向您致以最诚挚的歉意，酋长大人。"咕噜人执事的声音很紧张，"与此同时，工程师也要求我替它向您致歉，它希望您能将这些不停干扰其工作的兵蜂调离到其他的岗位上。"

"你肯定这些就是他想说的全部内容了？"

"工程师还想让您知道……"咕噜人执事继续说道，"它马上就将向您展示它那呕心沥血的得意之作！"

"得意之作？好好给我解释清楚，执事！"

达达布向比较轻比划了几下，工程师不耐烦地唧唧叫着，飞向了自己的工作室。

达达布突然扑通一下跪倒在麦卡布斯面前，"我愿意代替工程师为它所作的一切来承担所有的惩罚！我在此真诚希望能够得到您宽宏大量的饶恕！"

麦卡布斯低下头来，用怪异的眼光死死盯住达达布——今天怎么每个人都好像他妈的发了疯似的。还没等他命令咕噜人执事起身交代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麦卡布斯的注意力就被一旁金属切割的吱吱声所吸引，鬼面兽酋长扭过头去，惊诧地发现那艘受损的幽魂运输舰竟然哗啦一声彻底散架。运输舰的船壳犹如灰色的鱼鳞一般散落在地，而船体内部的结构也被彻底改造。工程师得意洋洋地漂浮在一堆破铜烂铁上，麦卡布斯仔细地端详着这一大坨"废铜烂铁"，终于他好像看明白了点什么。

四辆车子混杂在一大坨真正的废铜烂铁中，虽然每辆车子的构造各有特点，但是他们的大致结构还是基本相同的——两片巨大的刀片车轮固定在一块加强的底座上，每个车轮后都安装了一部反重力发生器，车子的座位和把手被安装在两部重力发生器之后，麦卡布斯终于看出了点名堂。

"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麦卡布斯扭头问道，"制造这些东西能干什么呢？"

"抓住那些异星人！"咕噜人执事诚惶诚恐地回答道，达达布恨不得抱着麦卡布斯的大毛脚喊他一声"亲爹"。

塔塔罗斯来到一辆车子旁，仔细端详着："但是这些车子的……武器在哪儿？"

达达布愣了一下，立即蹦了起来："武器，什么武器？"

"虽然这些车子确实能够有效对付异星人今天所使用的那些弱智载具……"塔塔罗斯伸出手指轻轻拂过那尖利的车轮刀刃，尽管鬼面兽酋长刚才的一击至今还让他感觉到疼痛难忍，但他始终没有把这种痛苦流露在脸上。

"武器？是的，当然会有的！"达达布赶忙回答道，"工程师十分乐意为酋长大人将任何您所中意的武器安装在车子上！"

要是腿上伤口的剧烈疼痛没有分散鬼面兽酋长的注意力，麦卡布斯肯定早已注意到了达达布语调中的慌张和不安。但是眼下鬼面兽酋长只是一心希望能够快些到医务室治疗自己伤势严重的

大腿，他急于把这个碍事的小家伙儿打发到自己的视线外，“或许等等再安装武器也不晚，等到那些可恶的兵蜂冷静安份下来为止。”

“我能否向您提出一个小小的建议呢？”达达布小心翼翼地斟酌着自己的措辞。

“有话快说！”

“我请求您允许我把工程师带到异星人轨道空间站上，直到我们搞清楚那些兵蜂为何会发动这次突如其来的攻击为止。”

实际上麦卡布斯早就知道了兵蜂妄图杀死“比较轻”的真正意图——工程师的到来使它们失去了赖以在战舰上度日的维护修理工作，因此不得不重新投身于危险的战场中。在亲眼目睹了咕噜人在和谈时的拙劣表现之后，鬼面兽酋长更加坚定了将兵蜂征召进作战队伍的决心。但是眼下看来，这些嗡嗡乱飞的虫子正在绞尽脑汁希望远离危机四伏的战场，而它们发现，回到自己原先岗位上的最好办法就是一劳永逸地杀掉工程师。

“非常好，这样那些兵蜂就可以完成自己的使命了。”麦卡布斯扭头最后看了一眼工程师所创造的古怪机器，“好好将这些车子武装一番，它们就能够成为我们驰骋沙场的得意杀器。”

咕噜人向鬼面兽酋长深深鞠了一躬，然后一路小跑来到工程师身边，达达布轻轻拉起比较轻的触手，和它一起进入了卡里德所驾驶的幽魂运输舰中。麦卡布斯看到工程师试图对达达布说些什么，毫无疑问它对咕噜人执事和自己刚才的对话十分好奇。但是达达布的手指一动不动——咕噜人执事警惕地注视着麦卡布斯的一举一动——直到幽魂运输舰的舱门关闭为止。伤口的刺骨裂痛疼得麦卡布斯直冒冷汗，在沃勒努斯的搀扶和自己侄子的陪伴之下，鬼面兽酋长一瘸一拐地走出了机库大厅。

第十九章

丰饶星·2525年2月22日

格莱德希姆被异星人彻底摧毁的消息瞬间就传遍了整个星球，还没等埃弗里乘坐的货运列车穿过艾达海抵达比福斯特高原，这个可怕的消息几乎已经尽人皆知。等货运列车抵达奥特加德，所有丰饶星的居民都陷入了极度的惊恐中，人们相信异星人不久之后就会展开新一轮的大屠杀。

庞德上尉在从格莱德希姆到奥特加德的路上一直忙于和欧·西格宁少校联系，少校告诉他们奥特加德已经被瞬间涌入的大量难民所彻底淹没了，大约有20万从维格朗德附近定居点逃难而来的居民在短时间内进入奥特加德。埃弗里本以为会有大量难民聚集在泰尔拉中央轨道电梯基座旁边的巨型仓库中，但是等列车到站之后，埃弗里才发现那里可以算是彻底的空

旷——至少可以说是空无一人，每一个巨大的仓库中都存放着各式各样不计其数的君特机器人。

还没等货车停稳，埃弗里就迫不及待地跳了下来，眼前壮观的景象惊得他目瞪口呆，到处都是各式各样，不计其数的君特机器人。一大群黄绿色的装货机器人正在忙碌地运载着贴有绿色标签的大小货柜，货柜里装满了食品、饮用水以及毯子等难民急需的物资。装货型君特机器人运载着货物加速冲向自己的目的地——虽然车流涌动，但是君特机器人身上的自动驾驶回避系统还是使整个运输过程看起来极其有条不紊。君特机器人的刹车不时发出一声尖叫，在平滑的地面上留下一道长长的印记。

这里有一些埃弗里从未见过的君特机器人原型机，比如三轮君特监控用机器人以及蜘蛛型君特维护用机器人等等。君特维护用机器人飞驰在货运列车的前前后后，手臂中的内置焊接机在受损毁坏的车辆表面一刻不停地修理着。当埃弗里和伯恩斯带领各自手下的新兵从正在忙着维修的君特维护用机器人身边经过时，他们全部不由自主地戴上头盔，遮住脸庞，以防止被那灼热刺眼的焊接火光所溅射烧伤。

走出车站，埃弗里和达斯、杰肯斯、佛希尔以及1/A小队所有的新兵登上了等候在门口的一辆疣猪运兵拖车。埃弗里原本以为奥特加德此时的交通一定会非常拥堵，但是出乎下士意料的是，当他们将疣猪开上街道后竟然发现停靠在道路两侧的平民小车和大型货车里全都空无一人，有些车子的引擎还没有熄火，另外一些车的车门还敞开着，只有在街道上来回巡逻的奥特加德警署的蓝白相间的巡逻警车通过扩音喇叭一刻不停地播放着广播：“请各位市民保持冷静，在得到官方进一步的通知之前待在购物商场中，请不要随意外出。请各位市民保持冷静，在得到官方进一步的通知之前……”

当疣猪运兵车穿过这些汽车来到奥特加德中心购物广场后，埃弗里发现聚集在这里的市民甚至比当初参加至日庆典的人数还要多。但是人们脸上再也没有了当日那种喜悦欢快的神情，香槟美酒和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被绝望和恐慌所彻底取代。甚至连人们穿着的服装颜色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放眼朝人群中望去，再也看不到色彩艳丽的华装丽服，衣衫褴褛的人们一言不发地呆坐在广场的草坪上，恐惧的神情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虽然迄今为止民众并没有因为恐惧而发生大规模的流血骚乱，但埃弗里还是看到四处都有全副武装的警察在忙碌地巡视着，他们头戴钢盔、手持电棍，有些巡警甚至配备了致晕枪械和防暴盾牌。直到驾驶着疣猪运兵车来到丰饶星议会大厦前，埃弗里才发现C小队的新兵们已经用沙袋将议会大厦的入口加固封锁，新兵们的神色都很紧张，他们不时朝人群聚集的广场瞄上一眼，双手始终紧紧抱着怀中的突击步枪。

“多留意一下他的情况。”埃弗里在议会大厦前的停车场停下，对佛希尔嘱咐道。埃弗里朝杰肯斯努了努嘴——失魂落魄的新兵一言不发地伫立在议会大厦前方的临时帐篷前，双目无神地望着远方浩渺的蓝天。

“千万不要让他做出任何失去理智的傻事来。”埃弗里再次叮咛道。

自从新兵们成功从格莱德希姆撤离，自从杰肯斯愤怒绝望地对埃弗里大吼之后，这名新兵就再也没有和任何人说过一句话。愤怒已经被彻骨的绝望所深深掩埋，埃弗里生怕杰肯斯做出轻生之类的傻

事，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庭、亲人和朋友，埃弗里不想再让他失去更多。佛希尔会意地点了点头，他背起自己和杰肯斯的BR55突击步枪，朝自己的搭档走去。

“集合两个排里的小队队长。”庞德上尉命令道，他刚刚和伯恩斯、希利乘坐第二辆疣猪运兵车到达议会大厦，“一旦等我们和特恩总督之间的事情解决，就立即就地召开作战会议。”

上尉步履蹒跚地登上议会大厦的花岗岩楼梯，他紧紧握住楼梯的扶手，艰难地向上攀爬。希利见状，快步上前想要帮助上尉爬上楼梯，但是庞德苦笑一下，挥挥手命令希利回去。医护兵措辞强硬地建议上尉不要参加格莱德希姆的撤离援救行动，一丁点的闪失就会使庞德上尉本已十分严重的伤情再度雪上加霜。然而上尉一再声称自己的伤势没有大碍，坚持要参加此次行动。但是现在亲眼目睹到上尉那艰难的挣扎与无力的步伐，埃弗里知道庞德正在倾尽自己生命中的所有能量来完成拯救人民和自己下属的伟大使命。

“哈贝尔？你听到了吗？”埃弗里在小队通讯频道里咆哮道。

“是的，下士。”身处舞厅阳台的1/C小队队长赶忙回答道。

“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没有？”

“这很难说，下士，广场上的人群实在太多了。”

经过无数次同叛军杂种们真刀真枪的斗争，埃弗里可以轻易判断出人们的心理变化，敏锐的直觉会在第一时间告知他是否存在危险，不过眼下埃弗里可以断言，广场上的人群在短时间内不会冒然拥入议会大厦并将自己的怒气彻底地发泄到殖民地当局的头上——他们被异星人惨无人道的暴行吓坏了，绝望已经压倒了他们对殖民地政府的不满，市民们此刻已经濒临心智崩溃的边缘。由于担心“暴民”突袭议会大厦，特恩总督还是在埃弗里等人在格莱德希姆执行撤离救援任务时将余下的1/C和2/C小队部署在议会大厦门口以防万一。但是埃弗里心里清楚，真正的威胁还是来自游荡在丰饶星低轨道上的异星人巨型战舰。

“让维克接替你继续观察周围的情况，然后立刻下来。”埃弗里对哈贝尔下令道，“告诉他时刻警惕来自空中的威胁。”

与此同时，伯恩斯也对2/C小队的队长安德森下达了集合的命令，不一会儿两名下士和他们手下六名副手就在议会大厦的议事大厅里集合完毕，就在他们等待庞德上尉赶来的空当里，埃弗里兴致勃勃地讲起他和伯恩斯是如何将那个狗娘养的金甲异星人打成重伤，而伯恩斯——他在车后操控机枪，所以有着更好的观察角度和视野——也眉飞色舞地叙述起异星人运输舰被击落于葡萄园的精彩场景。虽然这些胜利相对于这几天数以千计的巨大伤亡来说是如此微不足道，但是伯恩斯对于异星人运输舰如同狗吃屎一般坠毁在葡萄园的生动描述还是博得了大家的笑声——终于，杂种们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埃弗里放置于内层背心中的掌上通讯电脑突然振动起来，他掏出电脑看到了庞德上尉刚刚发来的一条信息：你和伯恩斯，立刻到特恩的办公室来。埃弗里将电脑递给伯恩斯看了之后，两名下士就在几名小队队长意犹未尽的笑声中登上了前往议会大厦二楼的楼梯。

特恩总督的办公室位于整座议会大厦的后部，总督的办公室位于二层走廊的最尽头，要经过丰饶星二十四名议会议员的办公室才能来到特恩总督房间的门前，丰饶星议会大厦内部既空旷又安静，两名下

士踩踏大理石地板的脚步声在整栋大楼里久久回响。

特恩办公室内的待客室里有两名本地警官，他们守卫在通往会客室的内门两旁，两人都身着防暴装甲，手持M7微型冲锋枪，其中的一名警官看了埃弗里和伯恩斯一眼：“根据总督大人的命令……”他朝总督私人助理的空桌子上努了努下巴，“你们必须把随身携带的武器放在桌子上。”

伯恩斯心烦意乱地跟埃弗里交流了一下眼神，埃弗里默默地摇了摇头——不值得和这两个家伙较劲。

“我想你们两个心里应该明白。”伯恩斯操着一口浓重的爱尔兰口音慢悠悠地说道，“我靠子弹和步枪为生。”

他放下肩膀上的突击步枪，解下挎在腰上的M6制式手枪，把两样武器放在了埃弗里的步枪旁，伯恩斯挑衅一般贱笑着：“希望我回来的时候，它们还能原封不动的放在这里。”

两名警官有些面露难色，他们退后一步，放埃弗里和伯恩斯进入特恩总督的会客室。会客室整体呈扇形，越往里走内部的空间就越宽敞明亮。房间西侧的墙壁上悬挂了一幅描述早期奥特加德景象的巨大全息投影，一名年轻男子伫立在一座高塔的地基旁，这个又高又壮的男孩满面笑容，尽管没有了那标志性的红色胡须，但毫无疑问他就是特恩总督——确切来说是不到十岁时的特恩总督。

“我不知道您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总督大人。”欧·西格宁少校说道，她站在特恩的红色抛光橡木桌前，一身浅灰色的高领制服——和上次她去医院探望埃弗里时穿的是同一件衣服。少校那头乌黑的秀发这回盘成了马尾，三条金杠和一枚橡树叶形状的金星印在了制服的肩章上。

“在你们做出任何歇斯底里的疯狂举动前。”总督怒吼道，“必须要得到我完全的同意和认可！”

总督站在桌子后面，紧紧抓住身旁灰色皮制转椅的扶手，特恩今天穿了一件灯绒芯裤子和一件紧身的法兰绒衬衫——这两件皱巴巴、脏兮兮的衣服足以说明总督已经连续穿了它们好几天。

“我们的计划。”欧·西格宁少校冷静地回答道，“也就是你一周前批准的那个计划，假如你现在回心转意，我们仍有相当大的成功几率来彻底执行它。”

“你告诉我你已经将希弗彻底关闭了！”特恩愤怒地指着站在黄铜全息投影器上的麦克。

“是的，没错。”人工智能从容回答道。

“那它们到底是他妈的怎么又联系上了的？”

“为了以防万一，我留下了一组运算阵列继续工作以保证在需要时能够让我迅速进入泰尔拉的控制系统当中。”麦克扭头看了一眼欧·西格宁，“毫无疑问，我的决定完全正确。”

“在没有得到我本人的批准之前，你他妈没有任何权力做出任何决定！”

人工智能耸了耸肩：“我们为什么不能保留那个运算阵列？真是荒谬！”

“荒谬？”特恩推开身旁的转椅朝桌子重重地砸了一拳，“那些混蛋把整个格莱德希姆小镇都给烤熟了！”

“准确地说……”麦克反击道，“泰尔拉空间站上的异星人和袭击我们的异星人并不属于同一个种族。”

埃弗里的脑子飞速运转起来，希望能够尽快搞清楚总督和少校在争论些什么。异星人登上了泰尔拉空间站？埃弗里有些

糊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特恩朝庞德上尉投出了愤怒而绝望的一瞥：“我现在到底还是不是这个房间中有资格掌控大局的惟一决策者？”

“首先我希望您能够冷静下来，总督阁下。”庞德上尉的脸色惨白，他看起来连站稳都很困难，“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来争论不休了。”

特恩愤怒的嗓音仿佛从牙缝里挤出一般：“上尉，你竟然胆敢对我横加指责，乱下命令！告诉你，我是这个星球的正牌总督，不是那群任由你们摆弄的新兵蛋子！”特恩脖子上面的青筋毕露，脸庞因为愤怒而如同胡须般红得吓人，“在丰饶星上，只有我能够决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总督狠狠瞪了欧·西格宁一眼，“我绝不允许你们如同诱饵般肆无忌惮地践踏丰饶星人民的宝贵生命！”

办公室一下子静了下来，麦克摘下牛仔帽梳理自己稍显凌乱的头发：“我很抱歉，总督大人，但计划就是如此，我们必须执行。”

特恩有些懵了，对于人工智能的违抗命令感到有些难以置信，趁着这个空当，欧·西格宁少校从背后掏出一把几乎和她手掌一般大小的黑色手枪，对准了特恩的胸口，“根据UNSC殖民地宪章条例内部安全修正案第二条第八款内容的规定，在此我宣布解除你所拥有的一切官职和被赋予的所有特权。”

“拉尔斯！芬！”特恩朝着门外高声喊道，门外两名手持M7微型冲锋枪的警官迅速冲进房间，将枪口对准了少校。

虽然直到现在为止，埃弗里仍然没有搞清楚这场争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有一件事他十分肯定，那就是欧·西格宁少校、庞德上尉——也就是埃弗里的顶头上司——与特恩总督并不同属一条战线。知道这个就已经足够了，坦白地说埃弗里十分讨厌两个男人竟然端着武器卑劣龌龊地对准一名女士的后背。所以就当第一名警官破门而入的同时，埃弗里抓住他手中的M7冲锋枪一把反转过来，那个警官如同杂技演员一般向前摔去，埃弗里伸出右肘对准那个男人的鼻梁狠狠砸了过去，可怜的警官重重摔在地板上，手中的武器也掉落在地。第二名警官见状不妙转过身来刚要开火，伯恩斯身手敏捷地一脚将其踢翻在地，紧接着一个鱼跃猛扑过去。爱尔兰下士的膝盖顶在警官的脖子上，另一条腿将M7微型冲锋枪压在对方的胸前。伯恩斯顿了一顿，给了身子下面的男人一秒钟时间来停止反抗，时间过后看到他仍在垂死挣扎，下士微微一笑，一记老拳喂到了男人的下巴上。

“我们现在安全了吗？”欧·西格宁连头都没有扭动一下，手枪仍然死死对准特恩的胸口。

埃弗里退出了缴获的M7冲锋枪里的弹夹，里面有整整一梭子货真价实的子弹，要是那狗娘养的警官真的抢先开火，少校肯定已经命丧黄泉了。看到躺倒在地板上的男人挣扎着想要起身，埃弗里对准他的肚子狠狠踹了一脚：“是的，长官，我们已经安全了。”

特恩眯着眼睛仔细打量起少校来：“你以为自己是谁，欧·西格宁？”

“这个星球上的最高军事长官。”少校回答道，然后将自己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根据UNSC殖民地宪章条例内部安全修正案第二条第……”

“你可以随意引用任何如同狗屎一般不起作用的条例，无论如何我是绝对不会妥协的。”

“总督阁下，您确定要这么一意孤行地走下去吗？”麦克在一旁插嘴问道。

“难道你是聋子吗？”特恩握紧拳头，狠狠朝桌子锤了下去，其力道之巨大足以将人的骨骼关节震得粉碎，“想听我再重复一遍吗？”

少校伸直了自己端枪的手臂，“不。”

少校连发三枪，身中三弹的特恩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红色的液体在他的衬衫上喷薄而出。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埃弗里猛地扑到特恩的桌子前，与此同时伯恩斯也跑到了总督身旁，特恩总督跌倒在地板上，两名下士将他死死地压制住。

“希利！”埃弗里在小队通讯频道里高喊道，“快给我上来！”

“根本不需要来这一套。”

埃弗里刚想让少校知道她在一名殖民地总督身上留下了三处致命的枪伤，突然他闻到了一股似曾相识的甜味。

“聪明。”伯恩斯评论道。下士摸了摸特恩“鲜血”染红的衬衫，指间沾满了TTR弹粘稠潮湿的残留粘液。

“就让他一直这么躺着。”欧·西格宁关上保险把手枪塞回枪套中，“直到我们安全撤离到舰队最高指挥部为止。”

突然，庞德上尉有些摇摇欲坠：“长官，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把希利叫过来……”

还没说完，上尉就跌倒在地，他那只完好的手臂勉强支撑在地板上。埃弗里急忙冲到上尉身旁，少校也跪倒在地板上，她撕开庞德的衬衫，包裹在上尉胸前的泡沫自愈材料已经完全被鲜血染红，这一次可是货真价实的热血。

“希利，立刻给我过来！”埃弗里怒吼道，说完扭过脸来面向少校，“长官，事情的发展已经不在我们的掌控中，我可不喜欢这种该死的感觉。我想要知道你所谓计划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现在就想知道。因为有一点我非常确定，无论您的计划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目的，您都需要我和伯恩斯去将它付诸实施。”

少校深深吸了口气：“好吧。”

她仔细地上下打量着埃弗里，复杂的目光中半是敬佩尊重，半是欲言又止：“好吧，洛基，把全盘的计划详细介绍给我们的下士。”

埃弗里一时没搞明白少校刚才到底是和谁在讲话，直到他听到了背后麦克的咳嗽声。

“好的！”埃弗里扭过头去，发现人工智能一脸微笑，他看起来有些窘迫，“我想我们应该从这儿讲起。”

巴帕帕百无聊赖地在地板上蹦来蹦去，他一刻也闲不下来，一会儿瞅瞅甲烷气罐中的残留气量，一会儿抓耳挠腮地东张西望——最终，咕噜人执事第N次要求他安静下来，巴帕帕却伸出脑袋斜视着在一旁忙碌的工程师问道：“你觉得，这家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其实达达布也希望自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巴帕帕一而再、再而三的纠缠让他恼怒异常。比较轻的身体漂浮在异星人空间站上的智能数组前，直到现在为止，工程师还在捣腾着那个黑黑的小盒子。

“别管这些，你只要看好走廊里的动静就万事大吉了。”达达布回答道，“估计马上就要完事儿了。”

巴帕帕嘟囔了两句，重新退到了控制室门口。咕噜人执事跃过从异星人智能数组上拆卸的防护挡板，来到了比较轻的身边。

<要来进行一场对话>工程师对他比划道。

达达布再次怀疑将工程师带到异星人的空间站到底是否算得上一个明智的选

择。天知道工程师要进行什么形式，什么内容的鬼对话。

但是咕噜人执事别无选择，他必须在工程师看穿自己的谎言前将其带离机库，要是工程师明白过来达达布许诺将自己的“犁耕”杰作安上武器，它还指不定会捅出什么更大的篓子呢。达达布对于自己辜负了朋友的信任感到很是内疚，但他确实已经走投无路了。当那艘受损的幽魂运输舰如同变魔法一般化为四辆工程师的“犁耕”杰作，达达布差点吐出血来。他根本不敢想像假如麦卡布斯知道事情真相后到底会做出何种举动，鬼面兽酋长刚刚在与异星人的交手中吃了大亏，他不会再对任何人的失职加以宽恕，达达布当然也不会是例外。

达达布伸出手指在工程师的感应节点前比划起来，<一切都还进行顺利吗？>但是比较轻并没有理睬他。

工程师的四只触手全部伸进了异星人智能小盒子的内部，达达布凑了过去，发现工程师触手的细小纤毛在疯狂运动着——这些纤毛灵巧地将不同颜色的电路结合在一起。达达布注意到一些电路连向了异星人的智能盒子，仿佛在回应工程师触角的修复一般，盒子上一绿一黄的两个指示灯不停地闪烁着。突然，工程师手中的异星人智能数组重新工作起来，达达布看见巴帕帕凑了过来，他可不想让第三个人看到自己和工程师正在进行的“罪恶”行当。

“执事！”巴帕帕小声提醒道，“弗里姆和另外两个人朝这里过来了！”

达达布举起粗糙的小手，一把将巴帕帕推回走廊：“快去！快去拖住他们！”

巴帕帕急忙窜出门外实施阻拦，而达达布也没闲着，他赶忙拽住比较轻的一只触手，工程师轻轻叫了一声，扭过脸来。

<快把这些挡板安回原位！>达达布手忙脚乱地比划着。

工程师的反应有些迟钝，他好像对于达达布的惊慌失措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你知道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吗？>

<什么？谁干了什么？>

<酋长和他的手下。>

达达布已经能够听到弗里姆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的声音，咕噜壮汉一把推开巴帕帕，径直朝屋里冲来。、

<过会儿再和你解释！>达达布捡起挡板，一把扔给工程师，然后一路小跑冲向门口。

“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没有任何理由从自己的岗位上擅离职守！”达达布挡在弗里姆面前。

“你自己逛来逛去，东张西望的。”弗里姆满腹狐疑地回答道，“为什么偏偏不允许我在这里转转呢。”

“因为我是一名宣教执事！议会赋予我进行探索和发现的神圣权力！”

弗里姆根本不在乎这些一无是处的狗屁规定：“你探索发现到可以吃的东西了吗？”

“没有。”

“那发现了什么圣迹了吗？”

“当然没有。”

“那你到底找到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有发现。”达达布佯装恼怒道，“在这里浪费时间和你进行毫无意义的对话对我的工作不会有一丝一毫的……”

弗里姆冷不防一记老拳直袭达达布的肚皮，受到突如其来的猛烈一击，咕噜人执事踉踉跄跄地跪倒在地。

“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弗里姆径直走进控制大厅。

达达布挣扎着想要起身阻挡弗里姆前

进的步伐，但是对方手下的瘸腿古夫和独眼塔克达克紧跟在自己老大的身后，达达布倒抽着冷气步履蹒跚地跟在他们身后。

弗里姆来到控制大厅，环视四周的异星人智能数组塔，有些失望地哼了一声，"什么都没有。"

达达布艰难地抬起脑袋，令他吃惊的是，所有的防护挡板都已经被装回原位。比较轻一动不动地悬浮在大厅中央，好像自从来到空间站开始就一直无所事事待到现在一般。

"这下你满意了吧？"达达布指着一旁光芒已经逐渐暗淡下去的能量核心，"给我再去弄一个能量核心，我会考虑允许你协助我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弗里姆比他看起来要聪明的多："那你要跟我一起去取。"

达达布叹了口气，"好吧。"

看到弗里姆和自己的两个跟班扭头返回，达达布赶紧对比较轻说，<不要再动那些挡板了！>

达达布希望工程师告诉自己鬼面兽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但是眼下时间紧迫，只得等到下次见面再说了。比较轻一直等到咕噜人离开控制中心渐渐远去，才长长吁了口气。房间里的能量核心愈发暗淡起来，看来能量已经快要消耗殆尽了，工程师也不想背叛自己的朋友，但是他没有其他的选择。很快，工程师取下了异星人中心控制塔上的控制面板，一根触手伸入智能数组之内，然后来到了房间的全息投影器跟前。

<已经，安全，快点，出来。>比较轻仔细而又缓慢地比划着，如同他第一次和达达布对话一般。

停了一会儿，一个小小的异星人全息影像出现在房间的全息投影器上。

比较轻继续说道，<现在，你可，终



于，出现，了啊>

异星人的全息影像点了点头，然后如同鬼魅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紧接着，星盟代表着“神使”的符号出现在异星人全息影像刚刚站立的地方，比较轻满意地吁了口气，<什么，时候，其他，的人，过来？>

异星人的全息影像再次出现，他举起右手伸出四根指头，<清晨>

<棒极了！>工程师吸了口气，身体稍稍上浮一些，<不久，之后，和平，就会，降临！>

房间之内的能量核心几乎就要完全暗下去，而异星人的全息影像也再次消失。比较轻靠到异星人中心控制塔的边上，这里面居住的异星人智能可真是超乎想像的聪明，对方只用了区区半个时间循环就学会了工程师一族的肢体语言。工程师赖以悬浮的气囊因为兴奋而剧烈起伏着，我这里有太多的问题想要去问他了！但是工程师知道眼下时间所剩不多，在能量核心完全熄灭之前，在自己的朋友达达布和那个叫弗里姆的咕噜人回来之前，自己顶多能再问一个问题。

<想要，我来，修理？>工程师伸出触手，指了指不远处的控制塔。

<不。>洛基迅速查看了一下被自己破坏的希弗的状况，<没有，什么，值得，挽救>

能量核心彻底暗淡下来，整个数据中心顿时陷入了一片令人不安的漆黑中。



第二十章

丰饶星·2525年2月23日

午夜之后，广场上的人群被彻底疏散了。当破晓而出的红日将第一缕阳光播撒在奥特加德最大的广场时，这里已经是空空荡荡，冷冷清清。所有的难民和执勤警官已经于昨夜撤入轨道电梯基座站中。庞德上尉踱过空无一人的广场，到处都是被随处丢弃的水瓶，凌乱不堪的行李，乱七八糟的衣物，随处可见的尿布，污秽不堪的碎屑以及褶皱撕裂的全息照片，昔日美丽干净的广场如今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垃圾场——这些凌乱和不堪将会伴随着史无前例的丰饶星撤离行动而被永载史册。

在广场上设置信号灯为那些异星人标记出来一块降落着陆区之后，两名下士曾经提议在附近的隐蔽角落安排狙击手以保护庞德的安全，但是他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两名下士的建议。希利曾经坚持至少允许他驾车将上尉从殖民地议会大厦送到广场这里，但是庞德只是命令他为自己换上新的疗伤纱布，然后再给自己一些止痛药后就独自步行前往广场。上尉并不是想做一名大义凛然的无畏英雄，他只是想慢慢享受完属于自己的最后行军征程。

很多陆战队员都讨厌急行军，但是庞德却深爱着这项“运动”——当还是名新兵时，他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那惩罚性的公路长跑基础训练。自从上尉因为那次意

外事故受到降职处分后，他就经常开玩笑为自己仅被炸掉了一条胳膊而深感庆幸。假如那枚不长眼睛的叛军手雷不巧炸断了自己宝贵的双腿，那么上尉就只能在余生学习如何用双手继续走路了。尽管在旁人听来这个“笑话”相当辛酸，但是每当讲到这里时，上尉本人还是会被自己的幽默风趣而逗得哈哈大笑。

庞德上尉不住地吸着冷气，虽然换上了新的纱布，但是断裂的肋骨还是刺进了本已受伤的脾中，希利根本无法处置如此严重的伤势，而眼下时间紧迫，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再将上尉送往奥特加德中心医院进行手术救治了。有些任务由将死之人前去执行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上尉在心中暗暗盘算着，当然对于眼下这个将异星人所谓“神使”交还给他们的任务，自己无疑就是最佳人选。

广场中央有一个壮丽的喷泉和巨大的露天音乐演奏台，围绕在它们旁边的则是一圈高大的灰色橡树。巨大的碧绿树叶在狂风中剧烈抖动着，上尉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每走一步都倍感艰辛。直到慢慢走出橡树的荫蔽，能够再次抬头仰望那蓝蓝的天空时，他才意识到那些树叶迎风招展的真正原因。异星人的战舰正在慢慢朝奥特加德驶来，圆润庞大的舰身在反重力单元强大力场的支撑下缓缓降落。要是换作其他情况，看到如此巨大的战舰滑行在奥特加德的上空，舰身距离奥特加德的最高建筑不过一两百米的距离，庞德上尉一定会感到敬畏，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异星人战舰上所散播出的反重力力场简直比希利给的那些止痛药更加能够缓解上尉的伤痛。异星人战舰缓缓停在庞德的头顶正上方，上尉深深吸了口清晨凉爽宜人的清风，暂时忘却了伤痛带来的困扰。

但是伤口的痛楚很快又杀将过来，随着异星人战舰停在了城市上空，舰上的反重力单元也停止了工作，上尉苦笑一声拖着伤残之躯继续朝着陆区慢慢走去。他仅剩的一只手臂紧紧夹着从总督办公室拿来的那个黄铜底座的全息投影器，更令上尉感到难受的是欧·西格宁少校还在底座上加装了一个钛合金的网路继电器，虽然少校曾经提议换用一个较为轻便的全息投影器，但是洛基——也就是长期处于睡眠状态的丰饶星防御用人工智能还是坚持必须使用那个功率更为强大的全息投影器。

庞德上尉的伤情非常严重，以至于几近精神恍惚的他对于洛基的计划并不十分了解，但上尉还是领会了一些计划的主旨——异星人眼下正在寻找一个被他们称为“神使”的强大联网人工智能，万幸的是异星人队伍中出现了一名叛徒，由此洛基从那名变节者口中得知了一个能够将异星人主力调虎离山的绝佳妙计——只要向电子继电器中注入超额的数据信息流组，就可以伪造出代表着“神使”的电子信号。

对于亲眼目睹了格莱德希姆毁灭惨状的约翰逊下士和伯恩斯下士来说，要他们相信异星人口中的“脱身妙计”简直比登天还难，当欧·西格宁少校将自己的计划全盘托出之后，两名下士甚至表现出了如同特恩总督一样的愤怒与不解，眼下他们正焦头烂额地组织丰饶星的难民们躲过异星人战舰的毁灭打击，为什么现在又要主动引诱这些该死的杂种来到奥特加德呢？

就在这时，一架异星人运输舰从战舰的尾部舱门中缓缓飞出，然后突然加速如同离弦之箭一般滑过泰尔拉那宏伟壮丽的七座轨道电梯，直扑广场而来。庞德用尽全身力气才爬上露天音乐演奏台的木制阶梯，他惊讶地发现四个模样奇怪的物体顺着异星人运输舰上的重力力场缓缓下降，

上尉费了好一会儿功夫才看清这些"模样奇怪"的家伙原来是某种车辆，这些异星人的载具刚一着地，锯齿状的锋利滚轮就呼啸着旋转起来，四辆车子开始围绕着硕大的广场巡视起来。

每辆载具都由一名身着盔甲的异星人驾驶，庞德认出了那个为首的高个子异星人，他就是在会谈时跟在异星人首领身旁的棕褐色皮肤的小喽罗。四个异星人中为首的那个身穿红甲的头领摆正车头，径直朝庞德冲过来，然后把车子停在了喷泉和奏乐台中间的空地上。

庞德趁着异星人下车的工夫将那些形怪状的坐骑好好地打量了一番——首先，车子的座位悬浮在半空中，很明显异星人在车子上加装了某种反重力工作单元、其次，每辆车子上面都附加了两把异星人的长钉步枪，这些外挂武器被草草安装在庞德上尉认为是车子引擎的地方。弯弯曲曲的控制线路从长钉步枪一直延伸到异星人车子座椅上方的控制扶手前——这样一来，驾驶者就可以轻松自如地在行驶途中开火射击了。

红色盔甲的异星人越过喷泉朝上尉走来，它从腰带上取下一把长钉步枪对准了上尉的胸膛，头盔中黄色眼睛机警地四处打量着。庞德上尉笑了，他举起全息投影器并按下了开关，洛基从异星人告密者那里复制到的那个圆形符号出现在全息投影器上。

红甲异星人眯起眼睛，死死盯住庞德——它的目光如同一只饥饿的猛兽打量比自己弱小的晚餐一般。接着，异星首领伸出毛茸茸的大爪子，一把夺过上尉手中的全息投影器并将其揽入怀中——如同一个多疑的孩童想要永久占有自己的生日礼物一般急不可耐。

"好了，你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庞德上尉说道，手臂探入衣服的夹层口袋里。

异星人立即紧张地举起手中的武器朝上尉大吼起来。

"哦，不好意思，我可是只有那么一个你们想要的东西。"庞德从容不迫地夹出一根甜心威廉牌香烟放到了嘴里，然后不紧不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银色打火机，"目标高度确认为六百米，准备开火。"

洛基掺杂着静电噪音的回答在庞德的耳机里响起："我可以给你十秒钟的时间再开火。"

"嗯，我想我是绝对不会错过这场绚丽夺目的烟花表演的！"

异星人开始咆哮起来，似乎想要追问庞德到底在同谁通话。

上尉微微一笑，慢慢说道："总有一天我们会取得最终的胜利，无论付出多少牺牲，我们一定会笑到最后！"

丰饶星质量加速器发射的第一枚超音速炮弹正中异星人巡洋舰的舰首，炮弹巨大的冲击力在异星人战舰舰首的装甲上震出了不计其数的裂痕，整艘战舰都战栗起来。与此同时，威力巨大的声波与气浪迎面席卷而来，广场上的所有玻璃几乎在同一时间都被震碎殆尽。

第一发炮弹所产生的巨大回音还未彻底消散，第二发炮弹就已经彻底击穿了异星人舰首脆弱不堪的装甲，磁力加速炮弹势不可挡地从头到尾穿过异星人战舰的舰身，异星人巡洋舰腹部闪烁着诡异紫光的指示灯一下就熄灭了，巡洋舰的左舷也开始微微下沉——船头几乎要撞上广场旁的一幢大厦顶端了。紧接着，异星人战舰一头栽了下来，在中心花园的地面上划出了一道深深的凹痕，泥土、碎石以及漫天的碎玻璃随着异星人战舰的轰然落地而四散

溅落。

正当上尉如痴如醉地欣赏异星人战舰狼狈不堪的狗啃屎着陆时，他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一下子悬到了半空中，他向下望去，惊诧地发现异星人手中步枪的长长利刃已深深戳进了自己的肚子，但庞德却没有感觉到一丝一毫的疼痛，只是看到自己的双脚如同抽筋一般颤动起来，上尉一下子就明白了过来——自己的脊柱被异星人的利刃彻底戳断了。异星人抓住庞德的脖子，然后猛地将步枪顶端的利刃从上尉的腹部中抽了出来。异星人给了上尉致命的一击，庞德不由自主地长大嘴巴，却无法发出一声叫喊，看着自己最爱的甜心威廉牌香烟从齿间慢慢滑落，上尉明白，一切都结束了。

异星人顿了一顿，松开了握紧上尉脖子的爪子，上尉的躯体无力地瘫倒在自己的血泊中。庞德原本以为那些异星人会干净利落地将自己干掉——直接一枪轰掉自己的脑袋或者是将自己拦腰斩成两段。但是一阵刺耳的轰鸣盖过了异星人巡洋舰落地时所引发的巨响，彻底将这几名异星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七个乌黑的小盒子正沿着泰尔拉的七座轨道电梯呼啸着向丰饶星的大气层外高速驶去，他们的磁力制动器摩擦着轨道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大响声，尽管异星人巡洋舰的巨大躯体阻挡住了庞德的视线，但是上尉心里清楚这些“小盒子”是什么东西，这些丰饶星居民口中的“奶酪大桶”原本是用来为轨道电梯上的超导弗林巴短纤维通道进行定期维护的维修材料，然而今天它们体内所承载的货物却显得如此特别。庞德上尉颤巍巍地伸手捡回掉在地上的香烟，默默祈祷上帝能够保佑这些货舱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

身穿红甲的异星人愤怒地吼叫起来，他从演奏台上一跃而下，上尉看到他慌张地命令自己的下属立即赶往东北方向的区域——那里是安放丰饶星反应堆熔炉和质量加速器的地方。三名蓝甲异星人赶忙跳上自己的坐骑，开足马力冲向自己的任务地点，而那个领头的红甲异星人则跑回运输舰，然后迅速回到了受伤的母舰。

第一批的七个货舱已经直冲云霄而去，每个货舱中都装载了足足一千名从丰饶星各地聚集于此的惊恐难民，假如一切都能顺利地按照原计划实施，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丰饶星上的所有难民就都可以安全逃离这个已然沦于敌手的昔日故乡。但是上尉心里清楚，自己恐怕看不到那一刻了。

“洛基！”上尉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告诉伯恩斯，他有伴儿了！”

上尉的脑海中浮现出埃弗里和伯恩斯，以及他们手下那一大群可爱民兵小伙子的快乐脸庞——上尉想起了他手下的那些勇敢无畏的男男女女，想起了对自己的那次降职处分，上尉很庆幸没有浪费生命中的美好光阴，庆幸自己没有沉迷于虚无缥缈的胜利与荣耀。上尉眨了眨被飞溅而下的泥土碎石所迷乱的双眼，艾普森印第安星系初生太阳的第一抹明媚阳光投射到了庞德的脸庞上，沐浴在这温暖的阳光之下，他心满意足地永远闭上了双眼。

“小心点，别在开门时把自己的手指头给夹掉了。”古夫提醒道，他把扳手插入眼前金属橱柜的锁眼中，开始慢慢拧转起来。

正在一旁研究橱柜的塔克达克也凑了过来：“下一个可轮我了啊。”

他的双手紧紧抓着一个盛满了散发着浓郁香气的粘稠液体的瓶子，放到自己的独眼前仔细研究起来，然后忿忿的拧上盖

子，把瓶子随手丢到房间的角落，"这个也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他们都不是我们期望找到的宝贝。"古夫叹了口气，抬起手中的扳手，夹断了柜门的锁盒。

"不要再我抱怨了！"弗里姆高声警告道，"有废话的工夫倒不如快点给我专心去找我们想要的宝贝！"

达达布无奈地摇了摇头，坐到了一旁的柜子上，尽管达达布告诉弗里姆迅疾移形号巡洋舰上的智能发光器已经对异星人的空间站进行了数次扫描检测，并未发现一丝一毫有关圣迹的线索，但弗里姆却认定了咕噜人执事是在撒谎，并决定自己动手找出隐藏在异星人轨道空间站上的神秘宝藏。尽管忙活了很长时间却仍然一无所获，弗里姆坚持要继续寻找下去。

"小心你那臭脚！"看到古夫糊里糊涂的一脚踩到了地板上错综复杂的数据线，达达布不禁失声高喊起来。古夫笨手笨脚地被数据线一绊，然后狼狈不堪地摔倒在地。弗里姆骂骂咧咧走过去将古夫扶起来，趁着眼前暂时的混乱，塔克达克将刚刚发现的一块扁平的金属薄片塞进自己的口袋。

目睹了这一切的弗里姆大喊道："把你私藏起来的东西给我交出来！"

虽然并没有看得十分真切，不过达达布猜想这个金属小薄片不过是一种通信器材或者一些仅仅具有最为基本的思考能力的电子仪器，这些小玩意儿应该是原来在这里工作的异星人留下来的。和在异星人空间站控制室里发现的那些中央电子运算数组相比，这些可有可无的小东西简直不值一提，达达布已经厌倦了继续旁观弗里姆他们无聊的探索，他必须要尽快从此地脱身。

于是，咕噜人执事用一种好奇的口吻问道："等你们把一切搞定之后，能让我也看看你们的发现吗？"

"为什么要给你看？"弗里姆从塔克达克手中夺过那个不起眼的小东西，不满地嘟囔道。

"几个时间循环之前我也曾经找到过类似的东西，我相信这些小部件能够拼装在一起。"咕噜人执事回答道，"假如我们能够找到所有的……"

弗里姆将信将疑地眯起眼睛："就可以怎样？"

"嗯，怎么说呢？假如我们能找到所有的小型配件并将它们组装到一起，那么这些小玩意儿会身价倍增，我相信到时候议会一定会重重奖赏我们的！"

"他们会给予我们什么奖赏呢？"

"哦，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达达布耸了耸肩，"这点你无需担心。"

弗里姆狡黠的大眼睛转来转去，显然是在考虑咕噜人执事所开出的诱人条件。经过一番权衡比较后，弗里姆扭头朝身边的古夫厉声喝道："不要再在这里给我磨蹭下去了，你听到执事所说的话了吧？还不快去寻找我们需要的伟大圣迹！"

古夫屁颠屁颠地扔掉手中的瓶子，重新操起扳手开始了自己的破门工作。

达达布稍稍松了口气，他假装干咳了两声。

"储气罐里的甲烷气量已经快要用完了，"他轻轻拍了拍身后的甲烷储气罐，"我要去重新填充一些甲烷去。"

弗里姆并没有提出异议，此刻他已经摘下面具，正忙着用自己尖锐的牙齿实验刚刚发现的小东西的硬度呢。

"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回来。"达达布又补充了一句，然后来到了房间外的走廊上。毋庸置疑，达达布气罐里剩余的甲烷足够他用上相当长的时间，但是他已

经和这些令人厌恶的白痴咕噜人待在一起足足一个时间循环之久了，达达布急切希望返回工程师身边，返回到自己亲爱的朋友身旁。自从工程师意味深长地说出了自己对于鬼面兽的看法后，达达布脑子里就一直重复上演着鬼面兽酋长在机库里面的狼狈景象和他那血肉模糊的受伤大腿。异星人的星球上一定发生了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达达布必须尽快搞清事情的真相。

达达布刚刚穿过一个耦合联接站，突然感觉到整个空间站都剧烈颤动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达达布慌忙来到耦合联接站边缘的密闭玻璃窗前向下望去，尽管看得并不十分真切，但达达布还是感觉到连接空间站的轨道电梯在不住地颤抖。这可真是奇怪啊，达达布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他突然发现临近一个气闸门开始闪烁起红色的警示灯——这个气闸门就是连接耦合站里接通轨道电梯的气闸门！达达布僵硬地站在原地，一阵莫名的恐慌涌上心头，直到一阵刺耳的尖锐警报在耳边响起，咕噜人执事才回过神来，发疯似的一路狂奔来到空间站的控制室。

在控制室里，达达布一眼就看到了仍在忙个不停的“比较轻”。工程师的触手仍插在中心控制塔的电子运算数组中忙碌地捣腾着，达达布哼了一声，把工程师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

<你到底在这里干什么？>达达布比划道。

<我要修复这些运算数组。>

<刚才的震动难道是……你让异星人的这座空间站重新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不。>工程师的身体因为过于兴奋而微微颤抖起来，<我只是把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纠正过来了而已。>

比较轻的回答着实让达达布感到迷惑和恐慌，正当咕噜人执事准备继续追问下去时，通讯器里响起了麦卡布斯气急败坏的喊声。

“执事，执事？你能听到吗？”

“是……是的，酋长大人，”达达布结结巴巴地回应道。

麦卡布斯的吼叫响起的正是时候，仿佛自己现在就在空间站里监督咕噜人的工作一般——仿佛鬼面兽酋长已经意识到了达达布和工程师一起在做些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勾当。

“那些异星人袭击了我们！我们的巡洋舰身负重伤，暂时瘫痪了！”

达达布心里一惊，差点瘫倒在地板上，异星人重创了己方的战斗母舰，怎么会发生如此荒谬的事情呢？

“异星人正在涌向轨道电梯，他们企图趁机从空间站逃离这个星球！”鬼面兽酋长继续说道，“你必须抵挡住异星人的进攻，在空间站里给我死守待援！”

达达布指着工程师面前的中心电子控制台，手忙脚乱地示意道<立即摧毁这些运算数组！>

<不，我是不会这么做的。>

<酋长命令我们必须死守此地！所以我们必须毁掉这些该死的家伙！>

通常，工程师只会对达达布的命令发一些不痛不痒的小牢骚，顶多哼唧两声抗议一下，但这次的情况完全不同，比较轻紧紧蜷缩着自己的触手，意志坚定地回答道，<我再也不会对那些鬼面兽言听计从了。>

<你说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他们先动了那该死的杀机，是他们扔出了那捕猎的罪恶石头。>

<我不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鬼面兽酋长一心想要毁掉这个世界，他会把他们全部杀光的。>

<假如我们不尽快行动摧毁掉这些运算数组，那么异星人就会趁机占领这座空间站！他们也会把我们全部杀光的！>达达布反驳道。

比较轻伸了个懒腰扭过脸去，他已经说完了自己的看法与意见，而且不会改变自己的主意。

咕噜人执事从腰间取下鬼面兽交给自己的等离子手枪，对准了前方的中心数据塔，工程师眼疾手快地飘到了数据塔的前方，恰好挡住了达达布射击的目标。

<快点让开！>达达布用另一只手比划着，但是工程师却对他的话无动于衷，仍然待在原地没有动弹。达达布持枪的手臂剧烈地颤抖起来，他已经有些手足无措了，<快点，让开，否则，我就，立即，开枪！>

<所有愿意相信朝圣之旅的宇宙生命都有机会最终踏上那伟大的旅程。>比较轻一字一顿地示意道，<为什先知们偏偏要斩尽杀绝这些可怜的生物，偏偏不能给予他们进行朝圣之旅的机会和权力呢？>

达达布忽然觉得浑身一激灵，这确实是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必须将这些该死的异星人赶尽杀绝，必须要一劳永逸地斩草除根！”麦卡布斯在通讯频道里怒吼道，“你听明白了没有，执事！”

达达布放下了手枪，“不，酋长大人，我不明白。”然后他按下了结束通讯的按钮。

麦卡布斯愤怒地咒骂着，通常情况下和这些该死的咕噜人进行沟通已经够困难的了——厚重的面罩通常会让他们口齿不清，眼下迅疾移形号内的舰桥上一片狼藉，刺耳的爆炸声和尖锐的警报声混作一团，根本听不清身处空间站上的咕噜人执事到底在说些什么。

“执事！”麦卡布斯高声喊道，“你说什么！再给我重复一次！”

通讯频道里只剩下一片嘈杂的静电噪音，暴跳如雷的鬼面兽酋长从指挥座椅上一跃而起，然后立即就开始后悔起自己的莽撞和不慎来，虽然大腿已经不需要再被固定到医用夹板上，但伤势依然十分严重，仍需更进一步的治疗才能彻底康复。先前还没等鬼面兽酋长在巡洋舰上的医疗舱内安安静静地待上一个循环的时间，舰内的智能发光器就报告在异星人星球表面最大城市的中心发现了被隐藏起来的伟大神使。异星人在城市中心的公园里面建造了一座指引飞船降落的信号灯塔，很显然这些异星人希望举行第二次会面。麦卡布斯没什么雅兴陪这些幼稚的异星人玩过家家，他只希望巡洋舰迅速靠近异星人的城市并一举将敌人手中的神使抢过来，之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屠杀这些该死的畜生了。突然，一次威力格外巨大的爆炸在舰桥内部炸响，灼热的气浪差点将麦卡布斯从座椅上掀翻在地。

“汇报损伤情况！”他对手下的工程副官——格莱斯泰尔怒吼道。

年长的鬼面兽副官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显示屏，一连串警示符号所投射的鲜艳倒影迅速滑过他身上暗灰色的皮肤：“等离子大炮彻底瘫痪！武器存放仓库出现火情！”

“把那些该死的兵蜂都给我集合起来！”麦卡布斯咆哮道，“命令他们立即赶到那里扑灭大火！”

异星人发射的第一发动力推进的原始炮弹并没有给巡洋舰造成什么严重的伤害，巡洋舰厚重的装甲恰好阻挡住了炮弹的前进，让它刚好停在迅疾移形号上的舰桥前。但是异星人所发射的第二发炮弹很

快就呼啸着奔袭而来，这一次炮弹贯穿了巡洋舰，彻底击毁了战舰上的反应堆和反重力发生器单元，尽管麦卡布斯首先命令那些兵蜂立即前去修理损坏的单元，不过战舰上的等离子大炮才是麦卡布斯真正的关心所在。

假如眼下正待在异星人轨道空间站上的工程师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么鬼面兽可就再也没有什么办法修好巡洋舰上宝贵的等离子大炮了。鬼面兽酋长心里清楚，如果放任这些已如惊弓之鸟的异星人逃离到其他附属星球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带领援军杀一个回马枪。如果议会没能及时派来足够多的援军，那么麦卡布斯不得不带领为数不多的鬼面兽战士孤军奋战，拼死到底了。

格莱斯泰尔朝舰桥上一个名叫德拉斯的秃顶鬼面兽战士怒吼起来，他命令这个年轻的鬼面兽立即前去督导兵蜂的维修工作。看着德拉斯急急忙忙地冲向舰桥中央的升降轴，麦卡布斯拄着浸血圣锤一瘸一拐地来到全息投影器旁。而舰桥上的另一名鬼面兽战士斯特拉布，突然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面前显示屏上的异星人轨道空间站和轨道电梯。

“异星人的小型货舱已经快要抵达空间站了！”斯特拉布指着屏幕上正在快速向上移动的七个闪光图标，气急败坏地喊道，“那些异星人的大型货舱，就跟在这些小型货柜不远的地方也快要到达它们的目的地了！”

麦卡布斯把浸血圣锤巨大无比的石制锤头倚靠在自己的右臂之下，这样就能让浸血圣锤来承担自己绝大部分的体重。尽管自己无比钟爱的战舰所受到的严重损伤让其心痛不已，但是他依然对异星人孤注一掷的大胆计划感到由衷的赞叹。眼看异星人已经连续两次作战失利，麦卡布斯根本没有想到这些该死的杂种竟然还能策划出一次经过如此精心设计的绝妙袭击。尽管他早就知道异星人轨道空间站的真正用途，但他根本不曾想到异星人能够顺利地利用那里逃出即将毁灭的家园母星，要知道此时迅疾移形号巡洋舰牢牢地控制着星球轨道的制空权啊。

鬼面兽酋长知道自己必须竭尽全力来阻止异星人逃离此地，否则他就彻底辜负了神圣先知们给予自己的深深重望。麦卡布斯心里清楚，仅靠空间站上布防的那些毫无战斗经验的咕噜小傻子根本不足以阻挡异星人的进攻，他必须派遣自己的属下登上异星人空间站并将其彻底摧毁——正如自己的侄子先前所言一般，以此彻底断绝异星人退却的后路。

“侄子！”麦卡布斯怒吼道，希望能够尽快确定自己侄子位于异星人星球表面的位置。智能发光器投射的影像上布满了数以千计象征圣迹的神圣符号，其中的一些正沿着轨道电梯朝空间站飞速驶去——毫无疑问这些该死的异星人企图带着圣迹一同逃离此地，“侄子！你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里，就在这儿，我的叔叔。”塔塔罗斯回答道。

麦卡布斯回头望去，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侄子大步走进舰桥之内，巡洋舰升降轴上熊熊燃烧的大火将塔塔罗斯身上的红色盔甲熏烤得脏乱不堪，他身上的黑色皮毛也有一些被烤得发白。塔塔罗斯紧握升降轴阶梯的双手又红又肿——显然是已经被熊熊的烈火所灼伤。而在他的一个爪子中紧握着一个黄铜质地的圆盘物体。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麦卡布斯质问道。

塔塔罗斯将手中的全息投影器高高举过头顶：“您口中所谓的圣洁神使……”

说完，他将其狠狠摔在地板上，伴随着一声清脆的破裂之声，投影器精细的内部零件被摔得四分五裂，“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赝品！”

麦卡布斯盯着甲板上破烂不堪的零件与碎片：“你也曾经说过，这东西在智能发光器上确实显示为神使！那些该死的异星人又怎么会知道如何复制神使的信号用来迷惑我们呢？”

塔塔罗斯一脚踢飞地板上的“神使”碎片，怒不可遏的咆哮道：“叛徒！一定是我们内部的无耻叛徒将如此重要的情报泄漏给了那些异星异端！”

格莱泰尔斯和斯特拉布顿时怒目圆睁，愤怒地龇牙咧嘴起来。

“要不就是智能发光器在撒谎！”塔塔罗斯死死地盯着自己的叔叔，“无论如何，正是源于你的愚蠢才使我们遭受了如此严重的损失！”

鬼面兽酋长没有理会自己侄子的挑衅：“神圣的智能发光器。”麦卡布斯冷静地分析道，“这些是先行者遗留下来的伟大遗迹，它们绝不会撒谎。”

“神圣先知们将会对我们的办事不力给予最为严厉的处罚和惩戒！”塔塔罗斯对站在酋长身旁的格莱斯泰尔和斯特拉布说道，“但是这个老头子事到如今却还不知悔改！”

实际上，正是宁静副首相本人亲自命令鬼面兽酋长忽视一切先行者遗迹的存在——他告诉麦卡布斯由于智能发光器发生了不可预料的故障导致了探测结果出现了偏差。这里没有一丝一毫值得发掘的神圣遗迹，宁静副首相在专用加密频道里一再告诫鬼面兽酋长，这里根本不可能存在所谓的伟大神使。这里只是充斥着肮脏的人类蠕虫，遍布着这些污秽的异端垃圾，而这些杂种只配得到死亡。

“这个老头子的狂妄自大几乎让我们失去了战舰！”塔塔罗斯已经歇斯底里了，“他的执迷不悟会让我们每个人都葬身于此！”

麦卡布斯感觉自己胸膛中的热血开始沸腾起来，这让他暂时忘却了腿伤所带来的莫大痛楚，“记住！我才是酋长！我的命令就是一切！”

“不，叔叔！”塔塔罗斯取出腰带上的长钉步枪，“一切已经到此为止了！”

麦卡布斯猛然想起了自己挑战上级酋长——也就是自己父亲那天所发生的点点滴滴，按照部落的族规，这场挑战直到有一方战败而死方可结束，最终麦卡布斯的父亲心满意足地看着儿子用匕首划开了自己的喉咙——能够死在自己所爱之人的刀下对于一名真正的武士来说是此生莫大的幸福。在神圣先知的传教船队到达鬼面兽的母星并将他们感化加入星盟之前，让自己所爱之人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于任何一名年长的鬼面兽来说都是最为理想的命运归宿。

但是麦卡布斯还不算老，也绝对不会承认侄子强加在自己头上的软弱与愚钝：“一旦挑战正式开始，我们就都不会再有退路了。”

“我懂得祖传的规矩！”塔塔罗斯回答道，他取出长钉步枪中的弹夹扔给了一旁的格莱泰尔斯，然后指了指麦卡布斯受伤的大腿，“你身负重伤显然已落下风，所以你可以留下锤子和我进行决斗。”

“我很高兴你已经成为了一名珍视荣誉的战士。”麦卡布斯没有理会塔塔罗斯的傲慢与骄横，他示意斯特拉布从指挥椅那里取来自己的酋长头盔，“我真希望能够有机会教你成为一名忠实可靠的不朽战士。”

“你难道认为我有不忠之心？”塔塔

罗斯问道。

“傻小子，你是如此不服管教。”麦卡布斯从斯特拉布手中接过头盔，戴在光溜溜的脑袋上，“我希望终有一日，你能够体会到两者之间孰重孰轻。”

塔塔罗斯咆哮着向自己的叔叔冲去，他举起手中带有利刃的长钉步枪朝对方猛砍过去，鬼面兽酋长挥舞着手中的浸血圣锤格挡开这凶猛的一击。塔塔罗斯心里清楚，仅仅需要一击浸血圣锤就可以轻松将自己砸个稀巴烂，不计其数的凶狠敌人在这把传奇之锤之下沦为冤魂，显而易见正面对决是极不明智的。

经过一轮较量，两人各自退回了自己先前所在的位置，麦卡布斯缓缓向后退去，他死死盯着塔塔罗斯手中的长钉步枪，却没有留意到脚下的“神使”碎片，鬼面兽酋长一脚踩在破碎的“神使”身上，身体顿时失去了平衡，塔塔罗斯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一个鱼跃蹦到了麦卡布斯的身上，三下五除二扒掉了鬼面兽酋长的头盔，然后用长钉步枪锋利的刀刃在麦卡布斯的身上脸上抓划起来，鬼面兽酋长伸出一只手臂企图阻挡住塔塔罗斯凶猛的攻势，但是后者抓起利刃顺势一戳，长钉步枪的刀刃深深刺入了麦卡布斯前臂的骨头中。

尽管已经是身负重伤，但麦卡布斯依然拼尽全身气力，用自己没有受伤的一只手臂抡起浸血圣锤，狠狠砸向塔塔罗斯毫无防备的膝盖，尽管这一击正中目标，但是单凭一只手臂抡锤的力量远远不足以彻底打垮塔塔罗斯，他只是受了一点轻微的伤害。塔塔罗斯稍稍退后几步，等待自己已经倒地的叔叔站起身来。

鬼面兽酋长的手臂伤势严重，已经无法握紧手中的浸血圣锤，只能用手指将其紧紧夹在手心，麦卡布斯大叫一声使出全身仅剩的气力狠命向侄子冲去。塔塔罗斯弓起身来，似乎要正面迎击叔叔的挑战。但是当麦卡布斯冲到他面前的时候，狡诈的鬼面兽迅速向后连退数步，躲开了麦卡布斯的正面冲击，毫无防备的鬼面兽酋长顺势向前栽去——他根本没有想到侄子会使出这样一招，原本势大力沉的制胜一击重重砸在舰桥的大门上。

麦卡布斯最后一击的气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自己的手臂都被震得发麻。塔塔罗斯抓住时机，扔掉手中的长钉步枪，猛地扑到麦卡布斯的身上，死死抓住鬼面兽酋长的胸甲，一把将其扔到舰桥中心走廊靠近巡洋舰升降轴的另一端。

眼看失去了自己赖以自保的浸血圣锤，已经半身不遂的鬼面兽酋长努力抓住升降轴上的边缘扶手，他的大半个身子已经悬空了。

“疑惑！”鬼面兽酋长呻吟着，用尽最后的力气握紧扶手。

“忠诚与执着！”塔塔罗斯慢条斯理的回答道，他紧握着属于麦卡布斯的浸血圣锤，一步一步朝升降轴缓缓走来。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纪元所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我的侄子。”

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响彻整艘巡洋舰，熊熊的烈火从麦卡布斯脚下猛烈燃烧起来，甲板上、天花板上、舰桥里面……到处都是手持灭火设备的慌乱兵蜂，可它们却对身旁性命已危在旦夕的舰长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塔塔罗斯怒目圆睁，露出了自己锋利的牙齿：“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叔叔？这个可悲的疑惑纪元已经到此为止了。”

塔塔罗斯使出全身力气，挥起锤子重重砸了下去，鬼面兽酋长的头骨被这劲道十足的一击击得粉碎——麦卡布斯慢慢松开了抓住扶手的手臂，然后一头掉入了烈

火燃烧的万丈深渊中。

塔塔罗斯静静地站在原地，他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汗水浸湿了他的毛发，但是这一次却没有发出那令人作呕的恶臭体味——这一刻，他终于成熟了起来。塔塔罗斯闭上双眼，尽情享受着来之不易的胜利，然后解下了腰带把浸血圣锤——这把象征着部落传奇的神圣武器系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格莱泰尔斯小心翼翼地走过来，双手捧着麦卡布斯的头盔，斯特拉布则跟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两名鬼面兽战士齐刷刷地跪倒在塔塔罗斯面前，正式承认并接受塔塔罗斯的新任酋长与迅疾移形号的舰长地位，塔塔罗斯接过叔叔的头盔，然后顺着梯子滑了下去。

新任的鬼面兽酋长将自己的运输舰留在了位于巡洋舰升降轴底端的机库中，有了它塔塔罗斯就可以在异星人逃离星球之前赶到轨道空间站守株待兔，以期将其一网打尽。但是在出征之前，塔塔罗斯还想要从熊熊的烈焰中找回属于自己的遗产——他要扒下麦卡布斯那威风凛凛的镀金盔甲。是的，这套盔甲属于他，属于新任的鬼面兽酋长——塔塔罗斯。

希弗醒了过来，她竭尽全力想回忆起自己是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体内所有的运算数组都已关闭，她的记忆处理器也同样处于关闭状态。只有水晶逻辑运算核心还处于运行中，希弗根本无法集中精力进行思考——逻辑运算核心那少得可怜的能量根本不足以为她的大脑提供进行复杂分析思考的“巨大”能量。突然，希弗体内的一个运算数组重新恢复了工作，紧接着，一条脉冲通信信号传入到逻辑运算核心当中。

<\谁……是谁？\>

那个发送信息的未知智能生命体回答道：<比，较，轻>

希弗满腹狐疑地思索着这条诡异回答背后所隐含的真实含义，就在她绞尽脑汁冥思苦想时——那个未知智能体又打开了希弗体内的一个运算数组，转瞬之后，海量的信息和记忆如潮水般涌入逻辑运算核心中——丰饶星，泰尔拉，异星人，还有麦克……

各种记忆，各种情感，往事的点点滴滴，内心的喜怒哀乐在希弗的逻辑核心中错综复杂地交织起来，希弗被困在这些往事记忆所封堵的内心深处，恐惧而茫然地望着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另一个“自己”。

几分钟过去了，就在希弗茫然不知所措时，一条新的脉冲信息从希弗体内一个新近恢复运转的运算数组中传了过来。

<你，谁？>

<\我不知道我是谁。我的身体，我的大脑，他们都出了故障。\>

但是希弗仍然能够清楚地感受到，那个发送信息的智能生命体正在被重新启动的第一个运算数组的闪存中仔细挑选着合适的文字表达法则，而且它也在使用相同精妙的电化学传输信号将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准确无误地传输到希弗的逻辑核心中。希弗突然明白过来这样的对话是如此的不同寻常——人类绝对不可能和自己以这种精妙复杂的方式来进行交流和沟通。

<\你和它们是一伙的吗？\>

<是的>异星智能体顿了一下。<但是，我和，它们，不同。>

一种莫名的刺痛感突然涌上了希弗的心头，犹如有人在用力抓她的头发一般。

<\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轨道电梯上面。\>

希弗被重新激活的第二个运算数组突然急速运转起来，与此同时，又有两个

运算数组恢复了工作。希弗想起了一个计划，想起了在噩梦发生的几个星期之前自己操控推进舱按照麦克计划到达指定地点的全部细节。

<\撤离计划！\>

<我都，知道，我想，帮忙。>

希弗努力回想着自己过去工作时的点点滴滴——到底是哪个运算数组被用来执行计算这个重要的任务呢？

<\你能修好这个吗？\>

希弗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到自己控推进舱进行运动的运算数组上，通常情况下操纵这些推进舱是她工作中最简单也是最无趣的工作，但这也是希弗最最拿手的一项工作，特别是在目前半身不遂的情况下。

<好的，你，等下。>

希弗竭尽全力，绞尽脑汁想要想起什么，想起一件她一直以来始终忘记询问的重要事件，随着更多的理性运算数组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希弗突然想起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来。

<\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异星智能生命体思考了好长一会儿，然后一字一顿地回答道：<比，较，轻。>

希弗花了好长时间才真正领悟异星生命体简单回答之后所蕴含的真正意义：因为这是厌恶杀戮的比较轻，所以他才会选择来帮助自己。

（未完待续）

SUPER ROBOT WARS OG SECRET HANGAR

超级机器人大战OG

短篇小说集

文/TRISTAR株式会社 编/清雨



turn.23

“时光编织的希望”—Time goes by—

出场人物



齐木瑞穗
负责EXCELLENCE整备工作的机械师，性格非常沉稳。



劳尔·葛雷登
EXCELLENCE的驾驶员。原本是平行世界中的人类。



拉吉·蒙托亚
研究时流引擎的科学家，虽然非常重视伙伴，却总是将自己的目标摆在首位。

为了救助人类的生命，齐木瑞穗制造出了EXCELLENCE。但是，被卷入战争的瑞穗等人却被动陷入了不得不利用EXCELLENCE来进行战斗的窘境之中。她在EXCELLENCE身上究竟寄托了什么样的愿望呢……

有太多太多遗憾的事情了。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并不是我想像中的那个和平世界。战争在意外之中爆发，人们在意外之中死去。即便是在我作为齐木瑞穗所生存的17年时间里，有太多并不希望发生的别离走过我的身旁。

伸出去的手，永远都无法抓住。想要守护的未来，总是从指缝中溜走。我也许还会伸出手吧，对能够让我守护所有珍贵事物的力量伸出手。

“……喂，瑞穗！你没事吧？怎么愣住了！”

“啊……不、不好意思。”

我轻轻地扭过头，将之前稍有些发散的目光重又凝聚起来。在身旁，一脸担心模样的劳尔先生正盯着我的脸。

“你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待在停机库里吧？你现在的脸色很难看。”

“我没事，维护工作还没有结束呢……”

停机库里的事物忽然在视线中一歪，劳尔的声音仿佛从很远处传来。于是，我的意识……慢慢地关闭了。

“……我说了，不仅仅是EXCELLENCE，我认为就连瑞穗本身也承受了太多的负担。”

“嗯，她一定是在超负荷工作。”

……传入我耳中的，是比平时更加轻微的声音。而伴随着意识的逐渐恢复，我的眼睛所捕捉到的景象则是黑铁的医务室。在悬挂于床边的白色布帘另一端，有两个十分熟悉的人影在晃动。

他们是我的伙伴，也是从同一世界而来的命运共同体——劳尔·葛雷登和拉吉·蒙托亚。

“不仅是EXCELLENCE本身，还有框架的维护……总之，我希望能够尽量减轻瑞穗的负担。”

“虽然事到如今我不该这么说，但是将EXCELLENCE交给黑铁的那些机组人员完全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事情。”

“我也知道，可是……”

“关于时流引擎的机能，必须要完全保密，绝对不能让外人觉察到引擎的真实能力。”

从布帘的另一端传来了低沉的对话

声。是啊，在“我们的机体”EXCELLENCE中，蕴含着也许会改变世界法则的可能性。利用时流粒子驱动的永久装置——时流引擎，这一装置不仅是能够产生恒久能量的系统，根据使用方法甚至还可以引发次元转移。

另外，从我们的世界穿越到作为平行世界的“这边的地球”，同样也是由于时流引擎的暴走而引起的。

“即便在这个世界，战争依然在延续不断地发生着。”

“是啊，的确是这样。”

“……所谓人类，无论身处于哪个世界都一样啊。”

（没错，我也这么认为。）

并不是所有的人类都出自于个人的喜好才引发战争的，他们有着各自开战的理由和目的。我觉得其中有不少人是被动地被卷入这些他们并不希望发生的战争，继而被迫拿起武器的。

确切地说，无辜的人被卷入这场战争并丢掉性命，这是极为残酷的现实。

我投身于EXCELLENCE开发的初衷，应该是“挽救人们的性命”，机器人并不只是为了战斗而存在的事物。挽救人们的性命，在真正的意义上拯救未来。为了让其作为救援机器能够在任何空间的任何环境下活动，我将自己所能想到的所有可能性都赋予了EXCELLENCE。

但是……现实与我所想像的未来相距甚远。在原本预定拯救人类生命的EXCELLENCE的手中，掌握着能够轻易夺走生命的力量。我所构思出的那些作为救援机器的可能性，直接被他们当成了“机动兵器”所拥有的实力。

我所做的这些事情真的是正确的吗？由于我在EXCELLENCE中倾注的心血，战争所波及的范围却因此而扩大……

“但是……无论目前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只有尽心竭力地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如若不然，我根本没脸去见菲欧娜。”

“是的，我们必须完成时流引擎，从而返回到原来的世界中去。”

“没错！一定要回去！”

“不要这么大声，会把瑞穗吵醒的。”



“哦，不好意思。我们还是先回停机库吧。”

两个人轻手轻脚地离开了医务室，而我只是躺在床上，隔着布帘看着他们离去。

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耳边忽然又响起了劳尔刚才说过的话。

“我们只有尽心竭力地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

我能做到这一点吧。在EXCELLENCE身上的确具备“战斗力”，可是我并不想承认这一点。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是希望EXCELLENCE成为救助人类生命的机器。

拥有力量，难道就是罪过吗？

就算拥有力量，难道不去使用就是罪过吗？

我越是这样去想，就越是想不通。我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为了劳尔和拉吉，为了自己，还有……为了这个世界。

无论如何也得不出答案，就这样我再次闭上了眼睛。

我又一次走进停机库，是半天之后的事情了。拉吉看到我之后，连忙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并注视着我。

“瑞穗，这么快就起来了？”

“嗯，我已经没事了，刚刚睡了一会儿。那个……多谢你把我送到医务室去。”

“如果想要道谢的话，还是去和劳尔说吧，因为是他把你背过去的。”

这时，劳尔好像正在EXCELLENCE的驾驶舱里进行着工作，我只好在心里对他表示感谢。

“那个……关于之前提到的追加框架设计图，我想再试着研究一下。”

“可以吗？那个框架纯粹是战斗用的，与你当初提出的EXCELLENCE使用构想完全是背道而驰。”

“嗯，即便如此，我只是想要尽力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因为如果以后再后悔的话，就来不及了。”

在听了我的话之后，拉吉思索了一下才回答说。

“没错。我们的确不能给自己留下什么遗憾，只要在每一个瞬间都全力以赴，未来应该会逐渐改变。”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即便这种做法并不是正确的选择，我们也要试着做出自己做大的努力。如果这一行为能够增加“未来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些努力就没有白费。

虽然现在我们还无法准确地看到未来，但是我会与劳尔、拉吉，以及菲欧娜小姐的灵魂一起朝着充满希望的未来迈进。

(turn.23 完)

寺田memories

在GBA版《超级机器人大战R》中，劳尔与菲欧娜是同一个人物，虽然他们无法同时存在，不过在《OGs》中这一设定被改成了双胞胎兄妹。菲欧娜这一角色在剧情中很快就退场了，但我打算在续篇《OG外传》中令她再次复活。（寺田）

turn.24

“斗神、热击之刻”

出场人物



吾妻吼太
居住在日本东京浅草的有着极强正义感的高中生。在遇到战士罗亚之后，吼太变成了斗士罗亚，并开始和恶势力战斗。

吾妻吼太从一名普通的高中生突然变成了斗士罗亚，他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但是，对于刚刚结束第一场战斗的他来说，还不知道自己肩负的命运到底有多么重要……

“吼太，为了守护这个世界，你必须作为斗士罗亚去战斗。”

“守护这个世界？”

“没错。这一切，都是从你与罗亚的相遇开始……”

“……免谈。”

“什么！？”

“别跟我说这些麻烦的事情。我只是为了守护笑子才战斗的，对世界和平什么的根本不感兴趣。”

“吼太，你！”

（不好意思，爷爷……世界和平之类的东西对我而言实在是过于沉重，会让我无所适从的。）

横穿过晴朗大海的暴风，肆意地吹着体育场的观众席。由于今天举办的是联邦军新型机体的普通公开活动，所以整个体育场被围得水泄不通，观众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招待会的开始。

“……怎么了，哥哥？怎么突然发起呆了？”

“哦，没什么……”

“我知道了！应该是久违的早起，你现在还很困吧？”

“这也是原因之一！现在还是上午吧！”

“再过一会儿，新机型好像就要正式发布了，所以不能再睡了。”

“……知道啦。”

听了笑子的话，吼太重新坐直身体，将目光投向体育场中央。

的确，吼太为了守护浅草，可以驾驶着巨大的机器人战斗。虽然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但是他却可以自由地操控巨大的机器人，并完美地守护了浅草。

不过，对于自己肩负着守护世界和平的责任，吼太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那时之所以会选择战斗，只是为了保护妹妹笑子而已。另外，也正是由于想要保护自己出生并成长的浅草，他才会爆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

人有着各自不同的使命。绝对不会投身于不适合自己的事情之中——这就是吾妻吼太的内心中所确立的主张之一。

如果说摊煎饼，就必须去找专门摊煎饼的人，如果去找浅草寺的住持或者拉人力车的小伙子，这完全就是胡来，正所谓“术业有专攻”嘛。

类似维护世界和平这种大事，最好还是交给那些专门的人吧。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存在着联邦军，而今天新型机体的发布也正是为了加强“维护和平”……所以这种想法是不会错的。

“喂，哥哥。”笑子用周围人听不到的声音小声说道。

“你对之前捷达先生说的话十分在意吧？”

“……”

“他说之所以会离开军队，就是为了亲手守护最重要的事物……真的很帅啊！”

“……是啊，很有捷达先生的风格。”

从军队退役之后，捷达·韦纳蒂和妻子嘉奈特一同搬到了浅草，他们也和吼太兄妹二人一同来到了新型机体发布会现场。

由于意外地得知捷达家的经济情况不太好，于是吼太询问对方为什么会离开军队，并因此得知了捷达保留在心里的“誓言”。

“在军队中的战斗，可以保护大多数人的性命。但是，目前对我而言最为重要的东西……就是想用这双手为嘉奈特和即将出生的孩子创造幸福。战争的规模是大还是小，跟我都没有关系。”

（战争的规模根本无关紧要……吗。）

如果说为了保护笑子，以及为了守护浅草，无论要去什么地方做什么都可以。这就是吼太为自己却确定下来的“战争”的含义。但是……吼太的祖父喜三郎所希望的则是为了守护世界而战——这实在是一个过于庞大以及含糊的概念。

对吼太来说，出生并长大的浅草町就是自己生存的世界的全部，因此守护浅草也就等同于“守护世界”。

如果在浅草看到风神、雷神再次攻来，就算谁也不告诉，自己也会成为他们的对手。但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战这种事——为了素不相识的人以及自己从未去过的国家——就相当于守护生存在这颗星球上的所有生命的未来。

这样的负担，实在是太沉重了。

应该是……过于庞大了吧。

（可恶……怎么回事，这种焦躁不安的心情……）

为了守护笑子和浅草町而战。

还有，为了守护这颗星球而战。

虽然战争的规模不同，但他们的出发点却是相同的……虽然对这些存在只有这极为淡薄的意识，不过吼太并没有抓住“真



正面对内心想法的机会”，还有弥漫在他内心中的并不直白的感情本身。

不过，在后台得出结论之前，战乱的风首先带来了纷乱。

趁着联邦军的新型机体·Battle暴走所引发的混乱，修罗阿尔柯与弗尔卡·奥尔巴克出现并绑走了笑子，而吼太本人也陷入了穷途末路的危机之中。

“住手，放开我！哥哥，哥哥……”

“笑子！！”

自己应该守护的事物，被他人粗暴地夺走——这份愤怒和高涨的使命感，让吼太再次凝聚起力量！

“高呼吧，吼太……高呼火焰的语言！”

“呀啊啊啊！为了保护笑子，我什么都会去做！斗士！罗亚！！”

吼太所投身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周围重要事物的“小规模战斗”，但是这场战斗却与席卷了所有星球命运的大规模战斗联系在一起。所谓和平，并不是等待别人赐予的，而是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守护、去培育的。而且，能够守护对自己而言最为重要的事物的，就只有自己。

此时此刻，吼太还不知道自己应该走的路。但是，在他的身体里流淌着的却是无比炽热的鲜血，热血在沸腾！守护众多世界的钢之魂！

世上并不存在天生的战士，一个人在拥有了战斗理由的一瞬间，他就成为了战士。而现在，赤红斗神出现了，他的体内蓄积着灼热，朝着无法回避的战乱出发。

斗士罗亚的漫长旅途，才刚刚拉开序幕！

(turn.24 完)

寺田memories

提起为什么要将吼太等人的出生地和居住地设定在东京的浅草地区……因为万代公司的总部和Banpresto总部（如今已经迁到其他地方去了）就坐落在那里。而且我也本人住在浅草附近，那里对我而言是个非常熟悉的地方。顺带一提，游戏中出现的地图也是参照浅草地区进行设定的。由于合体凯撒会从浅草的游乐场和花园出击，因此如果各位读者有机会去浅草的话，一定要去现场看看啊。（寺田）

turn.25

“Toward the sea of the star.”—遥远的星之海—

出场人物



艾比丝·道格拉斯
恒星间航行计划“Project TD”的一名试飞员，性格极为纯朴。虽然她的排名只是第四位，不过其对工作的热情却不输于任何人。

艾比丝·道格拉斯作为Project TD的一员，一直都在为恒星间飞行计划的成功而不懈努力。但是，在朝着梦想不断努力的她面前，却笼罩着名为“地球圈危机”的阴云。

眼前的仪表盘全都被染成了红色。

在耳边回荡的是极为尖锐的警报声。

表示机体正在坠落的信号灯忽明忽暗地闪烁着，灯光强行刺进了瞳孔的深处。

——我在今天这一天当中，就有无数次陷入命悬一线的情况，不过这些都只是发生在模拟战斗中。

“艾比丝，稍微休息一会儿吧。即便再勉强继续下去，也只是削弱你的注意力而已。”

从耳机中传出了严肃的声音。与疲惫不堪的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声音中没有一丝动摇。

“谢谢你陪我来进行训练，雷欧娜。”

“……不用客气，因为我觉得有必要让你快点搭乘上阿斯忒里昂。”

“是……这样啊。”

（嗯，我明白了……）

阿斯忒里昂的身上承载了太多人的梦想，不仅仅是雷欧娜，还有鸫以及菲利奥。更重要是，让我的声音能够传达给丝蕾……我不能在这种地方浪费时间。

但是，现实的残酷性真的是十分无情。刚刚成功跨越一道障碍，随即就会有更高的障碍出现在我的面前。在我能够自由翱翔于星之海洋之前，到底还要跨越多少障碍呢……每当想到这里，我就觉得自己有些感到气馁。

原本，以恒星间航行为目的而制造出来的Project TD的机体，其本意绝对不是应用在战斗之中。但是，我决定了——如果说人类已经走投无路的话，那就意味着通往从未见过的星球的航路也被截断了。

所以我要扣动扳机，即便我并不认为自己所选的道路就是正确的——可现在只有背水一战了。

在很多个夜里，我离开了只有一个人的房间，来到室外仰望夜空。比起在床上为各种事情感到烦恼，沐浴在星光下更能让我静下心来。

并不是什么时候都会有像电影和动画里那样，只要努力就会得到完满结局的情况。首先，做出是否足够努力这一判断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其他人。如果不能客观地认识到如今的艾比丝·道格拉斯，那么也就无法抓住能够帮助自己跨越障碍的线索。

Q.你认为自己能够驾驭阿斯忒里昂吗？

——NO。

Q.你认为自己能够完成鸫等人的期待吗？

——虽然有些遗憾，但是NO。

Q.你能追赶上丝蕾吗？

——NO。

Q.你的梦想还在闪耀吗？



——YES！

只要在我的头顶上还有闪烁的繁星，我就绝对不会放弃梦想。

不仅仅是我。夜空中繁星所散发出的光芒，是为了给居住在地球上的人们、给未来的希望而洒落下来的。

无论是谁对着繁星许愿，无论是谁将祈祷寄托在繁星上，我觉得自己都必须去守护这份信念。

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前往星之海洋，那是人类尚未知晓的世界——无限的可能性一定会在那里扩展。而且，看到这幅景象的并不只有我，我要和支持我的大家一起，以遥远的星海尽头为目标。

关于这个目标，丝蕾，我还需要你的力量。但是，就算我有千言万语要说，她却始终没有承认我的实力。只有一个办法——追赶上丝蕾，并成功超越她。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而且还是一个极为努力的人。我如果想要和她并肩翱翔，就只能付出比他人多10倍的努力，还要拥有比他人坚强100倍的心！

眼前的仪表盘全都被染成了红色。

在耳边回荡的是极为尖锐的警报声。

表示机体正在坠落的信号灯忽明忽暗地闪烁着，灯光强行刺进了瞳孔的深处。

——在第二天早上的训练中，我的机体很快又被击坠了。虽然我拼命地纠缠住雷欧娜，可是……果然，我们之间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还不够，还无法达到那个境界。要更快、更强，我必须要飞起来！

"辛苦了，艾比丝！"

"鸫……"

刚刚离开模拟战斗系统，我发现鸫慢慢地朝这边走来。

"不好意思，今天也没什么成果……"

说完这句话之后，我轻轻地咬了下嘴唇。但是，与这份懊恼相反的是，看着我的鸫的表情却十分温柔。

"呵呵……你还是那么争强好胜啊。成果已经得出来了。"

"咦？不过，今天我还是输给雷欧娜了呀……"

"但是她说了'与昨天相比，今天的艾比丝变得更强了，她每天都有进步'。"

"……！"

"虽然是循序渐进的，不过你的确有进步。只要不放弃，我们一定会飞得更远。"

"鸫！"

"还有，别总是这副表情。给你这个，回到房间之后慢慢品尝吧。"

我接过鸫手里拎着的篮子一看，原来里面放着一个她亲手烤制的奶酪蛋糕！

"这个也是你的'原动力'哦，我很期待你的表现，艾比丝。"

"明白！"

虽然并不是受到蛋糕的诱惑，不过我的干劲还是一下子就提升到了顶点。我绝对不会辜负鸫的期待！

逐个地去跨越那些障碍吧，就这样积累下去，我总有一天能够到达星之海洋。而且，我会变成真正的流星，不是为了坠落，而是为了在繁星间穿梭。

（turn.25 完）

寺田memories

艾比丝、鸫都是鸟类的名字，道格拉斯和高仓则是稍微老的侦探电影中的人名（如果Project TD中还有另外一名成员的话，那个人的名字也许会是松田或者加西亚）。不过比起刚出道时的机体阿尔特里昂，艾比丝最近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搭乘原型机体阿斯忒里昂。（寺田）

turn.26

“这颗心，坚信一之太刀”—Rushing impact—

出场人物



曾伽·宗博尔特
ATX小队的第一任队长，级别为少校。质朴刚毅的军人。



稻乡利休
示现流剑术达人，曾伽与布里特的师傅。

驾驶古伦加斯特的曾伽·宗博尔特一直都作为ATX小队的核心人物而活跃着。拥有与其他人截然不同的强烈存在感的他的那份“强大”，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来探究一下其强韧灵魂的源泉吧！

我们所倡导的“常识”，归根结底只是在当代科学所能够解释清楚的范畴之内而已。对于那些利用加减乘除，以及无数复杂公式都无法解释的现象，我们只能对其有个模糊的认识……

比如说如今还残留在世界各地，远古文明遗迹的原本面目。前几年，据称从落在冥王岛上的陨石中发现了所谓的前沿科技。另外，对布鲁克林·拉科菲尔德而言，曾伽·宗博尔特少校——这个人也是与上述现象比肩的，属于超出常识之外的一种存在。

“知识永远支配着无知。另外，试图成为自身统治者的人们，则必须利用知识所赋予的力量来武装自己。”

——这是很久之前北美洲某国的总统说过的话。根据这句话，我们利用“知识”来了解“战争”，军事教材也会经常更新内容。现在，联邦军士兵每天刻苦钻研的训练计划，就是连续不断继承下来的被无数人论证过的训练方法。但是，曾伽少校每天进行的训练……不，如果借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应该说是“锻炼”吧。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在设置于基地内部的“道场”里，本以为他会手持木刀，一个劲儿地不停挥舞，但实际上曾伽少校只是长时间地闭着眼睛坐在那里。不用说，在训练课程中，根本不存在类似这样的流程。

虽然一直进行着这种奇怪而又独特的训练，不过曾伽少校也的确做出了成绩，创造出极为辉煌的战绩。虽然他的训练项目已经从普通士兵的教材中脱离了出去，可是他比任何人都更强、也更快，一直都是一个无法动摇的存在。

既然说到了常识范畴之外的存在，那么就不得不提到身为曾伽少校师傅的稻乡利休先生了——这个人也少校一样，都是极为神秘的人物。就在曾伽少校搭乘的“古伦加斯特”进行新武器测试之际，利休老师离开泰斯拉研究所，来到了朗格雷基地。

利休老师找到了当时正在道场中修炼的曾伽少校。两个人都察觉到了对方的存在，可是他们并没有互相打招呼，只是沉默地看着对方，即使两个人的腰间全都带着武器。

既没有拔刀，也没有用语言交流，弥漫在二人之间的紧张空气于无声中变得沉重起来。就在连时间流逝的感觉也变得稀薄时——利休老师终于开口道：

“嗯，一直都在修炼啊。”

“学生尚未领悟其中真髓……真是抱歉。”

曾伽少校说完，朝利休老师略微施礼，随后便离开了道场。

——二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利休老师究竟是怎样来测试曾伽少校的本事的呢？还有，他们为什么不使用腰间的木刀呢？这种事情真是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我情不自禁地向利休老师请教，希望他能解释一下刚才的事情。

“测试对方本事的手段，并不是只有‘交手’这一种办法。只要看着对方眼睛里的霸气，就能够看出他的实力究竟到达了何种程度。”

……完全不明白他的意思。

“不拔刀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不是最理想的情况嘛！”

刚才那种针锋相对的气势已经消失，利休老师带着和蔼的笑容解释道。可是他的回答却只是让我进一步陷入内心的谜团之中。

几天之后的某一天，伦加斯特零式开始了新武装的测试。从停机库中运到测试现场的那个东西，不管怎么看都是一个“巨大的铁块”。长长的刀身上安装有控制用的助推器，全长甚至比零式的机体还要长。这个被称为“斩舰刀”的武器，很明显也是属于“常识以外”的存在。

与新武器的外形一样，实验的内容也是非同寻常的。不使用零式的内部枪炮，而只是利用斩舰刀来破坏从高空中扔下来的无人机体。只要有一点偏差，零式的装甲就会在正面冲撞所产生的冲击下报废。驾驶员必须准确地捕捉到对象，然后一刀将其斩断。姑且不说那种大口径的光束武器，眼前这柄类似冷兵器时代的武器，真的能够破坏掉自由落下的无人机体吗？

即便有人对此而感到不安，实验还是如期开始了。在倒数之后，无人机体被从大型运输机“百足”上投下，并呈直线朝零式落下。

相反，实验场中的零式手握斩舰刀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而在监控着实验场的管制塔中，场间的气氛已经完全被紧张所支配，除了一个人——利休老师只是面带微笑地看着。

无人机体与零式之间的距离在不断缩短。100……50……30……接触！

就在这个瞬间。

“噢噢噢噢噢噢！”

安装在零式机体上的所有齿轮都发出了声响，猛地从地面上发起一道冲击波！白光一闪，大概只能这样形容吧。一道闪光直冲天际，仿佛劈开了飞扬的尘土。那既不是光学兵器，也不是枪炮，而是“斩舰刀”的刀光。

“一刀……两断！”

被举到零式头上的大铁块完美地破坏了目标，无人机的碎片向四处飞散。斩舰刀利用这一击，证明了自身无与伦比的破坏力。

“达到云耀了吗？”

斜眼看着对测试结果感到满意并发出欢呼的基地小组成员，利休老师的脸上浮现出了满意的神情。

“利休老师……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曾伽少校是如何利用那柄斩舰刀……”

“那就是所谓的‘用心’。”

“用心？”

“嗯，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是‘气魄’。”

“您是说曾伽少校的气魄……破坏了无人机！？”

类似“气魄”这种含糊其辞的东西，会



有着这种程度的实用性吗——如果是以前的我，一定会对此表示怀疑吧。但是，看着矗立在喧嚣尘土中的零式，这种怀疑顿时就烟消云散了。将这次测试引向成功的既不是零式的性能，也不是斩舰刀的威力，而是曾伽少校所拥有的无可估量的实力。

"重要的不是用头脑去判断，而是用心去感受。"

大概看到了满脑子都是疑问的我，利休老师说出了这句话之后，就离开了管制室。

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很多"常识范畴之外"的事物。不仅仅是EOT。我们人类所拥有的那些"可能性"尚未被全部解释清楚。如果战争的全部都要利用数值来分析的话，那么武器与物资的数量将会决定一切。但是，曾伽少校所挥出的这一刀，则是无法单纯地使用公式来衡量的"某种事物"。

仅是"了解的东西"并非全部，如果只是依靠兵器的规格和技术，这样是无法赢得战争的。也许这种"强大"就是某种类似利休老师所说的"感受到的事物"吧。

在斩舰刀测试成功的那天晚上，我们ATX小队被叫到利休老师住的房间，目的则是参加一个小型的庆祝宴会。

"布里特君，来喝几杯呀！"

"等、等一下，我杯子里的是乌龙茶。"

为了逃脱艾克塞琳少尉不停的劝酒，我急忙朝着曾伽少校和利休老师的旁边移动。

"老师，少校……今天的测试真的是很精彩啊。虽然无法准确地做出解释……但是当我亲眼看到无法用数据衡量的力量时，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时常在自己的心中打磨，只在适当的时候出鞘，剑就会释放出锋利的光芒。坚信这一刀的决心，才是强大的根本。"

"原来如此！利休老师和曾伽少校经常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打磨宝剑，也是在

磨砺自己。”

说完，我望向坐在一旁的曾伽少校，只见他紧紧地闭着双眼。

“……难道说，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要不失时机地进行‘冥想’吗？真不愧是曾伽少校啊！”

“不，这个……应该只是昏睡过去了而已。他一直都非常不胜酒力！”

“……咦？”

“虽说是强者，也还是存在着弱点啊，这就是人类。”

利休老师说完，微笑着拿起一个酒壶放在嘴边喝了起来。

自己总有一天……布鲁克林·拉科菲尔德也会像曾伽少校和利休老师那样，拥有无法用数值计算的力量吧？为了获得能够守护某人的力量，我一定要学会。

(turn.26 完)

寺田memories

斩舰刀当初被命名为“斩机人刀”，不过后来由于读起来很别扭，于是就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虽然富士原先生、宫武先生和安藤先生三人设计了三种斩舰刀，不过每一个我都喜欢。当时我想让大曾伽携带初代斩舰刀和零式斩舰刀，不过最后却由于作业上的问题而难以实现。

EXTRA EPSODE

KEEP THE YOURSELF.

出场人物



小原节子
地球联邦军的战术研究班荣耀之星的成员，等级为少尉。虽然实战经验较少，不过认真细心的操作技术还是得到了一致好评。兴趣是寻找美食。

负责新型机体巴尔葛拉测试的“荣耀之星”被卷入了预期之外的实战，并进入到“异世界”中。巴尔葛拉3号机的驾驶员小原节子在面对这个未知的世界时感到有些不知所措。面对这样的她，荣耀之星其他的小组成员们又会作何表现呢？

虽然世界发生了改变，不过闪耀的繁星却没有任何变化。透过飞船的舷窗就能看到夜空中的恒星，对这个我们并不了解的世界，它们依然散发着璀璨的光芒。从发生在月球上的战斗中，突然“跃迁”至这个陌生宇宙殖民地的我们得到了驻守在当地的军队的保护，并与巴尔葛拉一起搭乘上了这艘战舰。只不过，我们此刻的身分却是“俘虏”……

这里，与我们所熟悉的那个世界极为相似。生活方式、文明的发展程度，甚至是道德观念，都和我们所了解的那个世界一致。不过，在这个世界里，认识我——小原节子的只有两个人而已。

丹泽尔·哈玛上尉。

托比·马特森中尉。

只有他们俩和我是这个世界的外来人，是不应该存在的人。

如果是梦的话，我很想马上醒过来。如果这一切都事出有因的话，我希望能有人来做出解释。我们为什么会遇上这种事。还有，究竟要怎样做，我们才能回到回来的世界。我越是这么想，就越是觉得可以选择的余地实在太小了，手脚好像都被束缚住了。没有了国家也就没有所谓的人民，而失去了“世界”的我们，以后又该到什么地方去呢。

“怎么了，少尉，还在思考吗？”

一个洪亮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由于我们被囚禁的房间并不宽敞，丹泽尔上尉的声音并没有受到引擎转动声的影响，清晰地传进了我的耳朵中。

“不，思考那种事情……嗯……”

“我劝你最好还是休息一下吧……”

说出这句话的是托比·马特森中尉，他此刻正悠然地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又会被卷入战争，所以最好放松一些。”

“……是。”

又一个。

即便世界不同，却仍旧没有改变的事物。没错，即便在这个世界，人们还是在不断地斗争着——并由于互相憎恨而将枪口瞄准对方。就像我们那个世界一样。

我也是所谓“战争人类”中的一员，即便是来到这个世界，这一点也不会发生改变吧。

“……我们，今后会怎么样？”

这句话并不是针对某个人所提出的问题，而是我在不经意间说出来的。虽然在场的所有人都会感到不安……

“今后我们会怎么样吗……”

丹泽尔上尉将我的话重复了一遍，接着抬头仰望天花板。

“那种事情……我也不知道啊！”

“……咦？”

丹泽尔上尉紧接着又露出了自信满满的笑容，对我说道：“我们以后会如何……像这种事情，大概只有上帝才知道吧。我们即便在这里杞人忧天也于事无补。”



“……”

“不过呢，不去考虑‘会怎么样’，而是考虑‘应该怎样做’，这才是我们军人的职责。”

“应该怎样做……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我们是月球表面驻扎军战斗技术研究班，通称为‘荣耀之星’。因此，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只有一件。”

丹泽尔上尉说到这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将炯炯有神的目光投向我们。

“小原节子少尉，集中注意力！”

“是，长官！”

“将我们的任务重复一遍！”

“是！对下一批主力量产机型进行评测实验，并同时进行战斗技术研究。”

“很好，记得很牢嘛！”

“是！”

“关于我们为什么会跃迁到这个世界，以及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回到原来的世界这两个问题，无论怎么思索都无法得出正确答案吧。”

“……”

“就算我们身处的世界改变了，可是我们所应该完成的任务依然没有变化。在达成‘完成巴尔葛拉’这个目标之前，我们都必须坚持下去。”

“是！”

“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即便是在这个世界中，巴尔葛拉作为战斗力也可以发挥出很大的作用。因此，我觉得我们不妨将这个意外看成是进行评测实验的绝佳时机。”

“不愧是长官，关键时刻总是能作出最为积极的考虑。”

丹泽尔上尉并没有理会托比中尉的苦笑，继续说道。

“即便是在今后，我们荣耀之星的使命也并没有发生改变。将保护机体和自身的生存作为最优先事项，坚定地朝着‘完成巴尔葛拉’这个目标迈进。”

“是，长官！”

“……只要能活下去，我们总有一天会抓住机会的。在不迷失自我的情况下战斗到底，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抓住未来的惟一方法。”

（不迷失自我……战斗到底。）

丹泽尔上尉的这番话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底。与其对现状感到担忧，“行动起来”的确是最为重要的。而能够完成任务的方法，也许就是利用巴尔葛拉战斗到底，并努力生存下去吧。

丹泽尔上尉的话，给步履蹒跚的我铺设了一条极为坚实的路。作为荣耀之星的一员，我掌握了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

以后，无论会发生什么事。

无论是什么样的命运，在未来等待着我们。

我都是荣耀之星的一员，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我对此感到骄傲，并可以为此战斗到底，与巴尔葛拉与荣耀之星的伙伴们一起。

我不会输给这些不安。

也不会迷失自我。

（特别篇 完）

寺田memories

以这次连载为契机，将巴尔葛拉的设定工作拜托给了明贵老师。虽然我们曾在深夜通电话，对巴尔葛拉的设定进行了反复的探讨，不过讨论的话题往往都会偏离主题，总是跑到动画、游戏或者是玩具的事情上去。《机动战士高达ZZ》的幕后趣闻真的很有趣。（寺田）


第十九回
春日部晶
译：清雨
这次也是广受大家好评的特别短篇故事
去凡达利亚的航线搞错了？
抵达斯诺夫利亚之前一天
凡达利亚近海
Tales of Destiny
转瞬即逝
说什么蠢话！没看见船上有病人吗！
那就别在那位病人面前这么冲动
这也是没办法啊，露蒂
水上城公国因为长年闭关锁国，所以外面的人不知道准确的航线
只是会稍稍绕一些路，没问题吧？
真没面子
到底在搞什么……
我还想尽快把玛丽转移到安静的地方去
那个，关于这件事……
各位能到外面来一下吗？


那座小岛是怎么回事！
刚才找到了一座似乎有人居住的小岛
你们的同伴说不定能在那儿得到妥善照料
根据我的记忆，凡达利亚周围应该全都是些无人岛啊……
不过那种形状，只可能是人为修建的吧
看上去可真诡异
简直就像猫一样
啊！那儿有什么东西！


啊！
有陌生人喵！
必须报告村长喵！
呃……
好可爱！
嗯
啊！
难道住在这里的就是「猫人」！
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有穿戴动物外形的皮毛度过寒冬的习惯
有研究指出，生活在寒冷地带的部分民族至今仍然是这样做的
你听说过吗，菲莉娅？
其中格外喜欢猫形防寒衣物的……
就是被称为「猫人」的种族
这些无聊透顶的知识你从哪儿看的……

游漫堂


对了！
玛丽她对可爱的东西喜欢得不得了！
要是看到一大群那样的东西，玛丽的心情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说！拜托那些孩子帮助玛丽恢复精神怎么样？
你的意思是要上陆么……
好主意，露蒂！我们快去吧！
啊！你们几个也太随便了！
上陸
わー
水手，听好了！
要是一个小时后我们还没回来，你们就先走吧！
这怎么行！


那些人不会有事吧……
ザザァ…
一个小时之后
呃！
我睡着了么……
呜……
胸口的这种憋闷究竟是……
哎？其他人呢？
玛丽，我们进来了哦！
ガチャ


锵锵锵！
怎么样玛丽？这个打扮很可爱吧！
到、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这副打扮……
我说玛丽，现在起床没关系吗？
没问题！
好像起了反效果……
放心吧，玛丽那份我也准备好了！
欧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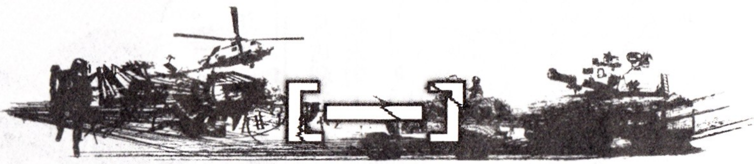
虽然岛上的猫人们戒备心很强，不愿意跟我们来
不过把事情解释清楚之后，他们很痛快地给了我们几套衣服
而且露蒂居然主动准备了一些钱
好吧好吧，反正我平常是个吝啬鬼
不过里昂居然也答应穿上猫人服，这我倒是没想到
哼
少一个人就会少一分战斗力，那样的话就麻烦了
再说偶尔体恤部下也是指挥官的工作之一
真正的原因是你也喜欢这个样子吧
わははは
给我闭嘴！
各位……


有你们这样的好朋友，我真是太幸福了！
玛丽！
玛丽小姐！
ひしっ
这些话留到把衣服换下来之后再说吧
第二天清晨
斯诺夫利亚港
啊，终于到了
别忘了穿防寒服
啊，早准备好了！
凡达利亚，我来啦！
我绝对不允许你们这样下船！
众人之间的牵绊又加深了一层吗？
下一回，凡达利亚篇继续展开！
下一回精彩继续，切勿错过！



No hope ——《冲突世界》同人

文/John　Kamsar 编/夜蓝



【一】

1989年夏季

苏联人利用伪装过的运载船将大量军队秘密运送到美国西海岸，然后在那里发动了突袭。很快，西海岸大部分地区都在苏联的猛烈攻势下沦陷，而美国全面抗战也因为苏联的入侵而展开。随着战事的爆发，米歇尔很快就加入了国民警卫队，接受着上级的指挥。

他不知道自己将会被调遣到哪里，只知道苏联人入侵了他们的家园，作为一名美国人，他必须保护自己的家

本文为架空题材，文中情节与现实社会、团体、个人无关。

园，仅此而已。他不知道苏维埃是否真的如电台或电视里说的那样常年奴役苏联百姓，也不知道敌人是否真的如政府所描述一般冷血无情。他只知道，自己的家人将会被外敌所凌辱、枪杀，所以为了保护家人，他选择了拿起武器反抗。

一开始，米歇尔满怀“保卫祖国”的热情去与敌人战斗，并因此受到多次嘉奖，很快就晋升为一名小队长。然而，随着战争的日益激烈，他的想法渐渐被残酷的现实所改变。他经常思考，这场战争究竟是谁对谁错呢？究竟是为何发生的呢？虽说明显是苏联人的入侵挑起了这场战争，但美国军方上层人物的一些做法也会让他感到疑惑，因为那些人所下达的命令有时听起来异常地荒谬。

“你！对！说的就是你！把东西放在那里！”

这是几天前米歇尔看到的场景——一位长官叫住了一名士兵，命令他冒着枪林弹雨把一包东西送进已经被敌人占领的加油站。当时士兵一听到这如同开玩笑一般的命令后立刻表示拒绝，并反问长官为什么要下达如此荒谬的任务。然而，当长官听到了士兵的拒绝后，立刻从腰间掏出一把枪，对准了士兵的头。

“服从还是死亡，你自己选择。”长官用异常冷酷却略带轻蔑的语气说道。

虽然当时米歇尔并没有看到那名长官的表情，但是从语气上就能感觉到他根本没把士兵的死活放在眼里，他只是想要一个结果，至于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则根本无所谓，反正去送死的又不是自己。

虽然米歇尔认为自己这辈子见过不少人，但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卑鄙的人，他当时甚至怀疑很可能那些嗜血如命的苏联人都比这个长官要好。米歇尔不断在心中祈祷那名士兵不要接受这种无聊的任务，然而他终究不是那个士兵，为了保命，可怜的士兵只好照办。只见他拿着那包东西，在队友的火力掩护之下发动了突击。

士兵的运气很好，没有被敌人那如同雨水一般密集的子弹射中，他很快就把东西放到了指定位置。当士兵转身准备撤回己方阵地时，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包东西没有任何先兆地爆炸了，士兵与加油站里的敌人都被炸成了碎片。后来米歇尔得知，原来那包东西是遥控炸弹，而且是一种经过改良的强力炸弹。也就是说，一旦士兵接受了这个任务就没有回头的余地，无论任务进展如何他终究要死。即使想要逃脱也会被己军所操控的炸弹给炸死。没有任何选择，那士兵只能作为自杀式武器悲哀地死去，而那个长官则得到了嘉奖。

战争，就是如此讽刺！

米歇尔经常在想，自己究竟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呢？国民警卫队虽然不像正式军队那么重要，如果对方要求自己去送死，自己又会怎么做呢？至少米歇尔知道自己不愿意去死，就在这时一个高傲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喂！你！就是你！”似曾相识的话回荡在他耳中，“你带上一队人去占领那个市场！快！苏联人很可能会从南边攻过来！你们要在那里建立防

御工事！并死守到战斗结束！”虽然内容并不相同，但是讽刺的意味却一模一样。

哼……又来这种把戏吗？叫别人去送死，然后坐享其成吗？

米歇尔觉得这种命令是对于他的侮辱——好像自己成了其他人的私人物品，根本没有所谓的权利与自由，而且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会被牺牲掉。对于长官那无理的要求，自尊的怒火从米歇尔的心中冉冉升起。

“长官，敌人马上就要打过来了，现在去建立防御工事根本于事无补！以目前的战斗能力来说，我们根本无法和苏联人的装甲洪流对抗！”虽然对于长官要求自己去送死感到愤怒不已，但米歇尔还是尽量保持冷静，他不希望自己表现得过于无礼，毕竟对方是他的上司。

“大兵，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在拒绝上司的命令！你在军校都学到了什么？军人的天职是什么？是服从！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应该为此而感到自豪！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你应该无条件地去完成这项任务！你现在就应该跪下来给我磕头说‘感谢伟大的上司给予我如此无上光荣的任务，让我有机会为国尽忠！’！现在你不但不感谢，还胆敢违抗我的命令！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啊！？蠢货！”由于米歇尔的拒绝，长官气愤不已，他指着米歇尔的鼻子大声骂道。

这白痴还真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了！米歇尔心中暗暗骂道。

“抱歉，我可以为国尽忠，但我不能死得不明不白！你这完全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把别人当成垫脚石！你根本就不配当一名军人！我真怀疑你是怎么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上来的！你这智障！”米歇尔毫不客气地回敬道。

“混蛋！”长官恼羞成怒，一拳把米歇尔打倒在地，“奴隶是没权力骂





主人的！美国养你们这群狗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叫你们去送死，好让我们过好日子！你以为你所学到的民主和法制都是真的么？你以为你天天见到的自由是真的么？别天真了！在战场上别以为自己还有选择的权利！我现在可以处置你，将来也可以处置你的家人！”长官用鄙视的目光看着倒在地上的米歇尔，恶狠狠地威胁道。

一听到自己的家人有可能会遭到“连带处理”，米歇尔整个人都傻了。国家权力是极端的存在，眼前的恶人的确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可是没想到对方竟然无耻到利用国家权力来控制自己的家人，借此来威胁自己。

“我的家人与这无关！别把他们拖进来！”米歇尔怒吼道。

“哦？没关系？真的吗？这件事好像不是由你来决定的吧！？对于一名拒绝服从上级命令的士兵，我觉得很有必要对他以及他的家人进行调查，说不定还能挖出一些投敌叛国的家伙来！”

人渣……米歇尔盯着长官，心中暗骂道。

米歇尔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妻子，想起了她在得知自己要参军后那担心的表情，想起了她在自己临走时说过的话，还有挂在她脸上的泪珠。

“服从还是死亡，你自己选择！我的耐心有限，快点儿决定！”说着，长官从腰间掏出一把手枪，将枪口对准了米歇尔的脑袋。

此时此刻，米歇尔不知道究竟该如何选择。他看着黑洞洞的枪口愣住了。

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到处都是刺鼻的火药味。长官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他无法容忍对方将自己当成空气，于是他把食指绷紧，准备对着自己面前这只“狗”开枪。千钧一发之际——

“我去……”自暴自弃的声音响起，米歇尔如同行尸走肉般坐了起来，“我去……只要别连累我的家人……我服从你的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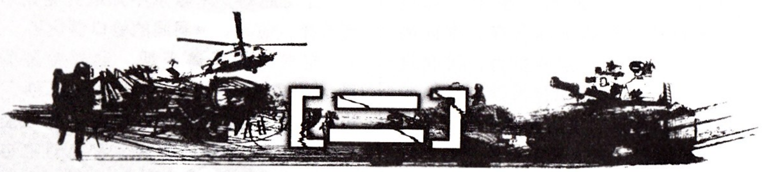
“你应该感谢这任务！感谢我！感



谢我赋予你如此光荣的任务！”长官的脸色立刻好转。

此时的米歇尔没有任何想法，他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即使肉体还存在，但精神已死。灵魂已经失去了呼吸，真正的自我已无法实现。他无法反抗，只能默默接受，为了家人。

米歇尔他爬起来，很快召集了自己的小队，然后赶往长官所命令的地点。不久双方遭遇并交战。半小时后，米歇尔的小队在苏联人坦克和美国轰炸机无差别的轰炸下全体阵亡。



【二】

1992年冬季

虽然当年美国成功阻止了苏联人的攻势，然而战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而变得愈演愈烈。日子就这样过去了，苏美双方都将将本国境内所有的核导弹转为备战状态，核战味道日益加重。

对于莱尔萨米修来说，这种趋势可不是什么好事——他知道核战意味着全世界的毁灭。作为一名北约方面的指挥人员，莱尔萨米修还是不习惯亲自上战场，但是面对如今人员物资短

缺和士气低迷等诸多问题，他不得不带领士兵们冲锋陷阵。而在战场上，他最不希望见到的就是蘑菇云。

“这已经是第几次了？第15次了吧？”站在豹2A4型坦克上，莱尔萨米修用望远镜观察着不远处的战况。

苏军的T-80B坦克使用多点进攻方式对北约的防御阵线发动了进攻，相对于北约坚不可摧的防御阵线来说，这种进攻方式看上去不会成功。但是苏军在发动地面攻势的同时还配合以空中打击。呼啸而过的MIG-27战斗轰炸机投放了大量炸弹，将己方的防御阵线撕出了多个缺口。一瞬间，北约军队由原先的包围攻势变成了被包围，坦克也在多次突围中逐渐地被苏军消灭。

“苏联人怎么有那么多炸弹啊？”莱尔萨米修放下手中的望远镜，自言自语道。

苏军的行为让他无法理解，或者说这根本就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北约方虽然早就意料到苏联方面会在坦克进攻的同时配合以空中打击，然而让他们意料不到的是，对方的空中打击居然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就如同他们的空中力量是无限的。随着战况的发展，军中渐渐出现了例如“华约会以压倒式胜利打败北约”，“北约即将放弃战争，全面向华约投降”，“资本主义即将被终结，自由国家即将不复存在，世界即将全面赤化”等等导致士气低迷的传言，士兵的厌战情绪日益高涨，呼唤和平的声音与日俱增。虽然对于“苏联人拥有无限军力”这种观点，莱尔萨米修觉得很荒谬，然而他还是不得不佩服苏联居然能够拿出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进行战争。

“苏联人的思维实在不是我们所能够想像的……”伴随着自言自语，莱尔萨米修爬进了坦克。

“苏联人真的疯了吧！”

“哼……我也觉得。”

刚爬进坦克，莱尔萨米修就听到自己助手和坦克上的战斗人员讨论着，仿佛是不希望自己长官听到，助手故意压低了嗓音。

“不要随便议论！”莱尔萨米修低沉警告道。

他的助手实在太年轻了，大概二十刚出头，正是容易冲动的年龄，如果不对他的一些行为进行纠正，迟早会闯出祸来的。其他人在听到自己长官的话后急忙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然而惟独助手扭过头来对他说道：“长官，你难道认为不是吗？虽然随便议论是不对，但你不觉得苏联人疯了吗？”

莱尔萨米修故意回避了助手那略带天真的表情，却终究还是拗不过对方清澈的目光：“虽然我同意你的意见，不过苏联人不可能真的不计成本地战斗，他们很快就会因为物资短缺而不得不撤退，到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大反攻。”

“希望真的如此。”在得知长官和自己有着相同的看法后，助手微笑着转过身去忙着自己的事情。莱尔萨米修长叹了一口气，然后拿起了手边的一份资料翻开起来。

资料中记载了这场战争的发展过程：苏联人在1989年突然跨过柏林墙发动战争，当时作为北约一名下层联络官的莱尔萨米修觉得很不可思议。不过，更不可思议的是苏联人在几个星期后对美国本土发动了突然袭击，当时的美军根本就没有想到苏联人居

然会在自己家门口发动战争。随着战事的发展，美国方面的消耗越来越大，加上之前美国还曾协助北约成员国抵抗苏联入侵，这导致美国本土军队的战斗力极为低下，因此无力抵抗苏联军队的入侵，于是美国大部分地区沦陷。

虽然莱尔萨米修身在欧洲战场，但情况不比美国战场好到哪里去。只是苏联人的大部分军队都被美国人缠住了，因此入侵欧洲进程明显减缓了不少。

“这算是美国人对于世界的贡献么？”想到这里，莱尔萨米修微微一笑。毕竟对于这个世界来说，美国的确制造了不少麻烦。

“苏联人，你们到底想要做什么？”坐在位置上，莱尔萨米修抬起头望着头顶那片让人窒息的钢铁若有所思。

“说起来好像苏联方面从来没有说明过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听到他的话后，助手再次转了过头来说道。

莱尔萨米修严肃地看着自己的助手，眼中也是一片迷茫，很明显他也想知道答案。虽然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表面上想将对方置于死地，但是实际上双方都希望能够将这种所谓的“平衡”维持下去。因为大家都知道，只要有对方存在，自身的政权才会长久。虽然表面上二者都在抨击着对方的政权体系、对方的政治制度、对方的社会构成，但心里却是希望对方能够继续存在。对于这种共识，双方都心照不宣，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微妙的关系。

然而现在却有人打破了这种“平衡”，破坏了这种微妙的关系。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对方遭遇到了一种严重且致命的危机，也就是说苏联方面存在着严重危机。很可能是为了对抗星球大战计划所导致的经济萧条，为了解决萧条只好发动战争。虽然可以这样假设，然而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却非常低——因为苏联方面已经没有钱去发动战争了。那会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估计没人知道。





“苏联为什么主动发动入侵，我并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敌人来了，而我们要的责任则是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仅此而已！我们并不需要知道原因！而过多的疑问会为自己招致灾难，你明白么？”莱尔萨米修看着自己的助手，用平时教导下属的语气说道。

毕竟，自己身为一名军人，其天职就是服从上级的命令。对于与自己执行任务无关的事情则不应该过问，那不是自己所能够涉及的范围。

就在莱尔萨米修教育自己的助手时，一阵让人不安的轰鸣声从他身处的这架钢铁怪物上划过，如同喷气机低空飞过。

“自己人的？”莱尔萨米修不安地看着助手。他希望这种轰鸣声是本方飞机发出的，但并不确定。

“不是，这种声音不是。”助手小声说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大概是攻击机的声音吧？”

听到了助手的这句话，莱尔萨米修顿时瞪大了眼睛。当如同死神一般的声音消失后，他压抑在心中的怒火彻底爆发出来：“我们的MIN－72J究竟滚到哪里去了？怎么这里会有敌人的攻击机飞过！？上级明明在这里布置了足够的人手！”

对于自己人的不作为，莱尔萨米修觉得这简直是拿生命开玩笑。防空力量此时已经全都形同虚设，导致自己的前线部队直接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任由敌人的空中力量肆意攻击地面部队。而地面部队的削弱，很可能上会导致整体的失败，最终甚至会被敌人反包围，这种结果是谁都不想看到的——除了敌人之外。

“长官，指挥部发来了信息。”就在莱尔萨米修还在因为空中部分对于前方不提供任何支援的行为感到愤怒时，助手打断了他的思绪。

“什么信息？肯定没什么好事！那群不知所谓的家伙只会乱下命令！我真希望能够收到‘全体人员投降’之类的命令！”余怒未尽的莱尔萨米修

没好气地说道，可助手的脸色并没有因为他的这句玩笑而有所缓和。察觉到形势不妙的莱尔萨米修瞬间从怒气中脱离出来，并恢复了之前的冷静。

“到底是什么消息？”

“长官，在大规模空中打击的支援下，苏联的部分军队攻破了我军的侧翼。敌人正在对我方组织包围圈，指挥部刚刚下达指令，要求前线军队不惜一切代价顶住敌人的攻击，后面的军队和快就会前来与我们汇合。”

“……按照指示做。”冷静了下来的莱尔萨米修果断地说道。

“不过长官，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深入敌阵，我们很有可能会被全歼！”

“我们要做的不是怀疑上级的指令，而是服从！”

听见了长官的话后，通信员将指令下达给小队中的其他战斗人员，驾驶员则操控着坦克继续前进。

虽然莱尔萨米修的语气非常坚决，但内心里忽然感到有些不安，在这种不安的驱使下，他钻出坦克打算观察一下敌方的动静。

最先映入他眼帘的是划过天际的一枚导弹，随着导弹不断靠近，莱尔萨米修根据目测以及自己多年的经验判断，朝战场飞来的那颗导弹是战术核导弹。看着如同死神镰刀一般的东西，他忽然觉得内心很压抑，同时一个想法在脑海中闪现——自己被抛弃了。

“小子，你快出来看看。”莱尔萨米修朝坦克内部的助手喊了一声。

听到自己长官的呼唤，助手很快将身子探出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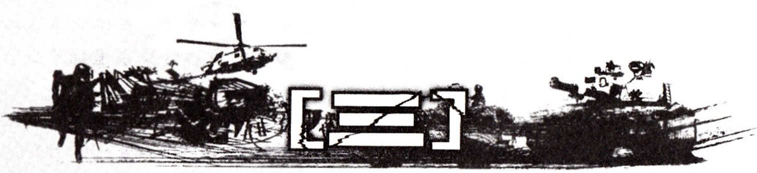
莱尔萨米修指了指天上的那枚导弹：“烟火表演差不多开始了。”

“我们被当成弃子了吗……”助手似乎因为现实的残酷而显得有些语无伦次。

“没错！”上级并没有派出空中打击，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自己所率领的部队只是诱饵，核导弹才是真正的杀手锏，看来核战争的爆发在所难免。

“长官，现在怎么办？”助手一脸焦虑地询问道。

“安心地看表演吧！”莱尔萨米修随口答道，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因为他知道，这就是最好的答案。



1997年秋季

自1989年苏联人发动入侵开始，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从1989年到现在已经持续了近八年的时间。

作为一名见证者，我不知道在这个时期说出这种话是否合适。然而我还是要说，因为我希望有人看到我的话，也希望有人能够理解我的话，然后去阻止未来的毁灭。对于人类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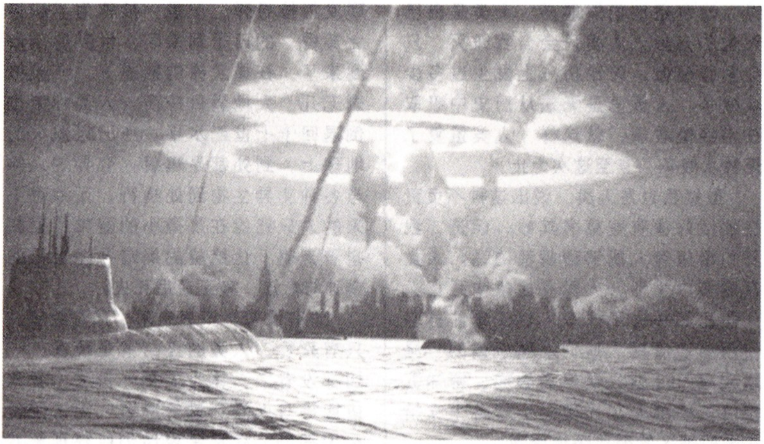
说，战争是他们的罪恶，人类是自己天生的克星，人类只会自我毁灭，只会重蹈覆辙。无论历史上发生过多少次战争，人类总是无法从历史中吸取任何经验教训。就这样，人类重复了无数次战争，直至这次为止。

虽然我也是人类，说出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好像有些莫名其妙。但是，我真的希望有人能够理解我的话。人类在战争中生活，人类在战争中死亡，人类已经失去了未来。自五年前苏联使用核武器后，他们发现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只是一场骗局。得知真相的苏联肆无忌惮地向全球各个支持美国的地区发射战略核导弹。

出于报复，美国等各个国家也向苏联发射核导弹。于是，被称为"诸神之黄昏"的日子到来了，世界的末日到来了。在核武器的摧毁下，人类所剩无几，大地满目疮痍，人类社会也倒退回十七世纪水平。在已经毁灭的地球上，到处都是辐射，变异的人类与各种变异生物到处横行。而幸存下来的人只能缩在那微小的避难所里颤抖着身躯，让绝望的黑暗吞噬自己的精神与意志，直至最后死去。

没有希望。没有未来。只有绝望。只有死亡。人类的终结就是现在，一切都没有了。作为人类一份子，我希望能够有人看到这份遗言。无论是什么人都好，我都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我的话，避免重蹈覆辙。





操作★★★★☆ | 画面★★★★★ | 音乐★★★★☆ | 情节★★★☆☆

星之海洋 最后的希望

机种：Xbox360	发售时间：2009年2月19日
制作公司：tri-Ace	类型：RPG

人类亲手毁灭自己的家园之后，只能以孤独旅者的身分在茫茫星海中寻找新的归宿。

惊艳亮相

在传统日式RPG纷纷移师Xbox360的大潮中，tri-Ace的老牌力作《星之海洋 最后的希望》（以下简称《星海4》）也加入了进来。这款游戏最早在2007年的东京电玩展上公布了部分资料和影像，其细腻的画风、精致的人物造型立刻吸引了大批媒体和玩家的目光。和换汤不换药的《薄暮传说》，人物贴图惨不忍睹的《无尽隐秘》等其他同时期RPG比起来，本作无疑鹤立鸡群，瞬间点燃了不少日式RPG爱好者的热情。或许在他们的眼中，只有具备这种画面素质的作品才配得上“次世代”三个字。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作公开的情报越来越多，越来越详实。实际情况也没有辜负大多数人最初的期待，画面、战斗流畅度、操作、音乐都很好地继承和保留了系列一贯的特色，特别是大幅强化的人物造型，更是让许多没有接触过之前几部系列作品的玩家也产生了兴趣。虽说《星海4》初登场的平台是在日本的认知度依旧十分低下的Xbox360，但这仍然无法阻挡狂热的爱好者们争购《星海4》的热情。首周十六万六千的销量一举刷新Xbox360在日本的软件销售记录，不仅登上了Fami通周销量榜的第一名，还大幅提升了Xbox360主机的销售量。一直到2009年的9月，这依然是日本国内最畅销的Xbox360软件。

瑕不掩瑜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进入次世代以来在美术方面最符合亚洲玩家审美观的一部RPG作品。SQUARE-ENIX之前用在欧美厂商手里神通广大的虚幻引擎3打造出了备受

期待的次世代RPG大作《最后的神迹》，但实际效果却是怨声载道。不仅没有像之前很多欧美的大作一样展现出极强的画面表现力，反而丢失了很多自己的特色。反观《星海4》的画面，虽然随处可见的明显锯齿多少算是个打击，但就总体的表现而言绝对远超之前的同类作品。整个画面的用色十分清新，很有日式动画片的配色风格；外部场景范围大，内容充实，连景物的细节都有较为认真的刻画，还有十分自然的光影特效；而从公布之初便备受好评的人物造型更是既生动又华丽，让人倍感亲切。

如此绚丽的画面，一旦动起来会是什么样的呢？角色的脸部表情是制作小组重点研发的对象，大量的多边形都被用在了这里，让皱眉、惊讶、大笑等表情生动而真实地呈现了出来，其种类之丰富，变化之真实，着实让人惊叹；而大家关心的战斗部分自然不会被制作人遗忘，毕竟这个环节也算是系列的一大特色，丰富的招式和动作让人大呼过瘾，配以次世代级别的各种特效确实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尽管本作战斗时的分辨率创下了同类游戏的新低，只有496P，但这依然无法解决掉帧的问题。看着时不时卡个零点几秒的画面，想不扫兴都难。



抛开为了流畅度而妥协的分辨率不谈，本作战斗系统的改进和调整依然诚意十足，更接近“《传说》系列”的规则和手感，而且非常注重不同招式之间的连接，需要玩家仔细揣摩各种技能的判定、发动时间、威力才能使出强大的连击。而整个战斗过程因此体现出的爽快感和紧张程度自然大幅提升，甚至有一种在玩ARPG的错觉，再也看不到你一剑我一刀的“礼尚往来”，需要玩家从始至终高度集中注意力，随机应对战场上的各种变化。

STAR OCEAN 新的希望

尽管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是一款优秀的游戏，但大约只有20万份的销量显然无法让tri-Ace和SQUARE-ENIX的高层满意。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整个日本游戏业的萧条等等，但最重要的一点自然是Xbox360在日本国内的装机量实在太低，玩家还没有抛弃对这位“外来和尚”的固有印象，无法狠下心来将自己购置目标转到它身上。而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所有企业最基本的原则，在这个独占游戏已如凤毛麟角的时代，《星海4》的跨平台似乎成了一种必然。不知道这款以《星之海洋 最后的希望 国际版》为名的炒冷饭之作能不能趁PS3主机即将在年底掀起的热潮大卖一笔，借势弥补在Xbox360主机上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局面。我们拭目以待。



操作★★★★★ | 画面★★★★☆ | 音乐★★★★★ | 情节★★★★☆

伊苏 SEVEN

机种：PSP | 发售时间：2009年9月17日
制作公司：Falcom | 类型：ARPG

在即将迎来破灭之风的绝望世界里，红发剑士亚特鲁·克里斯汀和他的同伴们奋起抗击，最终持剑站在了决定这块大陆命运的“真理”面前。

ys ζ seven 伊苏归来

时至今日，“伊苏”这个诞生于PC主机的著名ARPG系列在家用机的用户中也有了不小的声誉，除了制作商Falcom最近几年的营销方向逐渐往家用主机（主要是掌机）倾斜，有效提升了大家对自己的关注度这个原因以外，游戏本身无论画面风格、操作方式还是剧情结构都是原汁原味的传统日式RPG风味，这一点恐怕也是吸引不少掌机玩家的撒手锏。Falcom以往的作品往往都是先出PC版，之后再往掌机移植，多少显得有些缺乏诚意，但这次的《伊苏 SEVEN》则在PSP主机上首发，而且限定CD同捆版里还附赠了公司另一大作《英雄传说7》的初期设定画集，切实地起到了吸引眼球的作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制作方对这款游戏的重视程度。

清雨看了游戏发售前的种种信息之后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战斗系统的大幅进化，一改往日由亚特鲁唱独角戏的枯燥形式，由三人组队战斗。同时攻击方式也分为斩击、打击、射击三种属性，除亚特鲁以外的其他参战角色的攻击属性固定不变，面对不同的敌人只有选用合适的属性才能事半功倍。即便是同属性的角色，在攻击技能方面也是各有所长，给了玩家极大的选择空间，同时也最大程度地保证了人物间的平衡性和使用频率。忧的是实在令人难以接受的人物设定。要知道绝美

的人设向来是"《伊苏》系列"的招牌，笔者当年就是因为被《永远的伊苏2》中莉莉娅的一个笑容吸引从而彻底喜欢上那款游戏的，但本作中无论是亚特鲁、多奇还是缇娅、爱夏，人物虽然众多，可找遍了也没有发现一个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形象，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毫无朝气和活力。

ys ζ seven 不负众望

实际拿到游戏以后，战斗系统的爽快度和深度让笔者大呼过瘾。乍一看那几乎没有硬直的连续长距离回避似乎对游戏平衡有一定影响，但BOSS的攻击范围也像是为了配合这个动作一般变得前所未有的宽广，速度和攻击力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野外探索时往往需要不断切换三名不同属性的同伴来战斗，不过切换过程简单轻巧，毫无迟滞；普通技能消耗SP值，EXTRA技能消耗EXTRA槽等设定显然借鉴了"《传说》系列"最近几部作品的成功经验，事实证明这对战斗的爽快度以及平衡性的提升有着显著的作用。技能的种类、数量之丰富也是令人咋舌，可以充分调动起玩家研究人物、技能搭配的热情，同时也是增加游戏时间的有效手段。



如果说战斗系统的改变事先还多多少少能够猜到一些的话，那么本作在故事、场景美术、音乐方面的进步之大则完全出乎清雨的预料。尽管PSP的机能无法和Falcom擅长对付的PC相提并论，但游戏中的各个迷宫场景全都大气磅礴，特色鲜明，特别是凯



罗斯村中随处可见的小风车，随风而转的时候体现出一种让人心旷神怡的跳跃感和动态美。再配合时而婉转，时而激情四溢的背景音乐，哪怕只是围绕着场景瞎跑也能让人真切地体会到制作者们在这款游戏中倾注的热情和细致。

本作的故事情节之复杂也算是开创了系列的先河，大量的人物和剧情对话将玩家从一次偶然的探索渐渐引向矛盾的核心，整个背景故事宛如抽丝剥茧一般慢慢展开，在一连串悬念之后引出一个惊人的事实。剧情其实向来不是"《伊苏》系列"的长项，最吸引玩家的一直都是爽快的战斗和深邃的游戏背景，单部作品的具体情节往往是被大家最先忽略的一个环节。但这部《伊苏 SEVEN》的制作者们不知道是不是想要刻意扭转这种劣势，在场景布置、音乐编排上全力配合情节的发展，特别是最后那凄美至极的悲剧结局，让人看过之后眼眶湿润，久久不能忘怀。这份纯美与感动，笔者已经许久没有在游戏中体会过了。

ys ζ seven 期待继续

《伊苏 SEVEN》体现了一家日式游戏老厂在这个新时代的坚持与创新，其中的亮点实在数不胜数，绝对是制作者的呕心沥血之作。希望不知会在多久以后发售的《英雄传说7》以及Falcom的其他作品也能带给我们同样的快乐与感动。

游书苑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栏目主持：清雨

《怪物猎人 交织的羁绊》

作者：冰上慧一 插画：布施龙太



繁荣的冬多尔玛城今天又迎来了一位初到此地的客人，他名叫鲁迪克，为寻找广为人知的一流猎人组合“疾风之翼”而来。但由于各种阴差阳错的巧合，他并没有很快实现自己此行的目的，而是从“疾风之翼”的好友口中听说了一件又一件不为人知的往事。

“疾风之翼”系列以及“灵魂继承者”系列的主要角色在本书中悉数出场，可以说是作者对之前两部怪物猎人小说的一个总结。本书在战斗过程的描写上比之前的作品要诙谐不少，增加了许多笑料，同时结局部分加入了几个《怪物猎人3》特有的设定，让人对小说作者的下一部作品充满期待。

《偶像大师2 心跳的Summer Days》

作者：斋藤ゆうすけ 插画：オイコ

渴望成为一名经纪人的秋月律子在没能成功进入某家大型演艺经纪公司之后，来到了十分不景气的演艺事务所“765”。然而出现在她眼前的却是曾经培养过无数知名艺人的制作人实喜绫乃。面对绫乃要自己以艺人身分出道的请求，律子最终会不会答应呢？

本作的故事结构比系列的上一本小说要轻松不少，前作的女主人公千早总是会因各种各样的麻烦而止步不前，而律子则会积极地采取行动，充分体现了律子头脑好，行动力强的特点，同时也让人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十分畅快的感觉。而后半段的合住场面也写得诙谐可爱，让人忍俊不禁。



《女神异闻录Persona4 雾之失忆症》

作者：藤原健市 插画：副岛成记



原本平安祥和的小镇最近突然发生了多起神秘的绑架杀人案，为了查明这些无法用现有常识解释的案件，由八十神高中的学生花村阳介、里中千枝、天城雪子组成的“特别搜查队”（自称）对此展开调查，通过一台奇特的电视机进入了属于“影子”的异界……

小说故事的主要舞台是在“电视机”内部，游戏里并没有涉及，可以看出这是作者在极力回避与游戏采用同样的视角来描写和叙述。当然，这样做只是为了让小说更具生命力，而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再现，同时我们从字里行间也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游戏角色那份喜爱，使得整本书能让人体会到绝佳的阅读乐趣。

《式神之城 O.V.E.R.S.ver 0.81》

作者：海法纪光



2005年夏天，东京市。警视厅从接连发生的怪异事件背后嗅出了不祥的气味，在意识到单凭人类自身的力量无法与恶势力对抗后，他们便向全日本超自然界的高手发出了邀请。当东京上空的蓝色星球放射出光芒时，世界之门洞开，一场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决战，即将展开。

由于这部小说中敌我双方的出场人物较多，所以没玩过游戏的玩家可能在一开始会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作者十分贴心地在小说一开始用很大篇幅来介绍与游戏世界观、人物背景相关的内容，帮助读者尽快融入小说的世界中。作为一本“阿尔法系统”世界的入门书，这部小说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优秀。

《荒野兵器4》

作者：细江ひろみ　插画：大岐和歌子、笛吹りな



13岁的杰德不知道这个世界曾经爆发过一场大战，和母亲一起过着平安祥和的日子。一天，神秘的军用飞机降落在小村附近，潜入其中的杰德遇到了有生以来第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少女。很快，杰德便和少女由莉一起被卷入了一场巨大的冒险与阴谋之中。

虽说细江ひろみ并不是第一次改编这类小说，但她这次的表现实在是很难令人满意。角色的性格与原作差异过大、情节省略严重这些问题都还可以原谅，但最致命的是本作的语言实在太过晦涩，部分句子甚至反复读好几遍也不知道作者想要表达的确切含义，完全破坏了阅读时的流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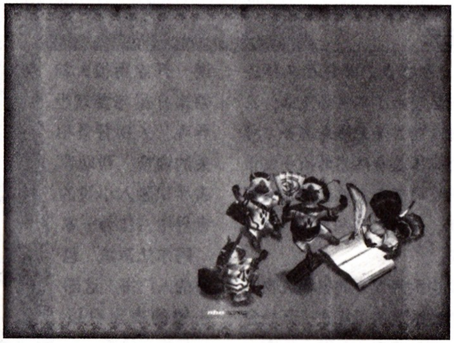
《薄雾传说 青之天空》

作者：矢岛さら　插画：中嶋敦子



丽塔·莫尔蒂奥虽然只是一名年仅十五岁的少女，但她却在魔导器研究领域有着极高的声望，几乎到了无人不知的地步。她从小没有父母的陪伴，对魔导器有着狂热的兴趣，整日埋头对其进行研究。在被错当成魔核小偷之后，她很快便在洗刷污名的旅程中与尤利和爱斯蒂尔相遇，并擦出冒险的火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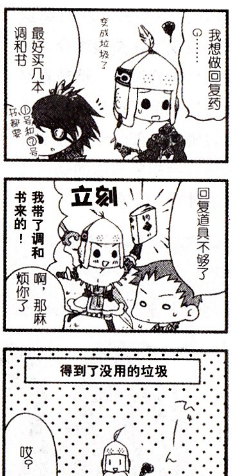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详细交代了很多跟丽塔有关的故事，其篇幅总量大约占整本书的三分之一，而这些都是游戏中没有涉及的。这样一来这名角色的形象自然要比在原作中丰满得多，在作者的铺陈下有了一种特别的积淀感，让她对魔导器的执着显得更加合理。对整个游戏的世界观也是有力的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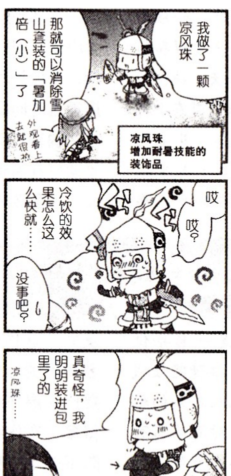
狩猎集①新人篇

作者：am.

调和吧



装饰品



熟练使用陷阱①



MONSTER HUNTER PORTABLE 2nd G
モンスターハンターポータブ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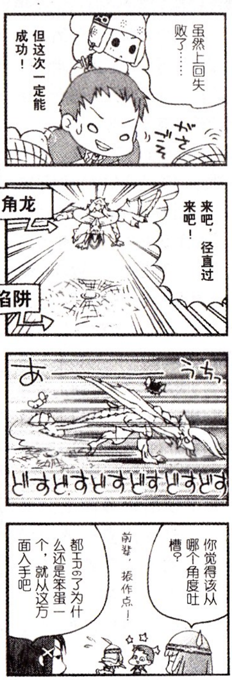
开始狩猎！



消臭



熟练使用陷阱②



神魔乱舞



pí shā mén wáng

毗沙门王

梵文：वैश्रवण

属性：神

出自：佛教

登场游戏作品：《胧村正》、《VAMPIRE》、《阿修罗》etc。

登场动漫作品：《圣传》、etc。

游戏剧情描述

“真惨！”鬼助刚刚踏上川中岛古战场上的土地，就忍不住低声哀叹。放眼望去，只见这片武田军和上杉军拼死相杀之地上孤魂遍野、哀声不绝，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和焦糊气息，一切都在彰显着川中岛合战的悲壮与激烈。而那些战死疆场的勇士们，即便肉身已经毁灭，其灵魂也不肯安息，他们凝聚在了一起，化身为巨大的“血狂毗沙门”，企图将踏入战场的一切生命全部斩杀殆尽。

解说

毗沙门王是佛教天龙八部中的护法天神之一，与东方的持国天王、南方的增长天王、西方的广目天王合称“四大天王”，毗沙门王同时也是四大天王的首领。他的前身是印度神话中夜叉族之王俱吠罗，相传俱吠罗曾为获得创造之神梵天的肯定而苦苦修炼了千年之久，终于得到象征着财富的飞天马车“普刹伯卡”和北方守护神的职位，奠定了其“守护与财富之神”的地位。又由于他曾率领夜叉众打败了魔王罗伐拿，因此也被敬为武神和军神。佛教在印度兴起后，俱吠罗摇身一变成了毗沙门王，相应的神职属性也无一例外得到了继承。此外，佛教经典中还记载称毗沙门王喜好到道场来听如来说法，故又名多闻天王，是知识之神。

毗沙门王手持的三昧耶形（特指佛教各位神祇手持的器物及手结的印契）是宝棒和宝塔。宝棒的作用是用来杖责那些不信佛法之徒，宝塔则可以将邪鬼压于塔下。说到这里，不少读者想必会联想到一位中国神话中的神祇——托塔李天王李靖。现实中的李靖是唐代初期的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的统帅能力远超其他将领，为国家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因此即便是在他百年之后，后人仍不断地在他的光辉事迹上添油加醋，最终使得他的形象与毗沙门王重合到了一起。不过，托塔李天王信奉的是道教，这点与毗沙门王是有本质区别的。

中国盛唐时期盛行毗沙门王崇拜，唐明皇李隆基就曾经因毗沙门王的庇佑才得以平定多次乱事，因此当时的众多庙宇都是专门用来祭祀毗沙门王的。唐朝军队之中，皆以毗沙门王形象绘制旗帜，号曰“天王旗”，以保佑武运昌隆。大乘佛教经由中国传入日本后，也使得日本战国时代许多诸侯笃信佛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毗沙门天降主”——军神上杉谦信。他自诩为昆沙门天的化身，军旗上写有“昆”（“毗”之异体字）的字样。后来在日本关西兴起的七福神信仰（会带来福气、财运的七尊神明）中，毗沙门王也位列七神之一。

《胧村正》中出现的毗沙门王全名为“血狂毗沙门”，是由众多战死疆场的武士亡灵集结而成的巨大武者，游戏设计者在创作这名角色时只是借鉴了北方守护天神的名字而已，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

lún rù dào

轮入道



日文：輪入道（わにゅうどう）

属性：魔

出自：日本神话

登场游戏作品：《胧村正》、《大神》、etc。

登场动漫作品：《鬼太郎》、《少年阴阳师》、《地狱少女》、etc。

游戏剧情描述

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巨大车轮妖怪令百姬不由得发出短暂的悲鸣，阵九朗见状急忙掌握了百姬身体的主导权。“轮入道，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就是你的名字吧？”阵九朗轻蔑地一笑，“虽说外形看起来挺有气势的，但只怕是在虚张声势吧？”但无论阵九朗怎样出言挑衅，轮入道似乎都没有听入耳中，仍然不急不缓地朝着阵九朗滚动而来。

解说

轮入道是诞生自江户时代浮世绘画家鸟山石燕笔下有着“日本妖怪百科全书”美誉的妖怪画集《今昔画图续百鬼》中的人气妖怪。他是由一辆牛车的主人在死后幻化而成，巨大的牛车车轮中间是一位秃顶老人的脸，轮子的周围燃烧着炙热的熊熊业火。每到黄昏时分，轮入道都会从城镇的边缘地带一边吼叫着一边以很快的速度冲向山上，因情景过于恐怖，沿路的住民们都对此惊恐万分，躲在家中不敢出来。传说曾经有个好奇的妇人为一睹轮入道的容貌而偷偷隐藏在隐蔽处，但轮入道经过此地时还是发现了她，便对她说：“你与其看我不如去看好自己的孩子吧”，随后便撕裂了那位妇人的孩子的双脚。后人常用这个传说来告诫他人“好奇心要适度，否则会惹火上身”。还有一种说法称只要看到轮入道的那张脸，人的灵魂就会被抽出并带往地狱。而在房子外贴一张写有“此处为胜母之村”字样的符咒就能使轮入道无法进入屋内。这是出自《史记·邹阳列传》中关于孔子的门徒曾子的典故——“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污义，底厉名号者不以利伤行。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一句。

民俗考察学者们一般都认为鸟山石燕所创作的轮入道的原型是日本延宝5年发行的怪谈集《诸国百物语》卷一中，京都的东洞院通道内发现的怪物“片轮车”，两者之间无论是外形还是相关传说逸闻都颇为相似。但在鸟山石燕的画集《今昔画图续百鬼》中却同样存在着名为“片轮车”的妖怪，不同的是，鸟山石燕将片轮车上的人头描绘成女性，使得这一妖怪有了性别上的区分。另外，近几年的妖怪相关文献及原作作品中，都将“片轮车”改写成了“片车轮”。

由于轮入道的外形过于有日本特色，因此在绝大多数描写日本传统文化中鬼魅魍魉的文学艺术作品中，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外形上也与传说基本相符。

鵺

yè

日文：鵺（ぬえ）

属性：兽

出自：日本神话

登场游戏作品：《胧村正》、《大神》、《东方星莲船 ～Undefined Fantastic Object.》、etc。

登场动漫作品：《多罗罗》、《鸦-KARAS-》、《雨月》、《鵺》、etc。



游戏剧情描述

伴随着一声痛苦的撕吼，鵺的身体消散在了空气中，而就在它身形完全消失的刹那，一把散发着水色光芒的太刀浮现出来。“这是……”百姬的眼中闪烁着诧异与惊喜相交织的光芒，她伸手将这把太刀握在了手中，从皮肤的触感就可以感受到蕴含在这把刀中的强大力量，“狮子王……源赖政斩杀鵺之后天皇赐予他的宝刀……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解说

鵺，或称鵼，是日本的传说生物之一。它初次登场是日本镰仓时代的军记小说《平家物语》中，长着猴子的脸、狸的身体、老虎的四肢、尾巴呈现出蛇的形状、没有翅膀却能飞翔（根据记载文献不同，也有鵺的身体是老虎的描述）。据《平家物语》中记载，鵺的叫声清冷高亢，令人不寒而栗，这与虎斑地鸫这一鸟类的叫声颇为类似。虎斑地鸫因其总在夜晚鸣叫而被平安时代的人们视为不吉利的象征，天皇和贵族如果听到虎斑地鸫的叫声就会为避免不幸发生而祈祷。原本“鵺”这个字就是日本对虎斑地鸫的通称，后来才专门用来称呼《平家物语》中这只叫声像虎斑地鸫的神秘怪物。

鵺的形态具备五行神异的形象，它的身上兼有八方象徵动物中东北方的虎（地支中的寅）、东南方的蛇（巳）、西南方的猴（申）、西北方的狗与猪（戌、亥）的特徵，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一头融合了干支思想所合成的虚构怪物。

《平家物语》和《摄津名所图会》中都曾记载了退治鵺的故事。平安时代末期，天皇所居住的清凉殿每晚都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黑烟以及不吉利的鸣叫声，这令天皇恐惧不已。不久，天皇便一病不起，无论是吃药还是祈祷都无济于事。无奈之下，天皇只得求助于箭技过人的源赖政来帮助自己降妖驱魔。当晚，源赖政潜伏于清凉殿内，等到黑烟和鸣叫声出现后便用山鸟尾巴上的羽毛制成的箭矢向着声音发出地射去，成功射杀了鵺。天皇的身体迅速康复，他为感谢源赖政的救命之恩，特将名刀狮子王赠送给了源赖政。

退治鵺之后所发生的故事有许多版本，流传较广的版本是被射下的鵺的死尸在京都引起了瘟疫等传染疾病，民众只得将它的尸体放入木舟中，自鸭川（也说淀河）顺流而下，漂到了泽上江的渚。唯恐大祸临头的村民虔诚地祭奠并将其埋葬，由此这里就被称为“鵺冢”而被广为流传，而现在，“鵺”的图案在大阪港徽章的设计中也被使用。

我国的妖怪图鉴书籍《山海经》中也有记载鵺这种生物，它的外形和雉差不多，会判断人的善恶。

cūn zhèng

村正

日文：村正（むらまさ）

属性：武器

出自：日本历史

登场游戏作品：《胧村正》、《恶魔城》系列、《Wizardry》、etc。

登场动漫作品：《一骑当千》、《鬼眼狂刀》、《死神》、etc。



游戏剧情描述

“这把名为‘神乐’的村正刀是伊势国刀匠千子村正所打造的数把可以斩杀鬼神的妖刀之一，”狐妖弓弦叶悠然然地对鬼助讲述起了妖刀的历史，“稻荷明神察觉到你可能会需要它，故让妾身特地将‘神乐’送来给你。千子村正的灵魂就依附在这具老翁的面具上，必要的时候他还可以帮你把‘神乐’锻造成更强大的武器，但前提是需要你提供大量敌人的魂魄和你自己的生气为素材哦，呵呵呵～”

解说

村正既是一类日本刀的名字，也是活跃于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初期伊势国桑名的刀匠一族的名字，别名“千子村正”。村正一族都非常善于铸造武器，无论是短刀还是枪类都很拿手。而在他们所打造的所有武器中，又以日本刀的品质最为出色，并都以“村正”命名。村正的初代名字是左卫门尉，现存由他制作最早的村正刀是文龟元年（1501年）打制的，这把刀上还有“势州桑名住右卫门尉藤原村正”的长铭。现存村正中，最为有名的是被称做“妙法村正”的刀。此刀在刀身上刻有龙，插入刀鞘中的部分刻有“妙法莲华经”文字，由此推断村正和日莲宗可能有着很深的渊源。

现在提起村正，大家习惯性地都会在前面加上“妖刀”二字，这一说法源自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将德川家康。德川的祖父松平清康在天文4年（1535）年尾，与织田家作战时被家臣阿部弥七郎用村正刀“千子村正”砍死；10年后，德川的父亲松平广忠被近臣岩松八弥用一把村正打造的刀刺杀；家康的嫡男信康被织田信长疑心和武田家勾通而切腹自杀，切腹用的刀是势州村正；德川家康自己也在关原合战中被村正所打造的枪斩伤了手指。这一连串倒霉事件使得德川家康开始认为村正所打造的武器在诅咒着德川家，因此称其为“妖刀村正”，并下令禁止使用任何村正所打造的武器。但如果照史实资料所记载的来看，村正刀的出产地伊势和德川家所在的三河位置非常接近，当时那周围除了村正外也没有其他名刀了，所以德川家频频因村正发生凶事也是在所难免的事。

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尽管德川三令五申禁止使用村正，但由于村正刀不但质量轻且锋利无比，堪称是武器中的极品，因此当时的许多武士将所持的村正改名为正宗或者正宏，或者干脆将村正的名字磨去继续佩带使用。到了幕末时期，“在德川家作祟的妖刀”这一说法被倒幕人士所利用，他们纷纷在自己的配刀上刻上“村正”的刀铭，以喻示着将要对德川幕府斩尽杀绝。



太空中的拥抱

地点 太空中 **出处** 《最终幻想Ⅷ》 文／玛娜

莉诺雅不知道为什么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不，自始至终，她一直清楚地看着一切如何在她的面前发生，自己怎样解开了魔女阿黛尔的封印，为世界带来难以想像的灾难。但是莉诺雅无法控制，她的身体被魔女阿尔迪米娅所占据，直到阿黛尔解放后，莉诺雅的意识才终于重新掌控了自己的躯体。

那个时候，位于太空中的第二层封印装置已经被她解除，阿黛尔的魔力开始迅速聚集，无数怪物朝着地球冲去，而自己一个人被丢在茫茫无际的太空之中，太空服中的生命维持装置只能运转二十分钟，整个太空将变成莉诺雅最后的棺木。

无穷的悔恨和恐惧在莉诺雅的心头萦绕，然而她对目前的处境完全无计可施。

虽然穿着太空服，宇宙中的寒冷并不会直接传进来，但是莉诺雅仍能感到自己周围那绝对的寒冷。她静静地凝视着夜空，上一次这样靠近星空，还是在巴拉姆学园的舞会里，虽然并没有多久，但却似乎是几年之前古老的回忆一般。

和在地面看到的情景完全不同，星星没有一闪一闪地散发出光芒，而是如同被这外太空的空气冻结了一样，毫无生气，放射出始终如一的光芒。几乎是压倒性的孤独和寂寞笼罩着莉诺雅，在这个无限宽广的星星世界中，在斑驳的月球与蓝



色的大地之间，只有莉诺雅一个人存在。

她努力地伸展着自己的手脚，但是什么也触摸不到，完全寂静的空间中惟一能听到的声音，只有自己因为恐惧而变得紊乱的呼吸。

太空服的生命维持装置终于停止了运作，呼吸开始困难起来，泪水忍不住从眼睛里滚下，意识渐渐远离……

“莉诺雅……”

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响起，莉诺雅慌忙睁开眼睛，谁也不在眼前，什么也没有，在绝对真空的宇宙空间内，会听到这样的声音，一定是因为自己的幻觉吧。

“莉诺雅，不要放弃……”

声音断断续续地响起，不是幻觉，那确实是斯考尔的声音，是斯考尔正在呼唤着她。

一股求生的意志突然从莉诺雅的体内涌上来，莉诺雅大口地喘息着，在太空服上努力摸索，终于摸到了胸前启动预备电池的按钮，久违的氧气再度涌入她的血



液之中。

预备电池只能维持五分钟的工作时间，但是莉诺雅相信，即便只剩下最后的五分钟，斯考尔也会再一次找到自己，轻轻拉住自己的手，把自己带出死亡的威胁之外。

就像以前每一次的意外时那样。

莉诺雅睁着眼睛，努力地看着四周。

一个黑影向她漂浮过来，轻轻地将她抱在怀中，虽然隔着太空服，但是温暖的触感仍旧清晰地传过来。

“我听到了你的呼唤。”莉诺雅贴近斯考尔的太空服，轻声说道。“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莉诺雅的另一面

舞会上的莉诺雅不仅在斯考尔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给玩家带来了难以忘却的记忆，她光芒四射的美丽在星空下无比耀眼，开朗主动的性格尤为夺目，就连那可爱的任性都令人着迷。但主动、强势、任性也正是她不让人喜欢的原因。我们已经习惯了善良柔弱的女主角在漫长的相处中与男主角相知相恋，习惯了自始至终的专一和不变，习惯了如童话般完美的爱情故事，而莉诺雅，却似乎生下来就是为了挑战我们对于完美爱情的底线。她喜欢过斯考尔的敌人；主动向斯考尔表示过爱意；不懂得害羞地屡次遭到拒绝；而且还经常随着自己的性子行事，一点女主角应有的含蓄隐忍都没有。

直到太空中的这一幕上演，或许很多人才重新开始认识莉诺雅。独自一人在太空中时，莉诺雅脆弱与懦弱的一面毫不保留地展现在玩家面前，她正是我们身边最普通的那个女孩，像所有十几岁少女一样对爱情充满幻想，有一点点冲动，一点点叛逆，一点点不自信和许多许多对未来的不安，甚至于在获救并进入飞空艇之后，她第一反应就是“刚才的拥抱不算，还要再来一次”。莉诺雅并不是那个完美到可以用放大镜反复检查的女神，但偏偏就是这样不完美的她，却用真实与执着在不经意间打动了斯考尔和我们。



执子之手

——ICO

登场作品

《ICO》

一阵剧烈的刺痛将少年的意识唤回了他的体内，他艰难地用左手肘撑起上半身，右手条件反射地向着痛源处——后脑勺摸去，似乎起了一个很大的包，轻轻一碰就火辣辣的痛。在痛觉的刺激下，少年的意识也逐渐清醒。他环顾了下四周，终于搞清了自己所处的境地。这是一座由巨大青色石块垒砌而成的宽敞圆形大厅，环绕着墙壁整齐摆放着数十个黑色石棺，使得大厅看上去宛如肃然的坟场。惟有一个石棺倒在地面上，闭合处也一分为二。那里曾经、也本该是少年最后栖息的场所，但由于刚刚的地震，使得石棺脱离了原本的位置滚落下来，而在这个过程中，少年被甩了出来，着地时头部受到剧烈撞击，因此才暂时昏了过去。



看到自己已从石棺中挣脱，少年的心中不禁一阵窃喜，但随即产生的不安与孤独却由脚底沿着脊柱缓缓爬满全身，令少年的头皮不住地发紧。

“一切都是为了村子，别恨我们啊。”——他回想起了带自己来这座城堡的那群神官在将自己锁入石棺中后所说的话，少年并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含义，但年幼的他却清楚地了解到一件事：自己被人遗弃在了这座杳无人烟的海上孤堡，只因为自己不是个普通的孩子。

在少年的头顶左右两侧，各长了一只弯曲的犄角，看上去有点像水牛。这对角自从少年出生时起就陪伴着他，因此他并不会觉得有任何不适，甚至觉得角的存在理所当然，但村中其他人看他时的眼神却宛如在看不洁之物。这13年来，少年一直生活在旁人冰冷刺骨的视线中，对于周遭的恶意他早就习以为常。终于有一天，神官大人告诉他，有个地方有许多像他这样长角的孩子，而现在他也将去往那里时，少年的心中还曾涌现起一丝喜悦。

而此刻，少年茫然不知所措地环视着他身处的大厅，凝重的空气使他感到一阵绝望般的清冷。其他石棺中也关着和自己一样的小孩吗？少年虽然有些好奇但又不敢靠近去一探究竟，因为他隐约察觉到那些石棺中所囚禁的早已不是自己的同伴。这里并非寂静无声，海风从窗口吹入大厅时空气的流动声夹杂着海鸟的不住啼鸣，这些自然之音原本是最能抚慰心灵的良药，此刻却成了加剧少年孤寂感的催化剂。

少年不由自主地开始奔跑起来，或许是想用这种方法来制造一点属于人类的声响。看似他是在寻找离开城堡的通路，



其实根本就是漫无目的地东奔西撞。就这样不知跑了多久，也不知穿过了多少房间，少年闯进了一间圆形塔状建筑物内。建筑物的内壁有一座成螺旋状盘旋而上的楼梯，仿佛是一条巨大的蟒蛇盘踞在石壁上。眼前的这一幕与少年昏迷时所做的梦境重叠在了一起，只不过在梦里，这座建筑因电闪雷鸣而显得更加阴森恐怖，从高高天花板垂下的巨大铁笼中似乎关着一个全身浸透在黑色泥浆中的人类……回想起梦中恐怖的一幕，少年不禁打了一个冷颤。但或许是明亮的日光驱散了噩梦的阴霾，同时赋予了少年勇气，他还是忍不住踏上楼梯走上前去一探究竟。

终于，当他走到与铁笼几乎平行的高度时，少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与恶梦截然相反，铁笼中囚禁的是一位美丽的白衣少女。她双手环抱着膝盖将身体蜷缩在一起，亚麻色的发丝与洁白的裙摆随风微微飘动。从塔顶的窗口射入的阳光如同一层耀眼的薄纱笼罩在少女的身上，如梦似幻。

“你是谁？你在那里做什么？”少年忍不住出声询问，但少女仿佛是没有听到一样依旧一动也不动，寂静得感觉不到呼吸。她也是被大人关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的吧？那样的话可以两个人一起逃离这里。这样想的少年一边对笼中少女喊道“你等等！我这就救你下来！”一边寻找解救少女的方法。很快，少年便在扶梯的尽头找到了机关扳手，拉下扳手后随着一阵铁链滑过滑轮的摩擦声，铁笼降落到了离地面仅有数米的高度。少年见状奋力地向铁笼顶部跳去，承受不住骤然激增的重量的链条瞬间断裂成了两截，承载着少女的铁笼在重力的作用下砸向了地面，发出的巨大声响在塔内回荡不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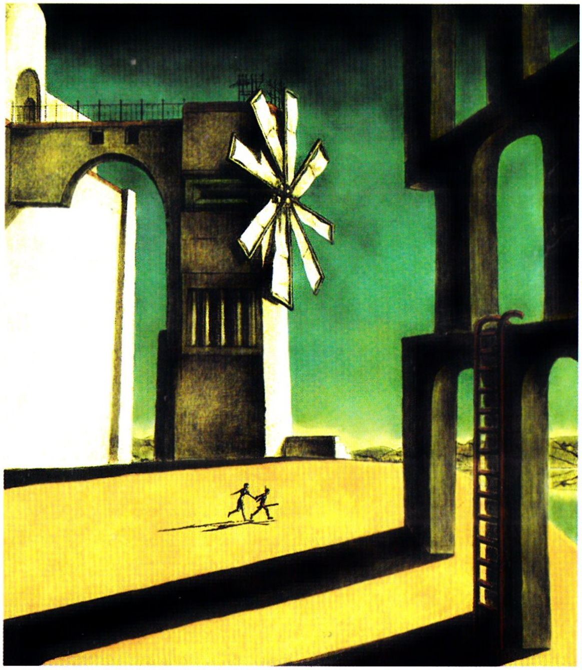
撞击使得铁笼的牢门开启，少女缓缓地走出了囚禁她的那片狭小的空间。她露出一副仿佛第一次来到外面世界的神情好奇地打量着四周，最终将目光停留在了蹲坐在地面上的少年身上。少年在少女清澈无瑕的双眸注视下忍不住频频向后拖动着身体，同时结结巴巴地做着自我介绍。但他很快便察觉自己无法理解少女的语言，少女也同样如此。正当少女企图伸手触摸少年的脸颊时，突然在她身后浮现起一团漆黑的烟雾，仔细观察会发现这团烟雾呈现出近似人类的外形，两只眼睛闪烁着刺眼的光芒，令人联想到了“魔鬼”一词。只见黑雾一把抱起女孩冲向不远处石板地上隐约可见的漆黑深洞，似乎是打算将少女带往地底。少女惊恐万分地高声尖叫，并拼命扭动四肢企图挣脱黑雾的束缚，但却无济于事。少年见状急忙抄起一把掉在地上燃着火苗的木棍向黑雾猛挥过去，受惊的黑雾丢下少女专心攻击起了少年。

身单力薄的少年面对动作迅猛的黑雾并不占据优势，对方只要轻轻挥一挥手臂就可以将少年抽翻在地，但守护少女的决心令男孩一次次坚强地站了起来，将手中的木棍砸向面前的怪物。万幸的是，几番

攻击下来，黑雾的身影越发淡薄，最终真的如雾一般消散在了空气中。危机暂时消除，少年不禁长出了一口气，他扭过头去对还跪在地上惊魂未定的少女说道：“你继续呆在这里太危险了！我们赶紧从这个地方逃走吧！”语毕，他向少女伸出了自己的左手。尽管少女并没有理解刚刚男孩的一番话，却通过少年的动作明白了他的打算。略微犹豫了片刻，少女用自己的右手握住了少年伸出的左手。少年感觉到这是一只冰凉且柔软的小手，与自己那沾满汗水、热乎乎的脏手截然不同。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同时更加用力地回握少女的手。

——不能放开她的手，因为那样就会失去我的灵魂！

《ICO》是一款将浪漫发挥到极致的游戏，或者，我们应该称其为艺术电影作品。它没有绚丽夺目的CG和人设、没有复杂深邃的故事背景、没有冗长难懂的对话、没有气势恢宏的配乐，几乎不具备任何游戏玩家们会最先关注的元素，但每一个将《ICO》打通关的玩家无一不是泪眼婆娑。有的玩家将长角的少年ICO对少女YORDA的保护解释为爱情，但一个年仅13岁的男孩能对“爱情”这两个字理解多少呢？那其实并不是如此复杂的情感，而是更为单纯、更为本性的绽露。紧握在一起的两只手传递着彼此的心跳和体温，在这片天空下只有对方可以依靠，这种超脱了世俗的设定洗涤了玩家内心中的浮躁，让灵魂返璞归真。玩家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投影在ICO的身上，全身心去体会这段刻骨铭心的浪漫逃亡之旅。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插画：B.TmT

栏目主持：YULA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月度记事

YULA：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到我们的八卦时间了……不过今次的话题并不像以前一样轻松的说。

清雨：啊？不会是又有新的世界末日说了吧？

夜蓝（鄙视）：你这出家人怎么一点都不实际……嗯，难道是老大又出台了什么新制度？

YULA（扶额）：没有清雨的那么夸张，也没夜蓝的那么简单了。是最近的甲型流感，感觉似乎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哦。

夜蓝：没错，今早一开QQ就弹出奥巴马那则新闻了，具体情况请看暗星老大的小编寄语（暗星乱入：喂，我的寄语什么时候也要靠在这儿宣传了……|||）。

YULA：还有一则我们宅男宅女密切关注的消息。前一阵传出知名声优米仓千寻被确诊感染H1N1，着实让Fans惊吓不小呢！

清雨：汗，看来大家最近都要加倍小心啊，尤其正像老大所说，现在不少省份都开始变冷了……（暗星：我说你们……）

YULA：好了，最后我再来讲一件杂志相关的事。大家一直关注的抽奖，最近频频出现各种小问题，所以我要再碎碎念一下。首先，虽然过去给各位提过N次醒，但不知为何部分读者就是不愿留下最重要的详细地址和电话（上次还看到一个说“就不告诉你”的），汗，每次抽奖时抽到这种联系信息不全的我都无比懊恼，大家都这么谦让吗……其次，由于我们发放奖品采用的是邮局平邮，时间视远近大概在10—30天左右，因此奖品到各位手上时只要在这段期间内都是正常的。而在见到中奖名单后超过1个月以上没收到奖品者，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本月最上镜读者：北京·王英



本月读者囧言：《失落的星球2》那叫个雷啊！雷得我成了霹雳焦娃。

《游小说》第29辑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很满意：22%
满　意：51%
一　般：26%
不满意：1%

二.最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轩辕剑3外传 天之痕
第二名：魔兽世界 阿尔萨斯：巫妖王的崛起
第三名：游戏世界人际关系不完全分析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史蒂夫的回忆——《生化危机 代号维罗妮卡》同人
第二名：银铃之泪——《天诛》同人
第三名：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游小说》有以下几辑可供邮购：

总第7辑、总第9辑、总第10辑、总第13辑、总第19辑、总第20辑、总第21辑、总第22辑，定价：9.80元；
总第26辑、总第29辑、总第30辑、总第31辑，定价：12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辑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仍未收到，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游游交友栏

网名：红い月の旋律/QQ：903791384　网名：Sephiroth/QQ：706822683
网名：梦魇/QQ：714790374　网名：涙のなみだ/QQ：404970332

互动空间

（E-Mail·黄圣明）《MGS3》还出小说啊，这就太那个了吧，网上免费的剧情小说和剧情全部影像到处都是。

但是作为编辑，我们也得照顾到广大上网不方便的同志啊，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条件的，共产主义还没实现呢……OTZ

（北京·陈睿君）我被雷到了，我被深切地雷到了＝　＝。那个游人故事如果去掉中间穿插的一些游戏的名字，整就一个《男生女生》里面经常出现的爱情小说，我对这种最没有抗雷性了……所以还是少一点这样的文章吧，毕竟喜欢玩游戏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耐得住寂寞的人（啥？！）。

心虚地握一下手（因为这篇稿子是我负责编辑校对的，汗），说实话，看稿的时候萦绕在我心里的就一个念头：这该不会发展成"女版新海诚"吧……刚好这次也暂停一期，可以缓缓了|||

（E-Mail·李明明）《游小说》应该改名为"官方游戏小说"了，因为只有官方小说才有点样子。但有时候官方小说更雷，譬如那个经典的《奥星的幽灵》，这种小说也能刊登？不过看起来最近小编们满努力，官方小说的质量相当不错，赶快增加篇幅吧。

不要这么直接对其他栏目给予无视好不好？这叫我们负责编辑情何以堪……

貌似自从大受好评的《丰饶星战役》出现以后，就有不少读者将其与前作《奥星的幽灵》做比较……忽然有点同情当初被那稿子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清雨和夜蓝了－　－

（南宁·梁继洪）"特别企划"的文章已经完全成长起来了，非常棒的调剂文章，越看越有趣，这可是能成为看板之一的哦，小编们在这方面再加强一下吧。

相信大家都赞同这一点，近期为我们带来了多篇好文的多啦〇梦同学很搞很强大。暗星还不快快用你手上的不明发光体使出魔法，威逼利诱他写出更多更有意思的文章来！



（兰州·丁超）说是《游》在改版后会缩短连载周期的，可我从《光环》上怎么就是看不出来呢？说句心里话，我买《游》就是冲着《光环》来的！

首先感谢您对《光环》小说的厚爱，但您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这部小说的同学也是根据自己的完成进度，分批次将文章发给我们的，而且考虑到不同读者的口味，在一段时间内小游也需要均衡各种风格的文章。所以还请各位同样喜欢这部小说的读者们谅解，真的不是我们不愿意一次多登一些哦！

（天津·张弼违）《游戏机》200期时搜集VIP读者，没我嘛事，《掌机王SP》100辑时搜集VIP读者，还是没我嘛事－　－。现在就等小游5周年了，你们可一定要搜集VIP读者啊。

5周年啊，远目……其实说近不近说远也不远，不知到时候小游的读者阵容能到达一个什么水平呢？

（成都·杜瑞蓉）期待《FF X III》啊……不过这关系也太混乱了吧！Snow居然还有未婚妻！？我看他俩年龄差距至少也有20岁以上吧！！当父女都可以了啊，确定Snow不是萝莉拐卖贩子？

捞捞交友栏

网名：飞痕/QQ：170330846　网名：Desperado/QQ：476390209

网名：龙腾凌人/QQ：524653286　网名：想你兴泽/QQ：78879124

是Snow太显老还是少女太幼齿，口说无凭眼见为实，干脆还是放上对比照片，由大家来当面评点一番吧……



雪叔只是胡茬子多了一点而已嘛，年纪可能也不是那么大……

虽然没怎么关注过《FF X III》，不过Snow那是成熟好不好，成熟！懂吗？

真是大惊小怪，这有什么，大叔和萝莉那不正是绝配吗？想我当年比这个还……那个……唔，过去的事情还是不提了吧—_—

不够不够呀，应该男的再老点，女的再小点，就成了完美的大叔&萝莉组合！哦也～

（鞍山·李东阳）由于学习的原因，一直没时间去买《寂静岭》的官方小说，终于抽出空了，我赶紧来到书市。不知为什么书市这儿只有一家卖关于电子游戏的书，可能是鞍山这地方小吧。向店主一打听，最后两本书刚刚被买走，我愣了一下，打听买书人的特征后追上去，磨了好一会儿，终于以2倍的价钱把它们买了回来。顺便说一句：辛苦夜蓝翻译这个系列的小说。^_^



非常令人感动的一封来信！想不到事隔已久还有读者对该系列念念不忘，我……我先去下洗手间……—o—

代表一旁抽泣的夜蓝同学给你颁个"最富行动力读者奖"，想必也只有非常有爱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行为吧。=v=

FANS自留地

征集问题：游戏中的角色们往往都有这样那样的能力，说说你最想拥有什么超能力、并打算利用它来做什么"大事"吧。

●长生不老，上天遁地，无所不能— —（但要永远保持这种亢奋状态也挺累的）

●转换时间，然后去赌博赚大钱，这样我就能花天酒地了。（直接会印钞岂不是更方便）

●可以变身为ATM机就很开心了嘎嘎（问题是，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存进取出自己却什么都干不了，会不会惨了点？）

●怪力，然后不爽的时候用来拆房子= =+++（离你远点……）

●主角们那么强的吸引异性的超强功力，做大事？这还用问吗？（下等！最低！——指）

●灵魂出窍～就是孙悟空会的那种！原因么……因为对考试很实用。本来想写隐身术的，但考场上突然空出一个座位是很惊悚的啊～（万一被监考老师发现这人怎么定着不动了，其实也挺惊悚的……）

●我要有变形金刚的能力，到卖游戏机的店收集iDSL、PSP、PS2、PS3，并将所有好玩游戏存起来，哦吼～！（……我还是没看出这跟变形能力有什么关联呢？）

●预知未来！凡事要从小事做起。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要是有个大雨什么的，也好防备一下，因为天气预报的质量明显下降。至于为什么不做"老天爷"，这就是大自然的事，我就别操心了，弄不好还打破自然规律呢。（预知未来真不是小事，但只是预知天气的话就未免太大材小用了— —）

游游交友栏

网名：きせきのゼロ/QQ：869860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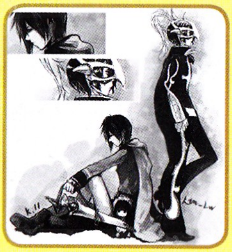
网名：星星之火/QQ：384577970

网名：天命边界/QQ：530511043

网名：苍鳞/QQ：619233754

里昂&裘达斯

——E-Mail · Kim_LW&赤之旋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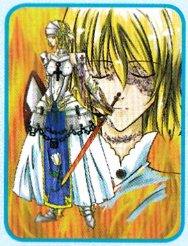


喜欢里昂·玛格纳斯也有段时间了，于是和赤之旋律出了次合绘。这次合绘算是成功的，便打算投与一直以来喜欢的《游小说》，也希望喜欢里昂·玛格纳斯的亲们能继续支持《游小说》，祝她越办越好。

非常感谢两位可爱的MM，话说虽然近期《宿命传说》的漫画在读者当中褒贬不一，但热情的粉丝始终热情不减啊，现在就登出来与各位有爱的朋友们共赏吧~

fate版《圣女贞德》

——北京 · 陈睿君



这次真是RP大爆发，明明只想画个线稿的，结果不知道怎么就涂上了，果然是因为对贞德的爱么(【闪闪亮符号)……这个算是自己的原创吧，不过背景是以fate战争来设定的，以英灵身分被召唤出来的贞德借处刑之后的姿态出现，至于职业的话应该是guarder吧，啊哈哈哈……(我果然喜欢胡思乱想)

的确是很有Saber的感觉呢，至于胡思乱想嘛……视觉美本来就需要天马行空的想象啊，今后也请大胆地想下去吧，呵呵~

读图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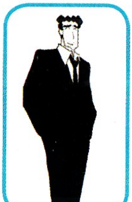
（提交人：暗星）《真·超级玛丽 碧奇公主与她的奴仆》，仔细想想碧奇公主貌似也确实挺腹黑的，在两个男人间游刃自如毫发无伤，不愧是未来的女王。



（提交人：清雨）真希望游戏里的随从猫也有这种服装。



（提交人：YULA）怀旧怀旧，我们要怀旧！那么就先从这些可爱的笑颜开始吧~



（提交人：夜蓝）这张同人的标题为《我不哭》，看得我是真想哭……臼井仪人老师，您走好！

游侠交友栏

网名：义无反顾/QQ：601767715

网名：liushuaitiang555/QQ：707243869

网名：魔法的龟子/QQ：8158496

网名：小白/QQ：383434472

《游小说》Tot.29大奖

克拉玛依 侯皓曦



灼眼的夏娜II

★ACG精美周边

丹东	王东丰
新疆	韩伟琪
北京	赵晨曦
苏州	贺念禹
广州	邬志文
四会	冼世洪
乌海	费思超
盘锦	王昱翔
西安	陈思扬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精美模型）

《游小说》Tot.31 CD-ROM介绍

梦 剧 场：《3D点阵英雄》预告片、《二之国》预告片、《心跳回忆4》预告片

PV 地 带：Berryz工房《流星ボーイ》——《闪电十一人2 热焰》结尾曲PV

幻彩花园：《召唤之夜十周年纪念》、《伊苏 SEVEN》等近百张精选PC、PSP壁纸、《超时空之钥》设定欣赏

游 音 盒：《大神名曲集》+其他游戏音乐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特别企划：对系列游戏的剧情回顾赏析，或对游戏文化的介绍评价，具体请参考栏目刊登文章，字数应控制在6000～10000之内。

④游戏议会：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网名：范静开/QQ：632457315　网名：熏鱼干/QQ：309340986

姓名：包伟杰（网名：LICH）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709号（450053）

小编寄语



★截稿前终于玩到了《铁拳6》，因为时间仓促还没来得及怎么研究系统，初步感觉最喜欢用的克里斯蒂招数貌似没有多大变化，不过……这画面也太对不起你的机种和观众了吧。我现在只希望网战能够做得好一点，别像《灵魂能力4》那样几乎没法玩就好了……

●"奥巴马宣布美国进入全国紧急状态"，极具有活力的新闻标题，点进去一看才知道是甲型流感（–_–），现在很多省份都开始冷了，这也意味着到了甲型流感的活跃时期，希望《游小说》的读者朋友和家人都不会受到这种流感的困扰吧。

◆无论干什么事情，总该给自己制定一个目标。也许你最终无法做到，但这至少给了你自己一个努力的方向，也可以从中分析出来为什么达到或未达到的原因，以便继续让自己进行提高。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真正能一直做到的人貌似没多少，所以，能做到这一点现在就是我的努力目标。



※最近在网上偶然看到一本儿时买过的《安徒生童话》封面，清新可爱的感觉顿时让人心生怀念。那个版本印有一位丹麦画家给安徒生本人所绘的肖像，还有作品的彩色插图，其油画的风格我是相当喜欢的，也是看到过的各个版本中个人觉得最美的。译者则是公认权威的叶君健先生，但惟一的遗憾就是只收录了20篇左右，和安徒生的总产量相差太远了。这本书后来送给了我的小侄儿，现在想想还真有些可惜呢……

※忙的时候可以把自己折磨得如同刚从原始森林出来，闲的时候面对电脑发呆又实在是浑身难受，想寻求一个平衡的状态果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谁来告诉我：有什么方法能彻底打败野火烧不尽、不用春风吹也能生生不息的小强！？



▲《生化危机5》终于通关了……呼，长吁一口气，解脱了……

▲推荐一款PC平台的冒险解谜游戏《机械迷城》，风格很独特！

▲美国人导演的《阿童木》上映了，杰克逊的《This Is It》也即将上映，到底要不要去电影院看呢……纠结中……

▲季节交替时期，鼻炎再次发作！



◆一个朋友曾在一篇博文里表达了自己关于友情的疑惑。同样是远在他乡，有人隔三岔五地用短信、电话嘘寒问暖；有人大半年没有一条短信、一通电话，只是在路过自己居住的城市时，总会刻意停留。单从内心的感受来讲，他依旧把这两种人都当成是自己的好友。可二者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让他不由得产生一个疑问——究竟是相见不如怀念，还是怀念不如相见？

◆如果说有一款游戏能够改变一个人对"游戏"的看法，那么一年多之前我会选《潜龙谍影4》，现在则是《神秘海域2》。

◆"世上有味之事，包括诗，酒，哲学，爱情，往往无用。吟无用之诗，醉无用之酒，读无用之书，钟无用之情，终于成一无用之人，却因此活得有滋有味。"——周国平博文"闲适"



网名：李小鹏/QQ：416020964　网名：tianjianfeng/QQ：37142431

网名：阿飞小飞侠/QQ：475366619　网名：佾儿/QQ：351132687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紫血漪



ISBN 7-900747-46-4
9 787900 747464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900747-46-4
游小说光盘定价：12元（1CD+1手册）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神睡扫描

